

后汉书卷十上

皇后纪 第十上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礼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夫人坐论妇礼，

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丧、祭、宾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寝。颁官分务，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记功书过。居有保阿之训，动有环佩之响。

进贤才以辅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阴化，修成内则，

闺房肃雍，险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关雎作讽；宣后晏起，姜氏请愆。及周室东迁，礼序凋缺。诸侯僭纵，轨制无章。齐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晋献升戎女为元妃，终于五子作乱，頄嗣遘屯。爰逮战国，风宪逾薄，适情任欲，颠倒衣裳，以至破国亡身，不可胜数。斯固轻礼弛防，先色后德者也。

注 郑玄注礼记曰：“后之言后，言在夫之后也。”

注 郑玄注周礼云“夫人之于后，犹三公之于王，坐而论妇礼”也。

注 九嫔比九卿。周礼曰“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

“也。四德谓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也。

注 妇，服也，明其能服事于人也，比二十七大夫。周礼：“世妇，掌祭祀、宾客、丧纪之事。祭之日，陈女宫之具，凡内羞之物，掌吊临于卿大夫之丧。”

注 御谓进御于王也，比八十一元士。周礼曰“女御，[掌]于王之燕寝，以岁时献功事”也。

注 周礼云“女史，掌王后之礼，书内令，凡后之事以礼从”也。郑玄注云“亦如大史之于王”也。彤管，赤管笔也。诗云：“诒我彤管。”注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

注 列女传曰：“齐孝公孟姬，华氏之女。从孝公游，车奔，姬堕，车碎，孝公使驷马立车载姬。姬泣曰：‘妾闻妃下堂，必从傅母保阿，进退则鸣玉佩环；

今立车无鞿，非敢受命。’”注 诗序云：“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毛苌注云：“窈窕，幽闲也。”

注 周礼内宰职曰：“以阴礼教六宫，以妇职之法教九御。”

注 肃，敬也。雍，和也。谒，请也。言能辅佐君子，和顺恭敬，不行私谒。诗序曰：“虽则王姬，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又曰：“而无险诐私谒之心。”

注 前书音义曰：“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见鲁诗。

注 列女传曰：“周宣姜后，齐侯之女也。宣王尝夜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

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起，以见君王乐色忘德。敢请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之过，夫人何辜。

‘遂勤政事，成中兴之名焉。’

注 幽王时，西夷、犬戎共攻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太子宜臼立，是为平王，东迁洛邑，以避犬戎，政遂微弱。

注 左传曰，桓公多内宠，有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少卫姬、郑姬、葛嬴、密姬、宋华子也。

注 元妃，嫡夫人也。史记曰，晋献公伐骊戎，得骊姬，爱幸，立以为妃。

注 桓公六夫人，生六子。桓公卒，立公子昭，于是公子无亏、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等五公子皆求立，公子昭奔宋，是作乱也。

注 頔，大也。遘，遇也。屯，难也。晋献公受骊姬之谮，杀太子申生，故曰遇屯。

注 上曰衣，下曰裳。诗曰：“绿兮衣兮，绿衣黄裳。”郑玄曰：“祿衣黑，今反以黄为里，非其礼制，谗妾上僭也。”

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宫备七国，爵列八品。汉兴，因循其号，而妇制莫厘。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无辩。

然而选纳尚简，饰翫少华。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妖幸毁政之符，外姻乱邦之结，前史载之详矣。

注 史记曰：“始皇破六国，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塬上，南临渭水，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以充入之。”并秦为七也。

注 前书曰：“汉兴因秦之称号，正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

注 厘，理。

注 大戴礼曰：“大臣坐污秽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谓周昌入奏事，高帝拥戚姬，是不修也。

注 郑玄注礼记曰：“衽，卧席也。”孝文幸慎夫人，每与皇后同坐，是无辩也。

注 婕妤一，姁娥二，容华三，充衣四，已上武帝置；昭仪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长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顺常十三，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十四，此六官品秩同为一等也。

及光武中兴，斲雕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

汉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纳，详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颇修，登建嫔后，必先令德，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可谓矫其敝矣。向使因设外戚之禁，编着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贻厥方来，岂不休哉！虽御已有度，而防(闲)[闲]未笃，故孝章以下，渐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螽。

注 雕谓刻镂也。史记曰：“汉兴，破觚而为圆，斲珉而为璞。”

注 郑玄注周礼曰“皇后正寝一，燕寝五，是为六宫”也。夫人已下分居焉。

注 汉仪注曰：“八月初为筭赋，故曰筭人。”

注 阃，门限也。礼记曰“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

也。

注 前书音义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也，有甲令、乙令、丙令。”

注 淄，黑也。蝥，食木虫。以谕倾败也。

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顷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唯秦非太后始摄政事，故穰侯权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国。汉仍其谬，知患莫改。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婴縲继于圜犴之下。湮灭连踵，倾辘继路。而赴蹈不息，焦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诗书所叹，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虽成败事异，而同居正号者，并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当时所奉者，则随它事附出。亲属别事，各依列传。其余无所见，则系之此纪，以缙西京外戚云尔。

注 非音亡尔反。

注 太后，昭王母也，号宣太后。史记曰，昭王立，年少，宣太后自知事，以同母弟魏冉为将军，任政，封为穰侯。太后摄政，始于此也。

注 谓安、质、桓、灵。

注 章帝窦太后、和熹邓太后、安思阎太后、顺烈梁太后、桓思窦太后、灵思何太后也。

注 周礼：“幕人，掌帟帑幄幕之事。”郑玄注曰：“帟，幄中坐上承尘也。”

殇帝崩，邓太后与兄骘等迎立安帝，年十三。冲帝崩，梁

太后与兄冀迎立质帝，年八岁。质帝崩，太后与兄冀迎立桓帝，年十五。桓帝崩，窦太后与父武迎立灵帝，年十二。

注 雾露谓疾病也。不可指言死，故假雾露以言之。灵帝时，中常侍曹节矫诏迁太后于云台。谢弼上封事曰：“伏惟皇太后援立明圣，幽居空宫，如有雾露之疾，陛下当何面目以见天下！”

注 縲，索也。继，系也。圜圜，周狱名也。乡亭之狱曰犴，音五旦反。谓外戚等被诛也。

注 踵，迹也。辘，车辕也。贾谊曰：“前车覆，后车诫。”

注 陵夷犹颓替。神宝，帝位也。

注 谓安帝母左姬及祖母宋贵人之类，并见清河孝王传。

注 谓贾贵人、虞美人之类是。

注 缵，继也。

光武郭皇后讳圣通，真定枣人也。为郡着姓。父昌，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异母弟，国人义之。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女，号郭主，生后及子况。昌早卒。郭主虽王家女，而好礼节俭，有母仪之德。更始二年春，光武击王郎，至真定，因纳后，有宠。

及即位，以为贵人。

注 枣，县名，故城在今恒州枣城县西。

注 恭王名普，景帝七代孙。

建武元年，生皇子强。帝善况小心谨慎，年始十六，拜黄门侍郎。二年，贵人立为皇后，强为皇太子，封况挠蛮侯。以后弟贵重，宾客辐凑。况恭谦下士，颇得声誉。十四年，迁城

门校尉。其后，后以宠稍衰，数怀怨怼。十七年，遂废为中山王太后，进后中子右翊公辅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国。徙封况大国，为阳安侯。

后从兄竟，以骑都尉从征伐有功，封为新鄴侯，官至东海相。竟弟匡为发干侯，官至太中大夫。后叔父梁，早终，无子。其驛南阳陈茂，以恩泽封南（“變”去“大”音峦）侯。

注 阳安，县，属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县，故道国城是也。

注 新鄴，县，属汝南郡，故城在今颍州汝阴县西北鄴丘城是也。音七私反。

注 发干，县，属东郡，故城在今博州堂邑县西南。

注 “變”去“大”音峦。

二十年，中山王辅复徙封沛王，后为沛太后。况迁大鸿胪。帝数幸其第，会公卿诸侯亲家饮燕，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二十六年，后母郭主薨，帝亲临丧送葬，百官大会，遣使者迎昌丧柩，与主合葬，追赠昌阳安侯印绶，谥曰思侯。二十八年，后薨，葬于北芒。

帝怜郭氏，诏况子璜尚涪阳公主，除璜为郎。显宗即位，况与帝舅阴识、阴就并为特进，数授赏赐，恩宠俱渥。礼待阴、郭，每事必均。永平二年，况卒，赠赐甚厚，帝亲自临丧，谥曰节侯，子璜嗣。

元和三年，肃宗北巡狩，过真定，会诸郭，朝见上寿，引入倡饮甚欢。以太牢具上郭主頔，赐粟万斛，钱五十万。永元初，璜为长乐少府，子举为侍中，兼射声校尉。及大将军窦宪被诛，举以宪女驛谋逆，故父子俱下狱死，家属徙合浦，

宗族为郎吏者，悉免官。新鄴侯竟初为骑将，从征伐有功，拜东海相。永平中卒，子嵩嗣；嵩卒，追坐染楚王英事，国废。建初二年，章帝绍封嵩子勤为伊亭侯，勤无子，国除。发干侯匡，官至太中大夫，建武三十年卒，子勋嗣；勋卒，子骏嗣，永平十三年，亦坐楚王英事，失国。建初三年，复封骏为观都侯，卒，无子，国除。郭氏侯者凡三人，皆绝国。

注 说文曰：“倡，乐也。”声类曰“俳”。

注 长乐少府，掌皇太后宫，秩二千石。居长信宫曰长信少府，长乐宫曰长乐少府。

注 郡名，今廉州县。

注 前书曰：“车、户、骑将，属光禄，秩比千石。”

论曰：物之兴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来之甚者，必唯宠惑乎？

当其接黠筴，承恩色，虽险情赘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爱，析嬖私，虽惠心妍状，愈献丑焉。爱升，则天下不足容其高；欢队，故九服无所逃其命。

斯诚志士之所沈溺，君人之所抑扬，未或违之者也。郭后以衰离见贬，恚怨成尤，而犹恩加别馆，增宠党戚。至乎东海逡巡，去就以礼，使后世不见隆薄进退之隙，不亦光于古乎！

注 说文曰：“赘，余也。”老子曰：“余食赘行。”河上公注曰：“行之无当为赘。”庄子曰：“附赘悬。”言丑恶也。

光烈阴皇后讳丽华，南阳新野人。初，光武适新野，闻

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更始元年六月，遂纳后于宛当成里，时年十九。及光武为司隶校尉，方西之洛阳，令后归新野。及邓奉起兵，后兄识为之将，后随家属徙涪阳，止于奉舍。

注 谥法曰：“执德遵业曰烈。”东观记：“有阴子公者，生子方，方生幼公，公生君孟，名睦，即后之父也。”今世本“睦”作“陆”。

光武即位，令侍中傅俊迎后，与胡阳、宁平主诸宫人俱到洛阳，以后为贵人。

帝以后雅性宽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故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从征彭宠，生显宗于元氏。九年，有盗劫杀后母邓氏及弟欣，

帝甚伤之，乃诏大司空曰：“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

幸得安全，俱脱虎口。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弗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祸，母子同命，愍伤于怀。小雅曰：‘将恐将惧，惟予与汝。将安将乐，汝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谥贵人父陆为宣恩哀侯，弟欣为宣义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后。及尸枢在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绶，如在国列侯礼。魂而有灵，嘉其宠荣！”

注 宁平，县，属淮阳，故城在今亳州谷阳县西南。

注 音欣。

注 庄子曰，孔子见盗跖，谓柳下惠曰：“几不免于虎口。”

注 尔雅曰：“媵，送也。”孙炎曰：“送女曰媵。”

注 谷风之诗。

十七年，废皇后郭氏而立贵人。制诏三公曰：“皇后怀执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宫闱之内，若见鹰鹯。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节，其上皇后玺绶。阴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宜奉宗庙，为天下母。主者详案旧典，时上尊号。异常之事，非国休福，不得上寿称庆。”后在位恭俭，少嗜玩，不喜笑谑。性仁孝，多矜慈。七岁失父，虽已数十年，言及未曾不流涕。帝见，常叹息。

注 尔雅曰：“宫中小门谓之闱。”

注 戴涉也。

注 公羊传曰：“妇人谓嫁曰归。”

注 诗豳风东山之词也。

显宗即位，尊后为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帝从太后幸章陵，置酒旧宅，会阴、邓故人诸家子孙，并受赏赐。七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合葬原陵。

明帝性孝爱。追慕无已。十七年正月，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

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默，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装具。左

右皆泣，莫能仰视焉。

注 奩，镜匣也。音廉。

明德马皇后讳某，伏波将军援之小女也。少丧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夭，母葡夫人悲伤发疾恍惚。后时年十岁，干理家事，敕制僮御，内外谘禀，事同成人。初，诸家莫知者，后闻之，咸叹异焉。后尝久疾，太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虽有患状而当大贵，兆不可言也。”后又呼相者使占诸女，见后，大惊曰：“我必为此女称臣。然贵而少子，若养它子者得力，乃当踰于所生。”

注 谥法曰：“忠和纯淑曰德。”讳某者，史失其名。下皆类此。

注 干，正也。广雅曰“僮、御，皆使者”也。

初，援征五溪蛮，卒于师，虎贲中郎将梁松、黄门侍郎窦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势，又数为权贵所侵侮。后从兄严不胜忧愤，白太夫人绝窦氏婚，求进女掖庭。乃上书曰：“臣叔父援孤恩不报，而妻子特获恩全，戴仰陛下，为天为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窃闻太子、诸王妃匹未备，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仪状发肤，上中以上。皆孝顺小心，婉静有礼。愿下相工，简其可否。如有万一，援不朽于黄泉矣。又援姑姊妹并为成帝婕妤。葬于延陵。臣严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缘先姑，当充后宫。”由是选后入太子宫。时年十三。奉承阴后，傍接同列，礼则修备，上下安之。遂见宠异，常居后堂。

注 孤，负也。

注 东观记曰：“明帝马皇后美发，为四起大髻，但以发成，尚有余，绕髻三匝。眉不施黛，独左眉角小缺，补之如粟。常称疾而终身得意。”

注 婉，顺。

显宗即位，以后为贵人。时后前母姊女贾氏亦以选入，生肃宗。帝以后无子，命令养之。谓曰：“人未必当自生子，但患爱养不至耳。”后于是尽心抚育，劳悴过于所生。肃宗亦孝性淳笃，恩性天至，母子慈爱，始终无纤介之闲。

后常以皇嗣未广，每怀忧叹，荐达左右，若恐不及。后宫有进见者，每加慰纳。

若数所宠引，辄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遂立为皇后。

注 纤介犹细微也。闲，隙也。

注 皇后所居宫也。长者久也，秋者万物成熟之初也，故以名焉。请立皇后，不敢指言，故以宫称之。

先是数日，梦有小飞虫无数赴着身，又入皮肤中而复飞出。既正位宫闱，愈自谦肃。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发。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请，望见后袍衣簠簋，反以为绮縠，就视，乃笑。后辞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帝尝幸苑囿离宫，后辄以风邪露雾为戒，辞意款备，多见详择。帝幸濯龙中，并召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侧，请

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乐，虽来无欢。”是以游娱之事希尝从焉。

注 周官，周礼也。仲舒书，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也。蕃音繁。

注 大练，大帛也。杜预注左传曰：“大帛，厚缁也。”太后兄廖上书曰“今陛下躬服厚缁”是也。

注 汉律春日朝，秋日请。

注 续汉志曰，濯龙，园名也，近北宫。

十五年，帝案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后见而言曰：“诸子裁食数县，于制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岁给二千万足矣。”时楚狱连年不断，囚相证引，坐系者甚众。后虑其多滥，乘闲言及，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为思所纳，卒多有所降宥。时诸将奏事及公卿较议难平者，

帝数以试后。后辄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于侍执之际，辄言及政事，多所毗补，而未尝以家私干。（欲）[故]宠敬日隆，始终无衰。

注 思后所纳之言。

注 广雅曰：“较，明也。”

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杂帛二千匹，黄金十斤。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即无矐异，又不录勤劳，

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着也。”

注 白越，越布。

建初元年，[帝]欲封爵诸舅，太后不听。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旧典。太后诏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又田蚡、窦婴，宠贵横恣，倾覆之祸，为世所传。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

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阳诸国，常谓‘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无香熏之饰者，欲身率下也。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救，但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衣绿襦，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故不加谴怒，但绝岁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犹懈怠，无忧国忘家之虑。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固不许。

注 汉制，外戚以恩泽封侯，故曰旧典也。

注 成帝封太后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同时为关内侯。

注 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安侯也。为丞相，贪骄，与淮南王霸上私语。

后薨，武帝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窦婴，文帝窦

皇后从兄子魏其侯也，为丞相，坐与灌夫朋党 市也。

注 枢机，近要之官也。春秋运斗枢曰：“北斗，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机也。”

注 褱，臂衣，今之臂鞲，以缚左右手，于事便也。

注 西京外戚吕禄、吕产、窦婴、上官桀安父子、霍禹等皆被诛。

帝省诏悲叹，复重请曰：“汉兴，舅氏之封侯，犹皇子之为王也。太后诚存谦虚，柰何令臣独不加恩三舅乎？且鞞尉年尊，两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讳，使臣长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时，不可稽留。”

注 鞞尉，太后兄廖。两校尉，兄防、兄光也。

太后报曰：“吾反复念之，思令两善。岂徒欲获谦让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条侯言受高祖约，无军功，非刘氏不侯。今马氏无功于国，岂得与阴、郭中兴之后等邪？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且人所以愿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饱耳。今祭祀则受四方之珍，衣食则蒙御府余资，斯岂不足，而必当得一县乎？吾计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亲为上。今数遭变异，谷价数倍，忧惶昼夜，不安坐卧，而欲先营外封，违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刚急，有匈中气，不可不顺也。若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后行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关政矣。”

注 以恩泽封爵外家为外施也。

注 窦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后也。兄即王信，后封为盖侯。

注 条侯，周亚夫也。前书曰：“高帝与功臣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注 文子曰“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臧之家后必殃”也。

注 拳拳犹勤勤也，音权。

注 方言曰：“饴，饬也。陈、楚、宋、鞞之闲通语。”

时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阁后殿。太后以为己过，起居不欢。时当谒原陵，自引守备不慎，鼻见陵园，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坟微高，太后以为言，兄廖等实时减削。其外亲有谦素义行者，辄假借温言，赏以财位。如有纤介，则先见严格之色，然后加谴。其美车服不轨法度者，便绝属籍，遣归田里。广平、钜鹿、乐成王车骑朴素，无金银之饰，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赐钱各五百万。

于是内外从化，被服如一，诸家惶恐，倍于永平时。乃置织室，蚕于濯龙中，

数往观视，以为娱乐。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诸小王，论议经书，述叙平生，雍和终日。

注 前书有东织、西织，属少府，平帝改名织室。

四年，天下丰稔，方垂无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为列侯。并辞让，愿就关内侯。太后闻之，曰：“圣人设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齐也。吾少壮时，但慕竹帛，志不顾命。

今虽已老，而复‘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厉，思自降损。居不求安，食不念饱。冀乘此道，不负先帝。所以化导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无所复恨。何意老志复不从哉？万年之日长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归第焉。

注 礼记王制曰：“凡居人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闲异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人，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注 言少慕古人，书名竹帛，不顾命之长短。

注 论语孔子曰：“少之时，戒之在色；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得，贪吝也。

言弥复吝惜封爵，不欲滥封亲戚也。

注 惕，惧也。厉，危也。

太后其年寝疾，不信巫祝小医，数敕绝祷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余。合葬显节陵。

贾贵人，南阳人。建武末选入太子宫，中元二年生肃宗，而显宗以为贵人。帝既为太后所养，专以马氏为外家，故贵人不登极位，贾氏亲族无受宠荣者。及太后崩，乃策书加贵人王赤绶，安车一驷，永巷宫人二百，御府杂帛二万匹，大司农黄金千斤，钱二千万。诸史并阙后事，故不知所终。

注 续汉书曰诸侯王赤绶也。

注 永巷，宫中署名也，后改为掖庭。永巷宫人，即官婢也。

章德窦皇后讳某，扶风平陵人，大司(徒)[空]融之曾孙也。

祖穆，父勋，坐事死，事在窦融传。勋尚东海恭王强女沘阳公主，后其长女也。家既废坏，数呼相工问息耗，见后者皆言当大尊贵，非臣妾容貌。年六岁能书，亲家皆奇之。建初二年，后与女弟俱以选例入见长乐宫，进止有序，风容甚盛。肃宗先闻后有才色，数以讯诸姬傅。及见，雅以为美，马太后亦异焉，因入掖庭，见于北宫章德殿。后性敏给，倾心承接，称誉日闻。明年，遂立为皇后，妹为贵人。七年，追爵谥后父勋为安成思侯。后宠幸殊特，专固后宫。

注 薛氏韩诗章句曰：“耗。恶也。”息耗犹言善恶也。

注 讯，问也。傅谓傅母。

注 安成，县，属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吴房县东南。

初，宋贵人生皇太子庆，梁贵人生和帝。后既无子，并疾忌之，数闲于帝，渐致簷嫌。因诬宋贵人挟邪媚道，遂自杀，废庆为清河王，语在庆传。

梁贵人者，驩亲愍侯梁竦之女也。少失母，为伯母舞阴长公主所养。年十六，亦以建初二年与中姊俱选入掖庭为贵人。四年，生和帝。后养为己子。欲专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乃作飞书以陷竦，竦坐诛，贵人姊妹以忧卒。

自是宫房懞息，后爱日隆。

注 长公主，光武女，梁松尚焉。

注 飞书，若今匿名书也。

注 懞，惧也，音牒。周书曰“临捕以威，而气懞惧”也。

及帝崩，和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临朝，尊母沘

阳公主为长公主，益汤沐邑三千户，兄宪，弟笃、景，并显贵，擅威权，后遂密谋不轨，永元四年，发觉被诛。

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贵人姊嫫 上书陈贵人枉歿之状。

太尉张酺、司徒刘方、司空张奋上奏，依光武黜吕太后故事， 贬太后尊号，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诏曰：“ 竊氏虽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减损。朕奉事十年，深惟大义，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恩不忍离，义不忍亏。

案前世上官太后亦无降黜， 其勿复议。”于是合葬敬陵。在位十八年。

注 音一计反。

注 中元元年，黜吕后不宜配食高庙。

注 上官太后，昭帝后也。父安与燕王谋反诛。太后以年少，又霍光外孙，故不废也。

帝以贵人酷歿，敛葬礼阙，乃改殡于承光宫，上尊谥曰恭怀皇后， 追服丧制，百官缟素，与姊大贵人俱葬西陵，仪比敬园。

注 谥法曰：“ 敬事尊上曰恭，慈仁哲行曰怀。”

注 敬园，安帝祖母宋贵人之园也。

和帝阴皇后讳某，光烈皇后兄执金吾识之曾孙也。后少聪慧，善书蓺。永元四年，选入掖庭，以先后近属，故得为贵人。有殊宠。八年，遂立为皇后。

自和熹邓后入宫， 爱宠稍衰，数有恚恨。后外祖母邓朱

出入宫掖。十四年夏，有言后与朱共挟巫蛊道，事发觉，帝遂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曦于掖庭狱杂考案之。朱及二子奉、毅与后弟轶、辅、敞辞语相连及，以为祠祭祝诅，大逆无道。奉、毅、辅考死狱中。帝使司徒鲁恭持节赐后策，上玺绶，迁于桐宫，以忧死。立七年，葬临平亭部。父特进纲自杀，轶、敞及朱家属徙日南比景县，宗亲外内昆弟皆免官还田里。永初四年，邓太后诏赦阴氏诸徙者悉归故郡，还其资财五百余万。

注 熏音许其反。

注 巫师为蛊，故曰巫蛊。左传注曰：“蛊，惑也。”

注 葬于亭部内之地也。

和熹邓皇后讳绥，太傅禹之孙也。父训，护羌校尉；母阴氏，光烈皇后从弟女也。后年五岁，太傅夫人爱之，自为翦发。夫人年高目冥，误伤后额，忍痛不言。左右见者怪而问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怜为断发，难伤老人意。故忍之耳。”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

注 蔡邕曰：“谥法，有功安人曰熹。”

注 史书，周宣王太史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书曰“教学童之书”也。

注 下意犹出意也。

永元四年，当以选入，会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后尝梦扞天，荡荡正青，若有钟乳状，乃仰嗽饮之。以讯诸占梦，言尧梦攀天而上，汤梦及天而啣之，斯皆圣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见后惊曰：“此成汤之法也。”家人窃喜而不敢宣。后叔父陔言：“常闻活千人者，子孙有封。兄训为谒者，使修石臼河，岁活数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叹曰：

“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其后世必有兴者。”

注 扞，摸也。

注 啣音是。

注 续汉书曰：“相者待诏相工苏大曰：‘此成汤之骨法。’”

七年，后复与诸家子俱选入宫。后长七尺二寸，姿颜姝丽，绝异于众，左右皆惊。八年冬，入掖庭为贵人，时年十六。恭肃小心，动有法度。承事阴后，夙夜战兢。接抚同列，常克己以下之，虽宫人隶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爱焉。

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视医药，不限以日数。后言于帝曰：“宫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讥，下使贱妾获不知足之谤。上下交损，诚不愿也。”帝曰：“人皆以数入为荣，贵人反以为忧，深自抑损，诚难及也。”每有燕会，诸姬贵人竞自修整，簪珥光采，笄裳鲜明，而后独着素，装服无饰。其衣有与阴后同色者，实时解易。若并时进见，则不敢正坐离立，行则僂身自卑。帝每有所问，常逡巡后对，不敢先阴后言。帝知后劳心曲体，叹曰：“修德之劳，乃如是乎！”后阴后渐簷，每当御见，辄辞以疾。时帝数失皇子，后忧继嗣不广，恒垂涕叹息，数选进才人，以博帝意。

注 姝，美色也。诗曰：“彼姝者子。”

注 外舍，外家。

注 说文曰：“簪，笄也。珥，瑱也，以玉充耳。”释名曰：“妇人上服曰簪。”

注 离，并也。礼记曰：“离坐离立，无往参焉。”

阴后见后德称日盛，不知所为，遂造祝诅，欲以为害。帝尝寝病危甚，阴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后闻，乃对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诚尽心以事皇后，竟不为所佑，而当获罪于天。妇人虽无从死之义，然周公身请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报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祸，下不令阴氏有人豕之讥。”即欲饮药，宫人赵玉者固禁之，因诈言属有使来，上疾已愈。后信以为然，乃止。明日，帝果瘳。

注 武王有疾，周公为之请命于大王、王季、文王，曰“若尔三王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也。

注 越姬，楚昭王之姬，越王句践女也。昭王燕游，越姬从，谓姬曰：“乐乎？”

对曰：“乐则乐矣，而不可久也。”王曰：“愿与子生死若此。”姬曰：“君王乐游，妾以死，不敢闻命。”后王病，有赤云夹日如飞鸟。王问周太史。史曰：

“是害王身，请移于将相。”王曰：“将相于孤，犹股肱也。”不听。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请从王死矣。昔日游乐，是以不敢听命，今君王复礼，国人为君王死，何况妾乎？妾愿先驱狐狸于地下。昔日口虽不言，心许之矣。

妾闻信者不负其心。”遂自杀。故曰“心誓”。事见列女

传也。

注 高帝爱幸戚夫人。帝崩，吕太后断夫人手足，去眼熏耳，使居鞠室中，名曰“人彘”也。

十四年夏，阴后以巫蛊事废，后请救不能得，帝便属意焉。后愈称疾笃，深自闭绝。会有司奏建长秋宫，帝曰：“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宗庙，母天下，岂易哉！唯邓贵人德冠后庭，乃可当之。”至冬，立为皇后。辞让者三，然后即位。手书表谢，深陈德薄，不足以充小君之选。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邓氏，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骘终帝世不过虎贲中郎将。

元兴元年，帝崩，长子平原王有疾，而诸皇子夭没，前后十数，后生者辄隐秘养于人闲。殇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和帝葬后，宫人并归园，太后赐周冯贵人策曰：“朕与贵人托配后庭，共欢等列，十有余年。不获福佑，先帝早弃天下，孤心茕茕，靡所瞻仰，夙夜永怀，感怆发中。今当以旧典分归外园，惨结增叹，燕燕之诗，曷能喻焉？其赐贵人王青盖车，采饰辂，驂马各一驷，黄金三十斤，杂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赐冯贵人王赤绶，以未有头上步摇、环佩，加赐各一具。

注 茕茕，孤特之貌也。诗曰：“茕茕在疚。”

注 诗鄘(墉)序曰：“韞庄姜送归妾也。”其诗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

注 周礼“王后首服为副”，所以副首为饰，若今步摇也。释名曰：“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则摇也。”

是时新遭大忧，法禁未设。宫中亡大珠一筐，太后念，欲考问，必有不辜。乃亲阅宫人，观察颜色，实时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蛊事，遂下掖庭考讯，辞证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无恶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见实核，果御者所为。莫不叹服，以为圣明。常以鬼神难征，淫祀无福，乃诏有司罢诸祠官不合典礼者。又诏赦除建武以来诸犯妖恶，及马、窦家属所被禁锢者，皆复之为平人。减大官、导官、尚方、内者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自非供陵庙，稻粱米得导择，朝夕一肉饭而已。旧大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太后敕止，(曰)[日]杀省珍费，自是裁数千万。及郡国所贡，皆减其过半。悉斥卖上林鹰犬。其蜀、汉扣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止画工三十九种。又御府、尚方、织室锦绣、冰纨、绮縠、金银、珠玉、犀象、樞璫、雕镂翫弄之物，皆绝不作。离宫别馆储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又诏诸园贵人，其宫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园监实核上名，自御北宫增喜观阅问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

注 汉官仪曰：“大官，主膳羞也。”前书音义曰：“导官，主导择米以供祭祀。尚方，掌工作刀剑诸物及刻玉为器。”汉官仪曰：“内者，主帷帐。”并署名也。

注 经，常也。

注 蜀，蜀郡也。汉，广汉郡也。二郡主作供进之器，元帝时贡禹上书“蜀、广汉主金银器，各用五百万”是也。扣音口，以金银缘器也。

注 储峙犹蓄积也。糒，干饭。

及殇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犹临朝政。以连遭大忧，百姓苦役，殇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事减约，十分居一。

注 大忧谓和帝、殇帝崩。

注 方中，陵中也。塴藏之中，故言秘也。

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每览前代外戚宾客，假借威权，轻薄諛詞，至有浊乱奉公，为人患苦。咎在执法怠懈，不辄行其罚故也。今车骑将军鹭等虽怀敬顺之志，而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多干禁宪。

其明加检敕，勿兼容护。”自是亲属犯罪，无所假贷。太后愍阴氏之罪废，赦其徙者归乡，敕还资财五百余万。永初元年，爵号太夫人为新野君，万户供汤沐邑。

注 言筭遽也。諛音七洞反。詞音洞。

注 干，犯也。

注 汤沐者，取其赋税以供汤沐之具也。

二年夏，京师旱，亲幸洛阳寺录冤狱。有囚实不杀人而被考自诬，羸困舆见，畏吏不敢言，将去，举头若欲自诉。太后察视觉之。即呼还问状，具得枉实，实时收洛阳令下狱抵罪。行未还宫，澍雨大降。

三年秋，太后体不安，左右忧惶，祷请祝辞，愿得代命。太后闻之，即谴怒，切敕掖庭令以下，但使谢过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旧事，岁终当飧遣鞮士，大雩逐疫。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飧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侷子之半，

悉罢象橐驼之属。丰年复故。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筭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讎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终尽，忧哀毁损，事加于常。赠以长公主赤绶、东园秘器、玉衣绣衾，又赐布三万匹，钱三千万。鹭等遂固让钱布不受。使司空持节护丧事，仪比东海恭王，谥曰敬君。太后谅闇既终，

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阳，录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余减罪死右趾已下至司寇。

注 旧事，鞞士得代归者，上亲飨焉。前书盖宽饶传曰“岁尽交代，上临飨罢鞞卒”是也。

注 礼记月令：“[命]有[司]大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郑玄注云：“雩，阴气也。此月之中，日历虚、危，有坟墓四星之气为厉鬼，随强阴出以害人。”故雩溲之也。

注 偃子，逐疫之人也，音振。薛综注西京赋云：“偃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

续汉书曰：“大雩，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为偃子。

皆赤帟皂制，执大窳。”

注 讎，对也。

注 东园，署名，属少府。主作凶器，故言秘也。

注 谅闇，居丧之庐也。或为“谅阴”。谅，信也；阴，默也。言居忧信默不言。

七年正月，初入太庙，斋七日，赐公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谒宗庙，率命妇媿妾相礼仪，与皇帝交献亲荐，成礼而还。

因下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孰，或穿掘萌芽，味无所至而夭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

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种。

注 相，助也。仪礼曰：“命夫者，男子之为大夫也。命妇者，大夫之妻也。”

注 周礼，宗庙祭之日，旦，王服衮冕而入，立于阼；后服副衽，从王而入。

王以圭瓚酌郁鬯以献尸，次后以璋瓚酌郁鬯以献尸，此谓交献也。卒事凡九献焉。

注 论语曰：“不时不食。”言非其时物则不食之。前书邵信臣曰：“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

自太后临朝，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人饥，或达旦不寐，而躬自减彻，以救灾厄，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

元初五年，平望侯刘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记，上书安帝曰：“臣闻易载羲农而皇德着，书述唐虞而帝道崇，故虽圣明，必书功于竹帛，流音于管弦。伏惟皇太后膺大圣之姿，体乾坤之德，齐踪虞妃，比迹任姒。

孝悌慈仁，允恭节约，杜绝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内朝，流化四海。及元兴、延平之际，国无储副，仰观干象，参之人誉，援立陛下为天下主，永安汉室，绥静四海。又遭水潦，东州饥荒。垂恩元元，冠盖交路，菲薄衣食，躬率媿下，损膳解骖，以瞻黎苗。恻隐之恩，犹视赤子。

克己引愆，显扬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宽之教。兴灭国，继绝世，录功臣，复宗室。追还徙人，蠲除禁锢。政非惠和，不图于心；制非旧典，不访于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泽丰沛，漫衍八方。华夏乐化，戎狄混并。丕功着于大汉，硕惠加于生人。巍巍之业，可闻而不可及；荡荡之勋，可诵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夫道有夷崇，治有进退。若善政不述，细异辄书，是为尧汤负洪水大旱之责，而无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雉迅风之变，而无中兴康宁之功也。上考诗书，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踰阕。未有内遭家难，外遇鬻害，览总大麓，经营天物，功德巍巍若兹者也。宜令史官着长乐宫注、圣德颂，以敷宣景耀，勒勋金石，县之日月，[二〇]摭之罔极，以崇陛下蒸蒸之孝。”帝从之。[二一]

注 平望，县，属北海郡，今青州北海县西北平望台是也，一名望海台也。

注 易系辞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仰观(法)[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于是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庖羲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伏羲、神农为三皇，故言皇德也。

注 竹谓简册，帛谓缣素。黄帝以下六代乐，皆所以章显功德，是流音于管弦。

注 易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

注 虞妃，即舜妻娥皇、女英也。任，文王母；姒，武王母也。

注 易家人卦曰：“女正位乎内，正家而天下定矣。”礼记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谓之四海。

注 延平元年，安帝初即位，六州大水，永初元年，禀司隶、兖、豫、徐、冀、并六州贫人也。

注 广雅云：“苗，觶也。”

注 隐，痛也。尚书曰“若保赤子，惟人其康乂”也。

注 尚书考灵耀曰：“文(基)[塞]晏晏。”

注 敷，布也。尚书曰：“五教在宽。”

注 洋溢，言多。

注[二〇]易曰：“县注 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注 咸，皆也。熙，广也。尚书曰：“庶绩咸熙。”言尧之朝政，觶功皆广。

假音格，至也。尚书曰：“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伊尹佐汤，功至于天也。

尧洪水九载，汤大旱七年。

注 高宗，殷王也，小乙之子，名武丁。当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雒，高宗修德，殷道中兴。成王疑周公，乃有雷电大风之变，成王改过，几致刑措也。

注 尚书曰：“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三母谓后稷母姜嫄，文王母大任，武王母太姒也。诗大雅曰：“厥初生人，时维姜嫄。”又曰：“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又曰“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也。

注 诗云：“既有烈考，亦有文母。”是佐德。

注 闾，门限也。左传曰：“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踰闾。”

注 麓，录也。言大录万机之政。书曰“纳于大麓”，又曰“暴殄天物”也。象着明，莫大于日月。”

注[二一]广雅曰：“摅，舒也。”孔安国注尚书曰：“烝

烝犹进进也。”

六年，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闲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乃诏从兄河南尹豹、越骑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纳髡子，置之学官者，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不有化导，将遂陵弼，故欲矚崇圣道，以匡失俗。传不云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

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学，所以矫俗厉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

故能束修，不触罗网。诚令儿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诏书本意，则足矣。

其勉之哉！”

注 苍颉篇曰：“邸，舍也。”

注 诏，告也。

注 论语孔子言也。言人终日饱食，不措心于道义。难矣哉，言终无远大也。

注 坚谓好车，良谓善马也。墨子曰：“圣王为衣服之法，坚车良马，不知贵也。”

注 尚书曰“弗学墙面”也。

注 小侯，解见明纪。

注 先公谓邓禹。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蓺，故曰文德也。

注 言能自约束修整也。

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心怀畏惧，托病不朝。太后使内人问之。时宫婢出入，多能有所毁誉，其耆宿者皆称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闻，诟之曰：“汝我家出，尔敢尔邪！”婢怒，还说康诈疾而言不逊。太后遂免康官，遣归国，绝属籍。

永宁二年二月，寝病渐笃，乃乘辇于前殿，见侍中、尚书，因北至太子新所缮宫。还，大赦天下，赐诸园贵人、王、主、髡僚钱布各有差。诏曰：“朕以无德，托母天下，而薄佑不天，早离大忧。延平之际，海内无主，元元厄运，危于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万乘为乐，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违人负宿心，诚在济度百姓，以安刘氏。自谓感彻天地，当蒙福祚，而丧祸内外，伤痛不绝。

顷以废病沉滞，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歎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无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尽忠恪，以辅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顺陵。

注 说苑曰：“晋灵公骄奢，造九层之台，国困人贫，耻功不成。令曰：‘左右谏者斩也。’荀息乃求见。公曰：‘谏邪？’息曰：‘不敢。臣能累十二博瀉，加九鸡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复有危于此者。公为九层之台，男女不得耕织，社稷一灭，君何所望！’君曰：‘寡人之过。’乃坏台焉。”

注 内外谓新野君薨及和、殇二帝崩也。

论曰：邓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术谢前政之良，身阙明

辟之义，至使嗣主侧目，敛衽于虚器，直生怀懣，悬书于象魏。借之仪者，殆其惑哉！

然而建光之后，王柄有归，遂乃名贤戮辱，便孽党进，衰斁之来，兹焉有征。故知持权引谤，所幸者非己；焦心恤患，自强者唯国。是以班母一说，阖门辞事；爱侄微愆，髡剔谢罪。将杜根逢诛，未值其诚乎！但蹊田之牛，夺之已甚。

注 前政谓周公也。辟，君也。尚书曰“朕复子明辟”，言周公摄位，复还成王。今太后不还，故曰阙也。

注 器谓神器，谕帝位也。

注 象魏，阙也。直生，杜根等上书，请太后还政。

注 借犹假也。殆，近也。言太后不还政于安帝，近可惑也。

注 太后建光之中崩，归政安帝。

注 帝宠用乳母王圣及其女伯荣，出入宫掖，通传奸赂，太尉杨震及邓鹭等皆被中官譖诛也。

注 斁，败也。安帝临政，衰败逾甚，故曰有征也。

注 言执持朝权以招觶谤者，所幸不为己身，唯忧国也。

注 太后兄大将军鹭，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许，以问班昭，乃许之。语见昭传也。

注 太后兄鹭子凤受遗事泄，鹭遂髡妻及凤以谢天下。语见鹭传。

注 诚，信也。言未为太后所信。

注 左传申叔时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此喻杜根。上书虽曰有罪，太后杀之为过甚也。

后汉书卷十下

皇后纪 第十下

安思阎皇后讳姬，河南荥阳人也。祖父章，永平中为尚书，以二妹为贵人。

章精力晓旧典，久次，当迁以重职，显宗为后宫亲属，竟不用，出为步兵校尉。

章生畅，畅生后。

注 谥法曰：“谋虑不愆曰思。”

注 汉官仪曰“比二千石，掌宿卫兵，属北军中候”也。

后有才色。元初元年，以选入掖庭，甚见宠爱，为贵人。二年，立为皇后。后专房妒忌，帝幸宫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鸩杀李氏。三年，以后父侍中畅为长水校尉，封北宜春侯，食邑五千户。四年，畅卒，谥曰文侯，子显嗣。

注 鸩，毒鸟也。食虺。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

注 北宜春，县，属汝南郡。以豫章有宜春，故此加北。故城在今豫州汝阳县西南也。

建光元年，邓太后崩，帝始亲政事。显及弟景、耀、晏并

为卿校，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显长社(县)侯，食邑万三千五百户，追尊后母宗为荥阳君。

显、景诸子年皆童齿，并为黄门侍郎。后宠既盛，而兄弟颇与朝权，后遂与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等共谮皇太子保，废为济阴王。

注 长社，县，属颍川郡。前书音义曰：“其社中树暴长，故名长社。”今许州县。

注 续汉志曰：“妇人封君，仪比公主，油鞞駟车，带绶以采组为缙带，各如其绶色，黄金辟邪加其首为带。”

注 大戴礼曰：“男八岁而齿，女七岁而齿。”齿，毁齿也，音初刃反。

四年春，后从帝幸章陵，帝道疾，崩于叶县。后、显兄弟及江京、樊丰等谋曰：

“今晏驾道次，济阴王在内，邂逅公卿立之，还为大害。乃伪云帝疾甚，徙御卧车。行四日，驱驰还宫。明日，诈遣司徒刘(喜)[熹]诣郊庙社稷，告天请命。其夕，乃发丧。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临朝，以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注 晏，晚也。臣下不敢斥言帝崩，犹言晚驾而出。

注 蔡邕独断曰：“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摄政，临前殿，朝髡臣。太后东面，少帝西面。髡臣奏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后，一诣少帝。”

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与显等定策禁中，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

立为皇帝。

显忌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威行前朝，乃风有司奏宝及其党与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恽弟侍中笃、笃弟大将军长史宓、侍中周广、阿母野王君王圣、圣女永、永貂黄门侍郎樊严等，更相阿党，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为唱和，皆大不道。丰、恽、广皆下狱死，家属徙比景；宓、严减死，髡钳；贬宝为则亭侯，遣就国，自杀；王圣母子徙鴈门。于是景为鞞尉，耀城门校尉，晏执金吾，兄弟权要，威福自由。

注 惠王名寿，章帝子也。

注 耿弇之弟舒之孙。

注 善文曰：“恽字伯周。宓字仲周，笃字季周。”

注 比景，县名，属日南郡。前书音义曰：“日中于头上，景在己下，故名之。”

少帝立二百余日而疾笃，显兄弟及江京等皆在左右。京引显屏语曰：“北乡侯病不解，国嗣宜时有定。前不用济阴王，今若立之，后必当怨，又何不早征诸王子，简所置乎？”显以为然。及少帝薨，京白太后，征济北、河闲王子。未至，而中黄门孙程合谋杀江京等，立济阴王，是为顺帝。显、景、晏及党与皆伏诛，迁太后于离宫，家属徙比景。明年，太后崩。在位十二年，合葬恭陵。

帝母李氏瘞在洛阳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闻。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发哀，亲到瘞所，更以礼殡，上尊谥曰恭愍皇后，葬恭北陵，为策书金匱，藏于世祖庙。

注 在恭陵之北，因以为名。汉官仪曰：“置陵园令、食

监各一人，秩皆六百石。”金匱，緘之以金。

顺烈梁皇后讳媼，大将军商之女，恭怀皇后弟之孙也。后生，有光景之祥。

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父商深异之，窃谓诸弟曰：“我先人全济河西，所活者不可胜数。虽大位不究，而积德必报。若庆流子孙者，悦兴此女乎？”

注 谥法曰：“执德尊业曰烈。”声类曰：“媼，(媼)娶也，音纳。”

注 韩婴所传诗也。

注 刘向撰列女传八篇，图画其象。

注 商曾祖统，更始二年补中郎将、酒泉太守，使安集凉州。时(西)河[西]扰乱，觭议以统素有威信，乃推统与窦融共完全五郡。

永建三年，与姑俱选入掖庭，时年十三。相工茅通见后，惊，再拜贺曰：“此所谓日角偃月，相之极贵，臣所未尝见也。”太史卜兆得寿房，又筮得坤之比，

遂以为贵人。常特被引御，从容辞于帝曰：“夫阳以博施为德，阴以不专为义，蠡斯则百，福之所由兴也。愿陛下思云雨之均泽，识贯鱼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谤之累。”

由是帝加敬焉。

注 易坤卦六五爻，变而之比，比九五，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九五居得其位，下应于上，故吉。

注 诗国风序曰：“言后妃若螽斯不忌，则子孙觶多也。”
“诗大雅曰“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也。

注 易曰：“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剥卦曰：“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剥，坤下艮上，五阴而一阳，觶阴在下，骈头相次，似贯鱼也。

阳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以乘氏侯商先帝外戚，春秋之义，娶先大国，梁小贵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极。帝从之，乃于寿安殿立贵人为皇后。后既少聪惠，深览前世得失，虽以德进，不敢有骄专之心，每日月见鬻，辄降服求愆。

注 商祖姑，章帝贵人，生和帝也。

注 公羊传曰，天子娶于纪。纪本子爵也，先驩为侯，言王者不娶于小国也。

注 正其内位，居阴德之极也。易曰“女正位乎内”也。

注 寿安是德阳宫内殿名。

注 鬻，责也。礼记云：“阳事不得，鬻见于天，日为之食。阴事不得，鬻见于天，月为之食。”

建康元年，帝崩。后无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为冲帝。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冲帝寻崩，复立质帝，犹秉朝政。

时杨、徐剧贼寇扰州郡，西羌、鲜卑及日南蛮夷攻城暴掠，赋敛烦数，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劳，推心杖贤，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务崇节俭。其贪叨罪戾，多见诛废。分兵讨伐，髡寇消夷。故海内肃然，宗庙以宁。而兄大将军冀鸩杀质帝，专权暴滥，忌害忠良，数以邪说疑误太后，遂立桓帝而

诛李固。太后又溺于宦官，多所封宠，以此天下失望。

注 贪财曰叨。慝，恶也。

和平元年春，归政于帝，太后寝疾遂笃，乃御辇幸宣德殿，见宫省官属及诸梁兄弟。诏曰：“朕素有心下结气，从闲以来，加以浮肿，逆害饮食，寢以沉困，比使内外劳心请祷。私自忖度，日夜虚劣，不能复与髡公卿士共相终竟。

援立圣嗣，恨不久育养，见其终始。今以皇帝、将军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后二日而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合葬宪陵。

注 寢，渐也。

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选入掖庭，又生女舞阳长公主。自汉兴，母氏莫不尊宠。顺帝既未加美人爵号，而冲帝早夭，大将军梁冀秉政，忌恶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称“大家”而已。

注 续汉志曰：“美人父诗为郎中，诗父衡屯骑校尉。”

陈夫人者，家本魏郡，少以声伎入孝王宫，得幸，生质帝。亦以梁氏故，荣宠不及焉。

熹平四年，小黄门赵佑、议郎卑整上言：“春秋之义，母以子贵。

隆汉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宠。今冲帝母虞大家，质帝母陈夫人，皆诞生圣皇，而未有称号。夫臣子虽贱，

尚有追赠之典，况二母见在，不蒙崇显之次，无以述遵先世，垂示后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为宪陵贵人，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使中常侍持节授印绶，遣太常以三牲告宪陵、怀陵、静陵焉。

注 续汉志曰：“小黄门，六百石，宦者，无员，掌侍左右，受尚书事。上在内宫，关通中外，及中宫以下觐事，诸公主及王大妃等疾苦，则使问之。”

注 风俗通曰：“卑氏，郑大夫卑谌之后，汉有卑躬，为北平太守。”

注 公羊传曰：“桓公幼而贵，隐公长而卑。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注 孝王名鸿，章帝子千乘贞王伉之孙。鸿生质帝，帝立，徙勃海焉。

注 怀陵，冲帝陵。静陵，质帝陵。

孝崇匱皇后讳明，为蠡吾侯翼媵妾，生桓帝。桓帝即位，明年，追尊翼为孝崇皇，陵曰博陵，以后为博园贵人。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为孝崇皇后。遣司徒持节奉策授玺绶，赍乘舆器服，备法物。宫曰永乐。置太仆、少府以下，皆如长乐宫故事。又置虎贲、羽林卫士，起宫室，分钜鹿九县为后汤沐邑。在位三年，元嘉二年崩。以帝弟平原王石为丧主，敛以东园画梓寿器、玉匣、饭含之具，礼仪制度比恭怀皇后。使司徒持节，大长秋奉吊祠，贖钱四千万，布四万匹，中谒者仆射典护丧事，侍御史护大驾卤簿。

诏安平王豹、河闲王建、勃海王悝，长社、益阳二长公主，与诸国侯三百里内者，及中二千石、二千石、令、长、

相，皆会葬。将作大匠复土，缮庙，合葬博陵。

注 偃音偃。

注 蠡吾侯翼，河闲王开子，和帝孙。

注 汉官仪曰：“帝祖母称长信宫，帝母称长乐宫，故有长信少府、长乐少府及职吏，皆宦者为之。”

注 石，蠡吾侯翼子，桓帝兄。

注 东园，署名，属少府，掌为棺器。梓木为棺，以漆画之。称寿器者，欲其久长也，犹如寿堂、寿宫、寿陵之类也。汉旧仪曰：“梓棺长二丈，崇广四尺。”

玉匣者，已下为匣，至足亦缝，以黄金为缕。饭含者，以珠玉实口。

注 公羊传曰：“货财曰贖。”

注 汉官仪曰：“天子车驾次第谓之鹵簿。有大驾、法驾、小驾。大驾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侍御史在左驾马，询问不法者。”今仪比车驾，故以侍御史监护焉。

注 悝音恢。

注 长社公主，桓帝姊，耿弇弟霸玄孙援尚焉。益阳公主，桓帝妹，侍中寇荣从兄子尚焉。

桓帝懿献梁皇后讳女莹，顺烈皇后之女弟也。帝初为蠡吾侯，梁太后征，欲与后为婚，未及嘉礼，会质帝崩，因以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于纪，在涂则称后。

今大将军翼女弟，膺绍圣善。结婚之际，有命既集，宜备礼章，时进征币。请下三公、太常案礼仪。”奏可。

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纳采鴈璧乘

马束帛，一如旧典。

建和元年六月始入掖庭，八月立为皇后。

注 谥法曰：“温和圣善曰懿，聪明叡知曰献。”

注 嘉礼，婚礼。

注 公羊传曰：“祭公来逆王后于纪。”传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

注 膺，当也。绍，嗣也。圣善谓母也，言娶妻当嗣亲也。诗云：“母氏圣善。”

注 谓太后先有令许结亲也。诗云“天监在下，有命既集”也。

注 征，成也。纳币以成婚。

注 汉(书)旧仪：“娉皇后，黄金万斤。”吕后为惠帝娶鲁元公主女，故特优其礼也。仪礼曰：“纳采用鴈。”郑玄注曰：“纳其采择之礼。用鴈，取顺阴阳往来也。”周礼：“王者谷圭以聘女。”郑玄注云：“士大夫已上，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谷圭，诸侯加以大璋。”然礼称以圭，此云用璧，形制虽异，为玉同也。乘马，四匹马也。杂记曰：“纳币一束，束五两，两五寻。”然则每端二丈也。

时太后秉政而梁冀专朝，故后独得宠幸，自下莫得进见。后藉姊兄荫势，恣极奢靡，宫幄雕丽，服御珍华，巧饰制度，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恩爱稍衰。

后既无子，潜怀怨忌，每宫人孕育，鲜得全者。帝虽迫畏梁冀，不敢谴怒，然见御转稀。至延熹(三)年，后以忧恚崩，在位十三年，葬懿陵。其岁，诛梁冀，废懿陵为贵人顷焉。

桓帝邓皇后讳猛女，和熹皇后从兄子邓香之女也。母宣，

初适香，生后。改嫁梁纪，纪者，大将军梁冀妻孙寿之舅也。后少孤，随母为居，因冒姓梁氏。冀妻见后貌美，永兴中进入掖庭，为采女，绝幸。明年，封兄邓演为南顿侯，位特进。演卒，子康嗣。及懿献后崩，梁冀诛，立后为皇后。帝恶梁氏，改姓为薄，封后母宣为长安君。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邓香之女，不宜改易它姓，于是复为邓氏。追封赠香车骑将军安阳侯印绶，更封宣、康大县，宣为昆阳君，康为泚阳侯，赏赐巨万计。宣卒，赙赠葬礼，皆依后母旧仪。

以康弟统袭封昆阳侯，位侍中；统从兄会袭安阳侯，为虎贲中郎将；又封统弟秉为涪阳侯。宗族皆列校、郎将。

注 采，择也，以因采择而立名。

注 巨，大也。大万谓万万也。

帝多内幸，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及驱役从使，复兼倍于此。而后恃尊骄忌，与帝所幸郭贵人更相谮诉。八年，诏废后，送暴室，以忧死。立七年。葬于北邙。从父河南尹万世及会皆下狱死。统等亦系暴室，免官爵，归本郡，财物没入县官。

注 汉官仪曰：“暴室在掖庭内，丞一人，主宫中妇人疾病者。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室也。”

桓思窦皇后讳妙，章德皇后从祖弟之孙女也。父(讳)武。延熹八年，邓皇后废，后以选入掖庭为贵人，其冬，立为皇后，而御见甚稀，帝所宠唯采女田圣等。永康元年冬，帝寝疾，遂以圣等九女皆为贵人。及崩，无嗣，后为皇太后。

太后临朝定策，立解犊亭侯宏，是为灵帝。

太后素忌忍，积怒田圣等，桓帝梓宫尚在前殿，遂杀田圣。又欲尽诛诸贵人，中常侍管霸、苏康苦谏，乃止。时太后父大将军武谋诛宦官，而中常侍曹节等矫诏杀武，迁太后于南宫云台，家属徙比景。

窦氏虽诛，帝犹以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宁四年十月朔，率髡臣朝于南宫，亲馈上寿。黄门令董萌因此数为太后诉怨，帝深纳之，供养资奉有加于前。中常侍曹节、王甫疾萌辅助太后，诬以谤讪永乐宫，萌坐下狱死。熹平元年，太后母卒于比景，[太]后感疾而崩。立七年。合葬宣陵。

注 汉官仪曰：“黄门令秩六百石。”

注 灵帝母所居也。讪，谤毁也。

孝仁董皇后讳某，河闲人。为解犊亭侯苕夫人，生灵帝。建宁元年，帝即位，追尊苕为孝仁皇，陵曰慎陵，以后为慎园贵人。及窦氏诛，明年，帝使中常侍迎贵人，并征贵人兄宠到京师，上尊号曰孝仁皇后，居南宫嘉德殿，

宫称永乐。拜宠执金吾。后坐矫称永乐后属请，下狱死。

注 苕，河闲孝王开孙淑之子也。

注 嘉德殿在九龙门内。

及窦太后崩，始与朝政，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中平五年，以后兄子卫尉修侯重为票骑将军，领兵千余人。初，后自养皇子协，数劝帝立为太子，而何皇后恨之，议未及定而帝崩。何太后临朝，重与太后兄大将军进权执相害，后每欲参干政事，太后辄相禁塞。后忿恚詈言曰：“汝今辘张，

怙汝兄耶？当敕票骑断何进头来。”何太后闻，以告进。进与三公及弟车骑将军苗等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永乐太仆封谓等交通州郡，辜较在所珍宝货赂，悉入西省。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师，舆服有章，膳羞有品。请永乐后迁宫本国。”奏可。何进遂举兵围骠骑府，收重，[重]免官自杀。后忧怖，疾病暴崩，在位二十二年。民闲归咎何氏。丧还河闲，合葬慎陵。

注 修，今德州县也，故城在县南。“修”今作“蓆”，音条。

注 辇张犹强梁也。

注 汉官仪曰：“永乐太仆，用中人为之。”

注 辜较，解见灵纪。西省，即谓永乐宫之司。

注 蕃后谓平帝母卫姬。时王莽摄政，恐其专权，后不得留在京师，故云故事也。

灵帝宋皇后讳某，扶风平陵人也，肃宗宋贵人之从曾孙也。建宁三年，选入掖庭为贵人。明年，立为皇后。父酆，执金吾，封不其乡侯。

注 不其，县，属琅邪郡，故城在今莱州即墨县西南，盖其县之乡也。其音基。决录注：“酆字伯遇。”

后无宠而居正位，后宫幸姬觴，共譖毁。初，中常侍王甫枉诛勃海王悝及妃宋氏，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及与太中大夫程阿共构言皇后挟左道祝诅，帝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玺绶。后自致暴室，以忧死。在位八年。

父及兄弟并被诛。诸常侍、小黄门在省闼者，皆怜宋氏无辜，共合钱物，收葬废后及酆父子，归宋氏旧茔嚱门亭。

注 熹平元年，王甫譖惺与中常侍郑飒交通，欲迎立惺，惺自杀，妃死狱中也。

注 礼记曰：“执左道以乱觴，杀无赦。”郑玄注云：“左道，若巫蛊也。”

注 诗云：“乃立嚱门。”注云：“王之郭门曰嚱门。”汉官仪曰：“十二门皆有亭。”

帝后梦见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过，而听用邪孽，使绝其命？勃海王惺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氏及惺自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恐，以事问于羽林左监许永曰：“此何祥？其可攘乎？”

永对曰：“宋皇后亲与陛下共承宗庙，母临万国，历年已久，海内蒙化，过恶无闻。而虚听谗妒之说，以致无辜之罪，身婴极诛，祸及家族，天下臣妾，咸为怨痛。勃海王惺，桓帝母弟也。处国奉藩，未尝有过。

陛下曾不证审，遂伏其辜。昔晋侯失刑，亦梦大厉被发属地。天道明察，鬼神难诬。宜并改葬，以安冤魂。反宋后之徙家，复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

帝弗能用，寻亦崩焉。

注 上帝，天也。震，动也。书曰“帝乃震怒”也。

注 续汉志曰：“羽林左监一人，秩六百石，主羽林左骑。右亦如之。”“永”或作“咏”。

注 攘谓除也。

注 左传曰：“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杜预注曰：“厉鬼，赵氏之先祖也。晋侯先杀赵同、赵括，故怒也。”

灵思何皇后讳某，南阳宛人。家本屠者，以选入掖庭。长七尺一寸。生皇子辩，养于史道人家，号曰史侯。拜后为贵人，甚有宠幸。性强忌，后宫莫不震慑。

注 风俗通曰，汉以八月筭人。后家以金帛赂遗主者以求入也。

注 道人谓道术之人也。献帝春秋曰：“灵帝数失子，不敢正名，养道人史子眇家，号曰史侯。”

光和三年，立为皇后。明年，追号后父真为车骑将军、舞阳宣德侯，因封后母兴为舞阳君。时王美人任娠，畏后，乃服药欲除之，而胎安不动，又数梦负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协，后遂酖杀美人。帝大怒，欲废后，诸宦官固请得止。董太后自养协，号曰董侯。

注 左传曰：“邑姜方娠。”杜预注曰：“怀胎为娠。”音之刃反，一音身。

王美人，赵国人也。祖父苞，五官中郎将。美人丰姿色，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以良家子应法相选入掖庭。帝愍协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赋、令仪颂。

注 会计谓总会其数而筭。

中平六年，帝崩，皇子辩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后兄大将军进欲诛宦官，反为所害；舞阳君亦为乱兵所杀。并州牧董卓被征，将兵入洛阳，陵虐朝廷，遂废少帝为弘农王而立协，是为献帝。扶弘农王下殿，北面称臣。太后颺涕，髀臣含悲，莫敢言。董卓又议太后跣迫永乐宫，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乃迁于永安宫，因进酖，弑而崩。在位十年。董卓令帝出奉常亭举哀，公卿皆白衣会，不成丧也。合葬文昭陵。

注 华延鈞洛阳记曰：“城内有奉常亭。”

注 有凶事素服而朝，谓之白衣会。左传曰：“不书葬，不成丧。”

初，太后新立，当谒二祖庙，欲斋，辄有变故，如此者数，竟不克。时有识之士心独怪之，后遂因何氏倾没汉祚焉。

明年，山东义兵大起，讨董卓之乱。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酖，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不肯饮。强饮之，不得已，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燕别。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一）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天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柰我茆独兮心中哀！”因泣下呜咽，坐者皆歔歔。王谓姬曰：“卿王者妃，孰不复为吏民妻。自爱，从此长辞！”遂饮药而死。时年十八。

注 抗，举也。

注 史记，周烈王崩，周人谓齐威王曰“天崩地坼”也。

唐姬，颍川人也。王薨，归乡里。父会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许。及李傕破长安，遣兵钞关东，略得姬。傕因欲妻之，固不听，而终不自名。尚书贾诩知之，以状白献帝。帝闻感怆，乃下诏迎姬，置园中，使侍中持节拜为弘农王妃。

注 不自名少帝之姬也。袁宏纪曰：“为傕所略，不敢自言。”

注 魏志曰：“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时汉阳阎忠见而异之，曰：‘诩有良、平之才。’”初平元年二月，葬弘农王于故中常侍赵忠成圻中，谥曰怀王。

注 赵忠先有成圻，因而葬焉。

帝求母王美人兄斌，斌将妻子诣长安，赐第宅田业，拜奉车都尉。

兴平元年，帝加元服。有司奏立长秋宫。诏曰：“朕稟受不弘，遭值祸乱，未能绍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礼章有阙，中心如结。三岁之戚，盖不言吉，且须其后。”于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为灵怀皇后，改葬文昭陵，仪比敬、恭二陵，使光禄大夫持节行司空事奉玺绶，斌与河南尹骆业复土。

注 诗云：“心如结兮。”

注 敬，章帝陵。恭，安帝陵。

斌还，迁执金吾，封都亭侯，食邑五百户。病卒，赠前

将军印绶，谒者监护丧事。长子端袭爵。

注 凡言都亭者，并城内亭也。汉法，大县侯位视三公，小县侯位视上卿，乡侯、亭侯视中二千石也。

献帝伏皇后讳寿，琅邪东武人，大司徒湛之八世孙也。父完，沈深有大度，袭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阳安公主，为侍中。

注 东武，今密州诸城县。

注 阳安，县，属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县东北。

初平元年，从大驾西迁长安，后时入掖庭为贵人。兴平二年，立为皇后，完迁执金吾。帝寻而东归，李傕、郭汜等追败乘舆于曹阳，帝乃潜夜度河走，

六宫皆步行出营。后手持缣数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以刃胁夺之，杀傍侍者，血溅后衣。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枣栗为粮。建安元年，拜完辅国将军，仪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绶，拜中散大夫，寻迁屯骑校尉。十四年卒，子典嗣。

注 度所在今陕州陕县北。水经曰铜翁仲所没处，是献帝东迁潜度所。

注 周礼曰：“王后率六宫之人。”郑玄注曰：“六宫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宫者。”

注 溅音子见反。

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鞞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浹背，自后不敢复朝请。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废后，假为策曰：“皇后寿，得由卑贱，登显尊极，自处椒房，二纪于兹。既无任、姒徽音之美，又乏谨身养己之福，而阴怀妒害，苞藏祸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呜呼伤哉！自寿取之，未致于理，为幸多焉。”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

“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酖杀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注 浹，彻也，音子协反。

注 说文曰：“妊，孕也。”

注 汉官仪曰：“皇后称椒房，取其蕃实之义也。”诗云：“椒聊之实，蕃衍盈升。”

注 大任，文王母。大姒，武王母。徽，美也。诗云：“大姒嗣徽音。”

注 左传曰：“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谓之命。能者养之以

福，不能者败以取祸。”

注 蔡邕独断曰：“皇后赤绶玉玺。”续汉志曰：“乘舆黄赤绶，四彩黄赤缥绀，淳黄圭，绶长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绶皆与乘舆同。”

注 魏志曰：“华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人。代荀彧为尚书令。虑字鸿预，山阳高平人。”

献穆曹皇后讳节，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进三女宪、节、华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万匹，小者待年于国。十九年，并拜为贵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节为皇后。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为山阳公夫人。自后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元年薨，合葬禅陵，车服礼仪皆依汉制。

注 谥法曰：“布德执义曰穆。”

注 留住于国，以待年长。

注 抵，掷也。轩，阑板也。

论曰：汉世皇后无谥，皆因帝谥以为称。虽吕氏专政，上官临制，亦无殊号。

中兴，明帝始建光烈之称，其后并以德为配，至于贤愚优劣，混同一贯，故马、窦二后俱称德焉。其余唯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统，以追尊之重，特为其号，如恭怀、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谥，其安思、顺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注 上官，昭帝后也。

注 蔡邕集谥议曰：“汉世母氏无谥，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称，是后转因帝号加之以德，上下优劣，混而为一，违礼‘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谥法‘有功安人曰熹’。帝后一体，礼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谥宜为和熹。”

赞曰：坤惟厚载，阴正乎内。 诗美好逌， 易称归妹。
祁祁皇嬭，言观贞淑。 媚兹良哲，承我天禄。班政兰闺，
宣礼椒屋。 既云德升，亦曰幸进。 身当隆极，族渐河润。
视景争晖，方山并峻。乘刚多阻，行地必顺。 咎集骄满，
福协贞信。庆延自己，祸成谁衅。

注 易曰：“坤厚载物。”又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

注 逌，匹也。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逌。”言后妃有关雎之德，为君子好匹。

注 兑下震上，归妹卦也。妇人谓嫁曰归，妹为少女之称。兑为少阴，震为长阳，少阴而承长阳，悦以动之，归妹之象也。以六五与九二相应，五为王侯，故易言“帝乙归妹”。

注 祁祁，觴多也。嬭亦俪也。观，示也。言诸后皆示其贞淑，配皇为俪。

案字书无“嬭”字，相传音丽，萧该音离。

注 班固西都赋曰：“后宫则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兰林蕙草，披香发越。”

兰林，殿名，故言兰闺。椒屋即椒房也。

注 德升谓马、邓等也。幸进谓阎、何之类也。

注 公羊传曰“河海润千里”也。

注 易屯卦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又坤卦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

王弼注云：“地之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顺行之故也。”

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诸王女皆封乡、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肃宗唯特封东平宪王苍、琅邪孝王京女为县公主。其后安帝、桓帝妹亦封长公主，同之皇女。

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袭母封为列侯，皆传国于后。乡、亭之封，则不传袭。其职僚品秩，事在百官志。不足别载，故附于后纪末。

注 汉法，大县侯视三公。

注 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长公主。”建武十五年，封(武)[舞]阳公主为长公主，即是帝女尊崇亦为长，非惟姊妹也。舆服志曰“长公主赤 駟车，与诸侯同绶”也。

注 乡、亭侯视中二千石。

注 东平王传曰：“封苍女五人为县公主。”孝王女，传不见其数。

注 案：邓禹玄孙少府曜尚舞阴长公主，耿弇曾孙侍中良尚(汉)[濮]阳长公主，岑彭玄孙魏郡守熙尚 阳长公主，来歙玄孙虎贲中郎将定尚平氏长公主，并安帝妹也。长社、益阳公主，桓帝妹也。解见上。

注 馮定，获嘉公主子，袭封获嘉侯；冯奋，平阳公主子，袭封平阳侯。此其类也。

注 沉约谢俨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

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续汉志曰：“诸公主家令一人，六百石；

丞一人，三百石；其余属吏，增减无常。”汉官仪曰“长公主傅一人，私府长一人，食官一人，永巷长一人，家令一人，秩皆六百石，各有员吏。而乡公主傅一人，秩六百石，仆一人，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也。

皇女义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阳长公主，适(延)陵乡侯太仆梁松。松坐诽谤诛。

注 舞阳，县，属颍川郡。松，梁统之子。其传云：“尚光武女舞阴公主。”

又邓训传：“舞阴公主子梁扈，有罪，训与交通。”此云舞阳，误也。皇女中礼，十五年封涅阳公主，适显亲侯大鸿胪窦固，肃宗尊为长公主。

注 涅阳，属南阳郡。显亲，县，属汉阳郡。固，窦融子。皇女红夫，十五年封馆陶公主，适驸马都尉韩光。光坐与淮阳王延谋反诛。皇女礼刘，十七年封滹阳公主，适阳安侯长乐少府郭璜。璜坐与窦宪谋反诛。

注 璜，郭况子也。皇女绶，二十一年封酃邑公主，适新阳侯世子阴丰。

丰害主，诛死。

注 “绶”一作“缓”。

注 郟，县，属南阳郡，音擲亦反。新阳，县，属汝南郡。丰，阴就子。世祖五女。

皇女姬，永平二年封获嘉长公主，适杨邑侯将作大匠冯柱。

注 获嘉，县，属河内郡。杨邑，县，属太原郡。柱，(马)[冯]魴子。

皇女奴，三年封平阳公主， 适大鸿胪冯顺。

注 平阳，县，属河东郡。

注 冯勤子也。皇女迎， 三年封隆虑公主， 适牟平侯耿袭。

注 “迎”或作“延”。

注 隆虑，县，属河内郡。

注 牟平，县，属东莱郡。袭，耿弇弟舒之子。皇女次，三年封平氏公主。

注 平氏，县，属南阳郡。既不言所适，不显始终，盖史阙之也。它皆仿此。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

适高密侯邓干。

注 沁水，县，属河内郡。

注 干，邓震之子，禹之孙。皇女小姬，十二年封平臯公主， 适昌安侯侍中邓蕃。

注 平臯，县，属河内郡。

注 昌安，县，属高密国。蕃，邓袭子，禹之孙也。皇女仲，十七年封浚仪公主，适鞅侯 黄门侍郎王度。

注 “鞅”，志作“软”，音 dai4。师古曰：又音徒系反。

注 鞅，县，属江夏郡。度，王符子，霸之孙。皇女惠，十七年封武安公主，适征羌侯世子黄门侍郎来棱， 安帝尊为长公主。

注 征羌，县，属汝南郡。棱，曜之子，歆之孙。皇女臣，建初元年封鲁阳公主。

注 鲁阳，县，属南阳郡。皇女小迎，元年封乐平公主。

注 乐平，太清县，属东郡，章帝更名。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

注 成安，县，属颍川郡。显宗十一女。

皇女男，建初四年封武德长公主。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 适黄门侍郎冯由。

注 平邑，县，属代郡，今魏郡昌乐东北又有平邑城。

皇女吉，永元五年封阴安公主。

注 阴安，县，属魏郡。肃宗三女。

皇女保，延平元年封修武长公主。

注 修武，县，属河内郡。皇女成，元年封共邑公主。

注 共，县，属河内郡。皇女利，元年封临颖公主。 适
即墨侯侍中贾建。

注 县，属颖川郡。

注 即墨，县，属胶东国。建，贾参子，复之曾孙。皇女
兴，元年封闻喜公主。

注 闻喜，县，属河东郡。和帝四女。

皇女生，永和三年封舞阳长公主。皇女成男，三年封冠军
长公主。

注 冠军，县，属南阳郡。

皇女广，永和六年封汝阳长公主。

注 汝阳，县，属汝南郡。顺帝三女。

皇女华，延熹元年封阳安长公主，适不其侯辅国将军伏完。

注 完，伏湛(五) 世孙。皇女坚，七年封颍阴长公主。

注 颍阴，县，属颍川郡。皇女修，九年封阳翟长公主。
桓帝三女。

皇女某，光和三年封万年公主。
灵帝一女。

后汉书卷十一

刘玄刘盆子列传 第一

刘玄字圣公，光武族兄也，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客犯法，

圣公避吏于平林。吏系圣公父子张。圣公诈死，使人持丧归舂陵，吏乃出子张，圣公因自逃匿。

注 尔雅曰：“族父之子相谓为族昆弟。”帝王纪曰：“舂陵戴侯熊渠生苍梧太守利，利生子张，纳平林何氏女，生更始。”

注 续汉书曰：“时圣公聚客，家有酒，请游徼饮，宾客醉歌，言‘朝亨两都尉，游徼后来，用调羹味’。游徼大怒，缚捶数百。”

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鬻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争讼，遂推为渠帅，觭数百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臧于绿林中，数月闲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

荆州牧某发奔命二万人攻之，匡等相率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杀数千人，尽获辎重，遂攻拔竟陵。转击云杜、

安陆，多略妇女，还入绿林中，至有五万余口，州郡不能制。

注 尔雅曰：“芍，鳧茈。”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龙须而细，根如指头，黑色，可食。”芍音胡了反。鳧茈，续汉书作“符訾”。

注 离乡聚谓诸乡聚离散，去城郭远者。大曰乡，小曰聚。前书曰“收合离乡置大城中”，即其义也。绿林，山，在今荆州当阳县东北也。

注 王莽年也。

注 史阙名也。

注 云杜，县名，属江夏郡，故城在今复州沔阳县西北。

注 续汉书曰：“牧欲北归随，武等复遮击之，輶牧车屏泥，刺杀其骖乘，然不敢杀牧也。”

注 县名，属江夏郡，故城在今鄂州长寿县南。

注 安陆，县，属江夏郡，今安州县也。

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

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党朱鲋、张卬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自称将军。七月，匡等进攻随，未能下。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觶千余人，号平林兵，以应之。圣公因往从牧等，为其军安集掾。

注 续汉书“卬”作“印”。

注 随，县，属南阳郡，今随州县。

注 廖音力吊反。

注 欲其安集军觶，故权以为官名。

是时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与诸部合兵而进。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斩之，号圣公为更始将军。觶虽多而无所统一，诸将遂共议立更始为天子。二月辛巳，设坛场于涇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髡臣。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于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诸将，以族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成国上公，朱鲋大司马，伯升大司徒，陈牧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尽封宗室及诸将，为列侯者百余人。

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诛之，以光禄勋刘赐为大司徒。前钟武侯刘望起兵，略有汝南。时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既败于昆阳，往归之。八月，望遂自立为天子，以尤为大司马，茂为丞相。王莽使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守洛阳。

更始遣定国上公王匡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关，三辅震动。是时海内豪桀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简于天下。

注 风俗通曰：“哀姓，鲁哀公之后，因谥以为姓。”

长安中起兵攻未央宫。九月，东海人公宾就斩王莽于渐台，收玺绶，传首诣宛。更始时在便坐黄堂，取视之，喜曰：“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宠姬韩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悦，乃悬莽首于宛城市。是月，拔洛阳，生缚王匡、哀章，至，皆斩之。十月，使奋威大将军刘信击杀刘望于汝南，并诛严尤、陈茂。更始遂北都洛阳，以刘赐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长安传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黄门从官奉迎

迁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阳而西。初发，李松奉引，马惊奔，触北宫铁柱[门]，三马皆死。

注 风俗通曰：“公宾，姓也。鲁大夫公宾庚之后。”渐台，太液池中台也。

为水所渐润，故以为名。

注 续汉书曰：“马祸也。时更始失道，将亡之征。”

初，王莽败，唯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毁。宫女数千，备列后庭，自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不改于旧。更始既至，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俛首刮席不敢视。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各惊相视。

注 忤，颜色变也。俛，俯也。

李松与棘阳人赵萌说更始，宜悉王诸功臣。朱鲋争之，以为高祖约，非刘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将军刘祉为定陶王，刘赐为宛王，刘庆为燕王，刘歙为元氏王，大将军刘嘉为汉中王，刘信为汝阴王；后遂立王匡为比阳王，王凤为宜城王，朱鲋为胶东王，骠尉大将军张卬为淮阳王，廷尉大将军王常为邓王，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穰王，申屠建为平氏王，尚书胡殷为随王，桂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

五威中郎将李轶为舞阴王，水衡大将军成丹为襄邑王，大司空陈牧为阴平王，

骠骑大将军宋佻为颍阴王，尹尊为郾王。唯朱鲋辞曰：“臣非刘宗，不敢干典。”

遂让不受。乃徙鲋为左大司马，刘赐为前大司马，使与李轶、李通、王常等镇抚关东。以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共秉内任。

注 西平，县，属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郾城县南也。

注 阴平，县，属广汉国。

更始纳赵萌女为夫人，有宠，遂委政于萌，日夜与妇人饮燕后庭。髡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与语。诸将识非更始声，出皆怨曰：“成败未可知，遽自纵放若此！”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书案。赵萌专权，威福自己。

郎吏有说萌放纵者，更始怒，拔剑击之。自是无复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斩之，更始救请，不从。时李轶、朱鲋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其所授官爵者，皆髡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绣面衣、锦襦、襜褕、诸于，骂詈道中。长安为之语曰：“醪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

注 抵，击也。

注 襜褕、诸于见光武纪。续汉志曰“时智者见之，以为服之不中，身之螫也，乃奔入边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后为赤眉所杀”也。

注 公羊传曰：“炊亨为养。”

军帅将军豫章李淑上书谏曰：“方今贼寇始诛，王化未行，

百官有司宜慎其任。

夫三公上应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业，虽因下江、平林之执，斯盖临时济用，不可施之既安。宜厘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国。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陈，尚书显官皆出庸伍，资亭长、贼捕之用，

而当辅佐纲维之任。唯名与器，圣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万分，兴化致理，譬犹缘木求鱼，升山采珠。

海内望此，有以窥度汉祚。臣非有憎疾以求进也，但为阶下惜此举厝。败材伤锦，所宜至虑。惟割既往谬妄之失，思隆周文济济之美。”更始怒，系淑诏狱。自是关中离心，四方怨叛。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

注 春秋汉含孳曰：“三公在天为三台，九卿为北斗，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为帝佐，以匡纲纪。”

注 汉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长。捕贼掾，专捕盗贼也。

注 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对(梁惠)[齐宣]王曰：“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求鱼。”

注 孟子谓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左传子产谓子皮曰“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重乎？未尝操刀而使之割，其伤实多”也。

注 割，绝也。诗大雅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十二月，赤眉西入关。

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初，望见更

始政乱，度其必败，谓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婴，平帝之嗣，虽王莽篡夺，而尝为汉主。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于长安求得婴，将至临泾立之。聚党数千人，望为丞相，林为大司马。更始遣李松与讨难将军苏茂等击破，皆斩之。又使苏茂拒赤眉于弘农，茂军败，死者千余人。

注 今泾州县也。

三月，遣李松会朱鮪与赤眉战于荔乡，松等大败，弃军走，死者三万余人。

注 荔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为地名。续汉志弘农有荔乡。东观记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农枯枳山下，与更始将军苏茂战。崇北至荔乡，转至湖。”湖即湖城县也。以此而言，其(荔)[地]盖在今虢州湖城县之闲。

时王匡、张卬守河东，为邓禹所破，还奔长安。卬与诸将议曰：“赤眉近在郑、华阴闲，旦暮且至。今独有长安，见灭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转攻所在，东归南阳，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为然，共入说更始。更始怒不应，莫敢复言。及赤眉立刘盆子，更始使王匡、陈牧、成丹、赵萌屯新丰，李松军撤，以拒之。

注 撤音子侯反。续汉志曰：“新丰有鸿门亭。”撤城即此也。

张印、廖湛、胡殷、申屠建等与御史大夫隗嚣合谋，欲以立秋日獬臙时共劫更始，俱成前计。侍中刘能卿知其谋，以告之。更始托病不出，召张印等。

印等皆入，将悉诛之，唯隗嚣不至。更始狐疑，使印等四人且待于外庐。

印与湛、殷疑有变，遂突出，独申屠建在，更始斩之。印与湛、殷遂勒兵掠东西市。

昏时，烧门入，战于宫中，更始大败。明旦，将妻子车骑百余，东奔赵萌于新丰。

注 前书音义曰：“獬，兽。以立秋日祭兽。王者亦此日出猎，用祭宗庙。”

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饮食为臙，其俗语曰“臙腊社伏”。
獬音丑于反。臙音娄。

更始复疑王匡、陈牧、成丹与张印等同谋，乃并召入。牧、丹先至，即斩之。

王匡惧，将兵入长安，与张印等合。李松还从更始，与赵萌共攻匡、印于城内。

连战月余，匡等败走，更始徙居长信宫。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连兵而进。更始守城，使李松出战，败，死者二千余人，赤眉生得松。时松弟泛为城门校尉，赤眉使使谓之曰：“开城门，活汝兄。”泛即开门。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单骑走，从厨城门出。

诸妇女从后连呼曰：“陛下，当下谢城！”更始即下拜，复上马去。

注 三辅黄图曰，从洛门至周庙门，有长信宫在其中。

注 三辅黄图曰，洛城门，王莽改曰建子门，其内有长安厨官，俗名之为厨城门，今长安故城北面之中门是也。

初，侍中刘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系诏狱；闻更始败，乃出，步从至高陵，止传舍。右辅都尉严本 恐失更始为赤眉所诛，将兵在外，号为屯鞞而实囚之。赤眉下书曰：“圣公降者，封长沙王。过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刘恭请降，赤眉使其将谢禄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随禄肉袒诣长乐宫，上玺绶于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将杀之。刘恭、谢禄为请，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刘恭追呼曰：“臣诚力极，请得先死。”拔剑欲自刳，赤眉帅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为畏威侯。刘恭复为固请，竟得封长沙王。更始常依谢禄居，刘恭亦拥护之。

注 “本”，或作“平”，或作“丕”。

三辅苦赤眉暴虐，皆怜更始，而张印等以为虑，谓禄曰：“今诸营长多欲篡圣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灭之道也。”于是禄使从兵与更始共牧马于郊下，因令缢杀之。刘恭夜往收藏其尸。光武闻而伤焉，诏大司徒邓禹葬之于霸陵。

有三子：求，歆，鲤。明年夏，求兄弟与母东诣洛阳，帝封求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为谷孰侯，鲤为寿光侯。求后徙封成阳侯。求卒，子巡嗣，复徙封(灌)[濩]泽侯。巡卒，子姚嗣。

注 襄邑即春秋襄牛地也，今为县，在宋州西。谷孰，县，属梁国，在宋州东南。寿光，县，属北海郡，今青州县也。(灌)[濩]

泽，县，今泽州县，故曰徙封。

论曰：周武王观兵孟津，退而还师，以为纣未可伐，斯时有未至者也。汉起，驱轻黠乌合之觶，不当天下万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搃及，书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顿颡，争受职命。非唯汉人余思，固亦几运之会也。夫为权首，鲜或不及。陈项且犹未兴，况庸庸者乎！

注 史记曰，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东观兵孟津。时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还师。

注 轻黠谓轻锐杰黠也。乌合如乌鸟之偶合也。

注 搃与麾同。

注 左传曰：“无始祸。”前书曰：“无为权首，将受其咎。”

刘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阳景王章之后也。祖父宪，元帝时封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国除，因为式人焉。

注 式，县名，中兴县废。

注 章，高帝孙朱虚侯也。

天凤元年，琅邪海曲有吕母者，子为县吏，犯小罪，宰论杀之。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母家素丰，贖产数百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酤者，皆賒与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裳，不问多少。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垂泣曰：“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

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少年壮其意，又素受恩，皆许诺。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觶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执县宰。诸吏叩头为宰请。母曰：“吾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遂斩之，以其首祭子頔，复还海中。

注 海曲，县名，故城在密州莒县东。续汉书曰“吕母子名育，为游徼，犯罪”也。

注 东观记曰：“宾客徐次子等自号‘搯虎’。”搯音于责反，力可搯虎，言其勇也。今为“猛”字，“搯”与“猛”相类也。

后数岁，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觶百余人，转入太山，自号三老。时青、徐大饥，寇贼蜂起，觶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闲至万余人。崇同郡人逢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从崇。共还攻莒，不能下，转掠至姑幕，因击王莽探汤侯田况，大破之，杀万余人，遂北入青州，所过虏掠。还至太山，留屯南城。初，崇等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觶既寢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史]，泛相称曰(臣)[巨]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师王匡击之。崇等欲战，恐其觶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军，杀万余人，追至无盐，廉丹战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余万，复还围莒，数月。或说崇曰：“莒，父母之国，奈何攻之？”乃解去。时吕母病死，其觶分入赤眉、青犊、铜马中。

赤眉遂寇东海，与王莽沂平大尹 战，败，死者数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颍川，还入陈留，攻拔鲁城，转至濮阳。

注 东观记曰：“樊崇字细君。”

注 东观记曰“逢”，音庞。安字少子，东莞人也。徐宣字骄糈，谢禄字子奇，皆东海临沂人也。

注 姑幕，县名，故城在今密州莒县东北，古薄姑氏之国。

注 王莽改北海益县曰探汤。

注 南城，县，属东海郡，有南城山，因以为名也。

注 无盐，县名，故城在今郓州须昌县东。

注 王莽改东海郡曰沂平，以郡守为大尹。

会更始都洛阳，遣使降崇。崇等闻汉室复兴，即留其兵，自将渠帅二十余人，随使者至洛阳降更始，皆封为列侯。崇等即未有国邑，而留觶稍有离叛，乃遂亡归其营，将兵入颍川，分其觶为二部，崇与逢安为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崇、安攻拔长社，南击宛，斩县令；而宣、禄等亦拔阳翟，引之梁，

击杀河南太守。赤眉觶虽数战胜，而疲敝厌兵，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

崇等计议，虑觶东向必散，不如西攻长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关，宣等从陆浑关，两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农，与更始诸将连战克胜，觶遂大集。乃分万人为一营，凡三十营，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进至华阴。

注 今汝州梁县也。

注 厌，倦。

注 武关在今商州上洛县东。河图括地象曰：“武关山为地门，上为天齐星。”

前书曰陆浑县有关，在今洛州伊阙县西南。

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时方望弟阳怨更始杀其兄，乃逆说崇等曰：“更始荒乱，政令不行，故使将军得至于此。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鬻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崇等以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郑，乃相与议曰：“今迫近长安，而鬼神如此，当求刘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为帝，自号建世元年。

注 以其定诸吕，安社稷，故郡国多为立祠焉。盆子承其后，故军中祠之。

注 县官谓天子也。

注 今华州县。

初，赤眉过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军中。恭少习尚书，略通大义。及随崇等降更始，即封为式侯。以明经数言事，拜侍中，从更始在长安。盆子与茂留军中，属右校卒(吏)[史]刘侠卿，主刍牧牛，号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军中景王后者，得七十余人，唯盆子与茂及前西安侯刘孝最为近属。崇等议曰：“闻古天子将兵称上将军。”乃书札为符曰“上将军”，又以两空札置笥中，遂于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诸三老、从事皆大会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后探得符，诸将乃皆称臣拜。盆子时年十五，被发徒跣，

敝衣赭汗，见觐拜，恐畏欲啼。茂谓曰：“善藏符。”盆子即啮折弃之，复还依侠卿。侠卿为制绛单衣、半头赤帻、直褰履，乘轩车大马，赤屏泥，绛檐络，而犹从牧儿遨。

注 札，筒也。笥，筐也。

注 帻巾，所谓覆髻也。续汉书曰：“童子帻无屋，示未成人也。”半头帻即空顶帻也，其上无屋，故以为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统者，帻尚赤。”盆子承汉统，故用赤也。东宫故事曰：“太子有空顶帻一枚。”即半头帻之制也。

注 褰，履文也。盖直刺其文以为饰也。

注 赤屏泥谓以缹油屏泥于轼前。

注 檐，帷也。车上施帷以屏蔽者，交错之以为饰。续汉书曰“王公列侯安车，加交络帷裳”也。

崇虽起勇力而为觐所宗，然不知书数。徐宣故县狱吏，能通易经。遂共推宣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马，谢禄右大司马，自杨音以下皆为列卿。

军及高陵，与更始叛将张卬等连和，遂攻东都门，入长安城，更始来降。

注 三辅黄图曰：“宣平门，长安城东面北头第一门也，其外郭门名东都门。”

盆子居长乐宫，诸将日会论功，争言讙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虏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复固守。至腊日，崇等乃设乐大会，盆子坐正殿，中黄门持兵在后，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

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其余不知书者起请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农杨音按剑骂曰：“诸卿皆老佣也！今日设君臣之礼，反更穀乱，儿戏尚不如此，皆可格杀！”更相辩斗，而兵觭遂各踰宫斩关，入掠酒肉，互相杀伤。鞞尉诸葛畿闻之，勒兵入，格杀百余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独与中黄门共卧起，唯得上观阁而不闻外事。

注 讙，哗也。讙音火完反。

注 剽，劫也。

注 古者记事书于简册，谬误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笔。

注 请其书己名也。

注 肴亦乱也。

注 相拒而杀之曰格。

时掖庭中宫女犹有数百千人，自更始败后，幽闭殿内，掘庭中芦菔根，捕池鱼而食之，死者因相埋于宫中。有故祠甘泉乐人，尚共击鼓歌舞，衣服鲜明，见盆子叩头言饥。盆子使中黄门禀之米，人数斗。后盆子去，皆饿死不出。

注 尔雅曰：“葵，芦菔。”音步北反。“菔”字或作“卜”。

注 甘泉宫有祭祠之所。乐人谓掌祭天之乐者也。

刘恭见赤眉觭乱，知其必败，自恐兄弟俱祸，密教盆子归玺绶，习为辞让之言。

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会，刘恭先曰：“诸君共立恭弟为帝，德诚深厚。立且一年，肴乱日甚，诚不足以相成。恐死

而无所益，愿得退为庶人，更求贤知，唯诸君省察。”崇等谢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复固请。或曰：“此宁式侯事邪！”

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黥解玺绶，叩头曰：“今设置县官而为贼如故。吏人贡献，辄见剽劫，流闻四方，莫不怨恨，不复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愿乞骸骨，避贤圣。必欲杀盆子以塞责者，无所离死。诚冀诸君肯哀怜之耳！”因涕泣嘘唏。

崇等及会者数百人，莫不哀怜之，乃皆避席顿首曰：“臣无状，负陛下。请自今已后，不敢复放纵。”因共抱持盆子，带以玺绶。盆子号呼不得已。既罢出，各闭营自守，三辅翕然，称天子聪明。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

注 刘恭为式侯。言觶立天子，非恭所预。

注 离，避也。

注 唏与歔同。

(得)[后]二十余日，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城中彻食尽，遂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过祠南郊，车甲兵马最为猛盛，觶号百万。盆子乘王车，驾三马，从数百骑。乃自南山转掠城邑，与更始将军严春战于郿，破春，杀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阳城、番须中，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大司徒邓禹时在长安，遣兵击之于郁夷，反为所败，禹乃出之云阳。九月，赤眉复入长安，止桂宫。

注 续汉志曰：“王车，朱班轮，青盖左右骖，驾三马。”

注 汉仪注曰“自腰以下，以玉为札，长尺，广一寸半，为匣，下至足，缀以黄金缕，谓之玉匣”也。

注 郁夷，县，属右扶风也。

注 长安记曰：“桂宫在未央宫北，亦曰北宫。”

时汉中贼延岑出散关，屯杜陵，逢安将十余万人击之。邓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与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会谢禄救至，夜战枣街中，禹兵败走。

延岑及更始将军李宝合兵数万人，与逢安战于杜陵。岑等大败，死者万余人，宝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宝乃密使人谓岑曰：“子努力还战，吾当于内反之，表里合势，可大破也。”岑即还挑战，安等空营击之，宝从后悉拔赤眉旗帜，更立己幡旗。安等战疲还营，见旗帜皆白，大惊乱走，自投川谷，死者十余万，逢安与数千人脱归长安。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人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赤眉虏掠无所得，十二月，乃引而东归，觶尚二十余万，随道复散。

注 三辅旧事曰：“长安城中有枣街。”

光武乃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屯宜阳，分为二道，以要其还路。敕诸将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明年正月，邓禹自河北度，击赤眉于湖，禹复败走，赤眉遂出关南向。征西大将军冯异破之于崤底。帝闻，乃自将幸宜阳，盛兵以邀其走路。

注 湖，县，故城在今虢州湖城县西南。

注 即崤溪也，在今洛州永宁县西北。

赤眉忽遇大军，惊震不知所为，乃遣刘恭乞降，曰：“盆子将百万觶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将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肉袒降。上所得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各一。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

帝令县厨赐食，觶积困餒，十余万人皆得饱饫。明旦，大陈？”兵马临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观之。谓盆子曰：“自知当死不对曰：“罪当应死，犹幸上怜赦之耳。”帝笑曰：“儿大黠，宗室无蚩者。”又谓崇等曰：“得无悔降乎？朕今遣卿归营勒兵，鸣鼓相攻，决其胜负，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头曰：“臣等出长安东都门，君臣计议，归命圣德。百姓可与乐成，难与图始，故不告觶耳。今日得降，犹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也。”帝曰：

“卿所谓铁中铮铮，佣中佼佼者也。”又曰：“诸卿大为无道，所过皆夷灭老弱，溺社稷，污井醢。然犹有三善：攻破城邑，周簪天下，本故妻妇无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

余贼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为功，诸卿独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与妻子居洛阳，赐宅人一区，田二顷。

注 宜阳，县，故城韩国城也，在今洛州福昌县东。酈元水经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双峦竞举，状同熊耳。”在宜阳西也。

注 释名曰：“蚩，痴也。”

注 说文曰：“铮铮，金也。”铁之铮铮，言微有刚利也。铮音初耕反。佼佼音古巧反。佼，好貌也。诗曰：“佼人僚兮。

“今相传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凡佣之人稍为胜也。

注 溺音奴吊反。

其夏，樊崇、逢安谋反，诛死。杨音在长安时，遇赵王良有恩，赐爵关内侯，与徐宣俱归乡里，卒于家。刘恭为更始报杀谢禄，自系狱，赦不诛。

帝怜盆子，赏赐甚厚，以为赵王郎中。后病失明，赐茱阳均输官地，以为列肆，使食其税终身。

注 均输，官名，属司农。肆，市列也。桓宽盐铁论云：“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物多苦恶，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绍运，故曰均输。”

赞曰：圣公靡闻，假我风云。始顺归历，终然崩分。赤眉阻乱，盆子探符。虽盗皇器，乃食均输。

注 易曰：“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鬻。”假，借也。言圣公初起无所闻知，借我中兴风云之便。

注 阻，恃也。

注 皇器犹神器，谓天位也。

后汉书卷十二

王刘张李彭卢列传 第二

王昌一名郎，赵国邯郸人也。素为卜相工，明星历，常以为河北有天子气。时赵繆王子林好奇数，任侠于赵、魏闲，多通豪猾，而郎与之亲善。初，王莽篡位，长安中或自称成帝子子舆者，莽杀之。郎缘是诈称真子舆，云“母故成帝讴者，尝下殿卒僵，须臾有黄气从上下，半日乃解，遂闕身就馆。

赵后欲害之，伪易他人子，以故得全。[子]舆年十二，识命者郎中李曼卿，与俱至蜀；十七，到丹阳；二十，还长安；展转中山，来往燕、赵，以须天时”。林等愈动疑惑；乃与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通谋，规共立郎。会人闲传赤眉将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当[至]，立刘子舆以观觊心，百姓多信之。

注 景帝七代孙也。

注 术数。

注 王莽传曰，时男子武仲自称刘子舆。

注 赵飞燕也。

注 东观记曰“宫婢生子，正与同时，即易之”也。

注 识命谓知天命也。

注 丹阳，楚所封地，在今归州秭归县东也。

注 须，待也。

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车骑数百，晨入邯郸城，止于王宫，立郎为天子。林为丞相，李育为大司马，张参为大将军。分遣将帅，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诏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舆者也。昔遭赵氏之祸，因以王莽篡杀，赖知命者将护朕躬，解形河滨，削毙赵、魏。王莽窃位，获罪于天，天命佑汉，故使东郡太守翟义、严乡侯刘信，拥兵征讨，出入胡、汉。普天率土，知朕隐在人闲。南岳诸刘，为其先驱。朕仰观天文，乃兴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赵宫。休气熏蒸，应时获雨。盖闻为国，子之袭父，古今不易。刘圣公未知朕，故且持帝号。诸兴义兵，咸以助朕，皆当裂土享祚子孙。已诏圣公及翟太守，亟与功臣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圣公所置，未翼朕之沉滞，或不识去就，强者负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创痍，已过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诏书。”郎以百姓思汉，既多言翟义不死，故诈称之，以从人望。于是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

注 故赵王之宫也。

注 东观记曰，知命者谓侍郎韩公等。

注 解形犹脱身也。

注 圣公、光武本自舂陵北徙。故舂陵近衡山，故曰“南岳诸刘”也。

注 天子所在曰行在所。

注 负，恃也注 痍，伤也。

明年，光武自蓟得郎檄，南走信都，发兵徇旁县，遂攻

柏人，不下。议者以为守柏人不如定钜鹿，光武乃引兵东北围钜鹿。郎太守王饶据城，数十日连攻不克。耿纯说曰：“久守王饶，士觴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锐，进攻邯郸。若王郎已诛，王饶不战自服矣。”光武善其计，乃留将军邓满守钜鹿，而进军邯郸，屯其郭北门。

注 走，趣也，音子豆反。

注 续汉书“满”作“蒲”。

郎数出战不利，乃使其谏议大夫杜威持节请降。威雅称郎实成帝遗体。光武曰：

“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威请求万户侯。光武曰：“顾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郸虽鄙，并力固守，尚旷日月，终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辞而去。

[因]急攻之，二十余日，郎少傅李立为反闲，开门内汉兵，遂拔邯郸。郎夜亡走，道死，追斩之。

注 顾犹念也。

刘永者，梁郡睢阳人，梁孝王八世孙也。传国至父立。元始中，立与平帝外家韞氏交通，为王莽所诛。

注 韞氏，平帝母家也，中山韞子豪之女。

更始即位，永先诣洛阳，绍封为梁王，都睢阳。永闻更始政乱，遂据国起兵，以弟防为辅国大将军，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鲁王。遂招诸豪杰沛人周建等，并署为将帅，攻下济阴、山

阳、沛、楚、淮阳、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贼帅山阳佼强为横行将军。是时东海人董宪起兵据其郡，而张步亦定齐地。永遣使拜宪翼汉大将军，步辅汉大将军，与共连兵，遂专据东方。及更始败，永自称天子。

注 西防，县名，故城在今宋州单父县北。佼音绞。

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伐永。初，陈留人苏茂为更始讨难将军，与朱鲋等守洛阳。鲋既降汉，茂亦归命，光武因使茂与盖延俱攻永。军中不相能，茂遂反，杀淮阳太守，掠得数县，据广乐而臣于永。永以茂为大司马、淮阳王。

盖延遂围睢阳，数月，拔之，永将家属走虞。虞人反，杀其母及妻子，永与麾下数十人奔谯。苏茂、佼强、周建合军救永，为盖延所败，茂奔还广乐，强、建从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张步为齐王，董宪为海西王。于是遣大司马吴汉等围苏茂于广乐，周建率觭救茂，茂、建战败，弃城复还湖陵，而睢阳人反城迎永。吴汉与盖延等合军围之，城中食尽，永与茂、建走鄆。

诸将迫急，永将庆吾斩永首降，封吾为列侯。苏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纡为梁王。佼强还保西防。

注 虞，县名，属梁国，故城在今宋州虞城县。

注 反音幡。

注 今亳州县也。鄆音在何反。

四年秋，遣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围纡、建于垂惠，苏茂将五校兵救之，纡、建亦出兵与武等战，不克，而建兄子

诵反，闭城门拒之。建、茂、纡等皆走，建于道死，茂奔下邳与董宪合，纡奔佼强。五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攻佼强于西防，强与刘纡奔董宪。

时平狄将军庞萌反叛，遂袭破盖延，引兵与董宪连和，自号东平王，屯桃乡之北。

注 桃乡故城在今兖州龚丘县西北也。

庞萌，山阳人。初亡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为冀州牧，将兵属尚书令谢躬，共破王郎。及躬败，萌乃归降。光武即位，以为侍中。萌为人逊顺，甚见信爱。

帝常称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拜为平狄将军，与盖延共击董宪。

注 解见明纪。

时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以为延讐己，自疑，遂反。帝闻之，大怒，乃自将讨萌。与诸将书曰：“吾常以庞萌社稷之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老贼当族。其各厉兵马，会睢阳！”宪闻帝自讨庞萌，乃与刘纡、苏茂、佼强去下邳，还兰陵，使茂、强助萌，合兵三万，急围桃城。

帝时幸蒙，闻之，乃留辎重，自将轻骑三千，步卒数万，晨夜驰赴，[师]次任城，去桃乡六十里。旦日，诸将请进，贼亦勒兵挑战，帝不听，乃休士养锐，以挫其锋。城中闻车驾至，觭心益固。时吴汉等在东郡，驰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余日，觭疲困而不能下。及吴汉与诸将到，乃率觭军进桃城，而帝亲自搏战，大破之。萌、茂、强夜弃辎重逃奔，董宪乃与

刘纡悉其兵数万人屯昌虑，自将锐卒拒新阳。帝先遣吴汉击破之，宪走还昌虑。汉进守之，宪恐，乃招诱五校余贼步骑数千人屯建阳，去昌虑三十里。

注 新阳，县，属东海郡。

注 建阳，县，属东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县北。丞音时证反。

帝至蕃，去宪所百余里。诸将请进，帝不听，知五校乏食当退，敕各坚壁以待其敝。顷之，五校粮尽，果引去。帝乃亲临，四面攻宪，三日，复大破之，觶皆奔散。遣吴汉追击之，佼强将其觶降，苏茂奔张步，宪及庞萌走入缙山。

数日，吏士闻宪尚在，复往往相聚，得数百骑，迎宪入郟城。吴汉等复攻拔郟，宪与庞萌走保胸。刘纡不知所归，军士高扈斩其首降，梁地悉平。

注 蕃音皮，又音婆。

注 缙，县名，故城在今沂州承县东北。缙山，即其县之山也。

注 县名，属东海郡，今海州胸山县西有故胸城，秦始皇立石以为东阙门，即此地也。

吴汉进围胸。明年，城中谷尽，宪、萌潜出，袭取赣榆，琅邪太守陈俊攻之，宪、萌走泽中。会吴汉下胸城，进尽获其妻子。宪乃流涕谢其将士曰：“妻子皆已得矣。嗟乎！久苦诸卿。”乃将数十骑夜去，欲从闲道归降，而吴汉校尉韩湛追斩宪于方与，方与人黔陵亦斩萌，皆传首洛阳。封韩湛为

列侯，黔陵关内侯。

注 赣榆，县名，今海州东海县也。赣音贡。

注 为吴汉所得也。

注 方与音防预。

张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汉兵之起，步亦聚觶数千，转攻傍县，下数城，自为五威将军，遂据本郡。

更始遣魏郡王闾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进。闾为檄，晓喻吏人降，得赣榆等六县，收兵数千人，与步战，不胜。时梁王刘永自以更始所立，贪步兵强，承制拜步辅汉大将军、忠节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从命者，步贪其爵号，遂受之。乃理兵于剧，以弟弘为贲将军，弘弟蓝玄武大将军，蓝弟寿高密太守。遣将徇太山、东莱、城阳、胶东、北海、济南、齐诸郡，皆下之。

注 剧，县名，在今青州寿光县南也。

步拓地浸广，兵甲日盛。王闾惧其觶散，乃诣步相见，欲诱以义方。步大陈兵引闾，怒曰：“步有何过，君前见攻之甚乎！”闾按剑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拥兵相距，闾攻贼耳，何谓甚邪！”步嘿然，良久，离席跪谢，乃陈乐献酒，待以上宾之礼，令闾关掌郡事。

注 浸，渐也。

注 关，通也。

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禄大夫伏隆持节使齐，拜步为东莱太守。刘永闻隆至剧，乃驰遣立步为齐王，步即杀隆而受永命。

是时帝方北忧渔阳，南事梁、楚，故步得专集齐地，据郡十二。及刘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纡为天子，自为定汉公，置百官。王闳谏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东颇能归之。今尊立其子，将疑觴心。且齐人多诈，宜且详之。”

步乃止。五年，步闻帝将攻之，以其将费邑为济南王，屯历下。冬，建威大将军耿弇破斩费邑，进拔临淄。步以弇兵少远客，可一举而取，乃悉将其觴攻弇于临淄。步兵大败，还奔剧。帝自幸剧。步退保平寿，苏茂将万余人来救之。茂让步曰：“以南阳兵精，延岑善战，而耿弇走之。大王柰何就攻其营？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负负，无可言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斩降者，封为列侯。步遂斩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系所在狱，皆赦之。

封步为安丘侯，后与家属居洛阳。王闳亦诣剧降。

注 汲黯目公孙弘之词。

注 今青州北海县也。

注 负，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

八年夏，步将妻子逃奔临淮，与弟弘、蓝欲招其故觴，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陈俊追击斩之。

王闳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谭之子也，哀帝时为中常侍。时幸臣董贤为大司马，宠爱贵盛，闳屡谏，忤旨。哀帝临崩，以玺绶付贤曰：“无妄以与人。”时国无嗣主，内外惶惧，闳白元后，请夺之；即带剑至宣德后闳，举手叱贤曰：“宫车晏驾，国嗣未立，公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

祸至邪！”

贤知闾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玺绶。闾持上太后，朝廷壮之。及王莽篡位，僭忌闾，乃出为东郡太守。闾惧诛，常系药手内。莽败，汉兵起，闾独完全东郡三十余万户，归降更始。

注 三辅黄图曰，未央宫有宣德殿。闾，宫中门也。

李宪者，颍川许昌人也。王莽时为庐江属令。莽末，江贼王州公等起觶十余万，攻掠郡县，莽以宪为偏将军、庐江连率，击破州公。莽败，宪据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称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为天子，置公卿百官，拥九城，觶十余万。

注 王莽每郡置属令，职如都尉。

四年秋，光武幸寿春，遣扬武将军马成等击宪，围舒。至六年正月，拔之。

宪亡走，其军士帛意 追斩宪而降，宪妻子皆伏诛。封帛意渔浦侯。

注 庐江舒县。

注 帛，姓也，宋帛产之后，[见]韩非子也。

后宪余党淳于临等犹聚觶数千人，屯灊山，攻杀安风令。扬州牧欧阳歙遣兵不能克，帝议欲讨之。庐江人陈觶为从事，白歙请得喻降临；于是乘单车，驾白马，往说而降之。灊山人共生为立祠，号“白马陈从事”云。

注 灊山、安丰，皆县名，属庐江郡。灊县故城，今寿州也。

注 晓喻其意而降之也。

彭宠字伯通，南阳宛人也。父宏，哀帝时为渔阳太守，伟容貌，能饮饭，有威于边。

王莽居摄，诛不附己者，宏与何武、鲍宣并遇害。

注 饭音扶远反。

宠少为郡吏，地皇中，为大司空士，从王邑东拒汉军。到洛阳，闻同产弟在汉兵中，惧诛，即与乡人吴汉亡至渔阳，抵父时吏。更始立，使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承制得专拜二千石已下。鸿至蓟，以宠、汉并乡闾故人，相见欢甚，即拜宠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汉安乐令。

注 王莽时九卿分属三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

注 抵，归也。

注 谓幽、并也。

注 安乐，县名，属渔阳郡，故城在今幽州潞县西北也。

及光武镇慰河北，至蓟，以书招宠。宠具牛酒，将上谒。会王郎诈立，传檄燕、赵，遣将徇渔阳、上谷，急发其兵，北州觭多疑惑，欲从之。吴汉说宠从光武，语在汉传。会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诣宠，结谋共归光武。宠乃发步骑三千人，以吴汉行长史，及都尉严宣、护军盖延、狐奴令王梁，与上

谷军合而南，及光武于广阿。光武承制封宠建忠侯，赐号大将军。遂围邯郸，宠转粮食，前后不绝。

注 狐奴，县名，属渔阳郡。

及王郎死，光武追铜马，北至蓟。宠上谒，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光武知之，以问幽州牧朱浮。浮对曰：“前吴汉北发兵时，大王遗宠以所服剑，又倚以为北道主人。宠谓至当迎合握手，交欢并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为宰衡时，甄丰旦夕入谋议，时人语曰‘夜半客，甄长伯。’及莽篡位后，丰意不平，卒以诛死。”光武大笑，以为不至于此。及即位，吴汉、王梁，宠之所遣，并为三公，而宠独无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叹曰：“我功当为王；但尔者，陛下忘我邪？”

注 负，恃也。

注 不能满其意，故心不平也。

注 长伯，丰字也。丰，平帝时为少府，王莽篡位时为更始将军。

是时北州破散，而渔阳差完，有旧盐铁官，宠转以贸谷，积珍宝，益富强。

朱浮与宠不相能，浮数譖构之。建武二年春，诏征宠，宠意浮卖己，上疏愿与浮俱征。又与吴汉、盖延等书，盛言浮枉状，固求同征。帝不许，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固劝无受召。宠又与常所亲信吏计议，皆怀怨于浮，莫有劝行者。帝遣宠从弟子后兰卿喻之，宠因留子后兰卿，遂发兵反，

拜署将帅，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分兵徇广阳、上谷右北平。

又自以与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赏并薄，数遣使要诱况，况不受，辄斩其使。

注 贸，易也。

注 枉，谮己之状也。

秋，帝使游击将军邓隆救蓟。隆军潞南，浮军雍奴，遣吏奏状。帝读檄，怒谓使吏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及？比若还，北军必败矣。”宠果盛兵临河以拒隆，又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大破隆军。浮远，遂不能救。引而去。

明年春，宠遂拔右北平、上谷数县。遣使以美女缯彩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豪杰，皆与交质连衡。遂攻拔蓟城，自立为燕王。

注 若，汝也。

注 交质谓交相为质也。左传曰：“交质往来，道路无壅。”前书音义曰：“以利合曰从，以威力相胁曰衡。”

其妻数恶梦，又多见怪变，卜筮及望气者皆言兵当从中起。宠疑子后兰卿质汉归，故不信之，使将兵居外，无亲于中。五年春，宠斋，独在便室。

苍头子密等三人因宠卧寐，共缚着默，告外吏云：“大王斋禁，皆使吏休。”伪称宠命教，收缚奴婢，各置一处。又以宠命呼其妻。妻入，大惊。宠急呼曰：“趣为诸将军办装。”于是两奴将妻入取宝物，留一奴守宠。宠谓守奴曰：“若

小儿，我素爱也，今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缚，当以女珠妻汝，家中财物皆与若。”小奴意欲解之，视户外，见子密听其语，遂不敢解。于是收金玉衣物，至宠所装之，被马六疋，使妻缝两缣囊。昏夜后，解宠手，令作记告城门将军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兰卿所，速开门出，勿稽留之。”书成，即斩宠及妻头，置囊中，便持记驰出城，因以诣阙，封为不义侯。明旦，合门不开，官属踰墙而入，见宠尸，惊怖。其尚书韩立等共立宠子午为王，以子后兰卿为将军。国师韩利斩午首，诣征虏将军祭遵降。夷其宗族。

注 东观记曰：“梦羸袒冠帻，踰城，髡徒推之。”又“宠堂上闻虾蟆声在火垆下，凿地求之，不得”也。

注 便坐之室，非正室也。

注 东观记曰：“妻入，惊曰：‘奴反！’奴乃捽其妻头，击其颊。”

注 呼奴为将军，欲其赦己也。

注 稽，停也。

卢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时，天下咸思汉德，芳由是诈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浑邪王之姊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乱，太子诛，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长陵，小子回卿逃于左谷。霍将军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孙卿，孙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诳惑安定闲。王莽末，乃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更始至长安，征芳为骑都尉，使镇抚安定以西。

注 续汉志曰三水县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泾州安定县南。

更始败，三水豪杰共计议，以芳刘氏子孙，宜承宗庙，乃共立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单于曰：“匈奴本与汉约为兄弟。后匈奴中衰，呼韩邪单于归汉，汉为发兵拥护，世世称臣。今汉亦中绝，刘氏来归我，亦当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将数千骑迎芳，芳与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单于遂立芳为汉帝。以程为中郎将，将胡骑还入安定。初，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鲧、闵堪，各起兵自称将军。

建武四年，单于遣无楼且渠王入五原塞，与李兴等和亲，告兴欲令芳还汉地为帝。

五年，李兴、闵堪引兵至单于庭迎芳，与俱入塞，都九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鴈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

注 欲平定西方，故以为号。

注 高祖时，与冒顿单于约为兄弟。

注 呼韩邪单于降汉，入朝，宣帝拥护，国内遂定。

注 句音古侯反。

注 塞属五原郡，因以为名。

注 九原，县名，故城在胜州银山县也。

六年，芳将军贾览将胡骑击杀代郡太守刘兴。芳后以事诛其五原太守李兴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云中太守桥扈恐惧，叛芳，举郡降，光武令领职如故。后大司马吴汉、骠骑大将军杜茂数击芳，并不克。十二年，芳与贾览共攻云中，久不下，其将随昱留守九原，欲胁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内离，遂弃辎重，与十余骑亡入匈奴，其觶尽归随昱。昱乃随使者程恂

诣阙。拜昱为五原太守，封镌胡侯，昱弟宪武进侯。

注 镌谓琢凿之，故以为名。下有镌羌侯，即其类。

十六年，芳复入居高柳，与闵堪兄林使使请降。乃立芳为代王，堪为代相，林为代太傅，赐缯二万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谢曰：“臣芳过托先帝遗体，弃在边陲。社稷遭王莽废绝，以是子孙之忧，所宜共诛，故遂西连羌戎，北怀匈奴。单于不忘旧德，权立救助。是时兵革并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贪觊，期于奉承宗庙，兴立社稷，是以久僭号位，十有余年，罪宜万死。陛下圣德高明，躬率觴贤，海内宾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为代王，使备北藩。无以报塞重责，冀必欲和辑匈奴，不敢遗余力，负恩贷。

谨奉天子玉玺，思望阙庭。”诏报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诏止，令更朝明年。芳自道还，忧恐，乃复背叛，遂反，与闵堪、闵林相攻连月。匈奴遣数百骑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余年，病死。

注 高柳，县名，故城在今云州定襄县。

注 觊，望也。

注 肺附，若肝肺相附着，犹言亲戚也。

注 辑音才入反。郭景纯云古“集”字。

注 负犹背也。

注 昌平，县名，故城在今幽州昌平县东南。

初，安定属国胡与芳为寇，及芳败，胡人还乡里，积苦县官徭役，其中有骏马少伯者，素刚壮；二十一年，遂率种人反

叛，与匈奴连和，屯聚青山。乃遣将兵长史陈欣，率三千骑击之，少伯乃降。徙于冀县。

注 青山，在今庆州，有青山水。

注 吕忱云：“欣，古‘欣’字。”

注 冀县属天水郡，今秦州伏羌县。

论曰：传称“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宽则得鱣”。

夫能得鱣心，则百世不忘矣。

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爱其甘棠，又况其子孙哉！刘氏之再受命，盖以此乎！若数子者，岂有国之远图哉！因时扰攘，苟恣纵而已耳，然犹以附假宗室，能掘强岁月之闲。观其智略，固无足以惮汉祖，发其英灵者也。

注 左传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臣闻盛德必百代祀，虞之代数未也。”

注 诗序曰：“甘棠，美邵伯也。邵伯听讼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树。”

注 掘强谓强梁也。前书伍被谓淮南王安曰：“掘强江淮之间，苟延岁月之命。”

注 言此数子非汉祖之敌，不足奋发英灵而惮畏之也。

赞曰：天地闭革，野战鬪龙。昌、芳僭诈，梁、齐连锋。宠负强地，宪萦深江。实惟非律，代委神邦。

注 革，改也，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注 喻英雄并起也。易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又曰“髡龙无首，吉”也。

注 梁王刘永，齐王张步。

注 据渔阳也。

注 起庐江也。

注 易曰：“师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用师之法，故更代破灭，委弃其神囂之国，伏于光武也。

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第三

隗嚣 字季孟，天水成纪人也。少仕州郡。王莽国师刘歆引嚣为士。

歆死，嚣归乡里。季父崔，素豪侠，能得觭。闻更始立而莽兵连败，于是乃与兄义及上邽人杨广、冀人周宗谋起兵应汉。嚣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听，遂聚觭数千人，攻平襄，杀莽镇戎大尹。崔、广等以为举事宜立主以一觭心，咸谓嚣素有名，好经书，遂共推为上将军。嚣辞让不得已，曰：“诸父觭贤不量小子。必能用嚣言者，乃敢从命。”觭皆曰“诺”。

注 嚣音五高反。

注 成纪，县名，故城在今秦州陇城县西北。

注 王莽置国师，位上公，士其属官也。莽置九卿，分属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

注 史记范蠡曰：“兵者凶器，战者逆德。”

注 平襄，县名，属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县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镇戎郡，守曰大尹。

嚣既立，遣使聘请平陵人方望，以为军师。望至，说嚣

曰：“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阳，王莽尚据长安，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觶乎？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

且礼有损益，质文无常。削地开兆，茅茨土阶，以致其肃敬。

虽未备物，神明其舍诸。”器从其言，遂立庙邑东，祀高祖、太宗、世宗。器等皆称臣执事，史奉璧而告。祝毕，有司穿坎于庭，牵马操刀，奉盘错鋋，遂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如怀奸虑，明神殛之。高祖、文皇、武皇，俾坠厥命，厥宗受兵，族类灭亡。”有司奉血鋋进，护军举手揖诸将军曰：“鋋不濡血，敌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罚如盟。”既而奠血加书，一如古礼。

注 平陵，县名，属右扶风也。

注 易观卦曰：“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注 除地以开兆域。

注 史，祝史也。璧者，所以祀神也。

注 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也。郑玄注曰：“载，盟辞也。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奠之。”

注 臣贤按：萧该音引字诂“鋋即题，音徒启反。”方言曰：“宋楚之闲，谓盞为题”。据下文云“鋋不濡血”，明非盆盞之类。前书匈奴传云“汉遣韩昌等与单于及大臣俱登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儻挠酒”。应劭云“留儻，饭匕也。挠，扰也。以匕搅血而敌之”。

今亦奉盘措匙而敌也。以此而言，(鋋)[题]即匙字。错，置也，音七故反。

注 殛，诛也。

事毕，移檄告郡国曰：

“汉复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将军隗嚣、白虎将军隗崔、左将军隗义、右将军杨广、明威将军王遵、云旗将军周宗等，告州牧、部监、郡卒正、连率、大尹、尹、尉队大夫、属正、属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

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觐庶，震怒上帝。

反戾饰文，以为祥瑞。戏弄神只，歌颂祸殃。楚、越之竹，不足以书其恶。天下昭然，所共闻见。今略举大端，以喻吏民。

注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子氏属令，男氏属长，皆代其官。其无爵者为尹。又置[六尉]、六队(部)[郡]，置大夫，职如太守。

注 莽遣五威将军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言当代汉之意。

注 大风毁莽王路堂，又拔其昭宁堂池东榆树，大十围。莽乃曰：“念紫阁仙图，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临为太子，以为祥应也。

注 戏弄神只谓仙人掌旁有白头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侨欲来迎我”也。

歌颂祸殃谓莽作告天策，自陈功劳千余言，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十余人。

注 前书朱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尽我词。”器以楚、越多竹，故引以为言也。

盖天为父，地为母，祸福之应，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触冒，不顾大忌，诡乱天术，援引史传。昔秦始皇毁坏谥法，以一二数欲至万世，

而莽下三万六千岁之历，言身当尽此度。循亡秦之轨，推无穷之数。是其逆天之大罪也。

注 尚书曰：“惟天地，万物父母。”

注 王莽每有齎祸，皆引史传以文饰之。前书说符侯崔发言于莽曰：“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齎，则哭以厌之，故周易称先号咷而后笑。宜(乎)[呼]嗟(呼)告天以求救。”莽乃率鬻臣至南郊，陈其符命，因搏心大哭。

注 史记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注 莽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告天下。

分裂郡国，断截地络。田为王田，卖买不得。规锢山泽，夺民本业。

造起九庙，穷极土作。发颍河东，攻劫丘垄。此其逆地之大罪也。

注 络犹经络也。谓莽分坼郡县，断割疆界也。

注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卖买。

注 莽制，名山大泽不得采取。

注 莽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二曰虞帝始祖昭庙，三曰陈胡王统祖穆庙，四曰齐敬王代祖昭庙，五曰济北愍王王祖穆庙，六曰济南伯王尊祢昭庙，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祢穆庙，八曰阳平顷王昭庙，九曰新都显王穆庙。殿皆重屋。

太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半之。为铜薄牖，饰以金铜瑇文，穷极百工之巧，功费数百钜万，卒徒死者万数也。

尊任残贼，信用奸佞，诛戮忠正，覆按口语，赤车奔驰，法冠晨夜，冤系无辜，妄族觶庶。行炮烙之刑，除顺时之法，灌以醇醢，裂以五毒。

政令日变，官名月易，货币岁改，吏民昏乱，不知所从，商旅穷窘，号泣市道。设为六管，增重赋敛，刻剥百姓，厚自奉养，苞苴流行，财入公辅，上下贪贿，莫相检考。民坐挟铜炭，没入钟官，徒隶殷积，数十万入，工匠饥死，长安皆臭。既乱诸夏，狂心益悖，北攻强胡，南扰劲越，西侵羌戎，东摘濊貊。使四境之外，并入为害，缘边之郡，江海之濒，涂地无类。故攻战之所败，苛法之所陷，饥馑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万万计。其死者则露尸不掩，生者则奔亡流散，幼孤妇女，流离系虏。此其逆人之大罪也。

注 续汉志曰：“小使车，赤鞞白盖赤帷，从骑四十人。”

注 续汉志曰：“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侍御史服之。”

注 莽作焚如之刑，烧杀陈良、终带等二十七人。莽又作不顺时之令，春夏斩人，此为不顺时之法。

注 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药、白刃、丛，并一坎而葬之。

注 莽州郡官名改无常制，乃至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人不能纪也。

注 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书诸挟五铢钱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

注 管，主也。莽设六管之令，谓酤酒、卖盐、铁器、铸钱、名山、大泽，此(谓)[为]六也。皆令县官主税收其利。

注 礼记曰：“苞苴箠笱问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号将军，分镇大郡，皆使为奸于外，货贿为市，侵渔百姓。

注 莽时关东大饥蝗，人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其颈，传诣钟官，(八)[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钟官，主铸钱之官也。

注 莽令十二部将同时十道并出，大击匈奴。莽改句町王为侯，其王邯怨怒不附，莽讽牂牁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起兵攻杀歆。

注 摘，扰也。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为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陈永。莽又发高句丽兵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为寇。

注 濒，涯也。涤，荡也，荡地无遗类也。

是故上帝哀矜，降罚于莽，妻子颠殒，还自诛刈。 大臣反据，亡形已成。

大司马董忠，国师刘歆，驍将军王涉，皆结谋内溃；司命孔仁，纳言严尤，秩宗陈茂，举觶外降。 今山东之兵二百余万，已平齐、楚，下蜀、汉，定宛、洛，据敖仓，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风中岳。 兴灭继绝，封定万国，遵高祖之旧制，

修孝文之遗德。有不从命，武军平之。驰使四夷，复其爵号。

然后还师振旅，囊弓卧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无负子之责。”

注 颠，踣也。殒，绝也。莽杀其子宇、临等。妻王氏以莽数杀其子，涕泣失明，病卒。

注 涉，曲阳侯根之子也。

注 莽置五威司命。孔仁败，降更始。余并见光武纪。

注 中岳，嵩高也。谓更始至洛阳。

注 莽贬句町王为侯，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单于曰服于，高句丽曰下句丽，今皆复其爵号。

注 周礼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诗周颂曰：“载戢干戈，载囊弓矢。”

囊，韬也。卧犹息也。

注 百姓襁负流亡，责在君上。既安其业，则无责也。

嚣乃勒兵十万，击杀雍州牧陈庆。将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从弟平阿侯谭之子也，威风独能行其邦内，属县皆无叛者。嚣乃移书于向，喻以天命，反复诲示，终不从。于是进兵虏之，以徇百姓，然后行戮，安定悉降。而长安中亦起兵诛王莽。嚣遂分遣诸将徇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更始二年，遣使征嚣及崔、义等。嚣将行，方望以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嚣不听。望以书辞谢而去，曰：“足下将建伊、吕之业，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创，英雄未集。以望异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乐毅，故钦承大旨，顺风不让。将军以至德尊贤，广其谋虑，动有功，发中权，

基业已定，大勋方缉。今俊义并会，羽翮并肩，望无耆觚之德，而猥托宾客之上，诚自愧也。虽怀介然之节，欲絜去就之分，诚终不背其本，贰其志也。何则？范蠡收责句践。[乘]偏舟于五湖；舅犯谢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夫以二子之贤，勒铭两国，犹削迹归愆，请命乞身，望之无劳，盖其宜也。望闻乌氏有龙池之山，微径南通，与汉相属，其傍时有奇人，聊及闲暇，广求其真。愿将军勉之。”器等遂至长安，更始以为右将军，崔、义皆即旧号。其冬，崔、义谋欲叛归，器惧并祸，即以事告之，崔、义诛死。

更始感器忠，以为御史大夫。

注 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

注 草创谓初始也。

注 望，平陵人，以与器别郡，故言异域。

注 新序云：“郭隗谓燕昭王曰：‘王诚欲致士，请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

乐毅自魏往，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赴燕。”

注 管子曰：“桓公谓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犹飞鸿之有羽翼耳。’”注 猥犹滥也。

注 偏舟，特舟也。收责谓收其罪责也。史记曰，范蠡与句践灭吴，为书辞句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计然云，范蠡乘偏舟于江湖。

注 逡巡，不进也。左传曰，晋公子重耳反国，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

“臣负羁继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犹知之，而况

君乎？请由此亡。”

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注 乌氏，县名，属安定郡，故城在今泾州安定县东也。

明年夏，赤眉入关，三辅扰乱。流闻光武即位河北，嚣即说更始归政于光武叔父国三老良，更始不听。诸将欲劫更始东归，嚣亦与通谋。事发觉，更始使使者召嚣，嚣称疾不入，因会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执金吾邓晔

将兵围嚣，嚣闭门拒守；至昏时，遂溃围，与数十骑夜斩平城门关，亡归天水。复招聚其觶，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

注 谢承书曰：“晔，南阳南乡人。[以]劲悍廉直为名。”

注 三辅黄图曰，长安城南面西头门。

及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

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长安谷恭为掌野大夫，平陵范逵为师友，赵秉、苏衡、郑兴为祭酒，申屠刚、杜林为持书，

杨广、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阳人王捷、长陵人王元为大将军，杜陵、金丹之属为宾客。由此名震西州，闻于山东。

注 莽改清河为平河。

注 前书音义曰：“礼，饮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称祭酒。祭祀时，唯长者以酒沃酹。”

注 持书即持书侍御史，秩六百石。

注 东观记曰：“元，杜陵人。”阿阳，县名，属天水郡。本为“河阳”者，误也。

建武二年，大司徒邓禹西击赤眉，屯云阳。禹裨将冯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嚣逆击，破之于高平，尽获辎重。于是禹承制遣使持节命嚣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长安，欲西上陇，嚣遣将军杨广迎击，破之，又追败之于乌氏、泾阳闲。

注 县名，今原州(高)平[高]县。

注 泾阳，县名，属安定郡，今原州平(阳)[高]县南泾阳故城是也。

嚣既有功于汉，又受邓禹爵，署其腹心，议者多劝通使京师。三年，嚣乃上书诣阙。光武素闻其风声，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

时陈仓人吕鲔拥觶数万，与公孙述通，寇三辅。嚣复遣兵佐征西大将军冯异击之，走鲔，遣使上状。帝报以手书曰：“慕乐德义，思相结纳。昔文王三分，犹服事殷。但弩马鈇刀，不可强扶。数蒙伯乐一顾之价，而苍蝇之飞，不过数步，即托骥尾，得以绝髑。隔于盗贼，声问不数。将军操执款款，扶倾救危，南距公孙之兵，北御羌胡之乱，是以冯异西征，得以数千百人踣躅三辅。微将军之助，则咸阳已为他人禽矣。今关东寇贼，往往屯聚，志务广远，多所不暇，未能观兵成都，与子阳角力。如令子阳到汉中、三辅，愿因将军兵马，鼓旗相当。倘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计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鲍子。’自今以后，手书相闻，

勿用傍人解构之言。” 自是恩礼愈笃。

注 慰，安也，藉，荐也。言安慰而荐藉之良甚也。

注 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注 周礼：“校人掌六马。”弩马，最下者也。说文：“鈇，青金也。”似锡而色青。贾谊云：“鈇刀为铍。”言弩马鈇刀，不可强扶持而用也。

注 战国策曰，苏代为燕说齐，未见齐王，先说淳于髡曰：“人有卖骏马者，比三旦立市，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于市，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价。’伯乐如其言，一旦而价十倍也。”

注 张敞书曰：“苍蝇之飞，不过十步；自托骐驎之尾，乃腾千里之路。然无损于骐驎，得使苍蝇绝髑也。”见敞传。

注 踟躅犹踟亦也。

注 角力犹争力也。

注 秋，一岁中成功之时，故举以为言。

注 事见史记。

注 解构犹闲构也。

其后公孙述数出兵汉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绶授嚣。嚣自以与述敌国，耻为所臣，乃斩其使，出兵击之，连破述军，以故蜀兵不复北出。

时关中将帅数上书，言蜀可击之状，帝以示嚣，因使讨蜀，以效其信。嚣乃遣长史上书，盛言三辅单弱，刘文伯在边，未宜谋蜀。帝知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于是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仪。

注 文伯，卢芳字也。

初，嚣与来歙、马援相善，故帝数使歙、援奉使往来，劝令入朝，许以重爵。

嚣不欲东，连遣使深持谦辞，言无功德，须四方平定，退伏闾里。五年，复遣来歙说嚣遣子入侍，嚣闻刘永、彭宠皆已破灭，乃遣长子恂随歙诣阙。以为胡骑校尉，封镌羌侯。而嚣将王元、王捷常以为天下成败未可知，不愿专心内事。元遂说嚣曰：“昔更始西都，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一旦败坏，大王几无所厝。今南有子阳，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数，而欲牵儒生之说，弃千乘之基，羸旅危国，以求万全，此循覆车之轨，计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结，表里河山。

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嚣心然元计，虽遣子入质，犹负其险厄，欲专方面，于是游士长者，稍稍去之。

注 胡骑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镌谓镌凿也。

注 喁喁，觴口向上也。

注 谓张步据齐，董宪起东海，李宪守舒，刘纡居垂惠，佼强、周建、秦丰等各据州郡。

注 儒生谓马援说嚣归光武。

注 秦外山而内河。左传曰：“表里山河。”

注 前书徐乐曰：“图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

注 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泉。”脱，失也；失泉则涸矣。

注 慎子曰：“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除，与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

注 东观记曰：“杜林先去，余稍稍相随，东诣京师。”

六年，关东悉平。帝积苦兵闲，以器子内侍，公孙述远据边陲，乃谓诸将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因子腾书陇、蜀，告示祸福。器宾客、掾史多文学生，每所上事，当世士大夫皆讽诵之，故帝有所辞荅，尤加意焉。器复遣使周游诣阙，先到冯异营，游为仇家所杀。帝遣鞞尉铫期持珍宝缯帛赐器，期至郑被盗，亡失财物。帝常称器长者，务欲招之，闻而叹曰：“吾与隗器事欲不谐，使来见杀，得赐道亡。”

注 说文曰：“腾，传也。”

注 郑，今华州县是也。

会公孙述遣兵寇南郡，乃诏器当从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溃其心腹。器复上言：“白水险阻，栈阁绝败。”又多设支阁。帝知其终不为用，叵欲讨之。遂西幸长安，遣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将军从陇道伐蜀，先使来歙奉玺书喻旨。器疑惧，即勒兵，使王元据陇坻，伐木塞道，谋欲杀歙。歙得亡归。

注 南郡，今荆州也。

注 白水，县，有关，属广汉郡。栈阁者，山路悬险，栈木为阁道。

注 支柱障阁。

注 叵犹遂也。

注 坻，腭也。郭仲产秦州记曰：“陇山东西百八十里，在陇州汧源县西。”

诸将与嚣战，大败，各引退。嚣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辅，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等击破之。嚣乃上疏谢曰：“吏人闻大兵卒至，惊恐自救，臣嚣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废臣子之节，亲自追还。昔虞舜事父，大杖则走，小杖则受。臣虽不敏，敢忘斯义。今臣之事，在于本朝，赐死则死，加刑则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嚣言慢，请诛其子恂，帝不忍，复使来歙至汧，赐嚣书曰：“昔柴将军与韩信书云：‘陛下宽仁，诸侯虽有亡叛而后归，辄复位号，不诛也。’以嚣文吏，晓义理，故复赐书。深言则似不逊，略言则事不决。今若束手，复遣恂弟归阙庭者，则爵禄获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岁，厌浮语虚辞。即不欲，勿报。”嚣知帝审其诈，遂遣使称臣于公孙述。

注 家语孔子谓曾子之词也。

注 汧，水名，因以为县，属右扶风，故城在今陇州汧源县南。

注 柴将军，柴武也。韩信，韩王信也。信反，入匈奴，与汉战，故武与之书也。

注 浩亦大也。

明年，述以嚣为朔宁王，遣兵往来，为之援执。秋，嚣将步骑三万侵安定，至阴盘，冯异率诸将拒之。嚣又令别将下陇，攻祭遵于汧，兵并无利，乃引还。

注 欲其宁静北边也。

注 阴盘，县名，属安定郡，今泾州县。

帝因令来歙以书招王遵，遵乃与家属东诣京师，拜为太中大夫，封向义侯。

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为上郡太守。遵少豪侠，有才辩，虽与嚣举兵，而常有归汉意。曾于天水私于来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岂要爵位哉！徒以人思旧主，先君蒙汉厚恩，思嗟万分耳。”又数劝嚣遣子入侍，前后辞谏切甚，嚣不从，故去焉。

注 续汉书云：“遵降，封上雒侯。”

八年春，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嚣出不意，惧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塞鸡头道，牛邯军瓦亭，嚣自悉其大觶围来歙。公孙述亦遣其将李育、田弇助嚣攻略阳，连月不下。帝乃率诸将西征之，数道上陇，使王遵持节监大司马吴汉留屯于长安。

注 番须口与回中相近，并在汧。

注 鸡头，山道也，“鸡”或作“笄”，一名崆峒山，在今原州西。

注 安定乌支县有瓦亭故关，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

遵知嚣必败灭，而与牛邯旧故，知其有归汉意，以书喻之曰：“遵与隗王歃盟为汉，自经历虎口，践履死地，已十数矣。于时周洛以西 无所统壹，故为王策，欲东收关中，北取上郡，

进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惩外夷之乱。数年之闲，冀圣汉复存，当挈河陇奉旧都以归本朝。生民以来，臣人之执，未有便于此时者也。而王之将吏，髡居穴处之徒，人人抵掌，欲为不善之计。遵与孺卿日夜所争，害几及身者，岂一事哉！前计抑绝，后策不从，所以吟啸颯腕，垂涕登车。幸蒙封拜，得延论议，每及西州之事，未尝敢忘孺卿之言。今车驾大觶，已在道路，吴、耿骁将，云集四境，而孺卿以奔离之卒，拒要颯，当军冲，视其形执何如哉？夫智者鬻危思变，贤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终申，策画复得。故夷吾束缚而相齐，黥布杖剑以归汉，去愚就义，功名并着。今孺卿当成败之际，遇严兵之锋，可为怖栗。宜断之心匡，参之有识。”

邴得书，沉吟十余日，乃谢士觶，归命洛阳，拜为太中大夫。于是器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觶十余万，皆降。

注 周洛谓东都也。

注 穴处言所识不远也。

注 说文：“抵。侧击也。”战国策曰“苏秦与李兑抵掌而谈”也。

注 颯，持也。史记云：“天下之士，莫不颯腕以言之。”

注 遵为太中大夫，在论议之职。

注 在泥滞之中而不滓污也。

注 新序曰，桓公与管仲、鲍叔、宁戚饮，桓公谓鲍叔曰：“姑为寡人祝乎？”

鲍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无忘出莒也，使管子无忘束缚从鲁也，使宁戚无忘其饭牛于车下也。”

注 黥布为楚淮南王，高祖使随何说布，乃杖剑归汉王也。

王元入蜀求救，嚣将妻子奔西城，从杨广，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诏告嚣曰：“若束手自诣，父子相见，保无佗也。高皇帝云：‘横来，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为黥布者，亦自任也。”嚣终不降。于是诛其子恂，使吴汉与征南大将军岑彭围西城，耿弇与虎牙大将军盖延围上邽。车驾东归。月余，杨广死，嚣穷困。其大将王捷别在戎丘，登城呼汉军曰：“[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无二心！愿诸军亟罢，请自杀以明之。”遂自刎颈死。数月，王元、行巡、周宗将蜀救兵五千余人，乘高卒至，鼓噪大呼曰：“百万之觶方至！”

汉军大惊，未及成陈，元等决围，殊死战，遂得入城，迎嚣归冀。会吴汉等食尽退去，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陇西复反为嚣。

注 西，(城)县名，属汉阳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县西南。

注 田横为齐王，天下既定，横与宾客五百人居海岛，高祖使召之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事见前书。

注 必不归降，遂如黥布，云欲为帝，亦任之也。

注 颍川贼起，故东归。

注 亟音纪力反。

注 何休[注]公羊传云：“刎，割也。”

九年春，嚣病且饿，出城餐糗糒，恚愤而死。王元、周宗立嚣少子纯为王。明年，来歙、耿弇、盖延等攻破落门，

周宗、行巡、苟宇、赵恢等将纯降。宗、恢及诸隗分徙京师以东，纯与巡、宇徙弘农。唯王元留为蜀将。

及辅威将军臧宫破延岑，元举觶诣宫降。

注 郑康成注周礼曰：“糗，熬大豆与米也。”说文曰：“糗，干饭也。”

注 续汉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谣曰‘出吴门，望缙鞮，见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时嚣初起兵于天水，后意稍广，欲为天子，遂破灭。嚣少病蹇。吴门，冀都门名也。有缙鞮山。”

注 落门，聚名也，有落门谷水，在今秦州伏羌县西。

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迁东平相，坐垦田不实，下狱死。

注 决录曰“平陵之王，惠孟锵锵，激昂器、述，困于东平”也。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气，雄于边垂。及降，大司(空)[徒]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马援并荐之，以为护羌校尉，与来歙平陇右。

十八年，纯与宾客数十骑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诛之。

论曰：隗嚣援旗恚族，假制明神，结夫创图首事，有以识其风矣。终于孤立一隅，介于大国，陇坻虽隘，非有百二之埶，区区两郡，

以御堂堂之锋，至使穷庙策，竭征徭，身歿觴解，然后定之。则知其道有足怀者，所以栖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绝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则誉显，业谢则衅生，回成丧而为其议者，或未闻焉。若嚣命会符运，敌非天力，虽坐论西伯，岂多嗤乎？

注 援，引也。憲，收也。

注 谓立高祖、孝文等庙而祭之也。

注 东逼于汉，南拒于蜀。左傳曰：“介于二大国之闲。”

注 百二者，以秦地险固，二万人当诸侯百万人。前书曰，田肯贺高祖：“秦得百二焉。”

注 陇西、天水也。

注 言光武亲征之也。魏武兵书云：“无击堂堂之阵。”

注 四方雄桀者，皆栖集而有之。

注 亢，喉咙也。谓王捷自刎也。

注 成丧犹成败也。言事之成败在于天命，不由人力。能回为此议者寡，故未之闻也。

注 天力谓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为敌，则不谢西伯也。嗤，笑也。

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也。哀帝时，以父任为郎。

后父仁为河南都尉，而述补清水长。仁以述年少，遣门下掾随之官。月余，掾辞归，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后太守以其能，使兼摄五县，政事修理，奸盗不发，郡中谓有鬼神。王莽天凤中，为导江卒正，居临邛，复有能名。

注 东观记曰：“其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无盐徙焉。”

注 任，保任也。东观记曰：“成帝末，述父仁为侍御史，任为太子舍人，稍增秩为郎焉。”

注 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盗贼，景帝更名都尉，秩比二千石也。

注 清水，县名，属天水郡，今秦州县。

注 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门下，故以为号。

注 言明察也。

注 王莽改蜀郡曰导江，太守曰卒正。临邛，今邛州县也。

及更始立，豪杰各起其县以应汉，南阳人宗成自称“虎牙将军”，入略汉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于雒县，自称“定汉将军”，杀王莽庸部牧以应成，觶合数万人。述闻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虏掠暴横。述意恶之，召县中豪桀谓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故闻汉将军到，驰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系获，室屋烧燔，此寇贼，非义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桀皆叩头曰：“愿效死。”述于是使人诈称汉使者自东方来，假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乃选精兵千余人，西击成等。比至成都，觶数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将垣副杀成，以其觶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将兵万余人徇蜀、汉。述恃其地险觶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于绵竹击宝、忠，大破走之。由是威震益部。

注 商，今商州商雒县也。雒县属广汉郡，今益州县也。

注 王莽改益州为庸部，其牧宋遵也。

注 风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为姓。秦始皇有将垣鹘。”东观记曰：“初，副以汉中亭长聚觶降成，自称辅汉将军。”

注 “恢”本或作“愜”。

注 绵竹，县名，属广汉郡，今益州县也，故城在今县东。

功曹李熊说述曰：“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什汤武，

若奋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业成矣。宜改名号，以镇百姓。”述曰：“吾亦虑之，公言起我意。”于是自立为蜀王，都成都。

注 枚乘谏吴王曰：“汤武之土，不过百里。”

注 天时之闲隙也。

蜀地肥饶，兵力精强，远方士庶多往归之，邛、笮君长皆来贡献。李熊复说述曰：“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囿、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依归。”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当之？”熊曰：

“天命无常，百姓与能。能者当之，王何疑焉！”述梦有人语之曰：“八么子系，十二为期。”觉，谓其妻曰：“虽贵而祚短，若何？”妻对曰：“朝闻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会有龙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孙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为天子，号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龙兴元年。以李熊为大司徒，以其弟光为大司马，恢为大司空。

改益州为司隶校尉，蜀郡为成都尹。

注 邛、笮皆西南夷国名。笮音昨。见西南夷传。

注 无块曰壤。

注 左思蜀都赋曰：“户有橘柚之园。”又曰：“瓜畴芋区。”前书卓王孙曰：

“吾闻瑋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

注 左思蜀都赋曰：“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衣音于既反。

注 竹干，竹箭也。内盛曰器，外盛曰械。

注 丙穴出嘉鱼，在汉中。蜀有盐井，又有铜陵山，其朱提界出银。朱音上朱反。提音上移反。

注 史记曰楚肃王为扞关以拒蜀，故基在今硤州巴山县。

注 诗云“天命靡常”，易曰“百姓与能”也。

注 说文云厶音私。系音系，胡计反。

注 以起成都，故号成家。

注 汉以京师为司隶校尉部，置京兆尹；中兴以洛阳为司隶校尉部，置河南尹。故述颡焉。

越嵩任贵亦杀王莽大尹而据郡降。述遂使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南郑；

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扞关。于是尽有益州之地。

注 在汉阳西县。梁州记曰“关城西南有白水关”也。

注 今梁州县也，故城在今县东北也。

注 阆中、江州皆县名，并属巴郡。阆中，今隆州县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县西。

自更始败后，光武方事山东，未遑西伐。关中豪桀吕鲮等往往拥觶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述，皆拜为将军。遂大

作营垒，陈车骑，肄习战射，会聚兵甲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南郑。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备置公卿百官。使将军李育、程乌将数万艘出陈仓，与吕鲔徇三辅。

三年，征西将军冯异击鲔、育于陈仓，大败之，鲔、育奔汉中。五年，延岑、田戎为汉兵所败，皆亡入蜀。

注 时延岑据蓝田，王歆据下邳，各称将军，拥兵。事见冯异传。

注 盖以帛饰其兰楹也。

岑字叔牙，南阳人。始起据汉中，又拥兵关西，(关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阳，略有数县。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转寇郡县，艘数万人。岑、戎并与秦丰合，丰俱以女妻之。及丰败，故二人皆降于述。述以岑为大司马，封汝宁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与将军任满出江关，下临沮、夷陵闲，招其故艘，因欲取荆州诸郡，竟不能克。

注 东观记曰筑阳县人。

注 华阳国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关。”[旧]在赤甲城，后移在江州南岸，对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人]复县南。临沮，县名，侯国，属南郡，故城在今荆州当阳县西北。夷陵，县名，属南郡，今硤州县也，故城在今县西北。

是时，述废铜钱，置铁官钱，百姓货币不行。蜀中童谣言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

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自号“白”，五铢钱，汉货也，言天下当并还刘氏。

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讖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数移书中国，冀以感动觐心。帝患之，乃与述书曰：“图讖言‘公孙’，即宣帝也。”

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署曰“公孙皇帝”。述不荅。

注 置铁官以铸钱。

注 尚书考灵耀曰：“孔子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汉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断十二公，象汉十二帝。

注 据汉十一帝，言十二代者，并数吕后。

注 录运法、括地象并河图名也。

注 乙，轧也。述言西方太守能轧绝卯金也。

注 东观记曰：“光武与述书曰：‘承赤者，黄也；姓当涂，其名高也。’”注 王莽诈以铁契、石龟、文圭、玄印等为符瑞，言不足仿效也。

注 数，责也。

注 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为也。”

明年，隗嚣称臣于述。述骑都尉平陵人荆邯见东方将平，

兵且西向，说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废也。

昔秦失其守，豪桀并起，汉祖无前人之谿，立锥之地，起于行阵之中，躬自奋击，兵破身困者数矣。然军败复合，创愈复战。何则？前死而成功，踰于溘就于灭亡也。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觭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发闲使，招携贰，则五分而有其四；若举兵天水，必至沮溃，天水既定，则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万乘，外给三军，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将有王氏自溃之变。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述以问髡臣。博士吴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观兵孟津，八百诸侯不期同辞，然犹还师以待天命。未闻无左右之助，而欲出师千里之外，以广封疆者也。”邯曰：“今东帝无尺土之柄，驱乌合之觭，跨马陷敌，所向辄平。不亟乘时与之分功，而坐谈武王之说，是效隗嚣欲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戢。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

注 左传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之术，皆兵之由也。”

注 言汉祖起自布衣，无公刘、太王之业也。枚乘谏吴书曰：“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

注 军败谓战于睢水上，为楚所破，后得韩信军，复大振也。创愈谓在于成睢闲，项羽射伤汉王匡，后复战。

注 陇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也。器传云“名震西州，流闻山东”，是威加也。

注 淮南子曰：“武王伐纣，左操黄钺，右秉白旄而麾之，则瓦解而走。”

注 章句谓郑兴等也。处士谓方望等也。

注 以器居西，无东之意，故置之度外而不为忧。

注 闲使谓来歙、马援等也。携贰谓王遵、郑兴、杜林、牛邯等相次而归光武。

注 王氏即王莽也。

注 巫山在今夔州巫山县东也。

注 邹阳云：“周用乌集而王。”

注 亟，急也。

述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好改易郡县官名。然少为郎，习汉家制度，出入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又立其两子为王，食犍为、广汉各数县。髡臣多谏，以为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无大志，伤战士心。述不听。唯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注 法驾，属车三十六乘，公卿不在卤簿中，侍中骖乘，奉车都尉御。前驱九旂云罕，凤皇闑戟，皮轩。

注 旄头之骑也。

八年，帝使诸将攻隗器，述遣李育将万余人救器。器败，

并没其军，蜀地闻之恐动。述惧，欲安觭心。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述改名白帝仓，自王莽以来常空。述即诈使人言白帝仓出谷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观之。述乃大会髡臣，问曰：“白帝仓竟出谷乎？”皆对言“无”。述曰：“讹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复如此矣。”俄而器将王元降，述以为将军。明年，使元与领军环安拒河池，

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泛将兵下江关，破[威]虜将军冯骏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据荆门。

注 述以色尚白，故改之。

注 河池，今凤州县也。

注 夷道，县名，属南郡，故城在今硤州宜都县西。

注 荆门，山名也，在今硤州宜都县西北，今犹有故城基趾在山上。

十一年，征南大将军岑彭攻之，满等大败，述将王政斩满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城邑皆开门降，彭遂长驱至武阳。

帝乃与述书，陈言祸福，以明丹青之信。述省书叹息，以示所亲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隆、少皆劝降。述曰：“废兴命也。岂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复言。

注 江州，县名，属巴郡，故城今渝州巴县。

注 武阳，县名，故城在今眉州。

注 杨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

中郎将来歙急攻王元、环安，安使刺客杀歙；述复令刺杀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驸史兴并为大司马吴汉、辅威将军

臧宫所破，战死。自是将帅恐惧，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诏喻述曰：“往年诏书比下，开示恩信，勿以来歎、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时自诣，则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乐久相屯守，诏书手记，不可数得，朕不食言。”述终无降意。

注 比，频也。

九月，吴汉又破斩其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汉兵遂守成都。述谓延岑曰：“事当奈何？”岑曰：“男儿当死中求生，可坐穷乎！财物易聚耳，不宜有爱。”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余人，以配岑于市桥，伪建旗帜，鸣鼓挑战，而潜遣奇兵出吴汉军后，袭击破汉。汉堕水，缘马尾得出。

注 市桥即七星之一桥也。李膺益州记曰：“冲星桥，旧市桥也，在今成都县西南四里。”

注 帜，幡也。帜音昌忌反，又式志反。

十一月，臧宫军至咸门。述视占书，云“虜死城下”，大喜，谓汉等当之。

乃自将数万人攻汉，使延岑拒宫。大战，岑三合三胜。自旦及日中，军士不得食，并疲，汉因令壮士突之，述兵大乱，被刺洞匡，堕马。左右舆入城。

述以兵属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吴汉。乃夷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帝闻之怒，以谴汉。又让汉副将刘尚曰：“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

母，口以万数，一旦于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尚宗室子孙，尝更吏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放麕啜羹，二者孰仁？

良失斩将吊人之义也！”

注 成都北面有二门，其西者名咸门。

注 吴汉传云：“护军高午奔阵刺述，杀之。”

注 韩子曰：“孟孙猎得麕，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随而呼，秦西巴不忍而与其母。”战国策曰：“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啜之，尽一杯，而攻拔中山。”

注 良犹甚也。

初，常少、张隆劝述降，不从，并以忧死。帝下诏追赠少为太常，隆为光禄勋，以礼改葬之。其忠节志义之士，并蒙旌显。程乌、李育以有才干，皆擢用之。于是西土咸悦，莫不归心焉。

注 谓李业、谯玄等，见独行传。

论曰：昔赵佗自王番禺，公孙亦窃帝蜀汉，推其无他功能，而至于后亡者，将以地边处远，非王化之所先乎？述虽为汉吏，无所冯资，徒以文俗自喜，遂能集其志计。道未足而意有余，不能因隙立功，以会时变，方乃坐饰边幅，

以高深自安，昔吴起所以鼻魏侯也。及其谢臣属，审废兴之命，与夫泥首衔玉者异日谈也。

注 赵佗，真定人，因汉初天下未定，自立为南越王。番禺，县，属南海郡，故城在今广州西南。越志曰：“有番山、禺山，因以为名。”

注 边幅犹有边缘，以自矜持。

注 史记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顾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

注 干宝晋记曰：“吴王孙皓将其子瑾等，泥首面缚降王浚。”左传曰：“许男面缚衔璧以见楚子。”璧，玉也。

赞曰：公孙习吏，隗王得士，汉命已还，二隅方跖。天数有违，江山难恃。

注 违犹去也。

后汉书卷十四

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第四

齐武王演字伯升，光武之长兄也。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

注 演，引也，音衍。

莽末，盗贼鬪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诸豪杰计议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觴皆然之。于是分遣亲客，使邓晨起新野，光武与李通、李轶起于宛。伯升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使宗室刘嘉往诱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等，合军而进，屠长聚及唐子乡，杀湖阳尉，进拔棘阳，因欲攻宛。至小长安，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时天密雾，汉军大败，姊元弟仲皆遇害，宗从死者数十人。伯升复收会兵觴，还保棘阳。

注 东观记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虫蔽天，盗贼鬪起，四方溃畔。”

注 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统其众也。

阜、赐乘胜，留辎重于蓝乡，引精兵十万南渡黄淳水，临(泚)[泚]水，阻两川闲为营，绝后桥，示无还心。新市、平林见汉兵数败，阜、赐军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会下江兵五千余人至宜秋，乃往为说合从之执，下江从之。语在王常传。伯升于是大飨军士，设盟约。休卒三日，分为六部，潜师夜起，袭取蓝乡。尽获其辎重。明旦，汉军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东南攻梁丘赐。至食时，赐陈溃，阜军望见散走，汉兵急追之，溲迫黄淳水，斩首溺死者二万余人，遂斩阜、赐。

注 比阳县有蓝乡。

注 酈元注水经曰：“(诸)[赭]水二湖流注，合为黄水，又南经棘阳县之黄淳聚，又谓之黄淳水。”在今唐州湖阳县。萧该音“淳”作“淳”者误。

注 宜秋，聚名，在泚阳县。

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闻阜、赐军败，引欲据宛，伯升乃陈兵誓觶，焚积聚，破釜甑，鼓行而前，与尤、茂遇育阳下，战，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尤、茂弃军走，伯升遂进围宛，自号柱天大将军。王莽素闻其名，大震惧，购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

注 破釜甑，示必死也。鼓行而前，言无所畏也。史记曰：“项羽北救赵，渡河，沉船破釜甑。”

注 萧该音义亦作“塾”，引字林“塾，门侧堂也”。东观记、续汉书并作“塾”。

说文云“射臬也”。广雅“埠，的也”。埠音之允反。

自阜、赐死后，百姓日有降者，觶至十余万。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豪杰咸归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使骑召伯升，示其议。伯升曰：“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见，窃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号，鲜有能遂，陈胜、项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功。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今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愿各详思之。”诸将多曰“善”。将军张卬拔剑击地曰：“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觶皆从之。

注 前书宋义曰：“战胜则兵疲，我承其敝。”

注 史记曰，赵武灵王欲被胡服，肥义曰：“疑事无功，疑行无名。”

圣公既即位，拜伯升为大司徒，封汉信侯。由是豪杰失望，多不服。平林后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刘公一信，愿先下。”及伯升军至，即开城门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寻、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

注 王莽改令长为宰，东观记曰，其宰潘临也。

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谋诛伯升，乃大会诸将，以成其计。

更始取伯升宝剑视之，绣衣御史申屠建随献玉玦，更始竟不能发。及罢会，伯升舅樊宏谓伯升曰：“昔鸿门之会，范增举玦以示项羽。今建此意，得无不善乎？”伯升笑而不应。初，李轶谄事更始贵将，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复信。”又不受。

注 绣衣御史，武帝置，衣绣者，尊宠之也。玦，决也。令早决断。

注 史记曰：“项王留沛公饮，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者三，项王默然不应。“鸿门，地名，在新丰东七十里。

注 贵将，朱鲋等也。

伯升部将宗人刘稷，数陷陈溃围，勇冠三军。时将兵击鲁阳，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更始君臣闻而心忌之，以稷为抗威将军，稷不肯拜。更始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先收稷，将诛之，伯升固争。李轶、朱鲋因劝更始并执伯升，即日害之。

注 鲁阳，县，属南(郡)[阳]，今汝州鲁山县也。

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长子章为太原王，兴为鲁王。十一年，徙章为齐王。十五年，追谥伯升为齐武王。

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业不就，抚育恩爱甚笃，以其少贵，欲令亲吏事，故使试守平阴令，迁梁郡太守。立二十一年薨，谥曰哀王。子炆王石嗣。

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国。三十年，封石弟张为下博侯。

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为乡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

注 试守者，称职满岁为真。平阴，县，属河南郡。应劭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阴。魏文帝改为河阴。故城在今洛阳县东北。济州平阴县东北五里亦有平阴故城。

注 今宋州也。

下博侯张以善论议，十六年，与奉车都尉窦固等 并出击匈奴，后进者多害其能，数被讐诉。建初中卒，肃宗下诏矜扬之，复封张子它人奉其祀。

注 续汉志：“奉车都尉，比二千石，无员，掌御乘舆车。”

晃及弟利侯刚与母太姬宗更相诬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请免晃、刚爵为庶人，徙丹阳。帝不忍，下诏曰：“朕闻人君正屏，有所不听。宗尊为小君，宫籥周备，出有辘辘之饰，入有牖户之固，殆不至如讐者之言。

晃、刚愆乎至行，浊乎大伦，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贬晃爵为芜湖侯，削刚户三千。于戏！小子不勗大道，控于法理，以堕宗绪。其遣谒者收晃及太姬玺绶。”

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无忌嗣。

注 丹阳，(故)郡，[故]城在今润州江宁县东南。

注 白虎通曰：“所以设屏何？以自障也，示不极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诸侯德小，故内屏。”

注 诸侯之妻曰小君。

注 輜輶，有拥蔽之车也。列女传曰：“齐孝公华孟姬谓公曰：‘妾闻妃后踰闕必乘安车輜輶，下堂必从傅母保阿，进退则鸣玉佩，内饰则结绸繆，所以正心一意，自敛制也。’”

注 何休注公羊传曰：“如其事曰诉，加诬焉曰讐。”

注 浊犹污也。伦，理也。孔子曰：“欲洁其身而乱大伦。”

注 芜湖。解见章纪。

注 控，引也。墮，毁也。

帝以伯升首创大业，而后嗣罪废，心常愍之。时北海亦绝无后。及崩，遗诏令复二国。永元二年，乃复封无忌为齐王，是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顷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国除。

论曰：大丈夫之鼓动拔起，其志致盖远矣。若夫齐武王之破家厚土，岂游侠下客之为哉！其虑将存乎配天之绝业，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发举大谋，在仓卒扰攘之中，使信先成于敌人，赦岑彭以显义，若此足以见其度矣。志高虑远，祸发所忽。呜呼！古人以蜂蚕为戒，盖畏此也。

诗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注 下客谓毛遂、冯暖之徒也。

注 王者以远祖配天，以父配上帝于明堂，将以存其绝业，复其祭祀。

注 新野宰潘临云，请刘公一信而降。

注 初，彭守宛，食尽降汉，诸将欲诛之。伯升曰：“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以劝其后。”更始封彭为归德侯。

注 谓不用樊宏、光武之言。忽，轻也。司马相如曰“祸故多臧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也。

注 蚤，蝎也。左传臧文仲谓鲁君曰：“君其无谓邾小。蜂蚤有毒，而况国乎！”

注 诗周颂也。

北海靖王兴，建武二年封为鲁王，嗣光武兄仲。

初，南顿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嫫都。嫫都性婉顺，自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于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长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长女黄，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时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敛焉。建武二年，封黄为湖阳长公主，伯姬为宁平长公主。

元与仲俱歿于小长安，追爵元为新野长公主，十五年，追谥仲为鲁哀王。

注 嫫，胡闲反。说文：“嫫，雅也。”

兴其岁试守缙氏令。为人有明略，善听讼，甚得名称。迁弘农太守，亦有善政。

视事四年，上疏乞骸骨，征还京师，奉朝请。二十七年，始就国。明年，以鲁国益东海，故徙兴为北海王。三十年，封兴子复为临邑侯。中元二年，又封兴二子为县侯。显宗器重兴，每有异政，辄乘驿问焉。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

注 续汉书曰：“弘农县吏张申有伏罪，兴收申案论，郡中震栗。时年旱，分遣文学循行属县，理冤狱，宥小过，应时甘雨降澍。”

注 续汉书曰：“二郡二十九县，租入倍诸王也。”

注 临邑，县，属东(海)[郡]，故城在今(济)[齐]州东，

亦名马坊城也。

睦少好学，博通书传，光武爱之，数被延纳。显宗之在东宫，尤见幸待，入侍讽诵，出则执辔。中兴初，禁网尚阔，而睦性谦恭好士，千里交结，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价益广。永平中，法宪颇峻，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然性好读书，常为爱翫。岁终，遣中大夫奉璧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

注 乘輿，尊者居中，执辔在左。

注 中大夫，王国官也。续汉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无员，掌奉王使京都奉璧贺正月，及使诸国。本皆持节，后去节。”尔雅曰：“肉倍好谓之璧。”

好，孔也。

注 朝廷谓天子也。

注 吁音虚。孔安国注尚书曰：“吁者，疑怪之声也。”

注 东观记、续汉书并云“是吾幼时狂恣之行也”。

初，靖王薨，悉推财产与诸弟，虽王车服珍宝非列侯制，皆以为分，然后随以金帛赎之。睦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

注 说文云：“牋，书版也。”盖长一尺，因取名焉。

永平十八年，封基二弟为县侯，二弟为乡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为平望侯。

基立十四年薨，无子，肃宗怜之，不除其国。

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乡侯威为北海王，奉睦后。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诽谤，槛车征诣廷尉，道自杀。

永初元年，邓太后复封睦孙寿光侯普为北海王，是为顷王。延光二年，复封睦少子为亭侯。普立[十]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无后，建安十一年，国除。

初，临邑侯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复子駟駟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駟駟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 着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

駟駟又自造赋、颂、书、论凡四篇。

注 与平望侯毅并在文苑传。

赵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时举孝廉，为萧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抚循甚笃。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既而不得已，从军至小长安，汉兵大败，良妻及二子皆被害。

更始立，以良为国三老，从入关。更始败，良闻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阳。建武二年，封良为广阳王。五年，徙为赵王，始就国。十三年，降为赵公。频岁来朝。十七年，薨于京师。凡立十六年。子节王栩嗣。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为乡侯。建初二年，复封栩十子为亭侯。

注 东观记曰：“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诣纳言严将军。’叱上起去。出阁，令人视之。还白方坐啖脯，良复讙呼。上言‘不可讙露’。明旦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时诣严将军所？’良意下，曰：‘我为诈汝耳，当复何苦乎？’”

注 续汉书曰：“阜、赐移书于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单藁骑牛，哭且行，何足赖哉！’”注 栩音况羽反。

栩立四十年薨，子顷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为亭侯。元年，封商四子为亭侯。

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嗣]。立十二年薨，子惠王干嗣。

元初五年，封干二弟为亭侯。是岁，赵相奏干居父丧私娣小妻，又白衣出司马门，坐削中丘县。时郎中南阳程坚素有志行，拜为干傅。坚辅以礼义，干改悔前过，坚列上，复所削县。本初元年，封干一子为亭侯。干立四十八年薨，子怀王豫嗣。豫薨，子献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

立九年，魏初以为崇德侯。

注 小妻，妾也。

注 王宫门有兵鞞，亦为司马门。东观记曰：“干私出国，到魏郡邺、易阳，止宿亭，令奴金盗取亭席，金与亭佐孟常争言，以刃伤常，部吏追逐，干藏逃，金绞杀之，悬其尸道边树。相国举奏，诏书削[中丘]。”中丘，县，属赵国，故城在今邢州内丘县西。随室讳“忠”，故改为“内”焉。

城阳恭王祉字巨伯，光武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也。

注 东观记：“初名终，后改为祉。”

敞曾祖父节侯买，以长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舂陵乡，为舂陵侯。买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舂陵地埶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遂与从弟钜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谦俭好义，尽推父时金宝财产与昆弟，荆州刺史上其义行，拜庐江都尉。岁余，会族兄安觶侯刘崇起兵，王莽畏恶刘氏，征敞至长安，免归国。

注 东观记曰：“考侯仁于时见户四百七十六，上书愿减户徙南阳，留子男昌守坟墓，元帝许之。”

注 南阳都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义也。续汉书曰“侯等助祭明堂，以例益户二百，敞以有行义，拜为庐江都尉”也。

注 安觶康侯丹，长沙定王子，崇即丹之玄孙之子。

注 东观记曰：“敞临庐江岁余，遭旱，行县，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强责租。敞应曰：‘太守事也。’载枯稻至太守所。酒数行，以语太守，太守曰：‘无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邪？’敞怒叱太守曰：‘鼠[子]何敢尔！’刺史举奏，莽征到长安，免就国。”

先是平帝时，敞与崇俱朝京师，助祭明堂。崇见莽将危汉室，私谓敞曰：“安汉公擅国权，髡臣莫不回从，社稷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

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盖为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败，敞惧，欲结援树党，乃为祉娶高陵侯翟宣女为妻。会宣弟义

起兵欲攻莽，南阳捕杀宣女，祉坐系狱。敞因上书谢罪，愿率子弟宗族为士卒先。莽新居摄，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诛。及莽篡立，刘氏为侯者皆降称子，食孤卿禄，后皆夺爵。及敞卒，祉遂特见废，又不得官为吏。

注 平帝时王莽辅政，袷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助祭也。

注 回，曲。

注 谓元后、平帝也。

注 宣，丞相方进之子也，袭父侯爵。东观记曰“敞为嫡子终娶宣子女习为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门，二十余日，义起兵”也。

注 孤者，特也。卑于公，尊于卿，特置之，故曰孤。礼记“上农夫食九人，诸侯下士视上农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也。

祉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祉兄弟相率从军，前队大夫甄阜尽收其家属系宛狱。及汉兵败小长安，祉挺身还保棘阳，甄阜尽杀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祉为太常将军，绍封舂陵侯。从西入关，封为定陶王。别将击破刘婴于临泾。

及更始降于赤眉，祉乃闲行亡奔洛阳。是时宗室唯祉先至，光武见之欢甚。

建武二年，封为城阳王，赐乘舆、御物、车马、衣服。追谥敞为康侯。十一年，祉疾病，上城阳王玺绶，愿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临其疾。祉薨，年四十三，谥曰恭王，竟不之国，葬于洛阳北芒。

注 东观记曰：“祉以建武二年三月见于怀宫。”

十三年，封祉嫡子平为蔡阳侯，以奉祉祀；平弟坚为高乡侯。

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为昌陵，置陵令守视；后改为章陵，因以舂陵为章陵县。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庙，比园陵，置嗇夫。诏零陵郡奉祠节侯、戴侯庙，以四时及腊岁五祠焉。置嗇夫、佐吏各一人。

注 嗇夫本乡官，主知赋役多少，平其差品。园陵置之，知祭祀、征求诸事。

注 腊，岁终祭神之名也。

平后坐与诸王交通，国除。永平五年，显宗更封平为竟陵侯。平卒，子真嗣。

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歙字经孙，光武族父也。歙子终，与光武少相亲爱。汉兵起，始及唐子，终诱杀湖阳尉。更始立，歙从入关，封为元氏王，终为侍中。更始败，歙、终东奔洛阳。建武二年，立歙为泗水王，终为淄川王。十年，歙薨，封小子焯为堂溪侯，奉歙后。终居丧思慕，哭泣二十余日，亦薨。封长子柱为邵侯，以奉终祀，又封终子凤曲阳侯。

注 歙音许及反。

注 今淄州县也。

注 焯，字林云“灼也，音充善反”。续汉志：“汝南吴房县有堂溪亭。”“焯”或作“辉”。

注 邳，县，属南郡，故城在今襄州。邳音其纪反。

注 曲阳，县，属东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县西南。

歙从父弟茂，年十八，汉兵之起，茂自号刘失职，亦聚觶京、密闲，

称厌新将军。攻下颍川、汝南，觶十余万人。光武既至河内，茂率觶降，封为中山王。十三年，宗室为王者皆降为侯，更封茂为穰侯。

注 续汉志曰：“茂自号为刘先职。”

注 京，县，属河南郡，郑之京邑，故城在今郑州荥阳县东南。密，县，属河南郡，故城在今密县东南。

茂弟匡，亦与汉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为人谦逊，永平中为宗正。子浮嗣，封朝阳侯。

注 朝阳，县，属南(郡)[阳]，故城在今邓州穰县南，今谓之朝城。

浮弟尚，永元中为征西将军。浮传国至孙护，无子，封绝。延光中，护从兄縯与安帝乳母王圣女伯荣私通，遂取伯荣为妻，得绍护封为朝阳侯，位侍中。及王圣败，贬爵为亭侯。

安成孝侯赐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苍梧太守。赐少孤。兄显报怨杀人，吏捕显杀之。赐与显子信卖田宅，同抛财产，结客报吏，皆亡命逃伏，遭赦归。会伯升起兵，乃随从攻击诸县。

注 苍梧，郡，今梧州县也。

注 普交反。

注 续汉书曰：“王莽时诸刘抑废，为郡县所侵。蔡阳国釜亭(侯)[候]长醉(询)[纮]更始父子张，子张怒，刺杀亭长。后十余岁，亭长子报杀更始弟骞。赐兄[显]欲为报怨，宾客转劫人，发觉，州郡杀显狱中。赐与显子信结客陈政等九人，燔烧杀亭长妻子四人。”

更始既立，以赐为光禄勋，封广汉侯。及伯升被害，代为大司徒，将兵讨汝南。

未及平，更始又以信为奋威大将军，代赐击汝南，赐与更始俱到洛阳。更始欲令亲近大将徇河北，未知所使。赐言诸家子独有文叔可用，大司马朱鲔等以为不可，更始狐疑，赐深劝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马，持节过河。是日以赐为丞相，令先入关，修宗庙宫室。还迎更始都长安，封赐为宛王，拜前大司马，使持节镇抚关东。二年春，赐就国于宛，典将六部兵。后赤眉破更始，赐所领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阳。

注 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

闻光武即位，乃西之武关，迎更始妻子将诣洛阳。帝嘉赐忠，建武二年，封为慎侯。十三年，更增户邑，定封为安成侯，奉朝请。以赐有恩信，故亲厚之，数蒙燕私，时幸其第，恩赐特异。赐辄赈与故旧，无有遗积。帝为营顷堂，起祠庙，置吏卒，如春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闳嗣。

注 慎，县，属汝南郡，故城在今颍州颍上县西北。

三十年，帝复封闵弟嵩为白牛侯。坐楚事，辞语相连，国除。闵卒，子商嗣，徙封为白牛侯。商卒，子昌嗣。

注 白牛，盖乡亭之号也，今在邓州东也。

注 谓楚王英谋反。

初，信为更始讨平汝南，因封为汝阴王。信遂将兵平定江南，据豫章。光武即位，桂阳太守张隆击破之，信乃诣洛阳降，以为汝阴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国除。

注 汝阴属汝(州)南郡，故城即今颍(川)[州](郡)汝阴县也。

成武孝侯顺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庆，春陵侯敞同产弟。顺与光武同里闲，少相厚。

注 续汉(志)[书]：“庆字翁敖。”

注 闲，里门也。

更始即位，以庆为燕王，顺为虎牙将军。会更始降赤眉，庆为乱兵所(叔)[杀]，顺乃闲行诣光武，拜为南阳太守。建武二年，封成武侯，

邑户最大，租入倍宗室诸家。八年，使击破六安贼，因拜为六安太守。数年，帝欲征之，吏人上书请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丧，亲自临吊。子遵嗣，坐与诸王交通，降为端氏侯。遵卒，子弇嗣。弇卒，无嗣，国除。永平十年，显宗幸章陵，追念旧恩，封顺弟子三人为乡侯。

注 成武，县，属山阳郡，今曹州县也。

注 六安即庐州也。

注 端氏，县，属河东郡，故城在今泽州端氏县西北。

初，顺叔父弘 娶于樊氏，皇妣之从妹也。生二子：敏，国。与母随更始在长安。建武二年，诣洛阳，光武封敏为甘里侯，国为弋阳侯。敏通经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骑校尉。

注 东观记曰：“弘字孺孙，先起义兵，卒。”

注 颍州颖上县西北有甘城。

注 弋阳，县，属汝南郡，侯国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县西也。

弘弟梁，以侠气闻，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东，自号“就汉大将军”，暴病卒。

注 东观记曰：“梁字季少。”

注 东观记曰：“病筋挛卒。”

顺阳怀侯嘉字孝孙，光武族兄也。父宪，春陵侯敞同产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顿君养视如子，后与伯升俱学长安，习尚书、春秋。

注 续汉(志)[书]曰：“宪字翁君。”

及义兵起，嘉随更始征伐。汉军之败小长安也，嘉妻子遇

害。更始即位，以为偏将军。及攻破宛，封兴德侯，迁大将军。击延岑于冠军，降之。更始既都长安，以嘉为汉中王、扶威大将军，持节就国，都于南郑，觐数十万。建武二年，延岑复反，攻汉中，围南郑，嘉兵败走。岑遂定汉中，进兵武都，为更始柱功侯李宝所破。岑走天水，公孙述遣将侯丹取南郑。嘉收散卒，得数万人，以宝为相，从武都南击侯丹，不利，还军河池、下辨。复与延岑连战，岑引北入散关，至陈仓，嘉追击破之。更始邓王廖湛将赤眉十八万攻嘉，嘉与战于谷口，大破之。嘉手杀湛，遂到云阳就谷。

注 河池，县，属武都郡，一名仇池，今凤州县也。下辨。县名，今成州同谷县也。

注 散关，故城在今陈仓县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

注 谷口，县，故城今醴泉县东北四十里。酈元水经：注曰“泾水东经九嵎山东中山西，谓之谷口。”

李宝等闻邓禹西征，拥兵自守，劝嘉且观成败。光武闻之，告禹曰：“孝孙素谨善，少且亲爱，当是长安轻薄儿误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来歙诣禹于云阳。三年，到洛阳，从征伐，拜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书乞骸骨，征诣京师。十三年，封为顺阳侯。秋，复封嘉子廆为黄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参嗣，有罪，削为南乡侯。永平中，参为城门校尉。参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赞曰：齐武沈雄，义戈乘风。仓卒匪图，亡我天工。城阳早协，赵孝晚同。

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注 以义举兵，乘风云之会也。

后汉书卷十五

李王邓来列传 第五

李通字次元，南阳宛人也。世以货殖着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绝异，为人严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刘歆，好星历讖记，为王莽宗卿师。通亦为五威将军从事，出补巫丞，有能名。莽末，百姓愁怨，通素闻守说讖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私常怀之。且居家富逸，为闾里雄，以此不乐为吏，乃自免归。

注 续汉书曰：“守居家，与子孙尤谨，闺门之内如官廷也。”

注 平帝五年，王莽摄政，郡国置宗师以主宗室，盖特尊之，故曰宗卿师也。

注 王莽置五威将军。从事谓驱使小官也。前书，秦御史监郡，萧何从事辨之。巫，县，属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县北也。

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阳骚动，通从弟轶，亦素好事，乃共计议曰：“今四方扰乱，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觴，可与谋大事。”通笑曰：“吾意也。”

会光武避(事)[吏]在宛，通闻之，即遣轶往迎光武。光

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见，共语移日，握手极欢。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当之。时守在长安，光武乃微观通曰：“即如此，当如宗卿师何？”

通曰：“已自有度矣。”因复备言其计。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约结，定谋议，期以材官都试骑士日，欲劫前队大夫及属正，因以号令大觶。

乃使光武与轹归舂陵，举兵以相应。遣从兄子季之长安，以事报守。

注 骚亦动也。

注 续汉书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为医，难使，伯升杀之。上恐其怨，不欲与轹相见。轹数请，上乃强见之。轹深达通意，上乃许往，意不安，买半亩佩刀怀之。至通舍，通甚悦，握上手，得半亩刀，谓上曰：‘一何武也！’上曰：‘苍卒时以备不虞耳。’”

注 度，计度也，音大各反。

注 汉法以立秋日都试骑士，谓课殿最也。翟义诛王莽，以九月都试日勒车骑材官士是也。

注 前队大夫谓南阳太守甄阜也。属正谓梁丘赐也。

季于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归。素与邑人黄显相善，时显为中郎将，闻之，谓守曰：“今关门禁严，君状貌非凡，将以此安之？不知诣阙自归。事既未然，脱可免祸。”守从其计，即上书归死，章未及报，留阙下。会事发觉，通得亡走，莽闻之，乃系守于狱。而黄显为请曰：“守闻子无状，不敢逃亡，守义自信，归命宫阙。臣显愿质守俱东，晓说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谢大恩。”莽然其言。会前队复上通起兵

之状，莽怒，欲杀守，显争之，遂并被诛，及守家在长安者尽杀之。

南阳亦诛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

注 无状谓祸大不可名言其状也。

注 刎，割也。

时汉兵亦已大合。通与光武、李轶相遇棘阳，遂共破前队，杀甄阜、梁丘赐。

更始立，以通为柱国大将军、辅汉侯。从至长安，更拜为大将军，封西平王；

轶为舞阴王；通从弟松为丞相。更始使通持节还镇荆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为宁平公主。光武即位，征通为辮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农。

帝每征讨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师，镇抚百姓，修宫室，起学官。五年春，代王梁为前将军。六年夏，领破奸将军侯进、捕虏将军王霸等十营击汉中贼。

公孙述遣兵赴救，通等与战于西域，破之，还屯田顺阳。

注 宁平，县，属淮阳国也。

注 贼谓延岑也。

注 西城，县，属汉中郡也。

注 顺阳，县名，属南(郡)[阳]，哀帝改为博山，故城在今邓州穰县西。

时天下略定，通思避荣宠，以病上书乞身。诏下公卿髡臣议。大司徒侯霸等曰：

“王莽篡汉，倾乱天下，通怀伊、吕、萧、曹之谋，建造大策，扶助神灵，辅成圣德。破家为国，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义。功德最高，海内所闻。通以天下平定，谦让辞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职疗疾。欲就诸侯，不可听。”

于是诏通勉致医药，以时视事。其夏，引拜为大司空。

通布衣唱义，助成大业，重以宁平公主故，特见亲重。然性谦恭，常欲避权势。

素有消疾，自为宰相，谢病不视事，连年乞骸骨，帝每优宠之。令以公位归第养疾，通复固辞。积二岁，乃听上大司空印绶，以特进奉朝请。有司奏请封诸皇子，帝感通首创大谋，即日封通少子雄为召陵侯。每幸南阳，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頔。十八年卒，谥曰恭侯。帝及皇后亲临吊，送葬。

注 消，消中之疾也。周礼天官职曰：“春有痲首疾。”郑玄注云：“痲，酸削也。”

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黄嗣。黄卒，子寿嗣。

注 东观记“黄”字作“箕”也。

李轶后为朱鲋所杀。更始之败，李松战死，唯通能以功名终。永平中，显宗幸宛，诏诸李随安觶宗室会见，并受赏赐，恩宠笃焉。

注 安觶，县，属南阳郡，故城在邓州东。谢承书曰：“安觶侯刘(崇)[宠]，长沙定王五代孙，南阳宗室也。与宗人讨莽安功，随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壮，策文嗟叹，以

厉宗室。安觶诸刘皆其后。”

论曰：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李通岂知夫所欲而未识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亿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亲宗，以觶一切之功哉！昔蒙谷负书，不徇楚难；即墨用齐，义雪燕耻。彼之趣舍所立，其殆与通异乎？

注 论语之文。

注 微隐谓讖文也。庄子曰：“猖狂妄行。”易无妄卦曰：“无妄之往，何之矣。”郑玄注云：“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无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即史记朱英曰“代有无望之福，又有无(妄)[望]之祸”是也。

注 停水曰污，言族灭而污池之也。觶，望也，音丘瑞反。一切，谓权时也。

注 战国策曰，吴、楚战于举，吴师入郢。蒙谷奔入宫，负离次之典，浮江逃于云梦之中。后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谷之功，与存国相若，封之执圭。蒙谷怒曰：“谷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岂患无君乎！”遂于历山也。

注 史记曰，燕昭王伐齐，愍王败，出亡。燕人入临菑，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下齐七十余城，其不下者，唯独莒、即墨。后齐田单以即墨击破燕军，悉复所亡城。故曰雪也。

王常字颜卿，颍川舞阳人也。王莽末，为弟报仇，亡命江夏。久之，与王凤、王匡等起兵云杜绿林中，聚觶数万人，以常为偏裨，攻傍县。后与成丹、张卬别入南郡蓝口，号下江

兵。王莽遣严尤、陈茂击破之。常与丹、印收散卒入萋溪，劫略钟、龙闲，觶复振。引军与荆州牧战于上唐，大破之，遂北至宜秋。

注 东观记曰：“其先鄆人，常父博，成、哀闲转客颍川舞阳，因家焉。”

注 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

注 续汉志曰南郡编县有蓝口聚。

注 萋音力于反。

注 盛弘之荆州记曰永阳县北有石龙山，在今安州应山县东北。又随州随县东北有三钟山也。

注 上唐，乡名，故城在今随州枣阳县东北也。

注 续汉志曰南(郡)[阳]有宜秋聚也。

是时，汉兵与新市、平林觶俱败于小长安，各欲解去。伯升闻下江军在宜秋，即与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愿见下江一贤将，议大事。”成丹、张印共推遣常。伯升见常，说以合从之利。常大悟，曰：“王莽篡弑，残虐天下，百姓思汉，故豪杰并起。今刘氏复兴，即真主也。诚思出身为用，辅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岂敢独飨之哉！”遂与常深相结而去，常还，具为丹、印言之。丹、印负其觶，皆曰：“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独归汉，乃稍晓说其说将帅曰：“往者成、哀衰微无嗣，故王莽得承闲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积失百姓之心。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故使吾属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负强恃勇，触情恣欲，虽得天下，必复失之。以秦、项之执，尚

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泽？以此行之，灭亡之道也。今南阳诸刘举宗起兵，观其来议事者，皆有深计大虑，王公之才，与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属也。”下江诸将虽屈强少识，然素敬常，乃皆谢曰：“无王将军，吾属几陷于不义。愿敬受教。”即引兵与汉军及新市、平林合。于是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遂俱进，破杀甄阜、梁丘赐。

注 以利合曰从也。

及诸将议立宗室，唯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鲋、张卬等不听。及更始立，以常为廷尉、大将军，封知命侯。别徇汝南、沛郡，还入昆阳，与光武共击破王寻、王邑。更始西都长安，以常行南阳太守事，令专命诛赏，封为邓王，食八县，赐姓刘氏。常性恭俭，遵法度，南方称之。

注 东观记曰：“诛不从命，封拜有功。”

更始败，建武二年夏，常将妻子诣洛阳，肉袒自归。光武见常甚欢，劳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时，共更艰厄，何日忘之。莫往莫来，岂违平生之言乎？”常顿首谢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托身陛下。始遇宜秋，后会昆阳，幸赖灵武，辄成断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难，丧心失望，以为天下复失纲纪。闻陛下即位河北，心开目明，今得见阙庭，死无遗恨。”帝笑曰：“吾与廷尉戏耳。吾见廷尉，不忧南方矣。”乃召公卿将军以下大会，具为髀臣言：“常以匹夫兴义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为知命侯。与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赏赐，拜为左曹，封山桑侯。

注 良，甚也，言苦军事也。

注 更，经也。艰 谓帝败小长安，造常壁，与常共破甄阜及王寻等也。

注 平生言谓常云“刘氏真主也，诚思出身为用，辅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不早归朝，帝微以责之，故下文云“吾与廷尉戏耳”。诗瞻风曰：“莫往莫来，悠悠我思。”

注 策，马槌也。言执策以从之。

注 伯升与常深相结，故曰断金。易系辞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注 谓以廷尉行南阳太守。

注 谓赤眉入长安，破更始。

注 谓南阳也。

注 前书曰，左、右曹，平尚书事。

注 山桑，县，属沛郡，今亳州县。

后帝于大会中指常谓髡臣曰：“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是日迁常为汉忠将军，遣南击邓奉、董欣，令诸将皆属焉。又诏常北击河闲、渔阳，平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与帝会任城，因从破苏茂、庞萌。进攻下邳，常部当城门战，一日数合，贼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从百余骑自城南高处望，常战力甚，驰遣中黄门诏使引还，贼遂降。又别率骑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贼。六年春，征还洛阳，令夫人迎常于舞阳，归家上颍。西屯长安，拒隗嚣。七年，使使者持玺书即拜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常别击破隗嚣将高峻于朝那。嚣遣将过乌氏，常要击破之。

转降保塞羌诸营壁，皆平之。九年，击内黄贼，破降之。

后北屯故安，拒卢芳。十二年，薨于屯所，谥曰节侯。

注 东观记曰，沛郡贼，苗虚也。

注 绝席谓尊显之也。汉官仪曰：“御史大夫、尚书令、司隶校尉，皆专席，号三独坐。”

注 朝那，县，属安定郡也。

注 故安，县，属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县南也。

子广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坐与楚事相连，国除。

注 石城故城在今复州沔阳县东南也。

邓晨字伟卿，南阳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尝与兄伯升及晨俱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燕语。少公颇学图讖，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独喜。及光武与家属避吏新野，舍晨庐，甚相亲爱。晨因谓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斩人，此天亡之时也。往时会宛，独当应邪？”光武笑不荅。

注 东观记曰：“晨曾祖父隆，扬州刺史；祖父勋，交址刺史。”

注 东观记曰：“晨与上共载出，逢使者不下车，使者怒，颇加耻辱。上称江夏卒史，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诈，将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为请，得免。”

注 王莽地皇元年，下书曰：“方出军行师，有趋讙犯[法]

者，斩无须时。”

于是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也。

及汉兵起，晨将宾客会棘阳。汉兵败小长安，诸将多亡家属，光武单马遁走，遇女弟伯姬，与共骑而奔。前行复见元，趣令上马。元以手搗曰：“行矣，不能相救，无为两没也。”会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汉兵退保棘阳，而新野宰乃污晨宅，焚其坟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

晨终无恨色。

更始立，以晨为偏将军。与光武略地颍川，俱夜出昆阳城，击破王寻、王邑。

又别徇阳翟以东，至京、密，皆下之。更始北都洛阳，以晨为常山太守。

会王郎反，光武自蓟走信都，晨亦闲行会于钜鹿下，自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归郡。光武追铜马、高胡髡贼于冀州，晨发积射士千人，又遣委输给军不绝。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没于乱兵，追封谥元为新野节义长公主，立庙于县西。封晨长子泛为吴房侯，以奉公主之祀。

注 京、密，二县名，属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郑州荥阳东，郑之京邑也。密故城在荥阳东南也。

注 积与结同，古字通用，谓寻结而射之。

注 房子，今赵州县也。

注 吴房，今豫州县也。

建武三年，征晨还京师，数燕见，说故旧平生为欢。晨从容谓帝曰：“仆竟(辩)[办]之。”帝大笑。从幸章陵，拜光禄大夫，使持节监执金吾贾复等击平邵陵、新息贼。四年，从幸寿春，留镇九江。

注 光武前语晨云：“何用知非仆乎？”故晨有此言也。

注 新息，今豫州县也。

晨好乐郡职，由是复拜为中山太守，吏民称之，常为冀州高第。十三年，更封南侯。入奉朝请，复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征晨行廷尉事。从至新野，置酒酣燕，赏赐数百(十)[千]万，复遣归郡。晨兴鸿郟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行它郡。明年，定封西华侯，复征奉朝请。二十五年卒，诏遣中谒者备公主官属礼仪，招迎新野主魂，与晨合葬于北芒。乘輿与中宫亲临丧送葬。谥曰惠侯。

注 中山属冀州，于冀州所部郡课常为第一也。

注 (“夔”去“大”)音 luan。

注 鸿郟，陂名，在今豫州汝阳县东。成帝时，关东水陂溢为害，翟方进为丞相，奏罢之。

注 衍，饶也。

注 汉官仪曰“长公主官属，傅一人，员吏五人，骑仆射五人，私府长、食官长、永巷令、家令各一人”也。

小子棠嗣，后徙封武当。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国嗣。国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无子，国除。

来歙字君叔，南阳新野人也。六世祖汉，有才力，武帝

世，以光禄大夫副楼船将军杨仆，击破南越、朝鲜。父仲，哀帝时为谏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亲敬之，数共往来长安。

注 歙音许及反。

注 东观记“仲”作“冲”。

汉兵起，王莽以歙刘氏外属，乃收系之，宾客共篡夺，得免。更始即位，以歙为吏，从入关。数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为汉中王刘嘉妻，嘉遣人迎歙。

因南之汉中。更始败，歙劝嘉归光武，遂与嘉俱东诣洛阳。

帝见歙，大欢，即解衣以衣之，拜为太中大夫。是时方以陇、蜀为忧，独谓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若何？”歙因自请曰：“臣尝与隗嚣相遇长安。其人始起，以汉为名。今陛下圣德隆兴，臣愿得奉威命，开以丹青之信，嚣必束手自归，则述自亡之执，不足图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嚣。五年，复持节送马援，因奉玺书于嚣。既还，复往说嚣，嚣遂遣子恂随歙入质，拜歙为中郎将。时山东略定，帝谋西收嚣兵，与俱伐蜀，复使歙喻旨。嚣将王元说嚣，多设疑故，久犹豫不决。歙素刚毅，遂发愤质责嚣曰：“国家以君知臧否，晓废兴，故以手书畅意。足下推忠诚，遣伯春委质，

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为族灭之计，叛主负子，违背忠信乎？

吉凶之决，在于今日。”欲前刺嚣，嚣起入，部勒兵，将杀歙，歙徐杖节就车而去。嚣愈怒，王元劝嚣杀歙，使牛邯将兵围守之。嚣将王遵谏曰：“愚闻为国者慎器与名，为家者畏

怨重祸。俱慎名器，则下服其命；轻用怨祸，则家受其殃。今将军遣子质汉，内怀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议欲谋汉使，轻怨祸矣。古者列国兵交，使在其闲，所以重兵贵和而不任战也，何况承王命籍重质而犯之哉？君叔虽单车远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无损于汉，而随以族灭。昔宋执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祸。小国犹不可辱，况于万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为人有信义，言行不违，及往来游说，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为其言，故得免而东归。

注 东观记曰“解所被襜褕以衣歙”也。

注 西州谓隗嚣也。

注 杨子法言曰“圣人之言，明若丹青”也。

注 允豫，不定之意也。说文曰“允允，行蝸”也。音淫。东观记曰“狐疑不决”也。

注 质，正也。

注 嚣子恂，字伯春。

注 器，车服也。名，爵号也。言名与器不可妄授也。

注 左传曰：“晋栾书伐郑，郑人使伯蠆行成，晋人杀之，非礼也。兵交使在其闲，可也。”

注 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

注 左传曰，楚使申舟聘齐，不假道于宋。华元曰：“楚不假道，鄙我也。”

乃杀之。楚子闻之，遂围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

八年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袭略阳，遵道病还，分遣精兵随歙，合二千余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至略阳，

斩嚣守将金梁，因保其城。嚣大惊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数万人围略阳，斩山筑堤，激水灌城。歆与将士固死坚守，矢尽，乃发屋断木以为兵。嚣尽锐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

帝乃大发关东兵，自将上陇，嚣觴溃走，围解。于是置酒高会，劳赐歆，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赐歆妻缣千匹。诏使留屯长安，悉监护诸将。

注 番须、回中，并地名也。番音盘。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书音义曰回中在汧。汧今陇州汧源县也。

注 径，直也。

注 东观记曰：“上闻得略阳，甚悦。左右怪上数破大敌，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阳嚣所依阻，心腹已坏，则制其支体[易]也。”

歆因上书曰：“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荡，则述智计穷矣。宜益选兵马，储积资粮。昔赵之将帅多贾人，高帝悬之以重赏。

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馑，若招以财谷，则其觴可集。臣知国家所给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于是大转粮运，诏歆率征西大将军冯异、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扬武将军马成、武威将军刘尚入天水，击破公孙述将田弇、赵匡。明年，攻拔落门，隗嚣支党周宗、赵恢及天水属县皆降。

注 高帝十年，陈豨反于赵、代，其将多贾人，帝多以金购，豨将皆降。

注 东观记曰：“诏于汧积谷六万斛，驴四百头负。”

注 聚名也。解见光武纪。

初王莽世，羌虏多背叛，而隗嚣招怀其酋豪，遂得为用。及嚣亡后，五溪、先零诸种数为寇掠，皆营塹自守，州郡不能讨。歙乃大修攻具，率盖延、刘尚及太中大夫马援等进击羌于金城，大破之，斩首虏数千人，获牛羊万余头，谷数十万斛。又击破襄武贼傅栗卿等。陇西虽平，而人饥，流者相望。歙乃倾仓廩，转运诸县，以赈赡之，于是陇右遂安，而凉州流通焉。

注 襄武，县，属陇西郡也。

注 流谓流离以就食也。

十一年，歙与盖延、马成进攻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河池、下(辩)[辨]，陷之，乘胜遂进。蜀人大惧，使刺客刺歙，未殊，驰召盖延。延见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视。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邪！”延收泪强起，受所诫。歙自书表曰：“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愿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投笔抽刃而绝。

注 何人谓不知何人也。

注 骨鯁，喻正直也。说文曰：“鯁，鱼骨也。”食骨留

咽中为鰓。

注 肖，似也。不似犹不贤也。

帝闻大惊，省书(览)[閫]涕，乃赐策曰：“中郎将来歆，攻战连年，平定羌、陇，忧国忘家，忠孝彰着。遭命遇害，呜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赠歆中郎将、征羌侯印绶，谥曰节侯，谒者护丧事。丧还洛阳，乘輿缟素临吊送葬。以歆有平羌、陇之功，故改汝南之当乡县为征羌国焉。

注 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鄆城县东南也。

子曜嗣。十三年，帝嘉歆忠节，复封歆弟由为宜西侯。曜子棱，尚显宗女武安公主。棱早歿，曜卒，以棱子历为嗣。

注 东观记曰“宜西乡侯”。

论曰：世称来君叔天下信士。夫专使乎二国之闲，岂厌诈谋哉？而能独以信称者，良其诚心在乎使两义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历字伯珍，少袭爵，以公主子，永元中，为侍中，监羽林右骑。永初三年，迁射声校尉。永宁元年，代冯石为执金吾。延光元年，尊历母为长公主。二年，迁历太仆。

注 羽林骑，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见前书。

明年，中常侍樊丰与大将军耿宝、侍中周广、谢恽等共谗

陷太尉杨震，震遂自杀。历谓侍御史虞诩曰：“耿宝托元舅之亲，荣宠过厚，不念报国恩，而倾侧奸臣，诬奏杨公，伤害忠良，其天祸亦将至矣。”遂绝周广、谢恽，不与交通。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圣及其女永与大长秋江京及中常侍樊丰、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圣、永遂诬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属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数为叹息。京、丰惧有后害，妄造虚无，构谗太子及东宫官属。帝怒，召公卿以下会议废立。耿宝等承旨，皆以为太子当废。历与太常桓焉、廷尉张皓议曰：“经说，年未滿十五，过恶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谋，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选忠良保傅，辅以礼义。

废置事重，此诚圣恩所宜宿留。”帝不从，是日遂废太子为济阴王。时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中傅高梵等皆以无罪徙朔方。历乃要结光禄勋祢讽，

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阎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伉、

第五颢，中散大夫曹成，谏议大夫李尤，符节令张敬，持书侍御史龚调，羽林右监孔显，城门司马徐崇，辇尉守丞乐闾，长乐、未央厩令郑安世等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龚调据法律明之，以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当坐。帝与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诏胁髡臣曰：“父子一体，天性自然。以义割恩，为天下也。历、讽等不识大典，而与髡小共为讠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岂事君之礼？朝廷广开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贷；若怀迷不反，当显明刑书。“谏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顿首曰：“固宜如明诏。”历怫然，廷诘皓曰：“属通谏何言，而今复背之？大臣乘朝车，处国事，固得辗转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历独守阙，连日

不肯去。帝大怒，乃免历兄弟官，削国租，黜公主不得会见。历遂杜门不与亲戚通，时人为之震栗。

注 宝女弟为清河王庆姬，即安帝嫡母也，故宝于帝为元舅焉。

注 宿留犹停留也。宿留音秀溜。

注 梵音扶泛反。

注 投音丁外反。

注 侏音丑羊反。

注 颡音下结反。

注 续汉(书)[志]曰：“符节令，秩百石。”

注 续汉志曰“持书侍御史，秩六百石”也。

注 汉官仪“羽林左、右监，属光禄”也。

注 守丞，兼守之丞也。

注 续汉志曰“未央令一人，长乐令一人，主乘舆马也。”

注 字林曰：“怫，郁也。”怫音扶勿反。

注 属，近也。通犹共也。近言共谏，何乃相背也。

注 周礼曰：“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车。”辗转，不定也。诗曰：“展转反侧。”

及帝崩，阎太后起历为将作大匠。顺帝即位，朝廷咸称社稷臣，于是迁为鞞尉。

投讽、刘玮、闾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为郎；朱侏、施延、陈光、赵代等并为公卿，任职；征王男、邴吉家属还京师，厚加赏赐；籍建、高梵等悉蒙显擢。永建元年，拜历车骑将军，弟祉为步兵校尉，超为黄门侍郎。三年，母长公主薨，历称病

归第；服阕，复为大鸿胪。阳嘉二年，卒官。

注 侏音丑良反。

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长公主，顺帝时，为虎贲中郎将。定卒，子虎嗣，桓帝时，为屯骑校尉。弟艳，字季德，少好学下士，开馆养徒，少历显位，灵帝时，再迁司空。

赞曰：李、邓豪贍，舍家从讖。少公虽孚，宗卿未验。王常知命，功惟帝念。款款君叔，斯言无玷。方献三捷，永坠一剑。

注 邓晨代以吏二千石为豪，李通家富为贍也。

注 孚，信也。言蔡少公论讖，其事虽信，而李守被诛，是未验也。

注 王常，更始中为知命侯，后归朝，上录其功，封为列侯，故曰帝念。

注 玷，缺也。

注 小雅采薇诗曰：“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第六

邓禹子训孙鹭寇恂曾孙荣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光武亦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数年归家。

及汉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荐举禹，禹不肯从。及闻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邺。光武见之甚欢，谓曰：“我得专封拜，生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为？”禹曰：“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嗟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闲语。禹进说曰：“更始虽都关西，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犢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鬻聚。

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

形勢可见。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悦，因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

注 闲，私也。

注 屈音求勿反。

注 论语曰：“邦分崩离析。”

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蓟至信都，使禹发奔命，得数千人，令自将之，别攻拔乐阳。从至广阿，光武舍城楼上，披舆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殽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悦。

时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禹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使别将骑，与盖延等击铜马于清阳。延等先至，战不利，还保城，为贼所围。禹遂进与战，破之，生获其大将。从光武追贼至(满)[蒲]阳，连大克获，北州略定。

注 乐阳，县名，属常山郡。

注 东观记曰：“上率禹等击王郎横野将军刘奉，大破之。上过禹营，禹进炙鱼，上餐啖，劳勉吏士，威严甚厉。觐皆窃言‘刘公真天人也’。”

注 史记苏秦说赵王曰：“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禹无百人之聚，汤、武之士不过三千，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

及赤眉西入关，更始使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及诸将，分据河东、弘农以拒之。赤眉觐大集，王匡等莫能当。光武筹赤眉必破长安，欲乘蹙并关中，而方自事山东，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度，故授以西讨之略。乃拜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

可与俱者。于是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冯愷为积弩将军，樊崇为骁骑将军，宗歆为车骑将军，邓寻为建威将军，耿欣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引而西。

注 “虑”字或为“宪”字。

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关将入河东，河东都尉守关不开，禹攻十日，破之，获輜重千余乘。进围安邑，数月未能下。更始大将军樊参将数万人，度大阳欲攻禹，禹遣诸将逆击于解南，大破之，斩参首。于是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军十余万，复共击禹，禹军不利，樊崇战死。会日暮，战罢，军师韩歆及诸将见兵势已摧，皆劝禹夜去，禹不听。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觶。明旦，匡悉军出攻禹，禹令军中无得妄动；既至营下，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大破之。匡等皆弃军亡走，禹率轻骑急追，获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强，皆斩之，收得节六，印绶五百，兵器不可胜数，遂定河东。承制拜李文为河东太守，悉更置属县令长以镇抚之。是月，光武即位于鄗，使使者持节拜禹为大司徒。策曰：“制诏前将军禹：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亲。”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嗟尤着。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宽。今遣奉车都尉授印绶，封为酈侯，食邑万户。敬之哉！”禹时年二十四。

注 箕关在今王屋县东。

注 大阳，县，属河东郡。前书音义曰：“大河之阳。”春秋：“秦伯伐晋，自茅津济。”杜预云：“河东大阳县也。”

注 解，县，属河东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县东南也。

注 高祖曰：“运策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注 史记曰，颜回年二十九，发白，早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也。

注 五品，五常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五常之教务在宽也。

注 鄆，县，(今)属南阳郡，故城在[今]襄州谷城县东北。

遂渡汾阴河，入夏阳。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引其觶十万，与左冯翊兵共拒禹于衙，禹复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长安。是时三辅连覆败，赤眉所过残贼，百姓不知所归。闻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觶号百万。禹所止辄停车住节，以劳来之，父老童穉，垂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帝嘉之，数赐书曜美。

注 左辅即左冯翊也。三辅皆有都尉。

注 衙，县名，属左冯翊，解见安纪。

注 纪，纲纪也。言有条贯而不残暴。

注 住或作柱。

注 垂发，童幼也。戴白，父老也。

诸将豪杰皆劝禹径攻长安。禹曰：“不然。今吾觶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鬻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

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彻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

于是引军北至栒邑。禹所到，击破赤眉别将诸营保，郡邑皆开门归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诣京师。

注 仰犹恃也，音鱼向反。

注 栒邑，县，属右扶风，故城在今豳州三水县东北。栒音荀。

注 京师谓洛阳也。公羊传曰：“天子所居曰京师。”

帝以关中未定，而禹久不进兵，下敕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禹犹执前意，乃分遣将军别攻上郡诸县，更征兵引谷，归至大要。遣冯愔、宗歆守栒邑。二人争权相攻，愔遂杀歆，因反击禹，禹遣使以闻(帝)。帝问使人：“愔所亲爱为谁”，对曰：“护军黄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执必相忤，因报禹曰：“缚冯愔者，必黄防也。”乃遣尚书宗广持节降之。后月余，防果执愔，将其觶归罪。更始诸将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诣广降，与共东归。至安邑，道欲亡，广悉斩之。愔至洛阳，赦不诛。

注 大要，县名，属北地郡。

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为梁侯，食四县。时赤眉西走扶风，禹乃南至长安，军昆明池，大飨士卒。率诸将斋戒，择吉日，修礼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因循行园陵，为置吏士奉守焉。

禹引兵与延岑战于蓝田，不克，复就谷云阳。汉中王刘嘉诣禹降。嘉相李宝倨慢无礼，禹斩之。宝弟收宝部曲击禹，杀将军耿欣。自冯愔反后，禹威稍损，又乏食，归附者离散。而赤眉复还入长安，禹与战，败走，至高陵，军士饥饿(者)，皆食枣菜。帝乃征禹还，敕曰：“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禹鼻于受任而功不遂，数以饥卒徼战，辄不利。

三年春，与车骑将军邓弘击赤眉，遂为所败，觶皆死散。事在冯异传。独与二十四骑还诣宜阳，谢上大司徒、梁侯印绶。有诏归侯印绶。数月，拜右将军。

延岑自败于东阳，遂与秦丰合。四年春，复寇顺阳闲。遣禹护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击破岑于邓；追至武当，复破之。岑奔汉中，余党悉降。

十三年，天下平定，诸功臣皆增户邑，定封禹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帝以禹功高，封弟宽为明亲侯。其后左右将军官罢，以特进奉朝请。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埶。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复行司徒事。从东巡狩，封岱宗。

注 高密，国名，今密州县也。昌安、夷安并属高密国。昌安故城在今密州安丘县外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县外城也。淳于，县名，属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县东北也。

注 续汉志曰“前后左右将军皆主征伐，事讫皆罢”也。

显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

宠。居岁余，寝疾。帝数自临问，以子男二人为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谥曰元侯。

注 臣当北面，尊如宾，故令东向。

帝分禹封为三国：长子震为高密侯，袭为昌安侯，珍为夷安侯。

禹少子鸿，好筹策。永平中，以为小侯。引入与议边事，帝以为能，拜将兵长史，率五营士屯鴈门。肃宗时，为度辽将军。永元中，与大将军窦宪俱出击匈奴，有功，征行车骑将军。

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狱死。

高密侯震卒，子干嗣。干尚显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阴皇后巫蛊事发，干从兄奉以后舅被诛，干从坐，国除。元兴元年，和帝复封干本国，拜侍中。

干卒，子成嗣。成卒，子曜嗣。曜尚安帝妹舞阴长公主，桓帝时为少府。曜卒，长子某嗣。少子昌袭母爵为舞阴侯，拜黄门侍郎。

昌安侯袭嗣子藩，亦尚显宗女平臯长公主，和帝时为侍中。

注 平臯，县名，属河内郡，故城在今怀州武德县西。

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袭封，无后，永初六年，绍封康为夷安侯。时诸绍封者皆食故国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属，独三分食二，以侍祠侯为越骑校尉。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长乐宫谏争，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太后不从。康心怀畏惧，永宁元年，遂谢病不朝。太后使内侍

邓公赢粮徒步，触纷乱而赴光武，可谓识所从会矣。于是中分麾下之军，以临山西之隙，至使关河响动，怀赴如归。功虽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损桐邑，兵散宜阳，褫龙章于终朝，就侯服以卒岁，荣悴交而下无二色，进退用而上无猜情，使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闲，不亦君子之致为乎！

注 家语孔子曰：“君择臣而任之，臣亦择君而事之。”

注 几者，事之微也。易讼卦曰“君子以作事谋始”也。

注 方言曰：“赢，檐。”

注 褫音直纸反，又敕纸反。龙章，袞龙之服也。谓禹为赤眉所败，上司徒印绶也。易讼卦曰：“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训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学，禹常非之。显宗即位，初以为郎中。训乐施下士，士大夫多归之。

注 东观记曰：“训谦恕下士，无贵贱见之如旧，朋友子往来门内，视之如子，有过加鞭扑之教。太医皮巡从猎上林还，暮宿殿门下，寒疝病发。时训直事，闻巡声，起往问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训身至太官门为求火，不得，乃以口嘘其背，复呼同庐郎共更嘘，至朝遂愈也。”

永平中，理虢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建初三年，拜训谒者，使监领其事。训考量隐括，知大功难立，具以上言。肃宗从之，遂罢其役，更用驴犍，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

注 酈元水经注云，汾阳故城，积粟所在，谓之羊肠仓，在晋阳西北，石 莖委，若羊肠焉，故以为名。今岚州界羊肠阪是也。石臼河解见(明)[章]纪。

注 水运曰漕。

注 隘音乙卖反。

注 隐审量括之也。孙卿子曰：“拘木必待隐括蒸揉然后直”也。拘音輗，谓曲者也。

会上谷太守任兴欲诛赤沙乌桓，[乌桓]怨恨谋反，诏训将黎阳营兵屯狐奴，以防其变。训抚接边民，为幽部所归。六年，迁护乌桓校尉，黎阳故人多携将老幼，乐随训徙边。鲜卑闻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八年，舞阴公主子梁扈有罪，训坐私与扈通书，征免归闾里。

注 汉官仪曰：“中兴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狐奴，县，属渔阳郡也。

注 东观记曰：“训故吏最贫羸者举国，念训常所服药北州少乏，又知训好青泥封书，从黎阳步推鹿车于洛阳市药，还过赵国易阳，并载青泥一(幘)[堞]，至上谷遗训。其得人心如是。”

注 东观记曰：“吏士常大病症，转易至数十人，训身为煮汤药，咸得平愈。其无妻者，为适配偶。”

注 东观记曰：“燕人思慕，为之作歌也。”

元和三年，卢水胡反畔，以训为谒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

章和二年，护羌校尉张纡诱诛烧当种羌迷吾等，由是诸羌

大怒，谋欲报怨，朝廷忧之。公卿举训代纆为校尉。诸羌激忿，遂相与解仇结婚，交质盟诅，

觶四万余人，期冰合度河攻训。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内，胜兵者二三千骑，皆勇健富强，每与羌战，常以少制多。虽首施两端，汉亦时收其用。时迷吾子迷唐，别与武威种羌合兵万骑，来至塞下，未敢攻训，先欲胁月氏胡。训拥卫稽故，令不得战。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

训曰：“不然。今张纆失信，觶羌大动，经常屯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县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遂令开城及所居园门，悉驱髡胡妻子内之，严兵守卫。羌掠无所得，又不敢逼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

注 郑玄注周礼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诅。”

注 首施犹首鼠也。

注 稽故谓稽留事故也。东观记“稽故”字作“诸故”也。

注 说文曰：“帑，金帛所藏。”音它莽反。

注 掠，劫夺也。

注 湟中，月氏胡所居，今鄯州湟水县也。

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刃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束，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于是赏赂诸羌种，使相招诱。迷唐伯父号吾乃将其母及种

人八百户，自塞外来降。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写谷，斩首虏六百余人，得马牛羊万余头。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颇岩谷，觻悉破散。其春，复欲归故地就田业，训乃发湟中六千人，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箬上以度河，掩击迷唐庐落大豪，多所斩获。复追逐奔北，会尚等夜为羌所攻，于是义从羌胡并力破之，斩首前后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一种殆尽。迷唐遂收其余部，远徙庐落，西行千余里，诸附落小种皆背畔之。烧当豪帅东号稽颡归死，余皆款塞纳质。于是绥接归附，威信大行。遂罢屯兵，各令归郡。唯置弛刑徒二千余人，分以屯田，为贫人耕种，修理城郭坞壁而已。

注 东观记(曰)“写”作“鴈”。

注 两谷名也，见西羌传。

注 箬，木筏也，音步佳反。

注 一种谓迷唐也。

注 东号，羌名。

永元二年，大将军窦宪将兵镇武威，宪以训晓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训初厚于马氏，不为诸窦所亲，及宪诛，故不离其祸。

注 离，遭也。

训虽宽中容觻，而于闺门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温色。

四年冬，病卒官，时年五十三。吏人羌胡爱惜，旦夕临者

日数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乌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执不听，以状白校尉徐僞。僞叹息曰：“此义也。”乃释之。遂家家为训立祠，每有疾病，辄此请祷求福。

注 训前任乌桓校尉时吏士也。

注 僞音于建反。

元兴元年，和帝以训皇后之父，使谒者持节至训墓，赐策追封，谥曰平寿敬侯。

中宫自临，百官大会。

注 平寿，县，属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县。

训五子：鹭，京，悝，弘，闾。

注 悝音口回反。

鹭字昭伯，少辟大将军窦宪府。及女弟为贵人，鹭兄弟皆除郎中。及贵人立，是为和熹皇后。鹭三迁虎贲中郎将，京、悝、弘、闾皆黄门侍郎。京卒于官。延平元年，拜鹭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始自鹭也。悝虎贲中郎将，弘、闾皆侍中。

注 东观记“鹭”作“陟”。

殇帝崩，太后与鸞等定策立安帝，愷迁城门校尉，弘虎贲中郎将。自和帝崩后，鸞兄弟常居禁中。鸞谦逊不欲久在内，连求还第，岁余，太后乃许之。

永初元年，封鸞上蔡侯，愷叶侯，弘西平侯，闾西华侯，食邑各万户。

鸞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户。鸞等辞让不获，遂逃避使者，闲关诣阙，上疏自陈曰：“臣兄弟污濊，无分可采，过以外戚，遭值明时，托日月之末光，被云雨之渥泽，并统列位，光昭当世。不能宣赞风美，补助清化，诚夤诚惧，无以处心。陛下躬天然之姿，体仁圣之德，遭国不造，仍离大忧，

开日月之明，运独断之虑，援立皇统，奉承大宗。圣策定于神心，休烈垂于不朽，本非臣等所能万一，而猥推嘉美，并享大封，伏闻诏书，惊惶夤怖。

追观前世倾覆之诫，退自惟念，不寒而栗。臣等虽无逮及远见之虑，犹有庶几戒惧之情。常母子兄弟，内相敕厉，冀以端箠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无二。终不敢横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营，昧死陈乞。“太后不听。鸞频上疏，至于五六，乃许之。

注 西平，县，属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鄆城县南。

注 西华，县，属汝南郡也。

注 闲关犹崎岖也。

注 言无分寸可收采也。

注 过，误也。

注 易曰：“夫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齐其明。”又云“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注 造，成也。仍，频也。大忧，和帝、殇帝崩。

注 猥，曲也。

注 前代外戚上官安、霍禹之属，皆被诛戮也。

注 惟，思也。不寒而栗，言恐惧也。前书曰“义纵为定襄太守，郡中不寒而栗”也。

其夏，凉部羌摇荡西州，朝廷忧之。于是诏鹭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车驾幸平乐观饯送。鹭西屯汉阳，使征西校尉任尚、从事中郎司马钧与羌战，大败。时以转输疲弊，百姓苦役。冬，征鹭班师。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将迎拜鹭为大将军。军到河南，使大鸿胪亲迎，中常侍赍牛酒郊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既至，大会髡臣，赐束帛乘马，宠灵显赫，光震都鄙。

注 班，还也。

注 驷马曰乘。

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死者相望，盗贼鬻起，四夷侵畔。鹭等崇节俭，罢力役，推进天下贤士何熙、祢讽、羊浸、李合、陶敦等列于朝廷，辟杨震、朱宠、陈禅置之幕府，故天下复安。

注 臣贤案：元二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于上字之下为小“二”字，言此字当两度言之。后人不晓，遂读为元二，或同之阳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明验也。

注 祢，姓也，音丁外反，又音丁活反。

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鸷兄弟并上书求还侍养。太后以闾最少，孝行尤着，特听之，赐安车驷马。及新野君薨，鸷等复乞身行服，章连上，太后许之。鸷等既还里第，并居顷次。闾至孝骨立，有闻当时。及服阕，诏喻鸷还辅朝政，更授前封。鸷等叩头固让，乃止，于是并奉朝请，位次在三公下，特进、侯上。

其有大议，乃诣朝堂，与公卿参谋。

注 在特进及列侯之上。

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齐衰，帝丝麻，并宿幸其第。弘少治欧阳尚书，授帝禁中，诸儒多归附之。初疾病，遗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锦衣玉匣。有司奏赠弘骠骑将军，位特进，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赠位衣服，但赐钱千万，布万匹，鸷等复辞不受。诏大鸿胪持节，即弘殡封子广德为西平侯。将葬，有司复奏发五营轻车骑士，礼仪如霍光故事，太后皆不听，但白盖双骑，门生挽送。后以帝师之重，分西平之都乡封广德弟甫德为都乡侯。四年，又封京子黄门侍郎珍为阳安侯，邑三千五百户。

注 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武帝时人。

注 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修莫府顷，上赐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辚辘车、黄屋左纛，轻车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

注 白盖车也。

五年，悝、闾相继并卒，皆遗言薄葬，不受爵赠，太后并

从之。乃封悝子广宗为叶侯，闾子忠为西华侯。

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敕宗族，阖门静居。鸷子侍中凤，尝与尚书郎张龛书，属郎中马融宜在台阁。又中郎将任尚尝遗凤马，后尚坐断盗军彻，槛车征诣廷尉，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鸷。鸷畏太后，遂髡妻及凤以谢，天下称之。

注 章帝窦皇后，窦勋女，祖穆及叔父俱尚主。穆交通轻薄，属托郡县，干乱政化，后并坐怨望谋不轨被诛，故邓氏深引为诫也。

注 阖，闭也。

注 槛车谓以板四周为槛，无所见。

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敛，帝复申前命，封鸷为上蔡侯，位特进。帝少号聪敏，及长多不德，而乳母王圣见太后久不归政，虑有废置，常与中黄门李闰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宫人先有受罚者，怀怨恚，因诬告悝、弘、闾先从尚书邓访取废帝故事，谋立平原王得。帝闻，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无道，遂废西平侯广德、叶侯广宗、西华侯忠、阳安侯珍、都乡侯甫德皆为庶人。鸷以不与谋，但免特进，遣就国。宗族皆免官归故郡，没入鸷等赀财田宅，徙邓访及家属于远郡。郡县逼迫，广宗及忠皆自杀。又徙封鸷为罗侯，鸷与子凤并不食而死。鸷从弟河南尹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遵、将作大匠畅皆自杀，唯广德兄弟以母闾后戚属得留京师。

注 和帝长子平原王胜无嗣，邓太后立乐安王莖子得为平原王。

注 罗，县，属长沙(国)[郡]。

大司农朱宠痛鹭无罪遇祸，乃肉袒舆榱，上疏追讼鹭曰：“伏惟和熹皇后圣善之德，为汉文母。兄弟忠孝，同心忧国，宗庙有主，王室是赖。功成身退，让国逊位，历世外戚，无与为比。当享积善履谦之佑，而横为宫人单辞所陷。利口倾险，反乱国家，罪无申证，狱不讯鞠，遂令鹭等罹此酷滥。一门七人，并不以命，尸骸流离，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丧气。宜收还顷次，宠树遗孤，奉承血祀，以谢亡灵。”

宠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诏免官归田里。觶庶多为鹭称枉，帝意颇悟，乃谴让州郡，还葬洛阳北芒旧茔，公卿皆会丧，莫不悲伤之。诏遣使者祠以中牢，诸从昆弟皆归京师。及顺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训，愍鹭无辜，乃诏宗正复故大将军邓鹭宗亲内外，朝见皆如故事。除鹭兄弟子及门从十二人悉为郎中，擢朱茝为太尉，录尚书事。

注 榱，亲身棺也。

注 诗凯风曰：“母氏圣善。”文母，文王之母大任也。言太后有圣智之善，比于文母也。

注 殇帝崩，太后与鹭定立安帝，故曰是赖。

注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谦。”

注 申，明白也。

注 讯，问也。鞠，穷也。

注 七人谓鹭从弟豹、遵、畅，鹭子凤，凤从弟广宗、忠也。

注 血祀谓祭庙杀牲取血以告神也。

注 以逼迫广宗等故也。

宠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鹭府，稍迁颍川太守，治理有声。及拜太尉，封安乡侯，甚加优礼。

广德早卒。甫德更召征为开封令。学传父业。丧母，遂不仕。

闾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闾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

禹曾孙香(子)[之]女为桓帝后，帝又绍封度辽将军遵子万世为南乡侯，拜河南尹。及后废，万世下狱死，其余宗亲皆复归故郡。

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论曰：汉世外戚，自东、西京十有余族，非徒豪横盈极，自取灾故，必于貽衅后主，以至颠败者，其数有可言焉。何则？恩非己结，而权已先之；

情疏礼重，而枉性图之；来垄方授，地既害之；隙开执谢，谗亦胜之。

悲哉！鹭、悝兄弟，委远时柄，忠劳王室，而终莫之免，斯乐生所以泣而辞燕也！

注 高帝吕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后、成帝赵后、平帝王后、章帝窦后、和帝邓后、安帝阎后、桓帝窦后、顺帝梁后、灵帝何后等家，或以贵盛骄奢，或以摄位权重，皆以盈极被诛

也。

注 后主谓嗣君也。言外戚握权者，当先帝时或容免祸，必貽罪衅于嗣君，以至倾覆。数犹理也，其致败之理可得言焉。

注 言外戚之家，承隆宠于先帝，不结恩于后主，故权势先在其身也。

注 图，谋也。其人既居权要，礼数不可不重，故后主枉其本性与之图谋政事，非心所好也。

注 后来宠者，方欲授之要职，而先代权臣见居其地，必须除旧方得授新，是地既害之也。

注 君臣有隙，上下离心，则权宠之人形势渐谢，于是谗人构会，寻亦胜也。

注 乐毅忠于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乐毅，乐毅惧而奔赵。赵王谓乐毅曰：

“燕力竭于齐，其主信谗，国人不附，其可图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也。臣若获戾于它国，没身不忍谋赵徒隶，况其后嗣乎！”事见古史考。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为着姓。恂初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

王莽败，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国，曰“先降者复爵位”。恂从耿况迎使者于界上，况上印绶，使者纳之，一宿无还意。恂勒兵入见使者，就请之。使者不与，曰：

“天王使者，功曹欲胁之邪？”恂曰：“非敢胁使君，窃伤计之不详也。今天下初定，国信未宣，使君建节衔命，以临四方，郡国莫不延颈倾耳，望风归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堕大信，沮向化之心，生离畔之隙，将复何以号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为吏人所亲，今易之，得贤则造次未安，不贤

则祇更生乱。为使君计，莫若复之以安百姓。”使者不应，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

况至，恂进取印绶带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诏之，况受而归。

注 君者，尊之称也。

注 墮，毀也。

及王郎起，遣将恂上谷，急况发兵。恂与门下掾闵业共说况曰：“邯郸拔起，难可信向。昔王莽时，所难独有刘伯升耳。今闻大司马刘公，伯升母弟，尊贤下士，士多归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郸方盛，力不能独拒，如何？”恂对曰：“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举大郡之资，可以详择去就。恂请东约渔阳，齐心合觴，邯郸不足图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渔阳，结谋彭宠。恂还，至昌平，袭击邯郸使者，杀之，夺其军，遂与况子弇等俱南及光武于广阿。拜恂为偏将军，号承义侯，从破髡贼。数与邓禹谋议，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欢。

注 拔，卒也。

光武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马朱鲋等盛兵据洛阳。又并州未安，光武难其守，

问于邓禹曰：“诸将谁可使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觴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光武谓恂曰：“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

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于是复北征燕、代。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

注 非其人不可，故难之。

注 肄，习也。

注 前书音义曰“淇园，卫之苑，多竹筱”也。

朱鲔闻光武北而河内孤，使讨难将军苏茂、副将贾强将兵三万余人，度巩河攻温。檄书至，恂即勒军驰出，并移告属县，发兵会于温下。军吏皆谏曰：“今洛阳兵度河，前后不绝，宜待觐军毕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遂驰赴之。旦日合战，而偏将军冯异遣救及诸县兵适至，士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陈动，恂因奔击，大破之，追至洛阳，遂斩贾强。茂兵自投河死者数千，生获万余人。恂与冯异过河而还。自是洛阳震恐，城门昼闭。时光武传闻朱鲔破河内，有顷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诸将军贺，因上尊号，于是即位。

注 巩、温并今洛州县也。临黄河，故曰巩河也。

时军食急乏，恂以犂车骊驾转输，前后不绝，尚书升斗以禀百官。帝数策书劳问恂，同门生茂陵董崇说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发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昔萧何守关中，

悟鲍生之言而高祖悦。今君所将，皆宗族昆弟也，无乃当以前人为镜戒。”恂然其言，称疾不视事。帝将攻洛阳，先至河内，恂求从军。

帝曰：“河内未可离也。”数固请，不听，乃遣兄子寇张、姊子谷崇将突骑愿为军锋。帝善之，皆以为偏将军。

注 前书音义曰：“骊驾，并驾也。辇车，人挽行也。”

注 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萧何留守关中，上数使使劳苦何。鲍生谓何曰：

“今君王暴衣露盖，数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为君计者，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何从其计，高祖大悦。

建武二年，恂坐系考上书者免。是时颍川人严终、赵敦聚觶万余，与密人贾期连兵为寇。恂免数月，复拜颍川太守，与破奸将军侯进俱击之。数月，斩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万户。

执金吾贾复在汝南，部将杀人于颍川，恂捕得系狱。时尚草创，军营犯法，率多兼容，恂乃戮之于市。复以为耻，叹。还过颍川，谓左右曰：“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

恂知其谋，不欲与相见。谷崇曰：“崇，将也，得带剑侍侧。卒有变，足以相当。”

恂曰：“不然。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

区区之赵，尚有此义，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属县盛供具，储酒醪，执金吾军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馔。恂乃出迎于道，称疾而还。贾复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过去。恂遣谷崇以状闻，帝乃征恂。恂至引见，时复先在坐，欲起相避。

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于是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注 部将谓军部之下小将也。

注 史记曰，秦王与赵王饮于滹池，秦王请赵王鼓瑟，秦御史书曰“某年某月赵王为秦王鼓瑟”。藺相如前请秦王击缶，秦王怒，不许。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秦王不恚，为击缶。相如顾赵御史书曰“某年某月秦王为赵王击缶”。秦髡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相如曰：“请以秦咸阳为赵王寿。”竟酒不能相加。既罢归国，赵拜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颇曰：“我有攻城野战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我见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见廉颇，辄引车避之。舍人谏。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将军哉！吾念强秦不敢加兵于赵者，盖以吾两人也。今两虎斗，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后私讎也。”

注 说文曰：“醪，兼汁滓酒。”

注 饌，具[食]也。

注 分犹解也。

恂归颍川。三年，遣使者即拜为汝南太守，又使骠骑将军杜茂将兵助恂讨盗贼。盗贼清静，郡中无事。恂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七年，代朱浮为执金吾。明年，从车驾击隗嚣，而颍川盗贼髡起，帝乃引军还，谓恂曰：“颍川迫近京师，当以时定。惟念独卿能平之耳，从九卿复出，以忧国可(知)也。”恂对曰：“颍川剽轻，闻陛下远踰阻险，有事陇、蜀，故狂狡乘闲相诖误耳。如闻乘輿南向，贼必惶怖归死，臣愿执锐前驱。”即日车驾南征，

恂从至颍川，盗贼悉降，而竟不拜郡。

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四)乃留恂长社，镇抚吏人，接纳余降。

注 东观记曰：“郡中政理，盗贼不入。”

注 即，就也。

注 狡，猾也。说文曰：“诘亦误也。”音挂。

注 恂前为颍川太守，故曰复借也。

初，隗嚣将安定高峻，拥兵万人，据高平第一，帝使待诏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开。中郎将来歙承制拜峻通路将军，封关内侯，后属大司马吴汉，共围嚣于冀。及汉军退，峻亡归故营，复助嚣拒陇坻。及嚣死，峻据高平，畏诛坚守。建威大将军耿弇率太中大夫窦士、武威太守梁统等围之，一岁不拔。十年，帝入关，将自征之，恂时从驾，谏曰：“长安道里居中，应接近便，安定、陇西必怀震惧，此从容一处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马疲倦，方履险阻，非万乘之固，前年颍川，可为至戒。”帝不从。进军及汧，峻犹不下，帝议遣使降之，乃谓恂曰：“卿前止吾此举，今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营击之。”恂奉玺书至第一，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将诛文。

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应，遂斩之。遣其副归告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

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也。”遂传峻还洛阳。

注 高平，县，属安定郡。续汉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

注 从洛阳至高平，长安为中。

注 汧，县，属扶风，故城在今陇州汧源县南也。

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从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独享之乎！”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

十二年卒，谥曰威侯。子损嗣。恂同产弟及兄子、姊子以军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终其身，不传于后。

初所与谋闾业者，恂数为帝言其忠，赐爵关内侯，官至辽西太守。

十三年，复封损庶兄寿为洮侯。后徙封损扶柳侯。损卒，子厘嗣，徙封商乡侯。厘卒，子袭嗣。

注 洮，县，属沛郡。洮音故交反。

注 扶柳，县，属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信都县西也。

恂女孙为大将军邓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于永初闲。

注 安帝永初元年，邓太后临朝，故得志也。

恂曾孙荣。

论曰：传称“喜怒以类者鲜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难者，其唯君子乎！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于寇公而

见之矣。

注 左传曰，晋范武子会将老，召其子文子曰：“吾闻之，喜怒以类者鲜矣，而易者实多也。”

注 论语孔子之言。

荣少知名，桓帝时为侍中。性矜絜自贵，于人少所与，以此见害于权宠。

而从兄子尚帝妹益阳长公主，帝又聘其从孙女于后宫，左右益恶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与宗族免归故郡，吏承望风旨，持之浸急，荣恐不免，奔阙自讼。

未至，刺史张敬追劾荣以擅去边，有诏捕之。荣逃窜数年，会赦令，不得除，积穷困，乃自亡命中上书曰：

注 与，党与也。

注 自，从也。

臣闻天地之于万物也好生，帝王之于万人也慈爱。陛下统天理物，为万国覆，作人父母，先慈爱，后威武，先宽容，后刑辟，自生齿以上，咸蒙德泽。

而臣兄弟独以无辜为专权之臣所见批抵，青蝇之人所共构会。以臣婚姻王室，谓臣将抚其背，夺其位，退其身，受其执。于是遂作飞章以被于臣，欲使坠万仞之坑，践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发投杼之怒。尚书背绳墨，案空劾，不复质确其过，寘于严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隶校尉冯羨佞邪承旨，废于王命，驱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还郡，没齿无怨。

臣诚恐卒为豺狼横见噬食，故冒死欲诣阙，披肝胆，布腹心。

注 大戴礼曰“男子八月生齿，女子七月生齿”也。

注 说文曰：“抵，侧击也。”批音片兮反。抵音之氏反。

注 青蝇，诗小雅曰：“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青蝇能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变乱善恶。

注 史记曰，昔曾参之处费，鲁人(又)有与曾参同姓名，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

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乃投杼下机，踰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其母犹生疑于三告。

注 绳墨谓法律也。

注 质，正也。确，实也。说文云，确音胡角反，此苦角反。严棘谓狱也，易坎上六曰“系用徽墨，寘于丛棘”也。

刺史张敬好为谄谀，张设机网，复令陛下兴赖电之怒。司隶校尉应奉、河南尹何豹、洛阳令袁腾并驱争先，若赴仇敌，罚及死没，髡剔坟墓，但未掘圻出尸，剖棺露髑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刘敦行苇，世称其仁。今残酷容媚之吏，无折中处平之心，不顾无辜之害，而兴虚诬之诽，欲使严朝必加滥罚。

是以不敢触突天威，而自窜山林，以俟陛下发神圣之听，启独鸞之明，拒谗慝之谤，绝邪巧之言，救可济之人，援没溺之命。不意滞怒不为春夏息，淹恚不为顺时息，遂驰使邮驿，布告远近，严文克剥，痛于霜雪，张罗海内，设置万里，逐臣者穷人结，追臣者极车轨，虽楚购伍员，汉求季布，无以过

也。

注 𩑦谓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埋𩑦。”音才赐反，又在(侈)[移]反。

注 解见顺纪也。

注 大雅行苇之诗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言公刘之时，仁及草木，敦然道傍之苇，牧牛羊者无使践履折伤之，况于人乎？故荣以自喻焉。

注 春夏长养万物，故不宜怒矣。

注 史记曰，楚人伍奢为平王太子建太傅，费无忌谮杀奢。奢子员字子胥，奔吴，楚购之，得伍员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

注 季布为项羽将，数窘汉王。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

臣遇罚以来，三赦再赎，无验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则见埽灭，行则为亡虏，苟生则为穷人，极死则为冤鬼，天广而无以自覆，地厚而无以自载，蹈陆土而有沉沦之忧，远岩墙而有镇压之患。

精诚足以感于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恶大愆，足以陈于原野，备刀锯，陛下当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觶论之疑。臣思入国门，坐于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阊阖九重，陷菑步设，举趾触罟置，

动行絺罗网，无绿至万乘之前，永无见信之期矣。

注 无验谓无罪状可案验也。

注 甫，始也。力，甚也。

注 愆，恶也。主言元恶之人，大为人之所恶也。

注 锯，刖刑也。国语曰，刑有五，大者陈诸原野矣。

注 周礼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罢人；右肺石，达穷人。”

注 闾阖，天门也。

注 菑，坑菑也。

注 说文曰：“罟，兔网也。”置亦兔网也，音浮嗟。

国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则一国尽惧。臣奔走以来，三离寒暑，阴阳易位，当暖反寒，春常凄风，夏降霜雹，又连年大风，折拔树木。风为号令，春夏布德，议狱缓死之时。愿陛下思帝尧五教在宽之德，企成汤避远谗夫之诚，以宁风旱，以弭灾兵。臣闻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为明朝惜垂尽之命，愿赴湘、沅之波，从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吊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绪，生长王国，惧独含恨以葬江鱼之腹，无以自别于世，不胜狐死首丘之情，营魂识路之怀。犯冒王怒，触突帝禁，伏于两观，陈诉毒痛，然后登金镬，入沸汤，糜烂于炽爨之下，九死而未悔。

注 左传曰，晋侯之竖头须曰“国君而讎匹夫，惧者甚讎也。”

注 离，历。

注 凄风，寒风也。左传曰：“春无凄风。”

注 月令：“仲夏行冬令，则雹冻伤谷。”

注 前书翼奉曰：“凡风者，天之号令，所以谴告人也。”

注 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发仓廩，振穷乏；夏，行封，庆赐，无不欣悦也。

注 易中孚象曰“君子以议狱缓死”也。

注 刘向说苑曰：“汤大旱七年，使持鼎祀山川，祝曰：‘政不节邪？包苴行邪？逸夫昌邪？宫室营邪？女谒盛邪？使人疾邪？何不雨之极也！’”注 重犹惜也。

注 史记曰，屈原事楚怀王，王受谗，流屈原于江南。屈原忧愁悲思，遂投湘、沅而死。

注 史记曰，伍子胥为吴行人，被宰 所谮，吴王赐属镂之 以死。王取其尸，盛以鸱夷，浮之于江中矣。

注 屈原曰“宁赴湘流，葬江鱼之腹”也。

注 礼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正首丘，仁也。”楚词曰：“愿径逝而未得，魂识路之茕茕。”老子曰“载营魄”，犹营魄也。

注 两观，阙也。孔子摄司寇，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

注 楚词曰“虽九死犹未悔”也。

悲夫，久生亦复何聊！盖忠臣杀身以解君怒，孝子殒命以宁亲怨，故大舜不避涂廩浚井之难， 申生不辞姬氏谗邪之谤。

臣敢忘斯议，不自毙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责。愿陛下丐兄弟死命， 使臣一门颇有遗类，以崇陛下宽饶之惠。先死陈情，临章涕泣，泣血(连)[涟]如。

注 廩，仓也。浚，深也。史记曰，舜父瞽叟常欲杀舜，使舜涂廩，从下焚廩，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后又使穿井，舜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父乃与象共下土实之，舜从旁空出去。

注 申生，晋献公太子。献公用骊姬之谗而杀申生，事见左氏传也。

注 丐，乞也，音盖。

注 易曰：“乘马班如，泣(涕连)[血涟]如。”言居不获安，行无所适，穷困闾，无所委仰者。

帝省章愈怒，遂诛荣。寇氏由是衰废。

赞曰：元侯渊谟，乃作司徒。明启帝略，肇定秦都。勋成智隐，静其如愚。

子翼守温，萧公是埒，系兵转食，以集鸿烈。诛文屈贾。有刚有折。

注 论语孔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也。

注 埒，等也。

注 诛皇甫文，屈于贾复。

后汉书卷十七

冯岑贾列传 第七

馮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

注 父城，县名，故城在今许州叶县东北。汝州郟城县亦有父城。

注 孙子名武，善用兵，吴王阖庐之将也，作兵法十三篇。见史记。

汉兵起，异以郡掾监五县，与父城长苗萌共城守，为王莽拒汉。光武略地颍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车乡。异闲出行属县，为汉兵所执。时异从兄孝及同郡丁綝、吕晏，并从光武，因共荐异，得召见。异曰：“异一夫之用，不足为强弱。有老母在城中，愿归据五城，以嗟功报德。”光武曰“善”。异归，谓苗萌曰：“今诸将皆壮士屈起，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可以归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从子计。”光武南还宛，更始诸将攻父城者前后十余辈，异坚守不下；及光武为司隶校尉，道经父城，异等即开门奉牛酒迎。光武署异为主簿，苗萌为从事。异因荐邑子铄期、

叔寿、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为掾史，从至洛阳。

注 巾车，乡名也，在父城界。

注 闲出犹微行。行音下孟反。

注 东观记曰：“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
綝音丑心反。

注 音姚。

注 东观记及续汉书，“段”并作“殷”字。

更始数欲遣光武徇河北，诸将皆以为不可。是时左丞相曹
竟子翊为尚书，

父子用事，异劝光武厚结纳之。及度河北，翊有力焉。

注 竟字子期，山阳人也，后死于赤眉之难。见前书。翊
音虚羽反。

自伯升之败，光武不敢显其悲戚，每独居，辄不御酒肉，
枕席有涕泣处。异独叩头宽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
“异复因闲进说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
从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今公专命方面，
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
饱。

宜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光武纳之。
至邯郸，遣异与钭期乘传抚循属县，录囚徒，存鳏寡，亡命自
诣者除其罪，阴条二千石长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

注 从音子用反。横音胡孟反。

注 犹言凋残之后，易流德泽。

及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无萋亭。时天寒烈，觴皆饥疲，异上豆粥。明旦，光武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及至南宫，遇大风雨，光武引车入道傍空舍，异抱薪，邓禹炊火，光武对醢燎衣。异复进麦饭菟肩，因复度虓沱河至信都，使异别收河闲兵。还，拜偏将军。从破王郎，封应侯。

注 舍，止息也。

注 无萋，亭名，在今饶阳县东北。萋音力于反。

注 南宫，县名，属信都国，今冀州县也。

注 椳音而悦反。

注 燎，炙也。

注 光武纪云，度虓沱河，至下博城西，见白衣老父，曰“信都去此八十里耳”，是自北而南。此传先言至南宫，后言度虓沱河，南宫在虓沱河南百有余里，又似自南而北。纪传两文全相乖背。结其地理，纪是传非。诸家之书并然，亦未详其故。

注 应，国名，周武王子所封也。杜预注春秋曰：“应国在襄城成父县西南。”

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

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

别击破铁胫于北平，又降匈奴于林闾顿王，因从平河北。

注 东观记、续汉书云“异 吏士，非交战受敌，常行诸营之后，相逢引车避之，由是无争道变 者”也。

注 言其进退有常处也。

注 隶，属也。袁山松书曰：“先时诸将同营，吏卒多犯法。”

注 多，重也。

注 北平，县名，属中山国，故城在今易州永乐县也。

注 匈奴王号。山阳公载记(曰)“顿”字作“碓”。前书音义闾音蹋，顿音碓。

时更始遣舞阴王李轶、廩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 将兵号三十万，与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阳。光武将北徇燕、赵，以魏郡、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完，仓廩实，乃拜寇恂为河内太守，异为孟津将军，统二郡军河上，与恂合势，以拒朱鲔等。

注 东观记“侨”字作“矫”。

注 孟，地名，古今以为津。

异乃遗李轶书曰：“愚闻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项伯畔楚而归汉，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鬻存亡之符，见废兴之事，故能成功于一时，垂业于万世也。苟令长安尚可扶助，延期岁月，疏不闲亲，远不踰近，季文岂能居一隅哉？”

今长安坏乱，赤眉临郊，王侯构难，大臣乖离，纲纪已绝，四方分崩，异姓并起，是故萧王跋涉霜雪，经营河北。方今英俊云集，百姓风靡，虽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诚能觉悟成败，亟定大计，论功古人，转祸为福，在此时矣。如猛将长驱，严兵围城，虽有悔恨，亦无及已。”初，轶与光武首结谋约，加相亲爱，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虽知长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报异书曰：“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结死生之约，同荣枯之计。今轶守洛阳，将军镇孟津，俱据机轴，千载一会，思成断金。唯深达萧王，愿进愚策，以佐国安人。”轶自通书之后，不复与异争锋，故异因此得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东十三县，及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余万。武勃将万余人攻诸畔者，异引军度河，与勃战于土乡下，大破斩勃，获首五千余级，轶又闭门不救。异见其信效，具以奏闻。光武故宣露轶书，令朱鲋知之。鲋怒，遂使人刺杀轶。由是城中乖离，多有降者。鲋乃遣讨难将军苏茂将数万人攻温，鲋自将数万人攻平阴以缀异。异遣校尉护军(将军)将兵，与寇恂合击茂，破之。异因度河击鲋，鲋走；异追至洛阳，环城一潜而归。

注 孔子家语曰，孔子观周明堂四门之墉，有尧、舜、桀、纣之象，谓从者曰：“明镜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

注 史记曰，微子名启，纣之庶兄。周武王伐纣，微子乃持祭器，肉袒面缚，造于军门。武王乃释其缚，复其位。项伯名缠，项籍之季父，素善张良，高祖因良与伯结婚。项籍谋害汉王，伯以身翊蔽之。籍诛，乃归汉。

注 少帝，孝惠后宫之子，名弘。惠帝崩，周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崩，无嗣，霍光乃迎立武帝

孙昌邑王贺。贺无道，光废之而立宣帝。

注 长安谓更始。季文，李轶字。言轶与更始疏远，独居一隅，理难支久，欲其早图去就。

注 时更始大臣张印、申屠建、隗嚣等以赤眉入关，谋劫更始归南阳，是大臣乖离也。

注 史记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忍战其人，乃与其私属去邠，止于岐下。邠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山之下。

注 亟，急也。古人即谓微子、项伯等。

注 机，弩牙也；轴，车轴也：皆在物之要，故取谕焉。

注 易曰：“二人同心，其(义)[利]断金。”

注 天井关在太行山(下)[上]，解见章纪。

注 续汉书曰，土乡，亭名，属河南郡。

注 东观记曰：“上报异曰：‘轶多诈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领，今移其书。’”注 平阴，县名，属河南郡。缀谓连缀也。

移檄上状，诸将皆入贺，并劝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异诣鄙，问四方动静。异曰：“三王反畔，更始败亡，天下无主，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觴议，上为社稷，下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梦乘赤龙上天，觉悟，心中动悸。”异因下席再拜贺曰：“此天命发于精神。心中动悸，大王重慎之性也。”异遂与诸将定义上尊号。

注 三王谓张印为淮阳王，廖湛为穰王，胡殷为随王。更始欲杀印等，遂勒兵掠东西市，入战于宫中，更始大败。

注 周易干卦九五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庄子曰：

“其梦也神交。”

故言天命发于精神。

建武二年春，定封异阳夏侯。引击阳翟贼严终、赵根，破之。诏异归家上頔，使太中大夫赉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会焉。

注 夏音贾。

注 续汉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掌顾问论议，属光禄。”

时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觶，大司徒邓禹不能定，乃遣异代禹讨之。车驾送至河南，赐以乘輿七尺具剑。

敕异曰：“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异顿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农髡盗称将军者十余辈，皆率觶降异。

注 具谓以宝玉装饰之。东观记作“玉具剑”。

注 东观记曰：“龟池霍郎、陕王长、湖浊惠、华阴阳沈等称将军者皆降。”

异与赤眉遇于华阴，相拒六十余日，战数十合，降其将刘始、王宣等五千余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异为征西大将军。会邓禹率车骑将军邓弘等引归，与异相遇，禹、弘要异共攻赤眉。异曰：“异与贼相拒且数十日，虽屡获雄将，余觶尚多，可稍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诸将屯龟池要其东，

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禹、弘不从。弘遂大战移日，赤眉阳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溃乱。异与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异以士卒饥倦，可且休，禹不听，复战，大为所败，死伤者三千余人。禹得脱归宜阳。异弃马步走上回溪阪，与麾下数人归营。复坚壁，收其散卒，招集诸营保数万人，与贼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裁出兵以救之。

贼见势弱，遂悉觶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觶遂惊溃。追击，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万人。余觶尚十余万，东走宜阳降。玺书劳异曰：“赤眉破平，士吏劳苦，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龟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荅大勋。”

注 东观记“宣”作“重”。

注 回溪，今俗所谓回坑，在今洛州永宁县东北。其溪长四里，阔二丈，深二丈五尺也。

注 裁小出兵，所以示弱也。

注 以鸟为喻。

注 淮南子曰：“至于衡阳，是谓隅中。”又前书谷子云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当参天；今已过期，尚在桑榆闲。“桑榆谓晚也。

时赤眉虽降，觶寇犹盛：延岑据蓝田，王歆据下邳，芳丹据新丰，蒋震据霸陵，张邯据长安，公孙守据长陵，杨周据谷口，吕鲂据陈仓，角闾据汧，骆(盖)延据盩厔，任良据鄠，汝章据槐里，各称将军，拥兵多者万余，少者数千人，

转相攻击。异且战且行，屯军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称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据关中，引张邰、任良共攻异。异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诸营保守附岑者皆来降归异。岑走攻析，异遣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要击岑，大破之，降其将苏臣等八千余人。岑遂自武关走南阳。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诏拜南阳赵匡为右扶风，将兵助异，并送缣谷，军中皆称万岁。异兵食渐盛，乃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矚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觝归本业。威行关中。唯吕鲮、张邰、蒋震遣使降蜀，其余悉平。

注 秦武公伐邽戎致之也。陇西有上邽，故此有下也。

注 续汉书“芳”作“茅”。

注 霸陵，文帝陵，因以为县名，故秦(芒)[芷]阳县。

注 谷口，县名，属左冯翊，故城在今醴泉县东北。

注 析，县名，楚之白羽邑也，即今邓州内乡县。

明年，公孙述遣将程焉，将数万人就吕鲮出屯陈仓。异与赵匡迎击，大破之，焉退走汉川。异追战于箕谷，复破之，还击破吕鲮，营保降者甚觝。其后蜀复数遣将闲出，异辄摧挫之。怀来百姓，申理枉结，出入三岁，上林成都。

注 贾逵注国语曰：“折其锋曰挫。”

注 成都，言归附之多也。史记曰：“一年成邑，三年成都。”

异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廷，愿亲帷幄，帝不

许。后人以章言异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使以章示异。

异惶惧，上书谢曰：“臣本诸生，遭遇受命之会，充备行伍，过蒙恩私，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国家谋虑，愚臣无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诏敕战攻，每辄如意；时以私心断决，未尝不有悔。国家独见之明，久而益远，乃知‘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当兵革始起，扰攘之时，豪杰竞逐，迷惑千数。臣以遭遇，托身圣明，在倾危溷馘之中，尚不敢过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测乎？诚冀以谨敕，遂自终始。见所示臣章，战栗怖惧。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缘自陈。”

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注 东观记曰：“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示异。”

注 通侯即彻侯，避武帝讳改焉。

注 谓西方一面专以委之。

注 论语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

注 逐，争也。

六年春，异朝京师。引见，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既罢，使中黄门赐以珍宝、衣服、钱帛。诏曰：“仓卒无葵亭豆粥，虀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后数引燕见，定议图蜀，留十余日，

令异妻子随异还西。

注 荆棘，榛梗之谓，以喻纷乱。

注 史记曰，管仲将兵遮莒道，射桓公中钩。后鲁桎梏管仲而送于齐，齐以为相。说苑曰：“管仲桎梏槛车中，非无媿也，自裁也。”新序曰，齐桓公与管仲饮，酒酣，管仲上寿曰：“愿君无忘出奔于莒也，臣亦无忘束缚于鲁也。”此云射钩、槛车，义亦通。

注 谓光武获异于巾车而赦之。

夏，遣诸将上陇，为隗嚣所败，乃诏异军柁邑。未及至，隗嚣乘胜使其将王元、行巡将二万余人下陇，因分遣巡取柁邑。异即驰兵，欲先据之。诸将皆曰：“虏兵盛而新乘胜，不可与争。宜止军便地，徐思方略。”异曰：“虏兵临境，忸（忧）[忸]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辅动摇，是吾忧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潜往闭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驰赴之。异乘其不意，卒击鼓建旗而出。巡军惊乱奔走，追击数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于是北地诸豪长耿定等，悉畔隗嚣降。

异上书言状，不敢自伐。诸将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玺书曰：“制诏大司马，虎牙、建威、汉（中）[忠]、捕虏、武威将军：虏兵猥下，三辅惊恐。

柁邑危亡，在于旦夕。北地营保，按兵观望。今偏城获全，虏兵挫折，使耿定之属，复念君臣之义。征西功若丘山，犹自以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异哉？今遣太中大夫赐征西吏士死伤者医药、棺敛，大司马已下亲吊死问疾，以崇谦让。”于是使异进军义渠，并领北地太守事。

注 忸怩犹惯习也，谓惯习前事而复为之。尔雅曰：“忸，复也。”郭景纯曰：

“谓惯忸复为之也。”忸音尼丑反。怩音逝。

注 孙子兵法之文。

注 孔安国注尚书曰：“自矜曰伐。”

注 大司马，吴汉也。虎牙，盖延也。建威，耿弇也。汉忠，王常也。捕虏，马武也。武威，刘尚也。广雅曰：“猥，众也。”

注 孟之反，鲁大夫。鲁与齐战，鲁师败，之反殿，是其功也。将入鲁门，乃策其马曰：“吾非敢后，马不进。”是谦而不自伐也。

注 义渠，县名，属北地郡。

青山胡率万余人降异。异又击卢芳将贾览、匈奴薁鞬曰逐王，破之。

上郡、安定皆降，异复领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诏异守征虏将军，并将其营。及隗嚣死，其将王元、周宗等复立嚣子纯，犹总兵据冀，公孙述遣将赵匡等救之，帝复令异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斩之。诸将共攻冀，不能拔，欲且还休兵，异固持不动，常为觭军锋。

注 青山在北地参(峦)[]界，青山中水所出也。续汉书曰：“安定属国人，本属国降胡也。居参(峦)[]青山中，其豪帅号肥头小卿。”

注 薁音于六反。

注 东观记曰：“时赐冯异玺书曰：‘闻吏士精锐，水火

不避，购赏之赐，必不令将军负丹青，失断金。’”明年夏，与诸将攻落门，未拔，病发，薨于军，谥曰节侯。

注 落门，聚名，在冀县，有落门山。

长子彰嗣。明年，帝思异功，复封彰弟欣为析乡侯。十三年，更封彰东缙侯，食三县。永平中，徙封平乡侯。彰卒，子普嗣，有罪，国除。

注 东观记曰，东缙，县名，属山阳郡。左传曰“齐侯伐宋，围缙”，即此地也。在今兖州金乡县。

注 东观记曰：“永平五年，封平乡侯，食郁林潭中。”

注 东观记曰：“坐杀游徼，会赦，国除。”

永初六年，安帝下诏曰：“夫仁不遗亲，义不忘劳，兴灭继绝，善善及子孙，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兴，恢弘圣绪，横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万世，祉祚流衍，垂于罔极。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勋烈，披图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将，佐命虎臣，讖记有征。盖萧、曹绍封，传继于今；况此未远，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条二十八将无嗣绝世，若犯罪夺国，其子孙应当统后者，分别署状上。将及景风，章叙旧德，显兹遗功焉。”于是绍封普子晨为平乡侯。明年，二十八将绝国者，皆绍封焉。

注 论语曰：“兴灭国，继绝世。”公羊传曰：“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

注 昭，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

注 和帝永元三年，诏绍封萧、曹之后，以彭厥功也。

注 春秋考异邮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风至。”宋均注曰“景风至则封有功”也。

岑彭字君然，南阳棘阳人也。王莽时，守本县长。汉兵起，攻拔棘阳，彭将家属奔前队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效功自补。彭将宾客战斗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创，亡归宛，与前队贰严说共城守。汉兵攻之数月，城中粮尽，人相食，彭乃与说举城降。

注 棘音纪力反。

注 前队大夫贰，甄阜之副也。姓严，名说。东观记云：“与贰师严尤共城守。”

计严尤为大司马，又非贰师，与此不同。

诸将欲诛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执心坚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以劝其后。”更始乃封彭为归德侯，令属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复为大司马朱鲋校尉，从鲋击王莽扬州牧李圣，杀之，定淮阳城。

鲋荐彭为淮阳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张卬与将军徭伟镇淮阳。伟反，击走卬。

彭引兵攻伟，破之。迁颍川太守。

注 归德，县名，属北地郡。

注 风俗通曰：“东越王徭，句践之后，其后以徭为姓。东观记(曰)“徭”作“淫”。

会舂陵刘茂起兵，略下颍川，彭不得之官，乃与麾下数百人从河内太守邑人韩歆。会光武徇河内，歆议欲城守，彭止不听。既而光武至怀，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谋，大怒，收歆置鼓下，将斩之。召见彭，彭因进说曰：“今赤眉入关，更始危殆，权臣放纵，矫称诏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鬪雄竞逐，百姓无所归命。窃闻大王平河北，开王业，此诚皇天佑汉，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见全济，未有报德，旋被祸难，永恨于心。今复遭遇，愿出身自效。”

光武深接纳之。彭因言韩歆南阳大人，可以为用。乃赏歆，以为邓禹军师。

注 中[军]将(军)最尊，自执旗鼓。若置营，则立旗以为军门，并设鼓，戮人必于其下。

注 大人谓大家豪右。

注 赏，宽也。

更始大将军吕植将兵屯淇园，彭说降之，于是拜彭为刺奸大将军，使督察觶营，授以常所持节，从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归德侯如故，行大将军事。与大司马吴汉，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佑，右将军万修，执金吾贾复，骁骑将军刘植，扬化将军坚鐔，积射将军侯进，偏将军冯异、祭遵、王霸等，围洛阳数月。朱鲔等坚守不肯下。帝以彭尝为鲔校尉，令往说之。鲔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劳苦欢语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执鞭侍从，蒙荐举拔擢，常思有以报恩。今赤眉已得长安，更始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赵，尽有幽、冀之地，百姓归心，贤俊云集，亲率大兵，来攻洛阳。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虽婴城固守，将何待乎？”鲔曰：

“大司徒被害时，鲋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彭还，具言于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鲋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复往告鲋，鲋从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鲋见其诚，即许降。后五日，鲋将轻骑诣彭。顾敕诸部将曰：“坚守待我。我若不还，诸君径将大兵上轘辕，归郾王。”乃面缚，与彭俱诣河阳。帝即解其缚，召见之，复令彭夜送鲋归城。明旦，悉其觶出降，拜鲋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鲋，淮阳人，后为少府，传封累代。

注 续汉书曰：“时更始尚书令谢躬将六将军屯邺，兵横暴，为百姓所苦。上先遣吴汉往收之，故拜彭为刺奸将军。”

注 续汉书曰：“彭镇河内。冯异先攻洛阳，朱鲋大出军，欲击彭。时天雾，鲋以为彭已去，令其兵皆获黍，彭乃进击，大破之。”

注 解见上文。

注 婴，绕也。谓以城自婴绕而守之。

注 与音预。

注 指河以为信，言其明白也。

注 趣，向也。

注 更始传尹尊为郾王。

注 东观记曰：“诣行在所河津亭。”

注 前书曰：“少府，秦官，秩二千石。”续汉书曰：“少府，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

建武二年，使彭击荆州，下犍、叶等十余城。是时南方尤乱。南郡人秦丰据黎丘，自称楚黎王，略(十)有[十]二县；

董欣起堵乡；许邠起杏；

又更始诸将各拥兵据南阳诸城。帝遣吴汉伐之，汉军所过多侵暴。时破虏将军邓奉谒归新野，怒吴汉掠其乡里，遂(返)[反]，击破汉军，获其辎重，屯据洧阳，与诸贼合从。秋，彭破杏，降许邠，迁征南大将军。复遣朱佑、贾复及建威大将军耿弇，汉(中)[忠]将军王常，武威将军郭守，越骑将军刘宏，偏将军刘嘉、耿植等，与彭并力讨邓奉。先击堵乡，而奉将万余人救董欣。欣、奉皆南阳精兵，彭等攻之，连月不克。三年夏，帝自将南征，至叶，董欣别将将数千人遮道，车骑不可得前。彭奔击，大破之。帝至堵阳，邓奉夜逃归洧阳，董欣降。彭复与耿弇、贾复及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等从追邓奉于小长安。帝率诸将亲战，大破之。奉迫急，乃降。

帝怜奉旧功臣，且衅起吴汉，欲全宥之。彭与耿弇谏曰：“邓奉背恩反逆，暴师经年，致贾复伤痍，朱佑见获。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亲在行陈，兵败乃降。

若不诛奉，无以惩恶。”于是斩之。奉者，西华侯邓晨之兄子也。

注 犍，县名，属南阳郡，故城在今汝州鲁山县东南。叶，今许州叶县也。

续汉书曰：“彭南击荆州，至(城)[成]安、昆阳、犍、叶、舞阳、堵阳、平氏、棘阳、胡阳，处处皆破其屯聚。”

注 东观记曰：“丰，邠县人，少学长安，受律令，归为县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邠、宜城、(若)[都]、编、临沮、中庐、襄阳、邓、新野、穰、湖阳、蔡阳，兵合万人。”邠音求纪反。

注 南阳复阳县有杏聚。

注 续汉书曰：“奉令候伏道旁，见车骑一日不绝，归语奉，奉遂夜遁。”

注 小长安解见光武纪。

车驾引还，令彭率傅俊、臧宫、刘宏等三万余人南击秦丰，拔黄邨，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于邓，数月不得进。帝怪以让彭。彭惧，于是夜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旦西击山都。乃缓所获虏，令得逃亡，归以告丰，丰即悉其军西邀彭。彭乃潜兵度沔水，击其将张杨于阿头山，大破之。从川谷闲伐木开道，直袭黎丘，击破诸屯兵。丰闻大惊，驰归救之。彭与诸将依东山为营，丰与蔡宏夜攻彭，彭豫为之备，出兵逆击之，丰败走，追斩蔡宏。更封彭为舞阴侯。

注 黄邨，聚名也，在南阳新(都)[野]县。

注 山都，县名，属南阳郡，旧南阳之赤乡，秦以为县，故城在今襄州义清县东北。

注 沔水源出武都东狼谷中，即汉水之上源也。阿头山在襄阳。

秦丰相赵京举宜城降，拜为成汉将军，与彭共围丰于黎丘。时田戎拥觭夷陵，

闻秦丰被围，惧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谏戎曰：“今四方豪杰各据郡国，洛阳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观其变。”戎曰：“以秦王之强，犹为征南所围，岂况吾邪？降计决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将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当降，而辛臣于后盗戎珍宝，从闲道先降于彭，而以书招戎。戎疑必卖己，遂不敢降，而反与秦丰合。彭出兵攻戎，数月，

大破之，其大将伍公诣彭降，戎亡归夷陵。帝幸黎丘劳军，封彭吏士有功者百余人。彭攻秦丰三岁，斩首九万余级，丰余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尽。帝以丰转弱，令朱佑代彭守之，使彭与傅俊南击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归。戎与数十骑亡入蜀，尽获其妻子士觶数万人。

注 东观记曰：“田戎，西平人，与同郡人陈义客夷陵，为髡盗。更始元年，义、戎将兵陷夷陵，陈义自称黎丘大将军，戎自称埽地大将军。”襄阳耆旧记曰：“戎号周成王，义称临江王。”

注 续汉书曰：“辛臣为戎作地图，图彭宠、张步、董宪、公孙述等所得郡国，云洛阳所得如掌耳。”

注 东观记曰：“戎至期日，灼龟卜降，兆中拆，遂止不降。”

注 秭归，县名，今归州，解见和纪。

彭以将伐蜀汉，而夹川谷少，水险难漕运，留威虏将军冯骏军江州，都尉田鸿军夷陵，领军李玄军夷道，自引兵还屯津乡，当荆州要会，喻告诸蛮夷，降者奏封其君长。初，彭与交址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址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或遣子将兵助彭征伐。于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

注 江州，县名，今渝州巴县也。东观记曰：“长沙中尉冯骏将兵诣彭，玺书拜骏为威虏将军。”

注 津乡，县名，所谓江津也。东观记曰：“津乡当荆、杨之咽喉。”

注 东观记曰：“让夫人，光烈皇后姊也。”

注 续汉书曰：“张隆遣子晔将兵诣彭助征伐，上以晔为率义侯。”不总遣子，故言或。

六年冬，征彭诣京师，数召燕见，厚加赏赐。复南还津乡，有诏过家上頔，大长秋以朔望问太夫人起居。

注 大长秋，皇后属官。汉法，列侯之母，方称太夫人也。

八年，彭引兵从车驾破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时公孙述将李育将兵救嚣，守上邽，帝留盖延、耿弇围之，而车驾东归。敕彭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没丈余， 嚣将行巡、周宗将蜀救兵到，嚣得出还冀。汉军食尽，烧辎重，引兵下陇，延、弇亦相随而退。嚣出兵尾击诸营，彭殿为后拒， 故诸将能全师东归。彭还津乡。

注 东观记曰：“时以缣囊盛土为堤，灌西城，谷水从地中数丈涌出，故城不拔。”续汉书云“以缣盛土为堤”。

注 尾谓寻其后而击之。凡军在前曰启，在后曰殿。东观记曰“彭东入弘农界，百姓持酒肉迎军，曰‘蒙将军为后拒，全子弟得生还也’”也。

九年，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泛，将数万人乘枋箬下江关， 击破冯骏及田鸿、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据荆门、虎牙。 横江水起浮桥、斗楼，立攒柱绝水道，结营山上，

以拒汉兵。彭数攻之，不利，于是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橈数千艘。

注 枋箬，以木竹为之，浮于水上。尔雅曰：“舫，泝也。”郭景纯曰：“水中筏也。”华阳国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关，旧在赤甲城，后移在江南岸，对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鱼)[人]复县南。“枋”即“舫”字，古通用耳。箬音步佳反。泝音匹俱反。

注 解在光武纪。

注 并船名。楼船，船上施楼。橈，小瓌也。(尔雅)[方言]曰：“瓌谓之橈。”露橈谓露瓌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触冒而唐突也。橈音饶。

十一年春，彭与吴汉及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吴汉以三郡棹卒多费粮谷，欲罢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书言状。帝报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

彭乃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时天风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磨浮桥，而攒柱钩不得去，奇等乘势殊死战，因飞炬焚之，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彭复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斩任满，生获程泛，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刘隆为南郡太守，自率臧宫、刘歆长驱入江关，令军中无得虏掠。所过，百姓皆奉牛酒迎劳。彭见诸耆老，为言大汉哀愍巴蜀久见虏役，故兴师远伐，以讨有罪，为人除害。

让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悦，争开门降。诏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辄行太守事。

注 棹卒，持棹行船也。东观记作“濯”。前书邓通以濯船为黄头郎。濯音直教反。

注 续汉书曰：“时天东风，其攒柱有反把，钩奇船不得去。”

注 东观记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号付后将军，选官属守州中长(史)[吏]。”

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难卒拔，留冯骏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垫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公孙述使其将延岑、吕鲟、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将侯丹率二万余人拒黄石。彭乃多张疑兵，使护军杨翕与臧宫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泝都江而上，袭击侯丹，大破之。

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驰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皆奔散。初，述闻汉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蜀地震骇。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

注 垫江，县名，属巴郡，今忠州县也。垫音徒协反。平曲，地阙。

注 资中，县名，属犍为郡，其地在今资州资阳县。

注 都江，成都江也。

注 武阳，解见光武纪。

注 广都，县名，属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县东南。

彭所营地名彭亡，闻而恶之，欲徙，会日暮，蜀刺客诈为亡奴降，夜刺杀彭。

彭首破荆门，长驱武阳，持军整齐，秋豪无犯。邛谷王任贵闻彭威信，数千里遣使迎降。会彭已薨，帝尽以任贵所献赐彭妻子，谥曰壮侯。蜀人怜之，为立庙武阳，岁时祠焉。

注 豪，毛也。秋毛喻细也。高祖曰：“吾入关，秋豪无所取。”

注 前书音义曰：“任贵，越嵩夷，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

子遵嗣，徙封细阳侯。十三年，帝思彭功，复封遵弟淮为谷阳侯。遵永平中为屯骑校尉。遵卒，子伉嗣。伉卒，子杞嗣，元初三年，坐事失国。建光元年，安帝复封杞细阳侯，顺帝时为光禄勋。

注 细阳，县名，属汝南郡，故城在今颍川汝阴县西。

注 谷阳，县名，属沛郡。

注 伉音口葬反。

注 东观记(曰)“杞”作“起”。元初中，坐事免。

熙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阳长公主。少为侍中、虎贲中郎将，朝廷多称其能。

迁魏郡太守，招聘隐逸，与参政事，无为而化。视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贼，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牦。

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独丁斯时。美矣岑

君，于戏休兹！”

注 魏郡，秦时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阳县东北。

注 枳棘多榛梗，以喻寇盗充斥也。

注 蠹贼，食禾稼虫名，以喻奸吏侵渔也。

注 牦，长毛也。犬无追吠，故足下生牦。

注 哺，食也。鼓，击也。

注 丁犹当也。

注 于戏，叹美之词。见尔雅。于音乌。戏音许宜反。

熙卒，子福嗣，为黄门侍郎。

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也。少好学，习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王莽末，为县掾，迎盐河东，会遇盗贼，等比十余人皆放散其盐，复独完以还县，县中称其信。

时下江、新市兵起，复亦聚觝数百人于羽山，自号将军。更始立，乃将其觝归汉中王刘嘉，以为校尉。复见更始政乱，诸将放纵，乃说嘉曰：“臣闻图尧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汤武是也；图汤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图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国是也；定六国之规，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国是也。今汉室中兴，大王以亲戚为藩辅，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无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马刘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书往。”复遂辞嘉，受书北度河，及光武于柏人，因邓禹得召见。

光武奇之，禹亦称有将帅节，于是署复破虏将军督盗贼。复马羸，光武解左骖以赐之。官属以复后来而好陵折等辈，调补鄙尉，光武曰：“贾督有折磨千里之威，方任以职，勿得

擅除。”

注 尧禅舜，舜禅禹，汤乃放桀，武王诛纣，故言不能至者。

注 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春秋之时，周衰，二君霸有海内。

注 六国谓韩、赵、魏、燕、齐、楚，分列中夏，各自跨据，又不逮桓文。

注 施，用也。第，但也。

注 羸，力佳反。

注 骖者，服外之马也。东观记、续汉书“左”并作“右”。

注 东观记曰“时上置两府官属，复与段孝共坐。孝谓复曰：‘卿将军督，我大司马督，不得共坐。’复曰：‘俱刘公吏，有何尊卑？’官属以复不逊，上调官属补长吏，共白欲以复为鄙尉，上署报不许”也。

光武至信都，以复为偏将军。及拔邯郸，迁都护将军。从击青犊于射犬，大战至日中，贼陈坚不却。光武传召复曰：“吏士皆饥，可且朝饭。”复曰；“先破之，然后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贼乃败走。诸将咸服其勇。

又北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伤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复病寻愈，追及光武于蓟，相见甚欢，大飨士卒，令复居前，击邺贼，破之。

注 被犹负也，析羽为旌旗，将军所执。先登，先赴敌也。

光武即位，拜为执金吾，封冠军侯。先度河攻朱鲈于洛阳，与白虎公陈侨战，连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阳二县。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诸将议兵事，未有言，沉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强，宛为次，谁当击之？”复率然对曰：“臣请击郾。”帝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大司马当击宛。”遂遣复与骑都尉阴识、骠骑将军刘植南度五社津击郾，连破之。月余，尹尊降，尽定其地。引东击更始淮阳太守暴汜，汜降，属县悉定。其秋，南击召陵、新息，平定之。明年春，迁左将军，别击赤眉于新城、浞池闲，连破之。与帝会宜阳，降赤眉。

注 新息，县名，属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息县西南也。

注 新城，今伊阙县。

复从征伐，未尝丧败，数与诸将溃围解急，身被十二创。帝以复敢深入，希令远征，而壮其勇节，常自从之，故复少方面之勋。诸将每论功自伐，复未尝有言。帝辄曰：“贾君之功，我自知之。”

注 东观记曰：“吴汉击蜀未破，上书请复自助，上不遣。”

十三年，定封胶东侯，食郁秩、壮武、下密、即墨、挺（胡）、观阳，凡六县。

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觶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复

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朱佑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时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三十一年卒，谥曰刚侯。

注 六县皆属胶东国。壮武故城在今莱州即墨县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县东北。即墨在今莱州胶水县东南，挺(胡)故城在今莱州昌阳县西北，观阳在昌阳县东。挺一音廷。

注 广雅曰：“剽，削也。”谓削除甲兵。东观记曰：“复阖门养威重，授易经，起大义。”

注 东观记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故皆以列侯就第也。”

注 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

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诬告母杀人，国除。肃宗更封复小子邯为胶东侯，邯弟宗为即墨侯，各一县。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长嗣。

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迁，建初中为朔方太守。旧内郡徙人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不得为吏。宗擢用其任职者，与边吏参选，转相监司，以撻发其奸，或以功次补长吏，故各愿尽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征为长水校尉。宗兼通儒术，每燕见，常使与少府丁鸿等论议于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

注 东观记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问：‘太守为谁？’曰：‘贾武孺。’曰：‘宁贾将军子邪？’曰：‘是。’皆放遣还，是后更不入塞。”

子参嗣。参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临颖长公主。主兼食颖阴、许，合三县，数万户。时邓太后临朝，光宠最盛，以建为侍中，顺帝时为光禄勋。

论曰：中兴将帅立功名者觴矣，唯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两将之功，实为大焉。若冯、贾之不伐，岑公之义信，乃足以感三军而怀敌人，故能克成远业，终全其庆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违之以全福；征南恶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岂几虑自有明惑，将期数使之然乎？

注 方城，山名，一名黄城山，在今唐州方城县东北也。

注 信谓朱鲔知其诚而降。义谓荆人奉牛酒，让不受。

注 柏人，县名也。高祖尝欲宿于柏人。曰：“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后竟有贯高之事。

赞曰：阳夏师克，实在和德。胶东盐吏。征南宛贼。奇锋震敌，远图谋国。

后汉书卷十八

吴盖陈臧列传 第八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闲，所至皆交结豪杰。更始立，使使者韩鸿徇河北。或谓鸿曰：“吴子颜，奇士也，可与计事。”鸿召见汉，甚悦之，遂承制拜为安乐令。

注 命，名也。谓脱其名籍而逃亡。

注 续汉书曰：“(贿县)[南阳]人韩鸿为谒者，使持节降河北，拜除二千石。”

注 安乐，县名，属渔阳郡，故城在今幽州潞县西北。

会王郎起，北州扰惑。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乃说太守彭宠曰：“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此一时之功也。”

宠以为然，而官属皆欲附王郎，宠不能夺。汉乃辞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觭，未知所出。望见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汉使人召之，为具食，问以所闻。生因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

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光武书，移檄

渔阳，使生赍以诣宠，令具以所闻说之，汉复随后入。宠甚然之。于是遣汉将兵与上谷诸将并军而南，所至击斩王郎将帅。

及光武于广阿，拜汉为偏将军。既拔邯郸， 赐号建策侯。

注 一时，言不可再遇也。

注 譎，诈也。未知欲出何计以诈之。

注 续汉书曰：“时道路多饥人，来求食者似(诸)[儒]生，汉召[之]，故先为具食。”

注 续汉书曰：“攻蓟，诛王郎大将赵闾等。”

注 续汉书曰：“时上使汉等将突骑，扬兵戏马，立骑驰环邯郸城，乃围之。”

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邓禹及诸将多知之，数相荐举，及得召见，遂见亲信，常居门下。

光武将发幽州兵，夜召邓禹，问可使行者。禹曰：“闲数与吴汉言，其人勇鸷有智谋， 诸将鲜能及者。”即拜汉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更始幽州牧苗曾闻之，阴勒兵，敕诸郡不肯应调。 汉乃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 曾以汉无备，出迎于路，汉即搃兵骑，收曾斩之，而夺其军。北州震骇，城邑莫不望风弭从。 遂悉发其兵，引而南，与光武会清阳。

诸将望见汉还，士马甚盛，皆曰：“是宁肯分兵与人邪？”及汉至莫府，上兵簿， 诸将人人多请之。光武曰：“属者恐不与人， 今所请又何多也？”诸将皆鼻。

注 广雅曰：“鸷，执也。”凡鸟之勇锐，兽之强悍者，皆名鸷也。

注 调，发也。

注 无终，本山戎国也。无终山名，因为国号。汉为县名，属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渔阳县也。

注 弭犹服也。

注 莫，大也。兵簿，军士之名帐。

注 属犹近也。

初，更始遣尚书令谢躬率六将军攻王郎，不能下。会光武至，共定邯郸，而躬裨将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虽俱在邯郸，遂分城而处，然每有以慰安之。

躬勤于职事，光武常称曰“谢尚书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数万，还屯于邺。时光武南击青犊，谓躬曰：“我追贼于射犬，必破之。尤来在山阳者，孰必当惊走。若以君威力，击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犊破，而尤来果北走隆虑山，躬乃留大将军刘庆、魏郡太守陈康守邺，自率诸将军击之。穷寇死战，其锋不可当，躬遂大败，死者数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汉与岑彭袭其城。汉先令辩士说陈康曰：“盖闻上智不处危以侥幸，中智能因危以为功，下愚安于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师败乱，四方云扰，公所闻也。萧王兵强士附，河北归命，公所见也。谢躬内背萧王，外失觴心，公所知也。公今据孤危之城，待灭亡之祸，义无所立，节无所成。不若开门内军，转祸为福，免下愚之败，收中智之功，此计之至者也。”康然之。

于是康收刘庆及躬妻子，开门内汉等。及躬从隆虑归邺，不知康已反之，乃与数百骑轻入城。汉伏兵收之，手击杀躬，其觴悉降。躬字子张，南阳人。

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与刘公积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为之备，终受制矣。”躬不纳，故及于难。

注 饶犹求也。

注 续汉书曰：“时岑彭已在城中，将躬诣传舍，驰白汉。汉至，躬在彭前伏，汉曰：‘何故与鬼语！’遂杀之。”

光武北击鬲贼，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及河北平，汉与诸将奉图书，上尊号。光武即位，拜为大司马，更封舞阳侯。

注 续汉书曰：“从击铜马、重连、高胡，皆破之。”

建武二年春，汉率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佑，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偏将军王霸，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共击檀乡贼于邳东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余万人。帝使使者玺书定封汉为广平侯，食广平、斥漳、曲周、广年，凡四县。复率诸将击邳西山贼黎伯卿等，及河内修武，悉破诸屯聚。车驾亲幸抚劳。复遣汉进兵南阳，击宛、涅阳、酃、穰、新野诸城，皆下之。引兵南，与秦丰战黄邮水上，破之。又与偏将军冯异击昌城五楼贼张文等，又攻铜马、五幡于新安，皆破之。

注 水经曰，漳水源出上党长子县西发鸠山，东北至昌亭，与虢沱河合。

注 四县皆属广平郡。广平故城在今洛州永年县西北，广年在今永年县东北，斥漳在今洛州洛水县，曲周故城在今洛州曲周县西南。广年，避隋炀帝讳，改为永年县。

注 南阳新野县有黄邮水、黄邮聚也。

明年春，率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击青犊于轵西，大破降之。又率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围苏茂于广乐。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墮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诸将谓汉曰：“大敌在前而公伤卧，觴心惧矣。”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飨士，令军中曰：“贼觴虽多，皆劫掠鬻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非有仗节死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于是军士激怒，人倍其气。

旦日，建、茂出兵围汉。汉选四部精兵黄头吴河等，及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建军大溃，反还奔城。汉长驱追击，争门并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汉留杜茂、陈俊等守广乐，自将兵助盖延围刘永于睢阳。永既死，二城皆降。

注 此上两句在左传，郑(大夫)公子突之词也。

注 前书邓通为黄头郎。音义曰：“土胜水，故刺船郎着黄帽，号黄头也。”

注 续汉书曰：“汉躬被甲拔戟，令诸部将曰：‘闻赖鼓声，皆大呼俱(大)进，后至者斩。’遂鼓而进之。”

明年，又率陈俊及前将军王梁，击破五校贼于临平，追至东郡箕山，大破之。

北击清河长直及平原五里贼，皆平之。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

诸将争欲攻之，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诸将乃服，曰：

“不战而下城，非觭所及也。”

注 东观记及续汉书“长直”并作“长垣”。案：长垣，县名，在河南，不得言北击，而范书作长直，当是贼号，或因地以为名。

注 鬲，县，属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盖当土强宗豪右也。鬲音革。

冬，汉率建威大将军耿弇、汉(中)[忠]将军王常等，击富平、获索二贼于平原。明年春，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

即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觭。因追讨余党，遂至无盐，进击勃海，皆平之。又从征董宪，围朐城。明年春，拔朐，斩宪。事(以)[已]见刘永传。东方悉定，振旅还京师。

注 无盐，县名，属东平国，故城在今郓州东。

注 朐，县名，解见光武纪。

会隗嚣畔，夏，复遣汉西屯长安。八年，从车驾上陇，遂围隗嚣于西城。帝敕汉曰：“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觭心，宜悉罢之。”汉等贪并力攻嚣，遂不能遣，粮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孙述救至，汉遂退败。

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将军岑彭等伐公孙述。及彭破荆门，长驱入江关，汉留夷陵，装露橈船，将南阳兵及弛刑募士三万人泝江而上。会岑彭为刺客所杀，汉并将其军。十二年春，与公孙述将魏党、公孙永战于鱼涪津，大破之，

遂围武阳。述遣子驎史兴将五千人救之。汉迎击兴，尽殄

其觶，因入犍为界。

诸县皆城守。汉乃进军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

注 桡，短橈也，音人遥反。

注 续汉书曰：“犍为郡南安县有渔涪津，在县北，临大江。”南中志曰：“渔涪津广数百步。”

注 桥名也，解见公孙述传。

帝戒汉曰：“成都十余万觶，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汉乘利，遂自将步骑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帝闻大惊，让汉曰：“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觶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使其将谢丰、袁吉将觶十许万，分为二十余营，并出攻汉。使别将[将]万余人劫刘尚，令不得相救。汉与大战一日，兵败，走入壁，丰因围之。汉乃召诸将厉之曰：“吾共诸君踰越险阻，转战千里，所在斩获，遂深入敌地，至其城下。而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皆曰“诺”。于是飨士秣马，闭营三日不出，乃多树幡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刘尚合军。丰等不觉，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将攻江南。汉悉兵迎战，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斩谢丰、袁吉，获甲首五千余级。于是引还广都，留刘尚

拒述，具以状上，而深自谴责。帝报曰：

“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汉与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闲，八战八克，遂军于其郭中。述自将数万人出城大战，汉使护军高午、唐邯将数万锐卒击之。述兵败走，高午奔陈刺述，杀之。事已见述传。旦日城降，斩述首传送洛阳。明年正月，汉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诏令过家上岷，赐谷二万斛。

注 东观记、续汉书“尚”字并作“禹”。

注 略犹过也。

十五年，复率扬武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徙鴈门、代郡、上谷吏人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

十八年，蜀郡守将史歆反于成都，自称大司马，攻太守张穆，穆踰城走广都，歆遂移檄郡县，而宕渠杨伟、胸臆徐容等，起兵各数千人以应之。帝以歆昔为岑彭护军，晓习兵事，故遣汉率刘尚及太中大夫臧宫将万余人讨之。汉入武都，乃发广汉、巴、蜀三郡兵围成都，百余日城破，诛歆等。汉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杨伟、徐容等惶恐解散，汉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而还。

注 宕渠、胸臆，二县名，皆属巴郡。胸音劬，臆音忍。宕渠山名，因以名县，故城在今渠州流江县东北，俗名车骑城是也。十三州志胸音春，音闰。

其地下湿，多胸 虫，因以名县。故城在今夔州云安县西

万户故城是也。

汉性强力，每从征伐，帝未安，恒侧足而立。诸将见战陈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士吏。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初无办严之日。故能常任职，以功名终。及在朝廷，斤斤谨质，形于体貌。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

注 隐，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敌国。前书周亚夫谓剧孟曰：“大将得之，若一敌国矣。”

注 严即装也，避明帝讳，故改之。

注 尔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详之察也。”孙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靳。

注 东观记曰“汉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坟，不作祠堂”也。

二十年，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及薨，有诏悼愍，赐谥曰忠侯。发北军五校、轻车、介士送葬，如大将军霍光故事。

注 东观记曰：“有司奏议以武为谥，诏特赐谥曰忠侯。”

注 汉置南北军五校，解见顺帝纪。轻车，兵车也。介士，甲士也。霍光传云以北军五校尉、轻车、介士载光尸以辎轲车，黄屋左纛，军陈至茂陵。不以南军者，重之也。

子哀侯成嗣，为奴所杀。二十八年，分汉封为三国：成子旦为濯阳侯，以奉汉嗣；旦弟盱为筑阳侯；成弟国为新蔡侯。旦卒，无子，国除。建初八年，徙封盱为平春侯，以奉汉后。盱卒，子胜嗣。初，汉兄尉为将军，从征战死，封尉子彤为安阳侯。帝以汉功大，复封弟翁为曜亲侯。吴氏侯者凡五国。

注 濯阳，县名，属汝南郡，在濯水之阳，因以为名，其地今豫州吴房县也。

音劬。

注 盱音火俱反。

注 筑阳，县名，属南阳郡，古谷国也，在筑水之阳，故城在今襄州谷城县西。新蔡，县名，属汝南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州县也。

筑音逐。

注 平春，县名，属江夏郡。

注 安阳，县名，属汝南郡，古江国也，故城在今豫州新息县西南。

初，渔阳都尉严宣，与汉俱会光武于广阿，光武以为偏将军，封建信侯。

注 建信，县名，属千乘国。

论曰：吴汉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终始倚爱之亲，谅由质简而强力也。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斯岂汉之方乎！昔陈平智有

余以见疑，周勃资朴忠而见信。夫仁义不足以相怀，则智者以有余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注 “差强人意”，是倚之也；遂见亲信，是爱之也。

注 论语文。刚毅谓强而能断。木，朴箠貌。讷，忍于言也。四者皆仁之质，若加文，则成仁矣，故言近仁。

注 方，比也。

注 高祖谓吕后曰：“陈平智有余，然难独任。”是见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文，安刘氏者必勃。”是见信也。

注 怀，依也。言若仁义之心足相依信，则情无疑阻。若彼此之诚未协，仁义不足相依，则智者翻以有余见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盖延字巨卿，渔阳要阳人也。身长八尺，弯弓三百斤。边俗尚勇力，而延以气闻。历郡列掾、州从事，所在职办。彭宠为太守，召延署营尉，行护军。

注 要阳，县名，光武时省。

注 古者三公下至郡县皆有掾属。续汉志曰：“建武十八年，立刺史十二人，人主一州，皆有从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并为之，故言历也。渔阳属幽州。东观记云延为幽州从事。

及王郎起，延与吴汉同谋归光武。延至广阿，拜偏将军，号建功侯，从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为虎牙将军。

注 续汉书曰：“并与狐奴令王梁同劝宠。”

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击敖仓，转攻酸枣、封丘，皆拔。其夏，督驸马都尉马武、骑都尉刘隆、护军都尉马成、偏将军王霸等南伐刘永，先攻拔襄邑，进取麻乡，遂围永于睢阳。数月，尽收野麦，夜梯其城入。永惊惧，引兵走出东门，延追击，大破之。永弃军走谯，延进攻，拔薛，斩其鲁郡太守，而彭城、扶阳、杼秋、萧皆降。又破永沛郡太守，斩之。

永将苏茂、佼强、周建等三万余人救永，共攻延，延与战于沛西，大破之。永军乱，遁没溺死者太半。永弃城走湖陵，苏茂奔广乐。延遂定沛、楚、临淮，修高祖庙，置嗇夫、祝宰、乐人。

注 酸枣、封丘，二县名，属陈留郡。酸枣故城在今滑州县也。封丘故城在今汴州县也。

注 续汉书曰：“时刘永别将许德据襄邑，延攻而拔之。”

注 麻乡，县名，故城在今宋州砀山县东北。

注 东观记云“走出鱼门”，然则东门名鱼门也。

注 薛，县名，属鲁国，故城在今徐州滕县东南。东观记曰“鲁郡太守梁丘寿”也。

注 扶阳，县名，属沛郡。杼秋，县名，属梁国，故城在今徐州萧县西北。

杼音食汝反。

注 东观记曰：“沛郡太守陈修。”

注 佼强，姓名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后也。

注 楚即今彭城县也。临淮，郡名，今泗州下邳县。高祖庙在今徐州沛县东故泗水亭中，即高祖为亭长之所也。嗇夫，主知庙事。东观记曰：“时盖延因斋戒祠高祖庙。”

三年，睢阳复反城迎刘永，延复率诸将围之百日，收其野谷。永乏食，突走，延追击，尽得輜重。永为其将所杀，永弟防举城降。

注 反音翻。

四年春，延又击苏茂、周建于蕲，进与董宪战留下，皆破之。因率平(敌)[狄]将军庞萌攻西防，拔之。复追败周建、苏茂于彭城，茂、建亡奔董宪，[董宪]将贲休举兰陵城降。

宪闻之，自郟围休，时延及庞萌在楚，请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捣郟，则兰陵必自解。”延等以贲休城危，遂先赴之。宪逆战而阳败，延等(遂)逐退，因拔围入城。明日，宪大出兵合围，延等惧，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让之曰：

“闲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贼计已立，围岂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宪遂拔兰陵，杀贲休。延等往来要击宪别将于彭城、郟、邳之闲，战或日数合，颇有克获。帝以延轻敌深入，数以书诫之。及庞萌反，攻杀楚郡太守，引军袭败延，延走，北度泗水，破舟璲，坏津梁，仅而得免。帝自将而东，征延与大司马吴汉、汉忠将军王常、前将军王梁、捕虏将军马武、讨虏将军王霸等会任城，讨庞萌于桃乡，又并从征董宪于昌虑，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长安。

注 蕲，县名，属沛郡，有大泽乡。蕲音机。

注 留下，县名，属楚国，故城在今徐州沛县东南。

注 西防，县名，春秋时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宋州单父县北。

注 前书有贲赫，音肥。今有此姓，(贲)音奔。

注 捣，击也。东观记作“击”字。

注 东观记载延上疏辞曰：“臣幸得受干戈，诛逆虏，奉职未称，久留天诛，常恐污辱名号，不及等伦。天下平定已后，曾无尺寸可数，不得预竹帛之编。

明诏深闵，儆戒备具，每事奉循诏命，必不敢为国之忧也。”

注 东观记、续汉书皆云萌攻延，延与战，破之。诏书劳延曰：“庞萌一夜反畔，相去不远，营壁不坚，殆令人齿欲相击，而将军有不可动之节，吾甚美之。”

此传言“仅而得免”，与彼不同。

九年，隗嚣死，延西击街泉、略阳、清水诸屯聚，皆定。

注 街泉、略阳、清水三县，皆属天水郡。

十一年，与中郎将来歙攻河池，未克，以病引还，拜为左冯翊，将军如故。

十三年，增封定食万户。十五年，薨于位。

注 续汉书曰：“视事四年，人敬其威信。”

子扶嗣。扶卒，子侧嗣。永平十三年，坐与舅王平谋反，伏诛，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延曾孙恢为芦亭侯。恢卒，子遂嗣。

注 东观记作“庐亭”。

陈俊字子昭，南阳西鄂人也。少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刘嘉为太常将军，俊为长史。光武徇河北，嘉遣书荐俊，光武以为安集掾。

注 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邓州向城县南也。

注 东观记曰：“俊初调补曲阳长，上曰：‘欲与君为左右，小县何足贪乎？’俊即拜，解印绶，上以为安集掾。”

从击铜马于清阳，进至(满)[蒲]阳，拜强弩将军。与五校战于安次，俊下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余里，斩其渠帅而还。光武望而叹曰：“战将尽如是，岂有忧哉！”五校引退入渔阳，所过虏掠。俊言于光武曰：“宜令轻骑出贼前，使百姓各自坚壁，以绝其食，可不战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将轻骑驰出贼前。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及军还，光武谓俊曰：“困此虏者，将军策也。”及即位，封俊为列侯。

注 华峤书曰：“拜为强弩偏将军，赐绛衣九百领，以衣中坚同心士。”

建武二年春，攻匡贼，下四县，更封新处侯。引击顿丘，降三城。

其秋，大司马吴汉承制拜俊为强弩大将军，别击金门、白马贼于河内，皆破之。

四年，转徇汝阳及项，又拔南武阳。是时太山豪杰多拥觶与张步连兵，吴汉言于帝曰：“非陈俊莫能定此郡。”于

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将军事。张步闻之，遣其将击俊，战于嬴下，俊大破之，追至济南，收得印绶九十余，

稍攻下诸县，遂定太山。五年，与建威大将军耿弇共破张步。事在弇传。

注 匡贼即匡城县贼也。东观记作“匡城贼”。匡城，古匡邑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县南。

注 新处，县名，属中山国。

注 顿丘，县名，属东郡，故城在今魏州顿丘县北阴安城是也。

注 金门、白马并山名，在今洛州福昌县西南，有金门白马水。盖贼起于二山，因以[为]名。

注 南武阳，县名，属太山郡，故城在今沂州费县西。

注 (续汉书曰)嬴，县名，属太山郡。嬴音盈。

注 步时拟私封爵人之印绶。

时琅邪未平，乃徙俊为琅邪太守，领将军如故。齐地素闻俊名，入界，盗贼皆解散。俊将兵击董宪于赣榆，进破胸贼孙阳，平之。八年，张步畔，还琅邪，俊追讨，斩之。帝美其功，诏俊得专征青、徐。俊抚贫弱，表有义，检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数上书自请，愿奋击陇、蜀。诏报曰：“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功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

注 赣榆，县名，属东海郡。赣音贡。

注 华峤书曰：“赐俊玺书曰：‘将军元勋大着，威震青、徐，两州有警，得专征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

明年，征奉朝请。二十三年卒。

注 祝阿，县名，属平原郡。

子浮嗣，徙封蕲春侯。 浮卒，子专诸嗣。专诸卒，子笃嗣。

注 蕲春，今蕲州县也。东观记曰：“诏书以祝阿益济南国，故徙浮封蕲春侯。”

蕲音祈。

臧宫字君翁，颍川郟人也。 少为县亭长、游徼， 后率宾客入下江兵中为校尉，因从光武征战，诸将多称其勇。光武察宫勤力少言，甚亲纳之。及至河北，以为偏将军，从破髡贼，数陷陈却敌。

注 郟，县名，今汝州郟城县也。

注 续汉书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长，以禁盗贼。每乡有游徼，掌循禁奸盗”也。

光武即位，以为侍中、骑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明年，将突骑与征虏将军祭遵击更始将左防、韦颜 于(沮)[涅]阳、郟，悉降之。五年，将兵徇江夏，击代乡、钟武、竹里，皆下之。 帝使太中大夫 持节拜宫为辅威将军。七年，更封期思侯。 击梁郡、济阴，皆平之。

注 成安，县名，属颍川郡。

注 华峤书“韦”字作“韩”。

注 钟武，县名，属江夏郡，故城在今申州钟山县西南。

注 华峤书曰“使张明”也。

注 期思，县名，属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县西北。

十一年，将兵至中卢，屯骆越。是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与征南大将军岑彭相拒于荆门，彭等战数不利，越人谋畔从蜀。官兵少，力不能制。会属县送委输车数百乘至，宫夜使锯断城门限。令车声回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营。宫陈兵大会，击牛酺酒，飧赐慰纳之，越人由是遂安。

注 中卢，县名，属南郡，故城在今襄州阳县南。盖骆越人徙于此，因以为名。

注 酺音所宜反。说文曰：“下酒也。”诗注曰“以筐曰酺”也。

宫与岑彭等破荆门，别至垂鹤山，信道出秭归，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宫将降卒五万，从涪水上平曲。公孙述将延岑盛兵于(沅)[沈]水，时宫饘多食少，转输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复更保聚，观望成败。宫欲引还，恐为所反。会帝遣谒者将兵诣岑彭，有马七百匹，宫矫制取以自益，晨夜进兵，多张旗帜，登山鼓噪，右步左骑，挟船而引，呼声动山谷。岑不意汉军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宫因从击，大破之。斩首溺死者万余人，水为之浊流。延岑奔成都，其饘悉降，尽获其兵马珍宝。自是乘胜追北，降者以十万数。

注 (沅)[沈]水出广汉，解见光武纪。

注 反音翻。

注 华峤书曰：“上玺书劳宫，赐吏士绶六千匹。”

注 人好阳而恶阴，北方幽阴之地，故军败者皆谓之北。史记乐书曰：“北者，败也。”而近代音北为背，失其指矣。

军至平阳乡，蜀将王元举觴降。进拔挠竹，破涪城，斩公孙述弟恢，复攻拔繁、郫。前后收得节五，印绶千八百。是时大司马吴汉亦乘胜进营逼成都。宫连屠大城，兵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门，历成都城下，至吴汉营，饮酒高会。汉见之甚欢，谓宫曰：“将军向者经虏城下，震扬威灵，风行电照。

然穷寇难量，还营愿从它道矣。”宫不从，复路而归，贼亦不敢近之。进军咸门，与吴汉并灭公孙述。

注 繁，县名，属蜀郡。繁，江名，因以为县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县北。

郫，县名，属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县北。郫音皮。

注 张载注蜀都赋云：“汉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门。”小雒郭门盖其数焉。

注 成都北面东头门。

帝以蜀地新定，拜宫为广汉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鄼侯。十五年，征还京师，以列侯奉朝请，定封朗陵侯。十八年，拜太中大夫。

注 朗陵，县名，属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县西南。

十九年，妖巫维汜弟子单臣、傅镇等，复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称将军。于是遣宫将北军及黎阳营数千人围之。贼谷食多，数攻不下，士卒死伤。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皆曰“宜重其购赏”。时显宗为东海王，独对曰：“妖巫相劫，孰无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围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缓，令得逃亡，逃亡则一亭长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宫彻围缓贼，贼觴分散，遂斩臣、镇等。宫还，迁城门校尉，复转左中郎将。击武溪贼，至江陵，降之。

注 “维”或作“缙”。

注 挺，解也。

注 武溪，水名，在今辰州卢溪县。

宫以谨信质朴，故常见任用。后匈奴饥疫，自相分争，帝以问宫，宫曰：“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帝笑曰：“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二十七人，宫乃与杨虚侯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被其毒痛，中国忧其抵突。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

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

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颡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

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

注 抵，触也。

注 赤地，言在地之物皆尽。说苑曰：“晋平公时，赤地千里。”

注 左传曰：“大福不再。”蒯通曰：“时者难遇而易失也。”

注 谓张掖、酒泉、武威、金城也。

注 即张良于下邳圯所见老父出一编书者。

注 左传曰：“国无善政，则自取鬻于日月之灾。”

注 颡臾，鲁附庸之国。鲁卿季氏贪其土地，欲伐而兼之。时孔子弟子冉有仕于季氏，孔子责之。冉有曰：“今夫颡臾固而近季氏之邑，今不取，恐为子孙之忧。”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颡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注 公羊传曰：“见者异辞，闻者异辞，传闻者异辞。”

宫永平元年卒，谥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与母别居，国除。永宁元年，邓太后绍封松弟由为朗陵侯。

论曰：中兴之业，诚艰难也。然敌无秦、项之强，人资附汉之思，虽怀玺纒，跨陵州县，殊名诡号，千队为髡，尚

未足以为比功上烈也。至于山西既定，威临天下，戎羯丧其精胆，髡帅贾其余壮，斯诚雄心尚武之几，先志翫兵之日。

臧宫、马武之徒，抚鸣剑而抵掌，志驰于伊吾之北矣。光武审黄石，存包桑，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其意防盖已弘深。岂其颠沛平城之围，忍伤黥王之陈乎？

注 玺，解见光武纪。白虎通曰：“天子朱纁，诸侯赤纁，上广一尺，下广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长三尺，法天地人也。”

“董巴舆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纁，所以殊贵贱也。自五霸递兴，以纁非兵服，于是去纁也。”

注 谓诛隗嚣、公孙述。

注 羯本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此总谓戎夷耳，不指于羯也。左传曰：“欲勇者，贾余余勇。”

注 几，会也。翫，习也。先志者，乘胜之志也。

注 屈原曰：“抚长剑兮玉珥。”曹植结交篇曰：“利剑鸣手中。”说文曰：“抵，侧击也。”

注 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系于包桑。”言圣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自危惧，乃是系于包桑也。包，本也，系于桑本，言其固也。

注 西域传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国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国初定，皆还其侍子。匈奴传曰，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诣阙贡马及裘，乞和亲。帝报曰：“单于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何必马裘？今赠缯五百匹，斩马一。”

是卑辞币礼也。

注 平城，县名，今云州定襄县。高祖七年，击韩王信，

至平城，被匈奴围，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亲击淮南王黥布，在陈为流矢所中。颠沛，狼狈也，颠音丁千反。

赞曰：吴公鸯强，实为龙骧。电埽髑髏，风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阳。宫、俊休休，是亦鹰扬。

注 战国策曰：“廉颇为人，勇鸯而爱士。白起视瞻不转者，执志强也。”骧，举也。若龙之举，言其威盛。邹阳曰：“神龙骧首奋翼，则浮云出流。”

注 诗曰：“良士休休。”又曰：“惟师尚父，时惟鹰扬。”

后汉书卷十九

耿弇列传 第九

弟国国子秉秉弟夔国弟子恭

耿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钜鹿徙焉。父况，字侠游，以明经为郎，与王莽从弟伋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后为朔调连率。

弇少好学，习父业。常见郡尉试骑士，建旗鼓，肄驰射，由是好将帅之事，

注 武帝时，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也。

注 嵇康圣贤高士传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长陵人。少持老子经，恬净不求进宦，号曰安丘丈人。成帝闻，欲见之，望之辞不肯见，为巫医于人闲”也。

注 王莽改上谷郡曰朔调，守曰连率。

注 袁山松书曰：“弇少学诗、礼，明锐有权谋。”

注 汉官仪曰：“岁终郡试之时，讲武勒兵，因以校猎，简其材力也。”

及王莽败，更始立，诸将略地者，前后多擅威权，辄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怀不自安。时弇年二十一，乃辞况

奉奏诣更始，因赍贡献，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会王郎诈称成帝子子舆，起兵邯郸，弇从吏孙仓、鞞包于道共谋曰：刘子舆成帝正统，舍此不归，远行安之？”弇按剑曰：“子舆‘弊贼，卒为降虏耳。我至长安，与国家陈渔阳、上谷兵马之用还出太原、代郡，反复数十日，归发突骑以犄乌合之觭，如摧枯折腐耳。观公等不识去就，族灭不久也。”仓、包不从，遂亡降王郎。

注 犄，辄也，音力刃反。

弇道闻光武在卢奴，乃驰北上谒，光武留署门下吏。弇因说护军朱佑，求归发兵，以定邯郸。光武笑曰：“小儿曹乃有大意哉！”因子召见加恩慰。弇因从光武北至蓟。闻邯郸兵方到，光武将欲南归，召官属计议。弇曰：“今兵从南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光武官属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会蓟中乱，光武遂南驰，官属各分散。弇走昌平就况，因说况使寇恂东约彭宠，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弇与景丹、寇恂及渔阳兵合军而南，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定涿郡、中山、钜鹿、清河、河闲凡二十二县，遂及光武于广阿。是时光武方攻王郎，传言二郡兵为邯郸来，觭皆恐。既而悉诣营上谒。光武见弇等，说，曰：“当与渔阳、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为偏将军，使还领其兵。加况大将军、兴义侯，得自置偏壘。弇等遂从拔邯郸。

注 续汉书曰“ 弇还檄与况，陈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见信，宜自来。况得檄立发，至昌平见上 ” 也。

注 宠，南阳宛人也。

注 渔阳、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穷，如入囊也。

注 续汉书曰“ 弇归，主人食未已，蓟中扰乱，上驾出南城门，颇遮绝辎重，城中相掠。弇既与上相失，以马与城门亭长，乃得出 ” 也。

注 昌平，县名，属上谷郡，今幽州县，故城在县东也。

时更始征代郡太守赵永，而况劝永不应召，令诣于光武。光武遣永复郡。永北还，而代令张晔据城反畔，乃招迎匈奴、乌桓以为援助。光武以弇弟舒为复胡将军，使击晔，破之。永乃得复郡。时五校贼二十余万北寇上谷，况与舒连击破之，贼皆退走。

更始见光武威声日盛，君臣疑虑，乃遣使立光武为萧王，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还长安；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并北之部。时光武居邯郸宫，昼卧温明殿。 弇入造默下请闲，因说曰：“ 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 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

虏掠财物，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百万，圣公不能办也。 其败不久。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北)据天府之地。 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愿归幽州，益发精兵，以集(其)大计。” 光武大说， 乃拜弇为大将军，与吴汉北发幽州十郡兵。弇到

上谷，收韦顺、蔡充斩之；

汉亦诛苗曾。于是悉发幽州兵，引而南，从光武击破铜马、高湖、赤眉、青犊，又追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弇常将精骑为军锋，辄破走之。光武乘胜战(慎)[顺]水上，虏危急，殊死战。时军士疲弊，遂大败奔还，壁范阳，数日乃振，贼亦退去，从追至容城、小广阳、安次，连战破之。光武还蓟，复遣弇与吴汉、景丹、盖延、朱佑、邳彤、耿纯、刘植、岑彭、祭遵、坚鐔、王霸、陈俊、马武十三将军，追贼至潞东，及平谷，再战，斩首万三千余级，遂穷追于右北平无终、土垠之闲，至(浚)[俊]靡而还。

贼散入辽西、辽东，或为乌桓、貊人所钞击，略尽。

注 汉赵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洛州邯郸县内。

注 更始传曰：“李轶、朱鲋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

注 办犹成也，音蒲苋反。

注 前书曰：“关中所谓金城天府。”弇以河北富饶，故以喻焉。

注 续汉书曰：“光武初见弇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斩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为大王陈事。

‘上曰：‘我戏卿耳。’”注 壁谓筑垒壁也。

注 容城，县名，属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乃]县也。广阳国有广阳县，故曰小广阳，及安次，县名，并在今幽州也。

注 平谷，解见光武纪。

注 无终、土垠并县名，属右北平郡。无终故城在今渔阳县。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垠音银。

注 (浚)[俊]靡，县名，属右北平，故城在今渔阳县北。

靡音麻。

光武即位，拜弇为建威大将军。与骠骑大将军景丹、强弩将军陈俊攻厌新贼于敖仓，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畤侯。食好畤、美阳二县。三年，延岑自武关出攻南阳，下数城。穰人杜弘率其觶以从岑。弇与岑等战于穰，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生获其将士五千余人，得印绶三百。杜弘降，岑与数骑遁走东阳。

弇从幸舂陵，因见自请北收上谷兵未发者，定彭垄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帝壮其意，乃许之。四年，诏弇进攻渔阳，弇以父据上谷，本与彭宠同功，又兄弟无在京师者，自疑，不敢独进，上书求诣洛阳。诏报曰：“将军出身举宗为国，所向陷敌，功嗟尤着，何嫌何疑，而欲求征？且与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况闻弇求征，亦不自安，遣舒弟国入侍。帝善之，进封况为谿廩侯。乃命弇与建义大将军朱佑、汉忠将军王常等击望都、故安西山贼十余营，皆破之。时征虏将军祭遵屯良乡，骁骑将军刘喜屯阳乡，以拒彭宠。宠遣弟纯将匈奴二千余骑，宠自引兵数万，分为两道以击遵、喜。胡骑经军都，舒袭破其觶，斩匈奴两王，宠乃退走。况复与舒攻宠，取军都。五年，宠死，天子嘉况功，使光禄大夫持节迎况，赐甲第，奉朝请。封[舒为]牟平侯。遣弇与吴汉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大破之，降者四万余人。

注 谿廩，县名，属右扶风，故城在今陇州 阳县东南。
谿音踰。

注 望都，县名，属中山国。尧母庆都山在南，故以名焉。

故城在今定州唐县东北。故安，县名，故城在今易州易县东南。

注 良乡，县名，属涿郡。

注 阳乡，县名，属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县西北。

注 军都，县，属广阳郡，有军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县。

注 袁山松书曰：“使光禄大夫樊宏诏况曰：‘惟况功大，不宜监察从事。边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诣行在所。’”因诏弇进讨张步。弇悉收集降卒，结部曲，置将吏，率骑都尉刘歆、太山太守陈俊引兵而东，从朝阳桥济河以度。

张步闻之，乃使其大将军费邑军历下，又分兵屯祝阿，别于太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弇。弇度河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觶得奔归钟城。钟城人闻祝阿已溃，大恐惧，遂空壁亡去。费邑分遣弟敢守巨里。

弇进兵先胁巨里，使多伐树木，扬言以填塞坑塹。数日，有降者言邑闻弇欲攻巨里，谋来救之。弇乃严令军中趣修攻具，宣敕诸部，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城。阴缓生口，令得亡归。归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将精兵三万余人来救之。弇喜，谓诸将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诱致邑耳。今来，适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行精兵上冈阪，乘高合战，大破之，临陈斩邑。既而收首级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凶惧，费敢悉觶亡归张步。弇复收其积聚，纵兵击诸未下者，平四十余营，遂定济南。

注 朝阳，县名，属济南郡，在朝水之阳。今朝城在济水北，有漯河，在今齐州临济县东。

注 历下城在今齐州历城县也。

注 祝阿，今齐州县也，故城在今山茌县东北。

注 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齐州全节县东南也。

注 尔雅曰：“山脊曰冈，坡者曰阪。”

注 凶，恐惧声，音呼勇反。

时张步都剧，使其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诸郡太守合万余人守临淄，相去四十里。盒进军画中，居二城之闲。弇视西安城小而坚，且蓝兵又精，临淄名虽大而实易攻，乃敕诸校会，后五日攻西安。蓝闻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诸将皆蓐食，会明至临淄城。护军荀梁等争之，以为宜速攻西安。

弇曰：“不然。西安闻吾欲攻之，日夜为备；临淄出不意而至，必惊扰，吾攻之一日必拔。拔临淄即西安孤，张蓝与步隔绝，必复亡去，所谓击一而得二者也。

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顿兵坚城，死伤必多。纵能拔之，蓝引军还奔临淄，并兵合势，观人虚实，吾深入敌地，后无转输，旬(月)[日]之闲，不战而困。

诸君之言，未见其宜。”遂攻临淄，半日拔之，入据其城。张蓝闻[之大]惧，遂将其觶亡归剧。

注 西安，县名，属齐郡，故城今青州临淄县西北。

注 画中，邑名也。画音胡麦反。故城在今西安城东南。有澧水，因名焉。

注 会犹集也。

注 前书音义曰：“未起而默蓐中食也。”

弇乃令军中无得妄掠剧下，须张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

步闻大笑曰：“以尤来、大彤十余万觶，吾皆即其营而破之。今大耿兵少于彼，又皆疲劳，何足惧乎！”乃与三弟蓝、弘、寿及故大彤渠帅重异等兵号二十万，至临淄大城东，将攻弇。

弇先出淄水上，与重异遇，突骑欲纵，弇恐挫其锋，令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步气盛，直攻弇营，与刘歆等合战，弇升王宫坏台望之，视歆等锋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飞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

至暮罢。弇明旦复勒兵出。是时帝在鲁，闻弇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陈俊谓弇曰：“剧虏兵盛，可且闭营休士，以须上来。”弇曰：“乘舆且到，臣子当击牛酺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邪？”乃出兵大战，自旦及昏，复大破之，杀伤无数，城中沟堠皆满。弇知步困将退，豫置左右翼为伏以待之。

人定时，步果引去，伏兵起纵击，追至钜昧水上，八里十里僵尸相属，收得辎重二千余两。步还剧，兄弟各分兵散去。

注 弇，况之长子，故呼为大耿。

注 重，姓；异，名。

注 袁山松书曰“弇上书曰：‘臣据临淄，深堑高垒，张步从剧县来攻，疲劳饥渴。欲进，诱而攻之；欲去，随而击之。臣依营而战，精锐百倍，以逸待劳，以实击虚，旬日之闲，步首可获。’上是其计”也。

注 伏琛齐地记曰：“小城内有汉景王祠。”

注 临淄本齐国所都，即齐王宫，中有坏台也。东观记作“环台”。

注 两旁伏兵，如鸟之翼。

注 钜昧，水名，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寿光县西。

后数日，车驾至临淄自劳军，饕臣大会。帝谓弇曰：“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

今将军攻祝阿以发结，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勍敌，其功乃难于信也。又田横亨酈生，及田横降，高帝诏鞞尉不听为仇。

张步前亦杀伏隆，若步来归命，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又事尤相类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复追步，步奔平寿，乃肉袒负斧钺于军门。弇传步诣行在所，而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诣旗下，觝尚十余万，辎重七千余两，皆罢遣归乡里。弇复引兵至城阳，降五校余党，齐地悉平。振旅还京师。

注 前书曰，齐屯兵于历下以备汉，信击破之。

注 前书曰，酈食其说齐王田广，广降之，乃与食其纵酒，罢守备。韩信闻齐已降，欲止，蒯通说信令击之。食其音异基也。

注 前书曰，齐既破，横走居海岛，高帝召之。横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闻其弟商为鞞尉，臣恐惧，不敢奉诏。”高帝诏酈商曰：“横即至，敢动者族之。”

注 大司徒伏湛，即隆之父。

注 谓弇从帝幸舂陵时，请收上谷兵定彭宠，取张丰，平张步等。

注 落落犹疏阔也。

注 平寿，县名，属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县。

注 锁，鍤也。示必死。鍤音竹林反。

注 东观记曰：“弇凡平城阳、琅邪、高密、胶东、东莱、北海、齐、千乘、济南、平原、泰山、临淄等[郡]。”

注 祝阿余党也。

六年，西拒隗嚣，屯兵于漆。八年，从上陇。明年，与中郎将来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诸营保，皆下之。

注 漆，县名，属右扶风，故城在今(幽)[豳]州新平县也，漆水在西。

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常)[尝]挫折。

十二年，况疾病，乘輿数自临幸。复以国弟广、举并为中郎将。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医药，当代以为荣。及况卒，谥烈侯，少子霸袭况爵。

十三年，增弇户邑，上大将军印绶，罢，以列侯奉朝请。每有四方异议，辄召入问筹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谥曰愍侯。

注 上音时掌反。

子忠嗣。忠以骑都尉击匈奴于天山，有功。忠卒，子冯嗣。冯卒，子良嗣，一名无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阳长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协嗣。

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显嗣，为羽林左监。显卒，子援嗣。

尚桓帝妹长社公主，为河(阳)[东]太守。后曹操诛耿氏，

唯援孙弘存焉。

注 决录注云“援字伯绪，官至河东太守”也。

牟平侯舒卒，子袭嗣。尚显宗女隆虑公主。袭卒，子宝嗣。宝女弟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为孝德皇后，以妃为甘园大贵人。

帝以宝元舅之重，使监羽林左(车)骑，位至大将军。而附事内宠，与中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等譖废皇太子为济阴王，及排陷太尉杨震，议者怨之。宝弟子承袭公主爵为林虑侯，位至侍中。安帝崩，阎太后以宝等阿附嬖幸，共为不道，策免宝及承，皆贬爵为亭侯，遣就国。宝于道自杀，国除。大贵人数为耿氏请，阳嘉三年，顺帝遂(诏)[绍]封宝子箕牟平侯，为侍中。以恒为阳亭侯，承为羽林中郎将。其后贵人薨，大将军梁冀从承求贵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风有司奏夺其封。承惶恐，遂亡匿于穰。数年，冀推拮得之，乃并族其家十余人。

注 林虑即上隆虑也，至此避殇帝讳改焉。

注 决录注曰：“宝字君达。”

论曰：淮阴廷论项王，审料成孰，则知高祖之庙胜矣。 [耿]弇决策河北，定计南阳，亦见光武之业成矣。然弇自克拔全齐，而无[复]尺寸功。夫岂不怀？将时之度数，不足以兼容乎？三世为将，道家所忌，而耿氏累叶以功名自终。将其用兵欲以杀止杀乎？何其独能隆也！

注 淮阴侯韩信也。史记韩信说高祖曰：“项王特匹夫之

勇，妇人之仁也。名虽霸，实失天下心。今大王入关，秋豪无所取，秦人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于是汉王举兵定三秦。庙胜谓谋兵于庙而胜敌。

注 怀，思也。言岂不思重立大功乎。

注 史记曰，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举之必矣。”

客曰：“不然。夫将三代必败，以其杀伐多也，其后受其不祥。”

国字叔虑，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为黄门侍郎，应对左右，帝以为能，迁射声校尉。七年，射声官罢，拜驸马都尉。父况卒，国于次当嗣，上疏以先侯爱少子霸，固自陈让，有诏许焉。后历顿丘、阳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称之。

征为五官中郎将。

注 东观记“虑”作“宪”。

是时乌桓、鲜卑屡寇外境，国素有筹策，数言边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款塞称藩，愿扞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国独曰：“臣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有)安宁之策也。”

帝从其议，遂立比为南单于。由是乌桓、鲜卑保塞自守，北虏远遁，中国少事。

二十七年，代冯勤为大司(马)[农]。又上言宜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显宗追思国言，

后遂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如其议焉。

注 宣帝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款塞请朝。帝发所过郡二千骑迎之，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

注 晏，晚也。有警急则开门晚也。

国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伟体，腰带八围。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以父任为郎，数上言兵事。常以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盛王之道。显宗既有志北伐，阴然其言。永平中，召诣省闼，问前后所上便宜方略，拜谒者仆射，遂见亲幸。每公卿会议，常引秉上殿，访以边事，多简帝心。

十五年，拜驸马都尉。十六年，以骑都尉秦彭为副，与奉车都尉窦固等俱伐北匈奴。虏皆奔走，不战而还。

十七年夏，诏秉与固合兵万四千骑，复出白山击车师。车师有后王、前王，前王即后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余里。固以后王道远，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议先赴后王，以为并力根本，则前王自服。固计未决。秉奋身而起曰：“请行前。”乃上马，引兵北入，觐军不得已，遂进。并纵兵抄掠，斩首数千级，收马牛十余万头。后王安得震怖，从数百骑出迎秉。而固司马苏安欲全功归固，即驰谓安得曰：“汉贵将独有奉车都尉，天子姊驸，爵为通侯，当先降之。”安得乃还，更令其诸将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马，麾其精骑径造固壁。

言曰：“车师王降，讫今不至，请往梟其首。”固大惊曰：“且止，将败事！”

秉厉声曰：“受降如受敌。”遂驰赴之。安得惶恐，走出

门，脱帽抱马足降。

秉将以诣固。其前王亦归命，遂定车师而还。

注 固尚光武女涅阳公主，明帝姊也。

注 东观记曰“脱帽趋抱马辔”也。

明年秋，肃宗即位，拜秉征西将军。遣案行凉州边境，劳赐保塞羌胡，进屯酒泉，救戊己校尉。

建初元年，拜度辽将军。视事七年，匈奴怀其恩信。征为执金吾，甚见亲重。

帝每巡郡国及幸宫观，秉常领禁兵宿卫左右。除三子为郎。章和二年，复拜征西将军，副车骑将军窦宪击北匈奴，大破之。事并事宪传。封秉美阳侯。食邑三千户。

秉性勇壮而简易于事，军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结营部，然远斥候，明要誓，有警，军陈立成，士卒皆乐为死。永元二年，代桓虞为光禄勋。明年夏卒，时年五十余。赐以朱棺、玉衣，将作大匠穿圜，假鼓吹，五营骑士三百余人送葬。

谥曰桓侯。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至斲面流血。

注 斲即“斲”字，古通用也，斲，割也，音力私反。

长子冲嗣。及窦宪败，以秉窦氏党，国除。冲官至汉阳太守。

曾孙纪，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异之，稍迁少府。纪以操将篡汉，建安二十三年，与大医令吉平、丞相司直韦(况)晃(晔)谋起兵诛操，不克，夷三族。于时衣冠盛门坐纪罹祸灭者觫矣。

注 “平” 或作 “平”。

夔字定公。少有气决。永元初，为车骑将军窦宪假司马，北击匈奴，转(车)骑都尉。三年，宪复出河西，以夔为大将军左校尉。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已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去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乃封夔粟邑侯。会北单于弟左鹿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觭八部二万余人，来居蒲类海上，遣使款塞。以夔为中郎将，持节鞬护之。及窦宪败，夔亦免官夺爵土。

注 粟邑，县名，属左冯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县西北。

后复为长水校尉，拜五原太守，迁辽东太守。元兴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击，斩其渠帅。永初三年，南单于檀反畔，使夔率鲜卑及诸郡兵屯鴈门，与车骑将军何熙共击之。熙推夔为先锋，而遣其司马耿溥、刘祉将二千人与夔俱进。到属国故城，单于遣萁鞬日逐王三千余人遮汉兵。夔自击其左，令鲜卑攻其右，虏遂败走，追斩千余级，杀其名王六人，获穹庐车重千余两，马畜生口甚觭。

鲜卑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独进，以不穷追，左转云中太守，后迁行度辽将军事。

夔勇而有气，数侵陵[使]匈奴中郎将郑戩。元初元年，坐征下狱，以减死论，笞二百。建光中，复拜度辽将军。时鲜卑攻杀云中太守成严，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

夔与幽州刺史庞参救之，追虏出塞而还。后坐法免，卒于家。

注 音翦。

注 马城，县名，属代郡，故城在今云州定襄县。秦始皇初筑城，辄崩坏，其后有马周章驰走，因随马蹶起城，故以名焉。

恭字伯宗，国弟广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将帅才。永平十七年冬，骑都尉刘张出击车师，请恭为司马，与奉车都尉窦固及从弟驸马都尉秉破降之。

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 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 屯各置数百人。恭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已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及奉宣帝时所赐公主博具， 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赉金帛，迎其侍子。

注 金蒲城，车师后王庭也，今庭州蒲昌县城是也。

注 柳中，今西州县。

注 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嫁与乌孙昆莫，赐乘舆服御，官属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盖后宣帝赐以博具也。

明年三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骑多，皆为所殁。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战，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觶。

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

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

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觝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注 笮谓压笮也。

注 贰师，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时使李广利伐大宛，期至贰师城，因以为号也。

注 东观记曰：“恭亲自挽笼，于是令士且勿饮，先和泥涂城，并扬示之。”

时焉耆、龟兹攻歿都护陈睦，北虏亦围关宠于柳中。会显宗崩，救兵不至，车师复畔，与匈奴共攻恭。恭厉士觝击走之。后王夫人先世汉人，常私以虏情告恭，又给以粮饷。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数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复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虏官属望见，号哭而去。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

初，关宠上书求救，时肃宗新即位，乃诏公卿会议。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宜救。

司徒鲍昱议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

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嗟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闲，足还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北虏惊走，车师复降。

注 二部谓关宠及恭也。

注 前书曰：“车师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县也。

注 东观记曰，车师太子比持訾降。

会关宠已歿，蒙等闻之，便欲引兵还。先是恭遣军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随王蒙军俱出塞。羌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履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觭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嚙，对数万之觭，连月踰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千百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

宜蒙显爵，以厉将帅。”及恭至雒阳，鲍昱奏恭节过苏武，宜蒙爵赏。于是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雒阳市丞，张封

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
余九人皆补羽林。恭母先卒，及还，追行丧制，有诏使五官中郎将 贲牛酒释服。

注 玉门，关名，属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贤案：酒泉郡又有玉门县，据东观记曰“至敦煌”，明即玉门关也。

注 共，今赣州共城县。

注 据东观记，马严。

注 夺情不令追服。

明年，迁长水校尉。其秋，金城、陇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诏召入问状。乃遣恭将五校士三千人，副车骑将军马防讨西羌。恭屯枹罕，数与羌接战。明年秋，烧当羌降，防还京师，恭留击诸未服者，首虏千余人，获牛羊四万余头，勒姐、烧何羌等十三种数万人，皆诣恭降。初，恭出陇西，上言“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鸿胪固，即其子孙。前击白山，功冠三军。宜奉大使，镇抚凉部。令车骑将军防屯军汉阳，以为威重”。

由是大忤于防。及防还，监营谒者李谭承旨奏恭不忧军事，被诏怨望。坐征下狱，免官归本郡，卒于家。

注 姐音紫，又子也反。

注 忿恭荐窦固夺其权。

子溥，为京兆虎牙都尉。元初二年，击畔羌于丁奚城，军败，遂歿。诏拜溥子宏、晔并为郎。

注 溥音普。汉官仪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风(郡)[都尉]比二千石。以凉州近羌，数犯三辅，将兵护园陵。”

晔字季遇。顺帝初，为乌桓校尉。时鲜卑寇缘边，杀代郡太守。晔率乌桓及诸郡卒出塞讨击，大破之。鲜卑震怖，数万人诣辽东降。自后频出辄克获，威振北方。迁度辽将军。

注 “遇”或为“过”。

耿氏自中兴已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云。

论曰：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质于柯盟，

相如申威于河表，

盖以决一旦之负，异乎百死之地也。以为二汉当疏高爵，宥十世。而苏君恩不及嗣，恭亦终填牢户。追诵龙蛇之章，以为叹息。

注 苏武，武帝时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于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二十年乃还也。

注 孟子曰：“生者我所欲，义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俱，舍生而取义也。”

注 曹子，鲁大夫曹刿也。一曰曹沫。史记曰，齐桓公与鲁庄公会于柯而盟，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曰：“齐强鲁弱，而

大国侵鲁亦已甚矣。今城坏 境，君其图之。”桓公乃尽还鲁之侵地，而与之盟。

注 相如，解见寇恂传也。

注 左传曰，晋范宣子之杀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囚叔向。于是祁奚闻之，见宣子曰“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也。

注 史记曰，晋文公返国，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不及。县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也。

赞曰：好畴经武，能画能兵。往收燕卒，来集汉营。请闲赵殿，酺酒齐城。况、舒率从，亦既有成。国图久策，分此凶狄。秉洽胡情，夔单虏结。慊慊伯宗，枯泉飞液。

注 谓耿国议立日逐王为南单于，由是鲜卑保塞自守，北虏远遁也。

后汉书卷二十

钼期王霸祭遵列传 第十

祭遵从弟彤

钼期字次况，颍川郟人也。长八尺二寸，容貌绝异，矜严有威。父猛，为桂阳太守，卒，期服丧三年，乡里称之。光武略地颍川，闻期志义，召署贼曹掾，

从徇蓟。时王郎檄书到蓟，蓟中起兵应郎。光武趋驾出，百姓聚观，諠呼满道，遮路不得行，期骑马奋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躄”，觶皆披靡。及至城门，门已闭，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为裨将，与傅宽、吕晏俱属邓禹。徇傍县，又发房子兵。禹以期为能，独拜偏将军，授兵二千人，宽、晏各数百人。

还言其状，光武甚善之。使期别徇真定宋子，攻拔乐阳、枣、肥累。

注 汉官仪曰：“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贼曹，主盗贼之事。”

注 周礼：“隶仆掌躄宫中之事。”郑觶曰：“止行清道也，若今警躄。”说文“躄”与“躄”同。

注 披，普彼反。

注 乐阳，县名，属常山郡。[枣]，今恒州枣城县也，故

城在县西。肥累，故肥子国也，汉以为县，故城在今枣城县西南，并属真定国，累音力追反。

从击王郎将儿宏、刘奉于钜鹿下，期先登陷陈，手杀五十余人，被创中额，摄(幘)[幘]复战，遂大破之。王郎灭，拜期虎牙大将军。乃因闲说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统危殆，海内无所归往。明公据河山之固，拥精锐之觴，以顺万人思汉之心，则天下谁敢不从？”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跽邪？”时铜马数十万觴入清阳、博平，期与诸将迎击之，连战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战，所杀伤甚多。会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馆陶，皆降之。从击青犢、赤眉于射犬，贼袭期辎重，期还击之，手杀伤数十人，身被三创，而战方力，遂破走之。

注 儿音五奚反。

注 摄犹正也。

注 唯天子得称警跽。

注 博平，县名，属东郡，在今博州县也。

注 力，苦战也。

光武即位，封安成侯，食邑五千户。时檀乡、五楼贼入繁阳、内黄，

又魏郡大姓数反复，而更始将卓京谋欲相率反邺城。帝以期为魏郡太守，行大将军事。期发郡兵击卓京，破之，斩首六百级。京亡入山，追斩其将校数十人，获京妻子。进击繁阳、内黄，复斩数百级，郡界清平。督盗贼李熊，邺中之豪，而熊弟陆谋欲反城迎檀乡。或以告期，期不应，告者三四，

期乃召问熊。熊叩头首服，愿与老母俱就死。期曰：“为吏傥不若为贼乐者，可归与老母往就陆也。”

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陆，将诣邳城西门。陆不胜愧感，自杀以谢期。期嗟叹，以礼葬之，而还熊故职。于是郡中服其威信。

注 安成，县名，属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阳县东南也。

注 繁阳，县名，故城在今相州内黄县东北；内黄故城在西北。

注 “京”或作“原”。

注 反音翻。

注 必以在城中为吏不如为贼之乐，即任将母往就弟。

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为太中大夫。从还洛阳，又拜鞞尉。

期重于信义，自为将，有所降下，未尝虏掠。及在朝廷，忧国爱主，其有不得于心，必犯颜谏诤。帝尝轻与期门近出，

期顿首车前曰：“臣闻古今之戒，变生不意，诚不愿陛下微行数出。”帝为之回舆而还。十年卒，帝亲临襚敛，赠以鞞尉、安成侯印绶，谥曰忠侯。

注 前书，武帝将出，必与北地良家子期于殿门，故曰“期门”。

注 东观记曰：“期疾病，使使者存问，加赐医药甚厚。其母问期当封何子？”

期言‘受国家恩深，常鼻负，如死，不知当何以报国，何

宜封子也’！上甚怜之。”

子丹嗣。复封丹弟统为建平侯。后徙封丹葛陵侯。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注 建平，县名，属沛郡，故城在今亳州鄆县西北，一名马头城。

注 葛陵，县名，故城在汝南，故鲟阳县也。

王霸字符伯，颍川颍阳人也。世好文法，父为郡决曹掾，霸亦少为狱吏。常慷慨不乐吏职，其父奇之。遣西学长安。汉兵起，光武过颍阳，霸率宾客上谒，曰：“将军兴义兵，窃不自知量，贪慕威德，愿充行伍。”光武曰：“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遂从击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还休乡里。

注 东观记曰：“祖父为诏狱丞。”

注 汉旧仪：“决曹，主罪法事。”

及光武为司隶校尉，道过颍阳，霸请其父，愿从。父曰：“吾老矣，不任军旅，汝往，勉之！”霸从至洛阳。及光武为大司马，以霸为功曹令史，从度河北。

宾客从霸者数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

及王郎起，光武在蓟，郎移檄购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将以击郎。市人皆大笑，举手邪揄之，霸惭愧而还。光武即南驰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从者皆恐。及至虬沱河，候吏还白河水流渐，无船，不可济。官属大惧。光武令霸往视之。霸恐惊觳，欲且前，阻水，还即诡曰：“冰坚可度。”

官属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护度，未毕数骑而冰解。光武谓霸曰：“安吾觶得济免者，卿之力也。”霸谢曰：“此明公至德，神灵之佑，虽武王白鱼之应，无以加此。”武光谓官属曰：“王霸权以济事，殆天瑞也。”以为军正，爵关内侯。既至信都，发兵攻拔邯郸。霸追斩王郎，得其玺绶。封王乡侯。

注 说文曰：“𦏧，手相笑也。”𦏧音弋支反。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语轻重不同。

注 𦏧亦𦏧也，音遽。

注 𦏧音斯。

注 监护度也。

注 今文尚书曰：“武王度盟津，白鱼跃入王舟。”

从平河北，常与臧宫、傅俊共营，霸独善抚士卒，死者脱衣以敛之，伤者躬亲以养之。

光武即位，以霸晓兵爱士，可独任，拜为偏将军，并将臧宫、傅俊兵，而以宫、俊为骑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

注 富波，县名，属汝南郡，在今豫州。

四年秋，帝幸谯，使霸与捕虏将军马武东讨周建于垂惠。苏茂将五校兵四千余人救建，而先遣精骑遮击马武军粮，武往救之。建从城中出兵夹击武，武恃霸之援，战不甚力，为茂、建所败。武军奔过霸营，大呼求救。霸曰：“贼兵盛，出必两败，努力而已。”乃闭营坚壁。军吏皆争之。霸曰：“茂兵精

锐，其觶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虏与吾相恃，两军不一，此败道也。今闭营固守，示不相援，贼必乘胜轻进；捕虏无救，其战自倍。如此，茂觶疲劳，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战良久，霸军中壮士路润等数十人断发请战。

霸知士心锐，乃开营后，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霸、武各归营。贼复聚觶挑战，霸坚卧不出，方飨士作倡乐。茂雨射营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动。军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击也。”霸曰：“不然。苏茂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数挑战，以傲一切之胜。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战，乃引还营。其夜，建兄子诵反，闭城拒之，茂、建遁去，诵以城降。

注 傲，要也。一切犹权时也。

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节拜霸为讨虏将军。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关。击荥阳、中牟盗贼，皆平之。

九年，霸与吴汉及横野大将军王常、建义大将军朱佑、破奸将军侯进等五万余人，击卢芳将贾览、闵堪于高柳。匈奴遣骑助芳，汉车遇雨，战不利。吴汉还洛阳，令朱佑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进屯渔阳。玺书拜霸上谷太守，领屯兵如故，捕击胡虏，无拘郡界。明年，霸复与吴汉等四将军六万人出高柳击贾览，诏霸与渔阳太守陈欣将兵为诸军锋。匈奴左南将军将数千骑救览，霸等连战于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斩首数百级。霸及诸将还入鴈门，与骠骑大将军杜茂会攻卢芳将尹由于崞、繁峙，不克。

注 拘犹限也。

注 崞及繁峙皆县名，属鴈门郡，并今代州县也，有崞山焉。崞音郭。

十三年，增邑户，更封向侯。是时，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凡与匈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颇识边事，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又陈委输可从温水漕，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

后南单于、乌桓降服，北边无事。霸在上谷二十余岁。三十年，定封淮陵侯。

永平二年，以病免，后数月卒。

注 向，县名，属沛郡。左传曰：“莒人入向。”案：今密州莒县南又有向城。

注 飞狐道在今蔚州飞狐县，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飞狐口也。

注 水经注曰，温余水出上谷居庸关东，又东过军都县南，又东过蓟县北。

益通以运漕也。

注 淮陵，县，属临淮郡。

子符嗣，徙封軹侯。符卒，子度嗣。度尚显宗女浚仪长公主，为黄门郎。

度卒，子歆嗣。

注 軹，县，属江夏郡。軹音大。

祭遵字弟孙，颍川颍阳人也。少好经书。家富给，而遵恭俭，恶衣服。丧母，负土起坟。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初，县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惮焉。

注 祭音侧界反。

及光武破王寻等，还过颍阳，遵以县吏数进见，光武爱其容仪，署为门下史。

从征河北，为军市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遵。时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觴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赏之，

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寻拜为偏将军，从平河北，以功封列侯。

注 赏犹赦也。

建武二年春，拜征虏将军，定封颍阳侯。与骠骑大将军景丹、建义大将军朱佑、汉忠将军王常、骑都尉王梁、臧宫等入箕关，南击弘农、厌新、柏华蛮中贼。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觴见遵伤，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战皆自倍，遂大破之。时新城蛮中山贼张满，屯结险隘为人害，诏遵攻之。遵绝其粮道，满数挑战，遵坚壁不出。而厌新、柏华余贼复与满合，遂攻得霍阳聚，遵乃分兵击破降之。明年春，张满饥困，城拔，生获之。初，满祭祀天地，自云当王，既执，叹曰：“讖文误我！”乃斩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击邓奉弟终于杜衍，破之。

注 箕关，解在邓禹传。

注 东观记曰柏华聚也。

注 新城，县名，属河南郡，今伊阙县也。

注 有霍阳山，故名焉，俗谓之张侯城，在今汝州西南。

注 杜衍，县名，属南阳郡，故城在今邓州南阳县西南。

时涿郡太守张丰执使者举兵反，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四年，遵与朱佑及建威大将军耿弇、骁骑将军刘喜俱击之。遵兵先至，急攻丰，丰功曹孟宏执丰降。

初，丰好方术，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之，遂反。既执当斩，犹曰：“肘石有玉玺。”遵为椎破之，丰乃知被诈，仰天叹曰：“当死无所恨！”诸将皆引还，遵受诏留屯良乡拒彭宠。因遣护军傅玄袭击宠将李豪于潞，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相拒岁余，数挫其锋，党与多降者。及宠死，遵进定其地。

注 说文曰：“宏，臂上也。”宏音公弘反。

六年春，诏遵与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汉忠将军王常、捕虏将军马武、骁骑将军刘歆、武威将军刘尚等从天水伐公孙述。师次长安，时车驾亦至，而隗嚣不欲汉兵上陇，辞说解故。帝召诸将议。皆曰：“可且延嚣日月之期，益封其将帅，以消散之。”遵曰：“嚣挟奸久矣。今若按甲引时，则使其诈谋益深，而蜀警增备，固不如遂进。”帝从之，乃遣遵为前行。隗嚣使其将王元拒陇坻，遵进击，破之，追至新关。及诸将到，与嚣战，并败，引退下陇。乃诏遵军汧，耿弇军漆，征西大将军冯异军柁邑，大司马吴汉等还屯长安。自是后遵数挫隗嚣。事已见冯异传。

注 续汉书曰：“上幸广阳城门，设祖道，阅过诸将，以遵新破渔阳，令最在前。”

注 解故谓解脱事故，以为辞说。

八年秋，复从车驾上陇。及器破，帝东归过汧，幸遵营，劳飧士卒，作黄门武乐，良夜乃罢。时遵有疾，诏赐重茵，覆以御盖。复令进屯陇下。

及公孙述遣兵救器，吴汉、耿弇等悉奔还，遵独留不却。九年春，卒于军。

注 黄门，署名。前书曰：“是时名倡皆集黄门。”武乐，执干戚以舞也。良犹深也，本或作“久”。

注 东观记曰：“时遵屯汧。诏书曰：‘将军连年距难，觝兵即却，复独按部，功劳烂然。兵退无宿戒，彻食不豫具，今乃调度，恐力不堪。国家知将军不易，亦不遗力。今送缣千匹，以赐吏士。’”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藁，布被，夫人裳不加缘，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丧至河南县，诏遣百官先会丧所，车驾素服临之，望哭哀恸。还幸城门，过其车骑，涕泣不能已。

丧礼成，复亲祠以太牢，如宣帝临霍光故事。诏大长秋、谒者、河南尹护丧事，大司农给费。博士范升上疏，追称遵曰：“臣闻先王崇政，尊美屏恶。

昔高祖大圣，深见远虑，班爵割地，与下分功，着录勋臣，颂其德美。生则宠以殊礼，奏事不名，入门不趋。死则畴其爵邑，世无绝嗣，丹书铁券，传于无穷。斯诚大汉厚下安

人长久之德，所以累世十余，历载数百，

废而复兴，绝而复续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汉道，矚序辅佐，封赏功臣，同符祖宗。征虏将军颍阳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为之感伤，远迎河南，恻怛之恻，形于圣躬，丧事用度，仰给县官，重赐妻子，不可胜数。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过存，矫俗厉化，卓如日月。

古者臣疾君视，臣卒君吊，德之厚者也。陵弼已来久矣。及至陛下，复兴斯礼，髑下感动，莫不自励。臣窃见遵修行积善，竭忠于国，北平渔阳，西拒陇、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阳。觶兵既退，独守磨难。制御土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军。清名闻于海内，廉白着于当世。所得赏赐，辄尽与吏士，身无奇衣，家无私财。同产兄午以遵无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于国，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任重道远，死而后已。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

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为)[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礼，生有爵，死有谥，爵以殊尊卑，谥以明善恶。臣愚以为宜因遵薨，论叙觶功，详案谥法，以礼成之。显章国家笃古之制，为后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车驾复临，赠以将军、侯印绶，朱轮容车，介士军陈送葬，谥曰成侯。既葬，车驾复临其坟，存见夫人室家。其后会朝，帝每叹曰：“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者乎！”遵之见思若此。

注 “缘”或作“彩”。

注 东观记曰：“上还幸城门，阅过丧车，瞻望涕泣。”

注 霍光薨，宣帝及上官太后亲临光丧，使太中大夫任宣、

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东观记曰：“时下宣帝临霍将军仪，令公卿读视，以为故事。”

注 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恶。”

注 前书曰：“萧何奏事不名，入门不趋。”

注 畴，等也。言功臣死后，子孙袭封，世世与先人等。

注 前书，高祖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庙。

注 汉兴至此二百余年，言“数百”者，谓以百数之。

注 卓，高也。

注 前书贾山上书曰：“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禄而亲之，疾则临视之无数，死则往吊哭之，临其小敛大敛，可谓尽礼也，故臣下竭力尽死以报其上。”

注 即陇坻上。

注 磨，兵磨也。谓吴汉、耿弇等悉奔还，唯遵独留不却。

注 言不侵扰。

注 论语孔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注 雅歌谓雅诗也。礼记投壶经曰：“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壶中实小豆焉，为其矢之跃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长二尺八寸，无去其皮，取其坚而重。投之胜者饮不胜者，以为优劣也。”

注 谥法，周书之篇，周公制焉。

注 容车，容饰之车，象生时也。介士，甲士也。东观记曰：“遣校尉发骑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车军陈送葬。”

注 东观记曰“上数嗟叹，鞞尉钹期见上感恻，对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髑臣各怀惭惧’”也。

无子，国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从弟彤。

彤字次孙，早孤，以至孝见称。遇天下乱，野无烟火，而独在崦侧。每贼过，见其尚幼而有志节，皆奇而哀之。

光武初以遵故，拜彤为黄门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无子，帝追伤之，以彤为偃师长，令近遵坟墓，四时奉祠之。彤有权略，视事五岁，县无盗贼，课为第一，迁襄贲令。时天下郡国尚未悉平，襄贲盗贼白日公行。彤至，诛破奸猾，殄其支党，数年，襄贲政清。玺书勉励，增秩一等，赐缣百匹。

注 襄贲，县名，属东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临沂县南。贲音肥。

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帝以彤为能，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至则励兵马，广斥候。彤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虏每犯塞，常为士卒[前]锋，数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鲜卑万余骑寇辽东，彤率数千人迎击之，自被甲陷陈，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遂穷追出塞，虏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彤不敢复窥塞。彤以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彤慰纳赏赐，稍复亲附。

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其后偏何邑落诸豪并归义，愿自嗟。彤曰：“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

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嗟！”即击匈奴左伊(秩)[秩]訾部，斩首二千余级，持头诣郡。其后岁岁相攻，辄

送首级受赏赐。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

注 卒，终也。三虏谓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

注 鲜卑名也。

彤为人质厚重毅，体貌绝觚。抚夷狄以恩信，皆畏而爱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乌桓数犯上谷，为边害，诏书设购赏，(功)[切]贵州郡，不能禁。彤乃率励偏何，遣往讨之。永平元年，偏何击破赤山，斩其魁帅，持首诣彤，塞外震聳。彤之威声，畅于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乃悉罢缘边屯兵。

注 音之涉反。

十二年，征为太仆。彤在辽东几三十年，衣无兼副。显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约，拜日，赐钱百万，马三匹，衣被刀剑下至居室什物，大小无不悉备。帝每见彤，常叹息以为可属以重任。后从东巡狩，过鲁，坐孔子讲堂，顾指子路室谓左右曰：“此太仆之室。太仆，吾之御侮也。”

注 尚书大传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师也，前有光，后有辉，是非先后邪？自吾得由也，恶言不至门，是非御侮邪？’”十六年，使彤以太仆将万余骑与南单于左贤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于彤，行出高阙塞九百余里，得小山，乃妄言以为涿邪山。彤到不见

虏而还，坐逗留畏懦下狱免。彤性沉毅内重，自恨见诈无功，出狱数日，欧血死。

临终谓其子曰：“吾蒙国厚恩，奉使不称，微绩不立，身死诚惭恨。义不可以无功受赏，死后，若悉簿上所得赐物，身自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

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陈遗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闻之大惊，召问逢疾状，嗟叹者良久焉。乌桓、鲜卑追思彤无已，每朝贺京师，常过颀拜谒，仰天号泣乃去。辽东吏人为立祠，四时奉祭焉。

注 若，汝也。皆为文簿而上之。

彤既葬，子参遂诣奉车都尉窦固，从军击车师有功，稍迁辽东太守。永元中，鲜卑入郡界，参坐沮败，下狱死。彤子孙多为边吏者，皆有名称。

论曰：祭彤武节刚方，动用安重，虽条侯、穰苴之伦，不能过也。且临守偏海，政移犷俗，徼人请符以立信，胡貊数级于郊下，至乃卧鼓边亭，灭烽幽障者将三十年。古所谓“必世而后仁”，岂不然哉！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愤，惜哉，畏法之敝也！

注 条侯，周亚夫也。为将军，军于细柳，文帝幸其营，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曰：“此真将军也！”穰苴，齐人田穰苴也。

齐景公使为将军，使庄贾往，穰苴与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至，贾后至，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士皆

振栗。

注 犷音古猛反，又音久永反。

注 徼人谓徼外人偏何等也。符，验也。为偏何请还自嗟，以验内属之信。

数级谓偏何斩匈奴，送首级受赏赐。

注 三十年为一世，言承化久也。论语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注 箠，过也。左传曰：“不以一箠掩大德。”箠音所景反。

注 畏法犹严法也。

赞曰：期启燕门，霸冰虜河。祭遵好礼，临戎雅歌。彤抗辽左，边廷怀和。

后汉书卷二十一

任李万邳刘耿列传 第十一

任光子隗

任光字伯卿，南阳宛人也。少忠厚，为乡里所爱。初为乡啬夫，郡县吏。

汉兵至宛，军人见光冠服鲜明，令解衣，将杀而夺之。会光禄勋刘赐适至，视光容貌长者，乃救全之。光因率党与从赐，为安集掾，拜偏将军，与世祖破王寻、王邑。

注 续汉书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署啬夫一人，主知人善恶，为役先后，知人贫富，为赋多少。”

更始至洛阳，以光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国皆降之，光独不肯，遂与都尉李忠、令万修、功曹阮况、五官掾郭唐等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

诣府白光，光斩之于市，以徇百姓，发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蓟还，狼狈不知所向，传闻信都独为汉拒邯郸，即驰赴之。光等孤城独守，恐不能全，闻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称万岁，实时开门，与李忠、万修率官属迎谒。世祖入传舍，谓光曰：“伯卿。今执力虚弱，欲俱入城头子路、

力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何如？”

光曰：“可募发奔命，出攻傍县，若不降者，恣听掠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也。”世祖从之。拜光为左大将军，封武成侯，留南阳宗广领信都太守事，使光将兵从。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马刘公将城头子路、力子都兵百万众从东方来，击诸反虏。”遣骑驰至钜鹿界中。吏民得檄，传相告语。世祖遂与光等投暮入堂阳界，使骑各持炬火，弥满泽中，光炎烛天地，举城莫不震惊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闲，兵众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郸，乃遣光归郡。

注 信都令也。

注 续汉志曰：“五官掾，掌署诸曹事。”

注 东观记扶柳县廷掾。

注 独守无援，故恐之。

注 投，至也。堂阳，今冀州县也。

城头子路者，东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与肥城刘翊起兵卢城头，故号其兵为“城头子路”。曾自称“都从事”，翊称“校三老”，寇掠河、济闲，众至二十余万。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东莱郡太守，翊济南太守，皆行大将军事。是岁，曾为其将所杀，觭推翊为主，更始封翊助国侯，令罢兵归本郡。

注 卢，县名，属太山郡，今济州县。

注 今莱州。

力子都者，东海人也。起兵乡里，钞击徐、兖界，觝有六七万。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为其部曲所杀，余党复相聚，与诸贼会于檀乡，因号为檀乡。檀乡渠帅董次仲始起茌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与五校合，众十余万。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阳，遣大司马吴汉等击檀乡，明年春，大破降之。

注 今兖州瑕丘县东北有檀乡。

注 茌平，县名，属东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县东。茌音仕疑反。

是岁，更封光阿陵侯，食邑万户。五年，征诣京师，奉朝请。其冬卒。子隗嗣。

注 阿陵，县名，属涿郡也。

后阮况为南阳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黄老，清静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显宗闻之，擢奉朝请，迁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又迁长水校尉。肃宗即位，雅相敬爱，数称其行，以为将作大匠。将作大匠自建武以来常谒者兼之，至隗乃置真焉。建初五年，迁太仆，八年，代竇固为光禄勋，所历皆有称。章和元年，拜司空。

注 续汉志曰：“羽林有左、右监一人，各六百石，主左右羽林骑。”

注 前书曰，将作少府，秦官也，景帝更名将作大匠，秩二千石。

隗义行内修，不求名誉，而以沉正见重于世。和帝即位，大将军窦宪秉权，专作威福，内外朝臣莫不震慑。时宪击匈奴，国用劳费，隗奏议征宪还，前后十上。独与司徒袁安同心毕力，持重处正，鯁言直议，无所回隐，语在袁安传。

注 持重谓守正也。[鯁言谓]执议不移。回，邪也。隐，避也。

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为步兵校尉，徙封西阳侯。

注 西阳，县名，属山阳郡也。

屯卒，子胜嗣。胜卒，子世嗣，徙封北乡侯。

注 东观汉记(曰)“胜”字作“腾”。

注 北乡，县名，属齐郡。

李忠字仲都，东莱黄人也。父为高密都尉。忠元始中以父任为郎，署中数十人，而忠独以好礼修整称。王莽时为新博属长，郡中咸敬信之。

注 黄，今莱州县也，故城在县东南。

注 臣贤案：东观记、续汉书并云“中尉”。又郡国志高密，侯[国]。百官志皇子封，每国傅、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职如郡都尉，主盗贼。

高密非郡，为“都”字者误。

注 王莽改信都国曰新博，都尉曰属长也。

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国，即拜忠都尉官。忠遂与任光同奉世祖，以为右大将军，封武固侯。时世祖自解所佩绶以带忠，因从攻下属县。至苦陘，世祖会诸将，问所得财物，唯忠独无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赐李忠，诸卿得无望乎？”即以所乘大骠马及绣被衣物赐之。

注 东观记曰：“上初至不脱衣带，衣服垢薄，使忠解澣长襦，忠更作新袍藁(解)[鲜]支小单衣糜而上之。”

注 苦陘，县名，属中山国，章帝改曰汉昌，自此已后，随代改之，今定州唐昌县是也。

注 马色黑而青曰骠。

进围钜鹿，未下，王郎遣将攻信都，信都大姓马宠等开城内之，收太守宗广及忠母妻，而令亲属招呼忠。时宠弟从忠为校尉，忠实时召见，责数以背恩反城，因格杀之。诸将皆惊曰：“家属在人手中，杀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纵贼不诛，则二心也。”世祖闻而美之，谓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将军可归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属者，赐钱千万，来从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嗟命，诚不敢内顾宗亲。”世祖乃使任光将兵救信都，光兵于道散降王郎，无功而还。会更始遣将攻破信都，忠家属得全。

世祖因使忠还，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郸者，诛杀数百人。及任光归郡，忠乃还复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户。其年，征拜五官中郎将，从平庞萌、董宪等。

注 中水，县，属涿郡。前书音义曰：“此县在两河之闲，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乐寿县西北。

六年，迁丹阳太守。是时海内新定，南方海滨江淮，多拥兵据土。忠到郡，招怀降附，其不服者悉诛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三岁闲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十四年，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迁豫章太守。病去官，征诣京师。十九年，卒。

注 校亦学也。礼记曰：“乡饮酒之义，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悌之行立。”郑玄注曰：“春秋以礼会民于州序也。”

注 着音直略反。

注 东观记曰：“病湿痹，免。”

子威嗣，威卒，子纯嗣，永平九年，坐母杀纯叔父，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复封纯琴亭侯。纯卒，子广嗣。

注 东观记曰：“永平二年，坐纯母礼杀威弟季。”

万修字君游，扶风茂陵人也。更始时，为信都令，与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为偏将军，封造义侯。及破邯郸，拜右将军，从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与扬化将军坚鐔俱击南阳，未克而病，卒于军。

子普嗣，徙封兹氏侯。普卒，子亲嗣，徙封扶柳侯。亲卒，无子，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修曾孙丰为曲平亭侯。丰卒，子炽嗣。永建元年，炽卒，无子，国除。延熹二年，桓帝绍封修玄孙恭为门德亭侯。

注 兹氏，县名，属上党郡。西有兹谷水，故以为名。今泽州高平县也。兹音(工玄)[胡涓]反。

注 扶柳，县名，故城在今冀州信都县西。

邳彤字伟君，信都人也。父吉，为辽西太守。彤初为王莽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阳，彤举城降，复以为太守，留止数日。世祖北至蓟，会王郎兵起，使其将徇地，所到县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坚守不下。彤闻世祖从蓟还，失军，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张万、督邮尹绥，选精骑二千余匹，掾路迎世祖军。

彤寻与世祖会信都。世祖虽得二郡之助，而兵觮未合，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彤廷对曰：“议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汉久矣，故更始举尊号而天下响应，三辅清宫除道以迎之。一夫荷载大呼，则千里之将无不捐城遁逃，虜伏请降。自上古以来，亦未有感物动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势，驱集乌合之觮，遂震燕、赵之地；况明公奋二郡之兵，扬响应之威，以攻则何城不克，以战则何军不服！今释此而归，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堕损威重，非计之得者也。若明公无复征伐之意，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何者？明公既西，即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为后大将军，和成太守如故，使将兵居前。

比至堂阳，堂阳已反属王郎，彤使张万、尹绶先晓譬吏民，世祖夜至，即开门出迎。引兵击破白奢贼于中山。自此常从战攻。

注 东观记曰：“王莽分钜鹿为和成郡，居下曲阳，以彤为卒正也。”

信都复反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系彤父弟及妻子，使为手书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灭。”彤涕泣报曰：“事君者不得顾家。彤亲属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刘公之恩也。

公方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也。”会更始所遣将攻拔信都，郎兵败走，彤家属得免。

及拔邯郸，封武义侯。建武元年，更封灵寿侯，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阳，拜彤太常，月余日转少府，是年免。复为左曹侍中，常从征伐。六年，就国。

注 灵寿，县名，故城在今恒州灵寿县西北。

注 前书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彤卒，子汤嗣，九年，徙封乐陵侯。十九年，汤卒，子某嗣；无子，国除。元初元年，邓太后绍封彤孙音为平亭侯。音卒，子柴嗣。

注 乐陵，县名，属平原郡，故城在今沧州乐陵县东也。

注 史阙名也。

初，张万、尹绶与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将军，亦从征伐。

万封重平侯，绥封平台侯。

注 重平，县名，属勃海郡，故城在今安德县西北。臣贤案：平台，县，属常山郡，诸本多云“平台”者，误也。

论曰：凡言成事者，以功着易显；谋几初者，以理隐难昭。斯固原情比结，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议者欲因二郡之觶，建入关之策，委成业，临不测，而世主未悟，谋夫景同，邳彤之廷对，其为几乎！语曰“一言可以兴邦”，斯近之矣。

注 几者，事之先见者也。

注 论语(曰)鲁定公谓孔子之言。

刘植字伯先，钜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与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闻世祖从蓟还，乃开门迎世祖，以植为骁骑将军，喜、歆偏将军，皆为列侯。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觶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乃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因得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

注 东观记(曰)“喜”作“嘉”，字共仲；歆字细君也。

注 漆(园)[里]即郭氏所居之里名也。

建武二年，更封植为昌城侯。讨密县贼，战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将植营，复为骁骑将军，封观津侯。喜卒，复以歆为骁骑将军，封浮阳侯。喜、歆从征伐，皆传国于后。向徙

封东武阳侯，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与楚王英谋反，国除。

注 观津，县名，故城在今德州蓆县西北。

注 浮阳，县名，属勃海郡，在浮水之阳，今沧州清池县也。

注 东武阳，县，属东郡，在武水之阳，故城在今魏州(华阳)[莘县]南。

耿纯字伯山，钜鹿宋子人也。父艾，为王莽济平尹。纯学于长安，因除为纳言士。

注 莽改定陶国曰济平也。

注 王莽法古置纳言之官，即尚书也。每官皆置士，故曰纳言士也。

王莽败，更始立，使舞阴王李轶降诸郡国，纯父艾降，还为济南太守。时李轶兄弟用事，专制方面，宾客游说者甚觳。纯连求谒不得通，久之乃得见，因说轶曰：“大王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时，奋迅拔起，期月之闲兄弟称王，

而德信不闻于士民，功劳未施于百姓，宠禄暴兴，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犹惧不终，而况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轶奇之，且以其钜鹿大姓，乃承制拜为骑都尉，授以节，令安集赵、魏。

注 遭，遇也。易曰：“云从龙，风从虎。”

注 拔犹卒也。拔音步末反。期音僂。

注 前书陈婴母谓婴曰“暴得富贵者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忌也。

注 公羊传曰：“力沛然若有余。”何休注曰：“沛，有余(优饶)貌。”

会世祖度河至邯郸，纯即谒见，世祖深接之。纯退，见官属将兵法度不与它将同，遂求自结纳，献马及缣帛数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纯邯郸。会王郎反，

世祖自蓟东南驰，纯与从昆弟欣、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老病者皆载木自随，奉迎于育。拜纯为前将军，封耿乡侯，欣、宿、植皆偏将军，使与纯居前，降宋子，从攻下曲阳及中山。

注 东观记曰：“王郎举尊号，欲收纯，纯持节与从吏夜逃出城，(柱)[驻]节道中，诏取行者车马，得数十，驰归宋子，与从兄欣、宿、植俱诣上所在卢奴，言王郎(所)反(之)状。”

注 续汉书曰“皆衣缣襜褕絳衣”也。

注 左传曰：“又如是而嫁，将就木焉。”木谓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载以从军。育，县名，故城在冀州。

注 郦元注水经曰，[成]郎水北有耿乡，光武封耿纯为侯国，俗谓之宜安城。其故城在今恒州枣城县西南也。

是时郡国多降邯郸者，纯恐宗家怀异心，乃使欣、宿归烧其庐舍。世祖问纯故，对曰：“窃见明公单车临河北，非有府臧之蓄，重赏甘饵，可以聚人者也，

徒以恩德怀之，是故士觴乐附。今邯郸自立，北州疑惑，纯虽举族归命，老弱在行，犹恐宗人宾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

烧屋室，绝其反顾之望。”世祖叹息。

及至鄙，世祖止传舍，鄙大姓苏公反城开门内王郎将李恽。纯先觉知，将兵逆与恽战，大破斩之。从平邯郸，又破铜马。

注 黄石公记曰：“芳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易曰：“何以聚人，曰财。”故纯引之。

时赤眉、青犊、上江、大彤、铁胫、五幡十余万觶并在射犬，世祖引兵将击之。

纯军在前，去觶营数里，贼忽夜攻纯，雨射营中，士多死伤。纯勒部曲，坚守不动。选敢死二千人，俱持强弩，各傅三矢，使衔枚闲行，绕出贼后，齐声呼噪，强弩并发，贼觶惊走，追击，遂破之。驰骑白世祖。世祖明旦与诸将俱至营，劳纯曰：“昨夜困乎？”纯曰：“赖明公威德，幸而获全。”世祖曰：

“大兵不可夜动，故不相救耳。军营进退无常，卿宗族不可悉居军中。”乃以纯族人耿伋为蒲吾长，悉令将亲属居焉。

注 矢下如雨也。

注 傅，着也。

注 蒲吾，县名，属常山郡，故城在今恒州灵寿县南。

世祖即位，封纯高阳侯。击刘永于济阴，下定陶。初，纯从攻王郎，墮马折肩，时疾发，乃还诣怀宫。帝问“卿兄弟谁可使者”，纯举从弟植，于是使植将纯营，纯犹以前将军从。

注 怀，河内县名，有离宫焉。

时真定王刘扬复造作讖记云：“赤九之后，癭扬为主。”扬病癭，欲以惑觴，与绵曼贼交通。建武二年春，遣骑都尉陈副、游击将军邓隆征扬，扬闭城门，不内副等。乃复遣纯持节，行赦令于幽、冀，所过并使劳慰王侯。密敕纯曰：“刘扬若见，因而收之。”纯从吏士百余骑与副、隆会元氏，俱至真定，止传舍。扬称病不谒，以纯真定宗室之出，遣使与纯书，欲相见。纯报曰：“奉使见王侯牧守，不得先诣，如欲面会，宜出传舍。”时扬弟(林)[临]邑侯让及从兄细各拥兵万余人，扬自恃觴强而纯意安静，即从官属诣之，兄弟并将轻兵在门外。扬入见纯，纯接以礼敬，因延请其兄弟，皆入，乃闭合悉诛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无敢动者。帝怜扬、让谋未发，并封其子，复故国。

注 汉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于高祖九代孙，故云九。

注 绵曼，县名，属真定国，故城在今恒州石邑县西北，俗音訛，谓之“人文”故城也。

注 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也。

注 东观记、续汉书“细”并作“紺”。

纯还京师，因自请曰：“臣本吏家子孙，幸遭大汉复兴，圣帝受命，备位列将，爵为通侯。天下略定，臣无所用志，愿试治一郡，尽力自效。”帝笑曰：“卿既治武，复欲修文邪？”乃拜纯为东郡太守。时东郡未平，纯视事数月，盗贼清宁。四年，诏纯将兵击更始东平太守范荆，荆降。进击太山济南及平原贼，皆平之。居东郡四岁，时发干长有罪，纯案奏，围守之，奏未下，长自杀。纯坐免，以列侯奉朝请。从击董宪，道过东郡，百姓老小数千随车驾涕泣。云“愿复得耿君”。帝谓

公卿曰：“纯年少被甲冑为军吏耳。治郡乃能见思若是乎？”

六年，定封为东光侯。纯辞就国，帝曰：“文帝谓周勃‘丞相吾所重，君为我率诸侯就国’，今亦然也。”纯受诏而去。至邺，赐谷万斛。到国，吊死问病，民爱敬之。八年，东郡、济阴盗贼鬪起，遣大司空李通、横野大将军王常击之。

帝以纯威信着于鞠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与大兵会东郡。东郡闻纯入界，盗贼九千余人皆诣纯降，大兵不战而还。玺书复以为东郡太守，吏民悦服。十三年，卒官，谥曰成侯。子阜嗣。

注 东光，今沧州县也。续汉书曰：“六年，上令诸侯就国，纯上书自陈，前在东郡案诛涿郡太守朱英亲属，今国属涿，诚不自安。制书报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晓知义理，何时当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尧舜之罚者不能爱己也，已更择国土，令侯无介然之忧。’乃更封纯为东光侯也。”

注 东郡旧鞠地也。

植后为辅威将军，封武邑侯。宿至代郡太守，封遂乡侯。欣为赤眉将军，封着武侯，从邓禹西征，战死云阳。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关内侯者三人，为二千石者九人。

注 武邑，县名，属信都，今冀州县也。

阜徙封莒乡侯，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与楚人颜忠辞语相连，国除。建初二年，肃宗追思纯功，绍封阜子盱为高亭侯。盱卒，无嗣，帝复封盱弟腾。

卒，子忠嗣。忠卒，孙绪嗣。

注 续汉书云“封腾高亭侯”也。

赞曰：任、邳识几，严城解扉。 委佗还旅，二守焉依。
纯、植义发，奉兵佐威。

注 解犹开也。

注 委音于危反。佗音移，行貌也。旅，麇也。还旅谓自
蓟而还也。二守谓任光为信都太守，邳彤为和成太守也。左传
曰：“平王东迁，晋、郑焉依。”言光武失军而南还，依任、
邳以成功。

后汉书卷二十二

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 第十二

朱佑字仲先，南阳宛人也。少孤，归外家复阳刘氏，往来舂陵，世祖与伯升皆亲爱之。伯升拜大司徒，以佑为护军。

及世祖为大司马，讨河北，复以佑为护军，常见亲幸，舍止于中。佑侍燕，从容曰：“长安政乱，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奸收护军！”佑乃不敢复言。从征河北，常力战陷阵，以为偏将军，封安阳侯。世祖即位，拜为建义大将军。

建武二年，更封堵阳侯。冬，与诸将击邓奉于涪阳，佑军败，为奉所获。

明年，奉破，乃肉袒因佑降。帝复佑位而厚加慰赐。遣击新野、随，皆平之。

注 东观记(曰)“佑”作“福”，避安帝讳。

注 复阳，县名，属南阳郡。

注 前书曰，护军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护军也。

注 日角，解在光武纪也。

注 王莽置左右刺奸，使督奸猾。

注 续汉书曰：“佑至南，为贼所伤，上亲候视之。”

注 堵阳，县名，属南阳郡，故城今唐州方城县。堵音者。

注 随，县名，属南阳郡也，故城今随州随县。

延岑自败于穰，遂与秦丰将张成合，佑率征虏将军祭遵与战于东阳，大破之，

临阵斩成，延岑败走归丰。佑收得印绶九十七。进击黄邮，降之，赐佑黄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奸将军侯进、辅威将军耿植代征南大将军岑彭围秦丰于黎丘，破其将张康于蔡阳，斩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玺书招丰，丰出恶言，不肯降。车驾引还，敕佑方略，佑尽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穷困，丰乃将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佑轭车传丰送洛阳，斩之。大司马吴汉劾奏佑废诏受降，违将帅之任，帝不加罪。佑还，与骑都尉臧宫会击延岑余党阴、鄾、筑阳三县贼，悉平之。

注 东阳，聚名，在南阳。

注 东观记曰：“收得所盗茂陵武帝庙衣、印、绶。”

佑为人质直，尚儒学。将兵率觝，多受降，以克定城邑为本，不存首级之功。

又禁制士卒不得虏掠百姓，军人乐放纵，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

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食邑七千三百户。

注 行唐，今恒州县也。

注 鬲，县名，属平原郡。

注 东观记曰：“佑自陈功薄而国大，愿受南阳五百户足矣。上不许。”

十五年，朝京师，上大将军印绶，因留奉朝请。佑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诸王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并去“大”名，以法经典。后遂从其议。

佑初学长安，帝往候之，佑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后车驾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无舍我讲乎？”以有旧恩，数蒙赏赉。二十四年，卒。

注 东观记曰：“上在长安时，尝与佑共买蜜合药。上追念之，赐佑白蜜一石，问：‘何如在长安时共买蜜乎？’其亲厚如此。”

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从兄伯为外孙阴皇后巫蛊事，免为庶人。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演子冲为鬲侯。

注 和帝阴后，吴房侯阴纲女也，为巫蛊事废。

景丹字孙卿，冯翊栝阳人也。少学长安。王莽时举四科：丹以言语为固德侯相，有干事称，迁朔调连率副贰。

注 东观记曰：“王莽时举有德行、能言语、通政事、明文学之士。”

注 朔调，上谷也。副贰，属令也。

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与连率耿况降，复为上谷长史。王郎起，丹与况共谋拒之。况使丹与子弇及寇恂等将兵南归世祖，世祖引见丹等，笑曰：“邯郸将帅数言我发渔阳、上谷兵，

吾聊应言然，何意二郡良为吾来！方与士大夫共此功名耳。
“拜丹为偏将军，号奉义侯。从击王郎将儿宏等于南（“夔”去“大”，）

郎兵迎战，汉军退却，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余里，死伤者从横。

丹还，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遂从征河北。

注 王郎将帅数云欲发二郡兵以拒光武，时光武聊应然之，犹今两军遥相戏弄也。

注 东观记曰：“上在广阿，闻外有大兵（自）来，[上自]登城，勒兵在西门楼。上问：‘何等兵？’丹等对言：‘上谷、渔阳兵。’上曰：‘为谁来乎？’对曰：‘为刘公。’即请丹入，人人劳勉，恩意甚备。”

注 儿音五兮反。

注 续汉书曰“南 贼迎击上营，得上鼓车辐重数乘”也。

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觭咸不悦。诏举可为大司马者，

髡臣所推唯吴汉及丹。帝曰：“景将军北州大将，是其人也。然吴将军有建大策之勋，又诛苗幽州、谢尚书，其功大。

旧制骠骑将军官与大司马相兼也。”乃以吴汉为大司马，而拜丹为骠骑大将军。

注 东观记（曰）载讖文曰“孙咸征狄”也。

注 谓发渔阳兵也。

注 苗曾，谢躬。

注 前书武帝置大司马，号大将军、骠骑将军也。

建武二年，定封丹栢阳侯。帝谓丹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栢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顿首谢。秋，与吴汉、建威大将军耿弇、建义大将军朱佑、执金吾贾复、偏将军冯异、强弩将军陈俊、左曹王常、骑都尉臧宫等从击破五校于羹阳，降其觶五万人。会陕贼苏况攻破弘农，生获郡守。丹时病，帝以其旧将，欲令强起领郡事，乃夜召入，谓曰：“贼迫近京师，但得将军威重，卧以镇之足矣。”丹不敢辞，乃力疾拜命，将营到郡，十余日薨。

注 前书武帝谓朱买臣之词。

注 聚名也，解见光武纪。

注 东观记曰：“丹从上至怀，病疟，见上在前，疟发寒栗。上笑曰：‘闻壮士不病疟，今汉大将军反病疟邪？’使小黄门扶起，赐医药。还归洛阳，病遂加。”

注 续汉书曰“将营兵西到弘农”也。

子尚嗣，徙封余吾侯。尚卒，子苞嗣。

苞卒，子临嗣，无子，国绝。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苞弟遽为监亭侯。

注 余吾，县名，属上党，故城在今潞州屯留县西北。

王梁字君严，渔阳(安)[要]阳人也。为郡吏，太守彭宠以梁守狐奴令，与盖延、吴汉俱将兵南及世祖于广阿，拜偏将军。既拔邯郸，赐爵关内侯。从平河北，拜野王令，与河内太守寇恂南拒洛阳，北守天井关，朱鲔等不敢出兵，世祖以为梁功。

及即位，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擢拜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

注 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

注 史记曰，卫元君自濮阳徙于野王。

建武二年，与大司马吴汉等俱击檀乡，有诏军事一属大司马，而梁辄发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诏敕，令止在所县，而梁复以便宜进军。帝以梁前后违命，大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军中斩梁。广不忍，乃槛车送京师。既至，赦之。月余，以为中郎将，行执金吾事。北守箕关，击赤眉别校，降之。三年春，转击五校，追至信都、赵国，破之，悉平诸屯聚。冬，遣使者持节拜梁前将军。四年春，击肥城、文阳，拔之。进与骠骑大将军杜茂击佼强、苏茂于楚、沛闲，拔大梁、啗桑，而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亦分道并进，岁余悉平之。五年，从救桃城，破庞萌等，梁战尤力，拜山阳太守，镇抚新附，将兵如故。

注 肥城，县名，属太山郡，故城在今济州平阴县东南。文音汶，故城在今兖州泗水县西。

注 前书音义曰啗桑，县名。或曰城名。史记张仪与齐、楚会战啗桑。

数月征入，代欧阳歙为河南尹。梁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写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鼻惧，上书乞骸骨。乃下诏曰：“梁前将兵征伐，觐人称贤，故擢典京师。建议开渠，为人兴利，旅力既愆，迄无成功，

百姓怨讟，谈者讟哗。虽蒙宽宥，犹执谦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为济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封)阜成侯。十四年，卒官。

注 旅，觻也。愆，过也。言觻力已过，而功不成。

注 讟，谤。

注 论语载孔子之言也。

注 阜成属渤海，今冀州县。

子禹嗣。禹卒，子坚石嗣。坚石追坐父禹及弟平与楚王英谋反，弃市，国除。

杜茂字诸公，南阳冠军人也。初归光武于河北，为中坚将军，常从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将军，封乐乡侯。北击五校于真定，进降广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陔侯。与中郎将王梁击五校贼于魏郡、清河、东郡，悉平诸营保，降其持节大将三十余人，三郡清静，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节拜茂为骠骑大将军，击沛郡，拔芒。时西防复反，迎佼强。五年春，茂率捕虏将军马武进攻西防，数月拔之，强奔董宪。

注 乐乡属信都国。

注 续汉书曰：“降其渠帅大将军杜猛、持节光禄大夫董敦等。”

注 芒，县名也。郡国志曰后名临睢，属沛国。

东方既平，七年，诏茂引兵北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九年，与鴈门太守郭凉击卢芳将尹由于繁峙，芳将贾览率胡骑万余救之，茂战，军败，引入楼烦城。

时卢芳据高柳，与匈奴连兵，数寇边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谒者段忠将觻郡弛刑配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修烽火，又发委输金帛缿絮供给军士，并赐边民，冠盖相望。茂亦建屯田，驴车转运。先是，鴈门人贾丹、霍匡、解胜等为尹由所略，由以为将帅，与共守平城。丹等闻芳败，遂共杀由诣郭凉；凉上状，皆封为列侯，诏送委输金帛赐茂、凉军吏及平城降民。自是卢芳城邑稍稍来降，凉诛其豪右郇氏之属，镇抚羸弱，旬月闲鴈门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凉子为中郎，宿辇左右。

注 广武，县名，属太原郡。

注 繁峙，县名，今代州县也。

注 楼烦，县名，属鴈门郡，故城在今代州崞县东北。崞音郭。

凉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气力壮猛，虽武将，然通经书，多智略，尤晓边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为兵曹掾，击彭宠有功，封广武侯。

十三年，增茂邑，更封修侯。十五年，坐断兵马稟缣，使军吏杀人，免官，削户邑，定封参藩乡侯。十九年，卒。

注 修，县名，属信都国也。

注 断犹割截也。

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与东平王等谋反，减死一等，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茂孙奉为安乐亭侯。

马成字君迁，南阳棘阳人也。少为县吏。世祖徇颍川，以

成为安集掾，调守郟令。及世祖讨河北，成即弃官步负，追及于(满)[蒲]阳，以成为期门，从征伐。世祖即位，再迁护军都尉。

注 郟，县名，今汝州县也。

建武四年，拜扬武将军，督诛虏将军刘隆、振威将军宋登、射声校尉王赏，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击李宪，时帝幸寿春，设坛场，祖礼遣之。

进围宪于舒，令诸军各深沟高垒。宪数挑战，成坚壁不出，守之岁余，至六年春，城中食尽，乃攻之，遂屠舒，斩李宪，追击其党与，尽平江淮地。

注 应劭风俗通曰：“谨案礼传，共工氏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逮，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祖，徂也。”

七年夏，封平舒侯。八年，从征破隗嚣，以成为天水太守，将军如故。冬，征还京师。九年，代来歙守中郎将，率武威将军刘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

明年，大司空李通罢，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数月复拜扬武将军。

注 平舒属代郡。

注 河池，县，一名仇池，属武都郡，今凤州县也。

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并领建义大将军朱佑营。

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劳，征还京师。边人多上书求请者，复遣成还屯。及南单于保塞，北方无事，拜为中山太守，上将军印绶，领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击武溪蛮贼，无功，上太守印绶。

注 西河，今胜州富昌县也。渭桥本名横桥，在今咸阳县东南。

注 前书曰，河上，地名，故秦内史，高帝二年改为河上郡，武帝分为左冯翊。

注 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属常山郡，(常山)今恒州县也。

注 武溪水在今辰州泸溪县西。

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就国。三十二年卒。

注 全椒，县名，今滁州县也。

子鞞嗣。鞞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丰嗣。丰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丑嗣，桓帝时以罪失国。延熹二年，帝复封成玄孙昌为益阳亭侯。

刘隆字符伯，南阳安酺侯宗室也。王莽居摄中，隆父礼与安酺侯崇起兵诛莽，事泄，隆以年未七岁，故得免。及壮，学于长安，更始拜为骑都尉。谒归，

迎妻子置洛阳。闻世祖在河内，即追及于射犬，以为骑都尉，与冯异共拒朱鲋、李轶等，轶遂杀隆妻子。建武二年，封

亢父侯。 四年，拜诛虏将军，讨李宪。宪平，遣隆屯田武当。

注 谒，请也，谓请假归也。

注 亢父，县名，属东平国，故城在今兖州任城县南。

注 武当，今均州县也。

十一年，守南郡太守，岁余，上将军印绶。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牒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明年，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为庶人。

注 抵，欺也。

明年，复封为扶乐乡侯，以中郎将副伏波将军马援击交址蛮夷征侧等，隆别于禁溪口破之，获其帅征贰，斩首千余级，降者二万余人。还，更封大国，为长平侯。 及大司马吴汉薨，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

注 交址郡麓泠县有金溪穴，相传音讹，谓之“禁溪”，则征侧等所败处也。

其地今岑州新昌县也。麓音廩，泠音零。

注 征侧之妹。

注 长平，县，属汝南郡。

隆奉法自守，视事八岁，上将军印绶，罢，赐养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请。三十年，定封慎侯。中元二年，卒，谥曰靖侯。子安嗣。

注 前书音义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樽，稷米一斗为中樽，粟米一斗为下樽也。”

注 慎，县名，属汝南郡也。

傅俊字子瞻，颍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县亭长迎军，拜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灭之。从破王寻等，以为偏将军。别击京、密，破之，遣归颍川，收葬家属。

注 东观记曰：“傅俊从上迎击王寻等于阳关，汉兵反走，还汝水上，上以手饮水，澡盥须眉尘垢，谓俊曰：‘今日罢倦甚，诸卿宁惫邪？’”及世祖讨河北，俊与宾客十余人北追，及于邯郸，上谒，世祖使将颍川兵，常从征伐。世祖即位，以俊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阳侯。三年，拜俊积弩将军，与征南大将军岑彭击破秦丰，因将兵徇江东，扬州悉定。七年，卒，谥曰威侯。

子昌嗣，徙封芜湖侯。建初中，遭母忧，因上书，以国

贫不愿之封，乞钱五十万，为关内侯。肃宗怒，贬为关内侯，竟不赐钱。永初七年，邓太后复封昌子铁为高置亭侯。

注 芜湖，县名，属丹阳郡。

坚饯字子伋，颍川襄城人也。为郡县吏。世祖讨河北，或荐饯者，因得召见。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将军，从平河北，别击破大枪于卢奴。世祖即位，拜饯扬化将军，封潏强侯。

注 东观记“伋”作“皮”。

注 潏强，县名，属汝南郡。潏音于靳反。

与诸将攻洛阳，而朱鲋别将守东城者为反闲，私约饯晨开上东门。饯与建义大将军朱佑乘朝而入，与鲋大战武库下，杀伤甚觶，至旦食乃罢，朱鲋由是遂降。又别击内黄，平之。建武二年，与右将军万修徇南阳诸县，而堵乡人董欣反宛城，获南阳太守刘麟。饯乃引军赴宛，选敢死士夜自登城，斩关而入，欣遂弃城走还堵乡。邓奉复反新野，攻破吴汉。时万修病卒，饯独孤绝，南拒邓奉，北当董欣，一年闲道路隔塞，粮馈不至，饯食蔬菜，与士卒共劳苦。

每急，辄先当矢石，身被三创，以此能全其觶。及帝征南阳，击破欣、奉，以饯为左曹，常从征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

注 上东门，洛阳故城东面北头第一门也。

注 洛阳记曰：“建始殿东有太仓，仓东有武库，藏兵之

所。”

注 石谓发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备城者积石百枚，重十钧已上者。”

子鸿嗣。鸿卒，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马武字子张，南阳湖阳人也。少时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阳三老起兵于郡界，武往从之，后入绿林中，遂与汉军合。更始立，以武为侍郎，与世祖破王寻等，拜为振威将军，与尚书令谢躬共攻王郎。

及世祖拔邯郸，请躬及武等置酒高会，因欲以图躬，不克。既罢，独与武登丛台，从容谓武曰：“吾得渔阳、上谷突骑，欲令将军将之，何如？”武曰：

“弩怯无方略。”世祖曰：“将军久将，习兵，岂与我掾史同哉！”武由是归心。

注 故赵王台也，在今(潞)[洛]州邯郸城中。

及谢躬诛死，武驰至射犬降，世祖见之甚悦，引置左右，每劳飨诸将，武辄起斟酌于前，世祖以为欢。复使将其部曲至邺，武叩头辞以不愿，世祖愈美其意，因从击髡贼。世祖击尤来、五幡等，败于慎水，武独殿，还陷阵，故贼不得迫及。进至安(定)次、小广阳，武常为军锋，力战无前，诸将皆引而随之，故遂破贼，穷追至平谷、浚靡而还。

注 殿，镇后也，音丁殿反。言兵败而镇其后也。

注 即广平亭也，在今幽州范阳县西南，以有广阳国，故谓此亭为小广阳也。

注 平谷，县名，属渔阳郡。浚靡，县名，属右北平郡。靡音糜。

世祖即位，以武为侍中、骑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与虎牙将军盖延等讨刘永，武别击济阴，下成武、楚丘，拜捕虏将军。明年，庞萌反，攻桃城，武先与战，破之；会车驾至，萌遂败走。六年夏，与建威大将军耿弇西击隗嚣，汉军不利，引下陇。嚣追急，武选精骑还为后拒，身被甲持戟奔击，杀数千人，嚣兵乃退，诸军得还长安。

十三年，增邑，更封郾侯。将兵北屯下曲阳，备匈奴。坐杀军吏，受诏将妻子就国。武径诣洛阳，上将军印绶，削户五百，定封为杨虚侯，因留奉朝请。

注 郾，县名，属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县西南。郾音俞。

帝后与功臣诸侯燕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为不掾功曹？”余各以次对，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盗贼。”帝笑曰：“且勿为盗贼，自致亭长，斯可矣。”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帝故纵之，以为笑乐。

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簪赐列侯，而太官无余。有功，辄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

注 阔达，大度也。敢言谓果敢于言，无所隐也。

注 回，曲也，曲法以容也。

二十五，武以中郎将兵击武陵蛮夷，还，上印绶。显宗初，西羌寇陇右，覆军杀将，朝廷患之，复拜武捕虏将军，以中郎将王丰副，与监军使者窦固、右辅都尉陈欣，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万人击之。到金城浩亶，与羌战，斩首六百级。又战于洛都谷，为羌所败，死者千余人。羌乃率觶引出塞，武复追击到东、西邯，大破之，斩首四千六百级，获生口千六百人，余皆降散。武振旅还京师，增邑七万户，并前千八百户。永平四年，卒。

注 光武置黎阳营，见邓训传。

注 活亶，县名，属金城郡，故城在今兰州广武县西南。

浩音合，亶音门。

注 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浑界入，在今鄯州湟水县。

注 郿元水经注曰郿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经郿亭注于河。盖以此水分流，谓之东、西邯也，在今郿州化(阴)[隆]县东。

子檀嗣，坐兄伯济与楚王英党颜忠谋反，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武孙震为濇亭侯。震卒，子侧嗣。

注 濇音胡巧反，又力雕反。

论曰：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然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图远筹，固将有以焉尔。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犹能授受惟庸，勋贤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赵之同列文朝，可谓兼通矣。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运，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缿屠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

故孰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縲继，信、越终见菹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士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伤已甚。何者？直绳则亏丧恩旧，桡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髑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以事相权。故高秩厚礼，允荅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昔留侯以为高祖悉用萧、曹故人，[二〇]

而郭伋亦讥南阳多显，[二一]郑兴又戒功臣专任。[二二]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注 风云，已具圣公传。

注 易通卦验曰：“黄佐命。”郑玄注云：“黄者，火之子。佐命，张良是也。”

已上皆华峤之辞。

注 王谓周也，霸谓齐桓、晋文公。

注 史记曰，管仲、隰朋修齐国之政，齐人皆悦事之。管子曰：“管仲寝疾，桓公问之：‘若不可讳，政将安移之？’”对曰：“隰朋可。”国语云，文公使赵衰为卿，辞曰：“先轸有谋，臣不若也。”乃使先轸佐下军。公曰：“赵衰[三让]，其所让皆社稷之韞也。”

注 屈起犹勃起也。音其勿反。

注 灌婴，睢阳贩缯者，樊哙，沛人，以屠狗为事，皆从高祖。

注 樊哙封为舞阳侯；灌婴为丞相，封为颖阴侯。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依倚而取平也。

注 执位过，则君臣相疑。侔，等也。

注 萧何为丞相，为人请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系之。燕王卢绾反，樊哙以相国击燕，人有恶哙党于吕氏，帝大怒，使陈平即军中斩哙；平畏吕氏，执哙诣长安。韩信封为淮阴侯，人上书告信反，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

彭越为梁王，吕后令其舍人告越谋反，遂夷宗族。刑法志曰：“夷三族者梟其首，菹其骨肉。”彭越、韩信皆受此诛。

注 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也，其中宰辅皆以公侯勋贵为之。

注 缙，赤色也。绅，带也。或作“搢”，搢，插也，谓插笏于带也。

注 世及谓父子相继也。礼记曰：“大人世及以为礼。”抱关谓守门者。前书曰，萧望之署小苑东门候，王仲翁谓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关为？”

注 矫，正也。违，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矫正者

过其正。”

注 邓禹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县。耿弇好畴侯，食邑二县，奉朝请。贾复封胶东侯，凡食六县，以列侯加特进。

注 论语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人免而无耻。”

注 格，正也。若以上法绳正功臣，则于其[人]有害也。

注 参任，谓兼勋贤而任之。则髡臣之心各有凯望，故难塞也。若遵高祖并用功臣，则其敝未远。

注 胜否犹可否。即，就也。权谓平其轻重。

注 贾复传曰“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时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也。

注[二〇]前书曰，上望见诸将往往偶语，张良曰：“此谋反耳。陛下起布衣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耳，[故相]聚谋反也。”见高纪。

注[二一]郭伋传曰：“光武以伋为并州牧，帝引见，伋因言：‘选补觝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也。’帝深纳其言。”

注[二二]郑兴传曰：“兴征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弟系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尔。

太傅高密侯邓禹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成大司马广平侯吴汉河南尹阜成侯王梁左将军胶东侯贾复琅邪太守祝阿侯陈俊建威大将军好畴侯耿弇骠骑大将军参蘧侯杜茂执金吾雍奴侯寇恂积弩将军昆阳侯傅俊征南大将军舞阳侯岑彭左曹合肥侯坚鐔征西大

将军阳夏侯冯异上谷太守淮(阳)[陵]侯王霸建义大将军鬲侯朱佑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骠骑大将军栌阳侯景丹右将军槐里侯万修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太常灵寿侯邳彤卫尉安成侯钜期骁骑将军昌成侯刘植东郡太守东光侯耿纯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城门校尉朗陵侯臧宫大司空固始侯李通捕虏将军杨虚侯马武大司空安丰侯窦融骠骑将军慎侯刘隆太傅宣德侯卓茂赞曰：帝绩思义，庸功是存。有来醜后，捷我戎轩。婉变龙姿，俪景同躔。

注 庸，勋也。言将兴帝绩，则念勋功之臣也。

注 捷，胜也，谓寇、邓之徒翼佐王烈，戎车所至，皆克捷也。

注 婉变犹亲爱也。龙姿谓光武也。俪，齐也，偶也。言诸将齐景躔飞而举大功也。

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列传 第十三

弟子固曾孙宪玄孙章

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人也。七世祖广国，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摄中，为强弩将军司马，东击翟义，还攻槐里，以军功封建武男。女弟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长安中，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然事母兄，养弱弟，内修行义。王莽末，青、徐贼起，太师王匡请融为助军，与共东征。

注 章武，县，属勃海郡，故城在今沧州鲁[城]县也。

注 强弩将军即莽明义侯王俊。

注 槐里赵明、霍鸿等起兵以应翟义，王邑等破义还，合军击明、鸿等灭之，融时随其军也。见前书。

注 东观记、续汉书并云“宁武男”。

注 匡，王舜之子。

及汉兵起，融复从王邑败于昆阳下，归[长安。汉兵]长驱入关，王邑荐融，拜为波水将军，赐黄金千斤，引兵至新丰。莽败，融以军降更始大司马赵萌，萌以为校尉，甚重之，荐融

为钜鹿太守。

注 前书音义曰：“波水在长安南。”

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不欲出关，而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皆然之。融于是日往守萌，辞让钜鹿，图出河西。萌为言更始，乃得为张掖属国都尉。融大喜，即将家属而西。

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

注 汉边郡皆置属国。

注 遗，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绝灭。

注 守犹求也。

注 图，谋也。

注 辑，和也。

是时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匡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并州郡英俊，融皆与为厚善。及更始败，融与梁统等计议曰：“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曠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议既定，而各谦让，咸以融世任河西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是时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并孤立无

党，乃共移书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绶去。于是以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彤为敦煌太守，庠钧为金城太守。融居属国，领都尉职如故，置从事监察五郡。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义，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注 前书音义曰，庠姓，即仓库吏后也。今羌中有姓庠，音舍，云承钧之后也。

注 三辅决录注：“苞字叔文，茂陵人也。”

注 斗，峻绝也，前书曰：“成山斗入海。”

注 曠，并也。

注 赴敌不失期契也。

注 惩，创也。说文云义亦惩也。

融等遥闻光武即位，而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时隗嚣先称建武年号，融等从受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曰：“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融等于是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其中智者皆曰：“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

曰：‘刘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着，智者所共见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诸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融小心精详，遂决策东向。五年夏，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

注 项羽谓高祖曰：“愿与沛公决雌雄。”

注 前书音义曰：“以利合为从，以威势相胁曰横。”

注 佗姓赵，真定人也。陈胜起，佗行南海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佗也。

注 左传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为御龙氏，春秋时晋卿士会即其后也。士会奔秦，后归晋，其处者为刘氏。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魏迁大梁都于丰，号丰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汉承尧运”。

注 谓河图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

注 前书成帝时谷永上书曰：“陛下当阳数之漂季，涉三七之节纪。”哀帝时夏贺良言：“赤精子讖，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矣。”

注 刘歆以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颖]叔，冀应符命。

注 暴，露也。着，见也。

先是，帝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招之以逼器、述，亦发使遗融书，遇钧于道，即与俱还。帝见钧欢甚，礼飨毕，乃遣令还，赐融玺书曰：“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军事、属国都尉：劳镇守边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威德流闻，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

邑何已！

长史所奉书献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

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诸事具长史所见，将军所知。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计。

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赐将军，便宜辄言。”因授融为凉州牧。

注 犹蒯通曰“与楚即楚胜，与汉即汉捷”。

注 言时难得而易失也。

注 周室微弱，齐桓、晋文辅之以霸天下。

注 蒯通说韩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注 秦胡亥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故召公即令行南(国)[海]尉事。”地理志曰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误也。

玺书既至，河西咸惊，以为天子明见万里之外，网罗张立之情。融即复遣钧上书曰：“臣融窃伏自惟，幸得托先后末属，蒙恩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复备列位，假历将帅，守持一隅。以委质则易为辞，以纳忠则易为力。书不足以深达至诚，故遣刘钧口陈肝胆。自以底里上露，长无纤介。

而玺书盛称蜀、汉二主，三分鼎足之权，任嚣、尉佗之谋，

窃自痛伤。臣融虽无识，犹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废忠贞之节，为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无冀之利。此三者虽问狂夫，犹知去就，而臣独何以用心！谨遣同产弟友诣阙，口陈区区。”友至高平，会嚣反叛，道绝，驰还，遣司马席封闲行通书。帝复遣席封赐融、友书，所以尉藉之甚备。

注 一作“玄”。

注 假犹滥也。

注 底里皆露，言无臧隐。

注 高平，今(凉)[原]州[平高]县也。

注 东观记及续汉书“席”皆作“(虎)[虞]”字。

注 尉藉，解见隗嚣传。

融既深知帝意，乃与隗嚣书责让之曰：“伏惟将军国富政修，士兵怀附。亲遇厄会之际，国家不利之时，守节不回，承事本朝，后遣伯春委身于国，无疑之诚，于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义，愿从役于将军者，良为此也。

而忿恚之闲，改节易图，君臣分争，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难就，

去从义，为横谋，百年累之，一朝毁之，岂不惜乎！殆执事者贪功建谋，以至于此，融窃痛之！当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计若失路不反，闻道犹迷，不南合子阳，则北入文伯耳。夫负虚交而易强御，恃远救而轻近敌，未见其利也。融闻智者不危觭以举事，仁者不违义以要功。今以小敌大，于觭何如？弃子徼功，于义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节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

慈父恩也。

俄而背之，谓吏士何？忍而弃之，谓留子何？自兵起以来，转相攻击，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余，则流亡之孤。迄今伤痍之体未愈，哭泣之声尚闻。幸赖天运少还，而(大)将军复重于难，是使积痼不得遂瘳，幼孤将复流离，其为悲痛，尤足愍伤，言之可为酸鼻！

庸人且犹不忍，况仁者乎？融闻为忠甚易，得宜实难。忧人大过，以德取怨，知且以言获罪也。区区所献，唯将军省焉。”器不纳。融乃与五郡太守共砥厉兵马，上疏请师期。

注 谓汉遭王莽篡夺也。

注 回，邪也。

注 器子恂之字也。

注 悁，恚也。

注 言违背光武也。

注 委，也。

注 去从，背山东也。为横，通西蜀也。

注 言隗嚣执政事者，贪有其功而立此逆谋也。

注 淮南子曰：“通于道者如车轴，不运于己，而舆毂致数千里。不通于道者若迷惑，告以东西南北，然犹复迷惑矣。”

注 文伯，卢芳也。

注 负亦恃也。易，轻也。恃公孙述而轻光武也。易音以鼓反。

注 言危觭也。

注 言违义也。

注 稽首，拜天子礼也。礼，君南向，苍阳之义；臣北面，苍君也。

注 留子谓见在之子，对伯春，故曰留也。

注 宋玉曰：“孤子寡妇，寒心酸鼻。”

注 左传曰：“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

注 诗曰：“不以我为德，反以我为讎。”

帝深嘉美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

诏报曰：“每追念外属，孝景皇帝出自窦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

昔魏其一言，继统以正，长君、少君尊奉师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孙，此皇太后神灵，上天佑汉也。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

畔臣见之，当股栗鼻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蒙，非忠孝恻诚，孰能如此？岂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嚣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祸将及，欲设闲离之说，乱惑真心，转相解构，以成其奸。又京师百僚，不晓国家及将军本意，多能采取虚伪，夸诞妄谈，令忠孝失望，传言乖实。毁誉之来，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关东盗贼已定，大兵今当悉西，将军其抗厉威武，以应期会。”

融被诏，即与诸郡守将兵入金城。

注 景帝子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一宗，故曰五宗。言景帝以窦氏所生，而致子孙觶多也。

注 窦婴，太后从兄子也，封魏其侯。魏其，县，属琅邪郡。

注 出，生也。尔雅曰：“男子谓姊妹之子曰出。”

注 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窦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

燕饮，是时景帝未立太子，酒酣，帝从容曰：“千秋之后传梁王。”太后驩，窦婴引湛酒进上曰：

“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帝何以得传梁王！”帝遂止矣。

注 长君，窦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广国之字也。绛、灌等以两人所出微，为择师傅，长者有节行者与居，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以富贵骄人。

见前书。

注 施，延也，音羊豉反。

注 说文曰：“旷，明也。”有眸子而无见曰蒙。前书杨雄曰：“乃今日发蒙，廓然光照矣。”

注 说文曰：“恧，谨也。”“恧”或作“懿”也。

注 相解说而结构。

初，更始时，先零羌封何诸种杀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嚣使使赂遗封何，与共结盟，欲发其觭。融等因军出，进击封何，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得牛马羊万头，谷数万斛，因并河扬威武，伺候车驾。时大兵未进，融乃引还。

注 并音蒲浪反。

帝以融信嗟着明，益嘉之。诏右扶风修理融父坟茔，祠以太牢。数驰轻使，致遗四方珍羞。梁统乃使人刺杀张玄，遂与嚣绝，皆解所假将军印绶。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报怨杀人而去郡，融承制拜曾为武锋将军，更以辛彤代之。

注 东观记曰：“曾弟婴报怨，杀属国候王胤等，曾鼻而

去郡。”

秋，隗嚣发兵寇安定，帝将自西征之，先戒融期。会遇雨，道断，且嚣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被诏罢归。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书曰：“隗嚣闻车驾当西，臣融东下，士觳骚动，计且不战。嚣将高峻之属皆欲逢迎大军，后闻兵罢，峻等复疑。嚣扬言东方有变，西州豪桀遂复附从。嚣又引公孙述将，令守突门。臣融孤弱，介在其闲，虽承威灵，宜速救助。国家当其前，臣融促其后，缓急迭用，首尾相资，嚣执排连，不得进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进，久生持疑，则外长寇讎，内示困弱，复令谗邪得有因缘，臣窃忧之。

惟陛下哀怜！”帝深美之。

注 姑臧，县名，属武威郡，今凉州县也。西河旧事曰：“凉州城昔匈奴故盖臧城。”后人音讹，名“姑臧”也。

注 突门，守城之门，墨子曰“城百步为一突门”也。

注 杜预注左传云“介犹闲也”。

注 排连谓蹙迫也。

八年夏，车驾西征隗嚣，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輜重五千余两，与大军会高平第一。融先遣从事问会见仪适，是时军旅代兴，诸将与三公交错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语。帝闻融先问礼仪，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会，引见融等，待以殊礼。拜弟友为奉车都尉，从弟士太中大夫。遂共进军，嚣觳大溃，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安风四县封融为安丰侯，弟友为显亲侯。遂以次封诸将帅：武锋将军竺曾为助义侯，武威太守梁统为成

义侯，张掖太守史苞为驩义侯，金城太守匡钧为辅义侯，酒泉太守辛彤为扶义侯。封爵既毕，乘輿东归，悉遣融等西还所镇。

注 小月氏，西域胡国名。

注 高平，今原州县，郡国志云高平有第一城。

注 犹言仪注。

注 四县并属庐江郡。安丰，今寿州县也，故城在今霍山县西北。安风本汉六安国，及阳泉故城并在今安丰县南。杜预注左传曰：“蓼在安丰。”蓼音了。

注 显亲，县，故城在今秦州成纪县东南也。

融以兄弟并受爵位，久专方面，惧不自安，数上书求代。诏报曰：“吾与将军如左右手耳，数执谦退，何不晓人意？勉循士民，无擅离部曲。”

注 韩信亡，萧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高祖闻之，如失左右手耳。见前书。

及陇、蜀平，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诏遣使者还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因侍中金迁口达至诚。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质性顽钝。臣融朝夕教导以经蓺，不得令观天文，见讖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循道，不愿其有才能，

何况乃当传以连城广土，享故诸侯王国哉？”因复请闲求见，帝不许。

后朝罢，逡巡席后，帝知欲有让，遂使左右传出。它日会见，迎诏融曰：“日者知公欲让职还土，故命公暑热且自便。今相见，宜论它事，勿得复言。”

融不敢重陈请。

注 金迁，安上之曾孙。安上，日磾弟伦之子。迁哀帝时为尚书令，见前书。

注 日者犹往日也。

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举人盗金下狱，帝以三公参职，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进。二十三年，代阴兴行辇尉事，特进如故，又兼领将作大匠。弟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融复乞骸骨，辄赐钱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谒者即其卧内强进酒食。

注 说苑曰，晏子任东阿，乞骸骨以避贤者之路。

融长子穆，尚内黄公主，代友为城门校尉。穆子勋，尚东海恭王强女沘阳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阳公主。显宗即位，以融从兄子林为护羌校尉。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注 一公，大司空也；两侯，安丰、显亲也；四二千石，辇尉，城门校尉、护羌校尉、中郎将。

永平二年，林以罪诛，事在西羌传。帝由是数下诏切责融，戒以窦婴、田蚡祸败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诏令归第养病。岁余，听上鞞尉印绶，赐养牛，上樽酒。融在宿鞞十余年，年老，子孙纵诞，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轻薄，属托郡县，干乱政事。以封在安丰，欲令姻戚悉据故六安国，遂矫称阴太后诏，令六安侯刘盱去妇，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妇家上书言状，帝大怒，乃尽免穆等官，诸窦为郎吏者皆将家属归故郡，独留融京师。穆等西至函谷关，有诏悉复追还。会融卒，时年七十八，谥曰戴侯，赙送甚厚。

注 田蚡，武帝王皇后异父弟也，为丞相，构会窦婴之罪，使至诛戮。事见前书。

帝以穆不能修尚，而拥富贵，居大第，常令谒者一人监护其家。居数年，谒者奏穆父子自失执，数出怨望语，帝令将家属归本郡，唯劭以泚阳主睥留京师。穆坐赂遗小吏，郡捕系，与子宣俱死平陵狱，劭亦死洛阳狱。久之，诏还融夫人与小孙一人居洛阳家舍。

注 不能修整自高尚也。

十四年，封劭弟嘉为安丰侯，食邑二千户，奉融后。和帝初，为少府。及劭子大将军宪被诛，免就国。嘉卒，子万全嗣。万全卒，子会宗嗣。万全弟子武，别有传。

论曰：窦融始以豪侠为名，拔起风尘之中，以投天隙。遂蝉蜕王侯之尊，终膺卿相之位，此则徼功趣执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满，至乃放远权宠，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

尝独详味此子之风度，虽经国之术无足多谈，而进退之礼良可言矣。

注 拔音步末反。拔，卒也。亦音彭八反，义两通。

注 投会天之闲隙。

注 说文曰，蝉蛻所解皮也，言去微至贵也。蛻音税。

注 言融之心实欲去权贵，以帝不纳，故常恂恂恭顺，似若不得已然者也。

固字孟孙，少以尚公主为黄门侍郎。好览书传，喜兵法，贵显用事。中元元年，袭父友封显亲侯。显宗即位，迁中郎将，监羽林士。后坐从兄穆有罪，废于家十余年。时天下义安，帝欲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以固明习边事，十五年冬，拜为奉车都尉，以骑都尉耿忠为副，谒者仆射耿秉为驸马都尉，秦彭为副，皆置从事、司马，并出屯凉州。明年，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

又太仆祭彤、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鴈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耿秉、秦彭绝漠六百余里，至三木楼山，来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虏皆奔走，无所获。祭彤、吴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为庶人。

时诸将唯固有功，加位特进。明年，复出玉门击西域，诏耿秉及骑都尉刘张皆去符传以属固。固遂破白山，降车师，事已具耿秉传。固在边数年，羌胡服其恩信。

注 续汉书曰：“给事黄门侍郎，六百石。”

注 续汉志曰，宣帝命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秩比二千石。

注 固旧随融在河西，晓知边事也。

注 续汉志曰，比二千石，掌御乘舆。

注 忠，弇子也。

注 案：湟水东经临羌县故城北，又东卢溪水注之，水出西南卢川，即其地也。

注 居延塞在今甘州张掖县东北。

注 高阙，山名，在朔方北。

注 即祁连山也，今在西州交河县东北，今名祁县罗漫山。

注 蒲类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县东南也。

注 伊吾，今伊州县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禾都尉以为屯田，故地今伊州纳职县伊吾故小城地是。

注 匈奴中山名。

注 专将兵者并有符传，拟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固之节度。

注 东观记曰：“羌胡见客，炙肉未熟，人人长跪前割之，血流指闲，进之于固，固辄为啖，不秽贱之，是以爱之如父母也。”

肃宗即位，以公主修敕慈爱，累世崇重，加号长公主，增邑三千户；征固代魏应为大鸿胪。帝以其晓习边事，每被访及。建初三年，追录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户。七年，代马防为光禄勋。明年，复代马防为卫尉。

固久历大位，甚见尊贵，赏赐租禄。

货累巨亿，而性谦俭，

爱人好施，士以此称之。章和二年卒，谥曰文侯。子彪，至射声校尉，先固卒，无子，国除。

宪字伯度。父勋被诛，宪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为皇后，拜宪为郎，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宪恃宫掖声势，遂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后肃宗驾出过园，指以问宪，宪阴喝不得对。

后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昔永平中，常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更相纠察，

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诏书切切，犹以舅氏田宅为言。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宪大震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使以田还主。虽不绳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注 沁水公主，明帝女。

注 阴喝犹噎塞也。阴音于禁反，喝音一介反。或作“鸣”，音乌故反。

注 愈犹差也。赵高解见灵帝纪。

注 以阴、邓皆外戚，恐其踰侈，故使更相纠察也。博，阴兴之子。

注 切切犹勤勤也。

注 鸟子生而啄者曰雏。

和帝即位，太后临朝，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肃宗遗诏以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续并中常侍，于是兄弟

皆在亲要之地。宪以前太尉邓彪有义让，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随，故尊崇之，以为太傅，令百官总己以听。

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又屯骑校尉桓郁，累世帝师，而性和退自守，故上书荐之，令授经禁中。所以内外协附，莫生疑异。

注 干，主也，或曰古“管”字也。

注 委随犹顺从也。

宪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报复。初，永平时，谒者韩纆尝考劾父勋狱，宪遂令客斩纆子，以首祭勋冢。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畅素行邪僻，与步兵校尉邓叠亲属数往来京师，因叠母元自通长乐宫，得幸太后，被诏召诣上东门。宪惧见幸，分宫省之权，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中，而归罪于畅弟利侯刚，乃使侍御史与青州刺史杂考刚等。后事发觉，太后怒，闭宪于内宫。

注 睚音语解反，眦音仕懈反。广雅：“睚，裂也。”或谓裂眦瞋目貌。史记曰范睢“睚眦之怨必报”。

注 齐殇王名石，伯升孙章之子。

注 章帝崩也。

注 屯兵宿卫之所。

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

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 (稭)阳塞，

皆会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觶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鞮海。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于是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觶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曰：

注 依，准也。长史一人，千石；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二人，见续汉志也。

注 汉有南北军，[北军]中候一人，六百石，掌临五营，见续汉志。

注 汉官仪曰：“光武中兴，以幽、冀、并州兵骑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又曰：“扶风都尉部在雍县，以凉州近羌，数犯三辅，将兵卫护园陵，故俗称雍营。”

注 师子其名也。

注 屯屠河，单于名也。

注 邓禹少子。

注 () [稭]阳在五原郡。() [稭]音固。

注 呼衍其号，因以为姓，匈奴贵种也，今呼延姓是其后。须訾，名也。

注 匈奴中海名也。

注 囊音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骠，骁骑三万。

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騶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磧鹵，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锔。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单，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蹶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

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

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其辞曰：

注 寅，敬；亮，信也。尚书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登，升也。翼，辅也。”

注 孔安国注尚书曰：“麓，录也，纳之使大录万机也。”“周颂曰：“惟清缉熙。”郑玄注云：“光明也。”

注 左传曰：“小有述职，大有巡功。”又曰：“出曰理兵。”

注 鹰扬，如鹰之飞扬也。诗云：“惟师尚父，时惟鹰扬。”“螭，山神，兽形也。史记曰：“如熊如罴，如豺如离。”徐广曰：“离与螭同。”该，备也。诗云：“整我六师，以修我戎。”

注 暨，及也。元戎，兵车也。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轻武，言疾也。长毂，兵车。

注 輜，车也。称云，言多也。

注 兵法有八阵图。

注 玄甲，铁甲也。前书曰“发属国之玄甲”也。

注 沙土曰漠。直度曰绝。

注 温禺、尸逐，皆匈奴王号也。周礼，杀人以血涂鼓谓之衅。锇，刃也。

注 四校，四面之校。横徂，横行也。星流彗埽，言疾也。安侯，水名。

冒顿，单于头曼子也。区落谓东灭东胡，西走月氏，南取楼烦，悉收秦所夺匈奴地。冒顿子稽粥号老上单于。匈奴五月大会龙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荡之。

注 高帝被冒顿单于围于平城七日。孝文帝时匈奴寇边，杀太守，帝欲自征，太后不许。拓，开也。天声，雷霆之声。甘泉赋曰：“天声起兮勇士厉。”

恢，大也。

注 扬雄曰“以为不一劳者不久逸，不暂费者不永宁”也。

注 上犹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铄王师兮征荒裔， 剿凶虐兮截海外， 奠其邈兮亘地界，
封神丘兮建隆嵴， 熙帝载兮振万世。

注 铄，美也。诗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

注 剿，绝；截，整齐也。诗云：“相土裂裂，海外有截。”

注 奠、邈皆远也。亘，竟也。

注 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谓之碑，员者谓之碣。螭亦碣也，协韵音其例反。

注 熙，广也。载，事也。书曰：“奋庸熙帝之载。”

宪乃班师而还。遣军司马吴汜、梁讽，奉金帛遗北单于，宣明国威，而兵随其后。时虏中乖乱，汜、讽所到，辄招降之，前后万余人。遂及单于于西海上，宣国威信，致以诏赐，单于稽首拜受。讽因说宜修呼韩邪故事，保国安人之福。

单于喜悦，即将其觶与讽俱还，到私渠海，闻汉军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贡入侍，随讽诣阙。宪以单于不自身到，奏还其侍弟。

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

诏使中郎将持节即五原拜宪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宪固辞封，赐策许焉。

注 言依附汉家，自保护其国也。宣帝时呼韩邪单于款塞，朝于甘泉宫，请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也。

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置官属依太尉。宪威权震朝庭，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还京师。于是大开仓府，劳赐士吏，其所将诸郡二千石子弟从征者，悉除太子舍人。

注 续汉志，太尉长史千石，掾属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属二十二人也。

注 续汉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无员，更直宿卫也。

是时笃为卫尉，景、縯皆侍中、奉车、驸马都尉，四家竞修第宅，穷极工匠。

明年，诏曰：“大将军宪，前岁出征，克灭北狄，朝加封赏，固让不受。舅氏旧典，并蒙爵土。其封宪冠军侯，邑二万户；笃鄜侯，景汝阳侯，縯夏阳侯，各六千户。”宪独不受封，遂将兵出镇凉州，以侍中邓叠行征西将军军事为副。

注 西汉故事，帝舅皆封侯。

北单于以汉还侍弟，复遣车谐储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见，愿请大使。宪上遣大将军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与司马梁讽迎之。会北单于为南匈奴所破，被创遁走，固至私渠海而还。宪以北虏微弱，遂欲灭之。明年，复遣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将兵击北虏于金微山，大破之，克获甚觶。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

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由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而笃进位特进，得举吏，见礼依三公。景为执金吾，縯光禄勋，权贵显赫，倾动京都。虽俱骄纵，而景为尤甚，奴客缇骑依倚形执，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举奏。太后闻之，使谒者策免景官，以特进就朝位。縯少好经书，节约自修，出为魏郡，迁颍川太守。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叔父霸为城门校尉，霸弟囡将作大匠，囡弟嘉少府，其为侍中、将、大夫、郎吏十余人。

注 寿，郅恽子。

注 汉法三公得举吏。

注 汉官仪曰：“执金吾缇骑二百人。”说文曰：“缇，帛丹黄色也。”言奴客及缇骑并为纵横也。

宪既负重劳，陵肆滋甚。四年，封邓叠为穰侯。叠与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宪女射声校尉郭举，举父长乐少府璜，皆相交结。元、举并出入禁中，举得幸太后，遂共图为杀害。帝阴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侍郑觶定义诛之，以宪在外，虑其惧祸为乱，忍而未发。会宪及邓叠班师还京师，诏使大鸿胪持节郊迎，赐军吏各有差。宪等既至，帝乃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收捕叠、磊、璜、举，皆下狱诛，家属徙合浦。遣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宪及笃、景、缙皆遣就国。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诛宪，为选严能相督察之。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缙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禀假贫人，徙封罗侯，不得臣吏人。初，窦后之譖梁氏，宪等豫有谋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还，路由长沙，逼缙令自杀。

后和熹邓后临朝，永初三年，诏诸窦前归本郡者与安丰侯万全俱还京师。万全少子章。

注 太后居长乐宫，故有少府，秩二千石。

注 禀，给也。假贷贫人，非侯家之法，故坐焉。

注 罗，县，属长沙郡，在今岳州湘阴县东北。

注 棠及兄雍，雅弟翟，并梁竦子也。

论曰：卫青、霍去病资强汉之觶，连年以事匈奴，国耗太半矣，而猾虏未之胜，后世犹传其良将，岂非以身名自终邪！

窦宪率羌胡边杂之师，一举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饮马比鞮之曲，铭石负鼎，荐告清庙。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后世莫称者，章未衅以降其实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恶焉。夫二三子得之不过房幄之闲，非复搜扬仄陋，选举而登也。当青病奴仆之时，窦将军念咎之日，

乃庸力之不暇，思鸣之无晨，何意裂膏腴，享崇号乎？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就煨尘者，亦何可支哉！

注 降，损也。

注 论语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注 二三子谓卫、霍及宪也，皆缘椒房帟幄之恩耳。

注 卫青本平阳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见之，曰：“贵人，官至封侯。”青笑曰：

“人奴之生，无笞骂足矣，安得封侯哉！”

注 谓太后闭之南宫，欲诛之日也。

注 吴志诸葛瑾曰“失旦之，复思一鸣”也。

注 琬琰，美玉也。楚词曰：“怀琬琰以为心。”支，计也。亦何可计，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学，有文章，与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荐。

注 融集与窦伯向书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于面也。”

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

永初中，三辅遭羌寇，章避难东国，家于外黄。居贫，蓬户蔬食，躬勤孝养，然讲读不辍，太仆邓康闻其名，请欲与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

注 外黄，县，属陈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雍丘县东。

注 庄子“原宪编蓬为户”，论语“颜回饭蔬食”也。

注 邓珍之子，禹之孙。

注 老子为守臧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

顺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属文，以才貌选入掖庭，有宠，与梁皇后并为贵人。

擢章为羽林郎将，迁屯骑校尉。章谦虚下士，收进时辈，甚得名誉。是时梁、窦并贵，各有宾客，多交构其闲，章推心待之，故得免于患。

注 续汉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无员，常宿卫侍从也。

贵人早卒，帝追思之无已，诏史官树碑颂德，章自为之辞。贵人歿后，帝礼待之无衰。永和五年，迁少府。汉安二年，转大鸿胪。建康元年，梁后称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贲中郎将。

赞曰：惓惓安丰，亦称才雄。提 河右，奉图归忠。孟孙明边，伐北开西。

宪实空漠，远兵金山。听笳龙庭，鏖石燕然。虽则折鼎，王灵以宣。

注 楚词曰“惘惘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纯一也”。亦犹实也。

注 奉图者，谓既奉外戚图，乃归于汉也。

注 睹韵音先。

注 笳，胡乐也，老子作之。

注 鼎三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胜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